武俠世界



$2.00

791

◀編 後 話▶

諸葛青雲的風流三劍故事「陰陽谷」情節發展已至高潮，在下期裏，各位將會目睹一場陰陽谷內劇惡風雲，到底雲夢襄與上官明的遭遇怎樣？在本故事的續篇「歡喜橋」將有交待。「歡喜橋」是繼「陰陽谷」後在七九三期連載刊出，編者保証該故事更緊張、更離奇、更香艷，萬勿錯過。

×××　　×××　　×××

年書劍從萬里迢迢的五指山返回故居仙霞嶺，亟欲查究江湖上所傳說他父親年南瀛死後變作殭屍害人之事是否屬實，在三公會主腦相迫下，揭開銅棺一看……？你道如何，本期的「千里不留行」故事裏有意料不到的發展，請各位在未看本文前，不妨一猜究竟。

×××　　×××　　×××

在石油危機影响下的全球人類，難怪科學家們急於找尋新的能源，到底有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石油呢？這的確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馬雲君在下期「鐵拐」故事裏，將會爲本刊撰寫一個簇新巨著：「能源之秘」。到時關於以上問題有所提及，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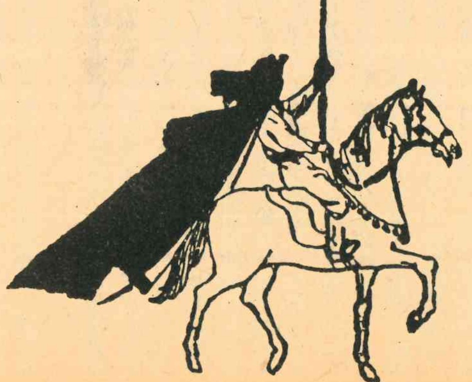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鋼手魔星

馮嘉·文
盧令·圖

鋼掌揮處

那座花園別墅是一個守衞得很嚴的地方，石砌的墻壁，有十二呎之高，墻頂上另外還有六七呎高的刺鐵絲網，很密的，很可能還是通上了電流，不然，那上面也不會掛着那一隻黑色的牌子了。那隻牌子上用白色的油漆漆上了一隻骷髏頭骨，骷髏頭骨下面還有着兩根白骨交加着。

要不問自進地進入這花園，是相當困難的。如果要爬墻進去，那除非這個人是可以避電的了。

現在，在這個夜深的時候，就有一個人正在企圖進入這圍墻之內。這個人蹲在墻脚的下面，是一個很黑的黑影。他却不是爬墻，他祇是蹲在墻脚下面，動着，手下發出着一種奇怪的聲音：「沙沙……格格……」

就像他是在拿着一隻鏟子在挖掘着似的，但是，這個人的手上並沒有一隻鏟子。他的手

血肉橫飛

是空着的，他是用空手在抓那墻壁。

在寒風呼呼之中，他手上發出來的聲音，是幾乎完全給風聲遮蓋掉了。

一隻空着的手，去挖那堅硬的墻壁，這似乎是一件無望的事，就像以卵擊石，要多少卵才能够把石頭擊破呢？但是，這個人却正在成功。每一下，他都挖下來一點沙泥及水門汀的碎屑。

這墻壁是用一塊一塊長方形的花崗石砌成的，合縫的地方，則是用水門汀混和了沙石黏上。這人的手不能够把那大塊的花崗石抓碎，但是他却能把石縫處的水門汀抓下來。抓着抓着，他就差不多把其中一塊石頭周圍的水門汀全都抓掉了。跟着，他又把手掌伸直，當作一隻鏟子似的，向石縫裏面揷進去，使餘下的一小部份水門汀脫下來，跌進墻內。

這樣弄着，他就終於把這塊石頭弄鬆了。

他的手掌深深地揷進了縫隙之內，手指進入了墻內，扳住了那塊石頭的邊緣，一用力，那塊石頭，便整塊給他扳了出來。

他把石頭輕輕放在地上。

現在，那花園的墻壁上是出現了一個洞了，雖然並未大到可以容他爬進去，但是却大到可以讓他把手臂伸進去的。

以後的事情，就比較容易了，他祇要再把兩塊石頭拆下來，就可以爬進墻內，而他也正是這樣做，一點一點地他又把第二塊石頭放下來，然後是第三塊，最後，牆外便堆了三塊石頭，而墻上則出現了一個洞。

這個人就小心地爬進洞裏，進入了園中。

那座花園是相當大的，頗具園林之勝，他鑽進去的地方，就是一座樹林的邊緣，相當濃密，他看不見屋子，因此，屋子方面的人，自然也是看不見他的。

他小心地通過樹林，離開墻壁前進。

雖然不辨方向，但是，祇要是朝着與墻壁相反的方面而行，自然就會到達屋子，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樹林的裏面，自然是更加黑暗了，這個人是黑暗中一個更黑的黑影。

後來，樹林就走完了，他可以看到屋子。屋子亮着燈，露台的外面也有燈，燈光照到他的身上來，但是仍然看不到他的面貌，由於這個人從頭到脚都是給黑色的布料罩着的，祇眼部有兩個洞。祇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非常強壯，也非常高大的人。

他在樹林的邊緣站住了，四面望望，忽然看見左邊的樹林邊有一張休憩用的長椅，長椅上面，放着一隻羊毛製的精緻熊貓玩具。

他從袋裏摸出一雙手套，在手套上了，然後才把那隻熊貓拿了起來，拿在手中，仔細地看着。

他臉上究竟有什麼表情，現在是無法看到的，不過，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這隻玩具却似乎使他很生氣。

他的喉嚨裏忽然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咆哮，手一動，手指就揷進了這隻熊貓的體內，然後他的兩手猛的分開，熊貓就給他硬撕了開來，裏面塞着的木糠散得一地都是。

他暴躁地把剩下來的碎塊也向地上一丟。

這個時候，身後就响起了脚步聲。

這個人迅速轉過來，他看見一個高大的漢子，正在向他衝過來，這個人顯然就是屋中的守衞之類了，不然，他是不會那麼理直氣壯地喝叫的。

那人喝道：「喂，你在幹什麼？」

這樣說着，他已經一手伸過來，向這個不速之客的胸前一抓，似乎是打算抓住他胸前的衣服。但是這個人的衣服，却不是那麼容易抓住的。他那件衣服十分之貼身，沒有多餘的面積，可以給抓住，而且，那衣服的表面又是很滑的。

那個大漢的手一抓抓了一個空，而這個幪

面人的左手一撈，就把這隻手撈住了，一拖拖過來，那個守衞向他的懷中仆過來，這個大漢的右手則伸直了，又向前揷過去。

這就是那隻用以抓墻的手，那個保鑣撞上來，就像撞到了劍尖上似的，一下使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他就定住在那裏了，他的咀巴也大大地張開，却吐不出聲來。而且，他的眼睛也睜得很大，眼睛是呆凝着的。

這個不速之客吐出了一聲冷酷的怪笑，忽然發力把右手一抽抽了回來，那個守衞就仆在地上，腿子抽搐了幾下，就不動了。

那個不速之客的手上沾滿了暗色的液體，在燈光之下閃耀着，而且滴到地上，那顯然是血。

他發出了一連串低低的怪笑，轉頭向四面望望。再沒有人來了，剛才那個守衞喝叫的聲音，並沒有吸引到任何人過來。也許，這是由於園中是祇有這一個守衞了？也許屋中的人認爲那墻壁以及墻頂上的鐵絲網已經是很足够的防禦工事，所以也沒有多派守衞來？

這個不速之客邁開大步，衝過花叢，到達了屋子的露台前面。

那露台之內的客廳是亮着燈光的，廳中並沒有人在着。他閃進了廳中，跑到樓梯口，沿着那鋪了地毡的樓梯向樓上衝上去。由於樓梯上是鋪着地毡的，所以，他的脚步是更加沒有聲音了。

他到了那佈置得很豪華，而且燈光通明的二樓。

第一間睡房的門是開着的，有一個滿頭白髮，但是精神仍然健鑠的老人正坐在床邊一張寫字桌的後面，埋頭在處理着一大疊文件。

這個不速之客上樓的時候，脚步是無聲無息的，而他走到房門口的時候，也是一點沒有脚步聲。然而，這個老人，却好像能預感到危

險的來臨似的，猛地把頭抬了起來。

那張黑黑的，沒有表情也沒有五官的臉使那老人大大地震了一震。

那個不速之客祇是站在門口瞪着老人，在黑色的面幕之下，他的臉上一定是有一個猙獰的微笑了。

「你——來了？」老人苦笑，就像預知這個人會來似的。

「是的！」那個不速之客冷冷的說，「我來了！」

老人慢慢地推後椅子，站了起來。他身上穿着睡衣，當然是並不貼身而且比較寬大的，但是也可以看到，在睡衣的下面，他是有着一具粗壯而圓實的身軀。

「你沒有機會的，」那個不速之客道，「你要死了！」

「是嗎？」老人慘淡地微笑着，「我還沒有那麼老呢！」

他從桌子後面走了出來，步伐是雄健而穩定的。

「我已經進步了，」那不速之客冷聲說，「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你不會打倒我的！」

「我們試試吧！」老人說，他的手脚一展，擺出了一個姿勢來。

那是一個深語武功的架式。

那個不速之客輕蔑地冷笑一聲，一縱而前，身形是輕飄飄的，就像是飛到了老人的面前似的。老人擊上一掌，當胸推出去。雖然這一掌沒有擊到肉，及時給那人一仰身子而避開了，但是這一掌却挾着非常凌厲的勁風，這一股勁風，就已經把那人擊得失去了平衡，而直向後跌。

但是，這個不速之客並沒有跌倒，他就讓身子繼續向後面跌去，然後反拗着翻了一個觔斗，便又站定了。

老人冷笑：「滾吧！孩子！你不是我的對手！」

那不速之客格格地笑了起來，帶着點瘋狂的呼聲道：「以前，我會一掌就倒下來，」他說，「現在我却還是站着，如果不是我進步了，那就是你退步了！」

老人的微笑還是充滿自信的，他說：「我已經好久沒有打架了，但是我沒有退步！滾吧，不然我會要你的命！」

「爲什麼不要我的命？」那人又瘋狂地笑着，「因爲你現在已經是一個有名譽也有地位的人，你不想有一個壞蛋死在你家裏，影响你的名譽，是不是？」

老人的臉色變得怒紅起來了。「你不滾，那你是自已找死了！」

「今天晚上，這房間裏，總有一個人會死的！」那個不速之客說。

「你現在就要死了！」老人說着，又翻動了手掌，向他攻過來，這一次是採取主動了。

這一掌是快而勁的，可是這一次，那人却是很靈巧地閃過了，而且因爲他是側身閃過的，所以老人就連掌風也襲不到他了。他叱喝一聲，飛起一脚，向老人的面部還擊，老人不慌不忙地把頭一側，就閃過了這一脚，而且手掌一翻，又向這隻脚的脚背上拍了下去，那人的脚縮了回去了。

老人不給他以喘息的機會，一欺身，又一掌向他的胸部推過來。那人的手臂好像蛇似的一撩，就纏住了老人這隻手。老人嘿嘿一笑，說：「竟敢班門弄斧。」然後手掌一翻，就扣住了那人的手背。跟着，老人發力一揑，看他這樣滿有信心的態度，一定可以把這人的手骨也揑碎的了。

但是，現在這隻手掌，他却揑不進去，再用力，還是一樣！這隻手掌的硬度超過了老人的想像。接着，那人的手掌一轉，就反手扣住了老人的手掌。他也用力揑下去，這一揑，就有兩種聲音同時發出來。

一種聲音就是骨頭碎裂的聲音，而另一種聲音，就是老人發出來的一聲慘叫了。

那不速之客放了手，老人痛極地用另一隻手按住了那隻碎手，面上充滿了驚訝之聲。他吶吶着：「你的手——怎麼了？以前，我已經打斷了——」

那人的另一隻手一動，就把手套脫了下來，露出來的那隻手是黑色的，亮閃閃的。他哈哈笑着：「不錯，你已經把我那隻手打斷，而且，那隻手已經爛掉了。但是，我裝上了一隻新的！一隻鋼手！」

「鋼手……」

自然了，一隻鋼手，所以能够把墻壁上的水泥也抓下來，而且也因此，老人揑下去，一點影响也沒有，給他反揑了一下，却反而把手骨也揑碎。

「現在，」鋼手人說，「你要死了！」

老人慌忙轉身要逃走，鋼手人向前一撲，鋼手一伸，向老人的頸肩部份一抓，手指插進了衣服內，血噴出來，老人發出了一聲哀叫，全身都劇烈地抽搐着。這一下，使他已經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然而他又不能脫身。

鋼手人又得意地格格笑着。

「好吧！」老人呻吟着，「殺死我吧！爽快一點！殺死我吧！」

「沒有死得那麼容易！」鋼手人冷笑着，「孩子呢？孩子在那裏？」

「什麼——孩子？這裏沒有孩子呀！」老人吶吶着。

「別跟我說謊！」鋼手人冷笑道，「這裏有一個孩子的！下面有一隻熊貓，那是孩子玩的！」

「那是——別人留下來的！」

「不，那是你的孫兒玩的！」鋼手人說，「我知道你有一個孫兒！他在那裏？」

「小孩子——和你沒有什麼過不去呀！」

「不，你活得太久，太便宜了！」鋼手人說，「我要拿孩子的命來抵償，告訴我，在那裏？」

「不在這裏！」老人說，「到……到了他的祖母家去了！」

「我不相信！」

「你可以找找看的！」老人說，「不在這屋裏！」

「外祖母住在那裏？」

「我不知道……」老人哀號着。鋼手人的手上再一用力，老人又劇烈地抽搐了一陣，連咀巴也噴出了血來。他孤注一擲地忽然把脚一提，向後面踢去。

但是他沒有機會踢中了。

那鋼手人手上一用力，就把他推開了，那老人便仆到前面去，仆到了床上。

老人仍然掙扎着要爬起來抵抗，鋼手人已經不饒他了，那隻鋼手又擧了起來，又拍了下去。

「哇——」老人這樣叫了一聲，兩眼瞪直，血從許多地方噴出來，因爲鋼手人的手，已經插進了老人的背脊了，而這是比一把刀子插進去更慘。

這就是最後一聲叫喊了，因爲老人已經死去了。

「哼，便宜，太便宜了！」鋼手人說，「太便宜了，這樣快就死！」

但是人已死了，他是也不能把他救活過來再殺一次的，於是他就放棄了老人，他的咀巴

裏唸唸有詞地：「孩子，孩子，我要把孩子也殺掉！」

他在二樓的住宅裏找了一轉，果然找不到孩子。不錯，孩子的房間是找到了，但是找不到孩子。

看來眞如老人所說，孩子是不在這屋裏了，孩子已經到了他的外祖母家裏。

「外祖母住在那裏？」鋼手人問着，又跑到樓下去視察了。樓下也同樣找不到孩子，這屋子裏並沒有別人在着。

除了屋子本身之外，另外有一間屋子，是在花園的另一部份的，那邊，則是傭僕們的宿舍。

鋼手人想了想，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不，不會在那裏的，孩子不會在那裏的！」

他意猶未足地在屋中走了一轉，又恨恨地說：「我應該把屋子燒掉的！哼，這間用不義之財建起來的屋子！不過，還是不好！如果把屋子燒掉，他們就不會知道他是怎樣死法的了！我要讓人看到他是怎樣死法的，讓那些狗種們知所警惕！」

然後，他就離開了那間屋子，走到花園中，從他所挖的那個洞鑽了出去。

屋子靜了下來，似乎，除了老人本身，以及那個被他殺死了的守衞之外，就再沒有會在夜間活動的人了。

這件慘案，一直到天亮了之後，園丁出來料理園中的花草的時候，才被發現，這之後就鬧得天翻地覆了。

屋中佈滿了警探，多到就像螞蟻一樣，而這些警探見到的情形，與鋼手人離開的時候有一點不同的，那就是，老人的一隻手上沾滿了血，而床單上有二個用血寫成的字，顯然就是老人用手蘸了血寫上去的。是這二個歪歪斜斜的字，幾乎看不出是什麼字？一個人臨死時寫的字，當然不會太清楚，也不能加以苛求的。依稀可以看得出，這兩個字，寫的就是：「孩子」。

「兇手是一個孩子？」

「不會吧？孩子怎能殺人？死者並不是一個普通人，這是雷虎，你沒有聽過雷虎嗎？即使現在這樣老，恐怕我和你合起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呢！」

雷虎是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現在是有錢有名譽也有地位了，但以前却是一個江湖人物，做過教頭，做過打手，也曾經在黑社會中有過名堂。他的江山，有一半是靠拳脚打回來的。他靠拳脚打入黑社會中，又靠拳脚再從黑社會中打出來。

他現在不是一個壞人了，以前也不是一個壞人，不過現在，更加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我猜他是說他的孫兒！」一個老僕人說，「也許他是担心孫兒的安全！」這位主人他是已經跟隨了多年的，對他的事，一定也比較了解。

「對了！」其中一個警探也提出，「園中那隻玩具熊貓不是給扯破了嗎？那就是孩子玩的東西，也許兇手是也痛恨孩子的！」

「唔，那麼，我們是應該把孩子好好地保護着了！」另一個警探說道，「孩子現在那裏呢？」

「到了他的母親那裏，」那老僕人回答，「他的母親把他帶到日本遊玩去了！」

「有辦法和他的外祖母聯絡嗎？」那警探問。

「可以打電話到他們那裏去的。」那老僕人回答道。

「那麼，」那警探說，「最好請你打個電話去，告訴他們暫時別把孩子帶回來，因爲這裏可能會有危險的！」

「我馬上去打電話吧！」老僕人說。

老僕人去打了電話回來時，那些警探們仍然在忙着，做着錄取指紋，拍攝記錄照片等等的工作。自然，他們是錄取不到什麼指紋的，因爲那個鐵手人是戴着手套，而且，就是把手套脫了下來，那隻鐵手也不可以會留下什麼指紋的。

那老僕人看着屍體，嘆着氣！「眞可憐，他的兒子幾年之前飛機失事死了，現在又輪到他這樣死法。這樣老了，又死得這樣慘！」

「這顯然是尋仇，」那警探說，「你心目中有什麼可疑人物可以提供的嗎？」

老僕人想了一會，搖搖頭：「我想不出來了！」

「但是，」那警探說，「像雷虎這樣一個人，我們都知道他是什麼人的，他總不會沒有和什麼人結過怨的吧？」

「有是有的，」老僕人說，「但那已經是許多年之前的事了，這十年來——你也知道的，近十年來，他一直是做正當生意。」

「有些人記仇是會記很久的，有些人說，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你沒有聽過嗎？」

老僕人聳聳肩：「這就難講了，以前的仇人，可是太多了！」

「我們也看不出究竟是什麼武器把他殺掉的？」那警探搔着後腦，表示迷惑，「不像是刀子，然而皮肉又破了，有血！」

「有些人的手是比刀子還要厲害的，」老僕人說，「例如我們雷老爺，他一掌可以把一棵像你的手臂般粗的樹劈斷，如果你給他捉着，他也可以把你的整條手臂一拉拉了下來！」

「但這個兇手的手臂並沒有給他拉下來，」那警探說，「而且還把他殺掉了，那麼，這兇手的武功豈不是十分了不起？」

「是的，一定十分了不起！」老僕人說。

後來，一個更高級的警探也到場了，這個更高級的警探是認得雷虎的，知道雷虎是什麼人，他也認爲，這顯然是尋仇的事件，他而且斷定，那一定是雷虎十年前的仇人，他對老僕人說：「我們得從他的過去着手，你對他過去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呢。」

「我也許是唯一知道得最清楚的人了！」那個老僕人半誇口地，「我跟了他這麼久，我是和他一起長大的！」

「那最好了！」那警探說：「我就想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供給一點綫索和口供，你大概不會反對吧？」

「不，我不反對！」老僕人說：「我祇怕我會記不起來，你知道，人老了，腦筋也有點發銹，許多事情都記不清楚了！」

「不要緊！」那警探說，「我們也有辦法帮你記憶起來的！」

他們帮助他的新法，就是向他提出問題，有系統以及够技巧的問題是可以帮助人記憶的，本來忘記掉了的事情，也可以再回想出來。

這個老僕人，就給警探請了去，作他們的重要證人之一了。

而他也是十分之願意出力的，他也很希望能藉他之力而把兇手找出來。

雷虎是他已經跟隨了多年的主人，雖然不是親戚，彼此也差不多是等於一家人了。雷虎的仇怨，也差不多是等於是他的仇怨。

在那位特殊部門的探員的盤問之下，那個老僕人說了很多，大部份都是十幾年前的事了，他雖然說他的記憶力不大好，記不清楚了，但是在警方的引導之下，他却說得很多。

不過也許太多了，名單一列下來，起碼有三四十個人可能是雷虎尋仇的人，而且，這其中有一大部份，還是已經很難跟尋的了，怎麼查？

那位警探感到十分之頭痛，他燃起了香烟來，深深地吸着，而且，他很想找幾顆頭痛丸來吃吃了。

如果他們聽到那個鐵手人在殺死雷虎之前那一段對白，也許他們會多一點綫索的，但是他們沒有聽到，所以他們是毫無綫索了。

最後，那位警探也祇好把老人放了回去。

他們雖然也在極力偵查，但是查不出什麼結果。所有的情報綫路都是無所提供的，似乎這個前來尋仇的人，與現在的黑社會已經是毫無關係了。不然，在警方的緊密偵查之下，也應該有點風聲的。……

× ×

另一方面，那個小孩子也果然跟着母親沒有回來，而且還由日本轉到了泰國去，這是爲了防備那個兇手也許知道他是到了日本，就跟隨到日本去下毒手。

他在泰國，住在外祖母的另一位親人的家中。

自然，孩子是還不知道祖父死亡的事的，他母親瞞住了他，不想他受太大的打擊，父親的死，對他已經是一種相當大的打擊了，現在祖父再死，一定會是更大的打擊，因爲祖父死了之後，他就祇剩下母親了。

但是，他們以爲泰國會很安全，其實却並不安全。雖然在泰國那個住處，還有兩個泰國拳師長駐屋內，在負責保護之責。

問題是出在孩子的身上，這是一個十歲大的孩子，很好動，而且自少給溺縱慣了，現在却給關在屋中，不讓他出去，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從來沒有到過泰國，滿以爲到了這個新地方之後就可以到處跑，去玩一個飽的，然而他却是一天到晚都留在屋裏。大人們又不告訴他是什麼原因，他並不知道他有什麼危險，所以他很不高興。

他感到他是受到虐待了。

而且，他最不高興的是那二個泰國保鑣，他們老是在園中守着門口，不讓他出去。

「我要去，到街上走走！」他對其中一個保鑣說。

兩個保鑣却都大不以爲然地一齊搖起頭來。「不好，不好，孩子，你不能出去，街上很多拐子！」其中一人說。

「你們陪我一起去好了！」那孩子說。

「不行，我們的工作是守在這裏的，不能陪你一起去呀！」

「豈有此理！」孩子氣結地道，「你們是等於叫我在這裏坐牢了！不，我一定要出去玩玩，你們不帶我去，我就自己去好了！」

他要自己走向門口，那二個保鑣又攔住了他的去路。

「別擋着我！」孩子一拳擊在其中一個保鑣的肚子上，這個保鑣痛得「噢」一聲，連腰也伸不直了，原來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這是雷虎的孫兒，而雷虎是一個武藝高强的人。他的本領，多多少少也傳了一點給他最疼愛的孫兒，因此孩子擊一拳，就差不多和大人一樣擊得重了。而且，那個保鑣又是猝不及防，所以痛得彎下了腰。

孩子拔脚就向園外逃跑。

「你！回來！」那餘下來的保鑣喝叫着，一手伸出去，執住了孩子的衣領，但是孩子一轉身，執住了他的手腕，將身一仰，大喝一聲，那個保鑣便給他摔過了肩頭，而翻了一個跟斗，落向前頭的地上。

幸好這人却是身手矯捷的，及時再打了一個滾，再落地的時候便立穩了。

孩子吃吃笑起來，那個保鑣衝前去，向他攔腰一抱。這一次，他不是把他當作小孩子，而是把他當作大人看待了。他到底是個保鑣，有一定的本領，所以這一抱，是把孩子攔腰抱住了。

孩子仍然拚命掙扎，這一次却是掙不脫了。「好了，小鬼，別鬧了！」

他把孩子抱進了屋中，放回了他的房間裏，關上了門。孩子在裏面大哭大叫和大罵着，那二個保鑣却不理他了。他們是奉命把孩子關在屋子裏，現孩子在屋裏，他們就算是功德圓滿了，他們當然不再去管他怎樣在大吵大鬧。

孩子吵了一會，又靜了下來，兩隻眼珠在靈活地轉動着，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他現在是正在動着腦筋，想一個脫身的辦法。

他們不讓他出去，也不帶他出去，他可以自己逃出這裏的。

他的頭轉了過去，眼珠看着房間的後窗，那隻後窗是通到花園的後部的。

他可以從窗口爬出去呀！

孩子這樣想着，也就馬上動手這樣做了。他爬上窗口，踏到窗外的水渠上，沿着水渠向下面爬了十多呎，再一跳，就落到了窗下的地上。

他跑進了樹林，通過樹林，跑了十多呎，到達了樹林的後面，那裏就是花園後部的圍牆了。

圍牆很高，他是不容易爬過去的，但是圍牆的脚下却有一條排通雨水的溝渠，不很粗，一個大人的身子是鑽不過去的，但是一個孩子則勉强可以。

這個孩子就把溝渠出處的鐵格拉了起來，鑽進渠口，向外面鑽出去，還是太狹一點，他整個人在那渠口塞住了，進退不得。

他極力把手伸向前，摸到了牆外的一棵小樹，緊緊地執住了，用力一拉，身子便鑽出去了。

他鑽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土，喜悅地微笑着。

現在他是自由了，雖然弄得一身骯髒，也是值得的，自由比清潔更可貴。

他回頭望了一眼，看見沒有人發覺他，也沒人追來，他便邁開大步，落荒而逃，跑到了遠遠的公路上，那裏間中是有車子經過的。

孩子就站在路邊等着，第一部車子經過時，他便把這部車子截停。那車上的是一雙歐籍夫婦，看來是遊客之類吧。他們看見這樣一個孩子可憐地站在路邊，便連忙停車，問是甚麼事。

孩子在學校裏學到的英語是也足够應付的。他告訴他們他是從城裏來的，他坐巴士到郊外來玩，但是現在迷了路，他很希望能够快點回到城裏去找他的父母。

「哦，是這樣，別担心吧，孩子，」那雙歐籍夫婦安慰道，「我們現在就送你回去！」

於是他們把孩子載了上車，開動了，向市區駛去。

那二個保鏢却是完全不知道有這件事，他們還是留在園中做着他們的工作，一面交談着。他們討論着這個孩子的頑皮以及他的一副好身手。他們都一致決定，以後要小心一點，因爲這個孩子是不同別的普通孩子的，一不小心，就給他溜掉了。

就在他們在那裏談論着的時候，災禍就從天而降了。右邊墻頭上忽然出現了二個黑衣人。從頭到脚都是穿着黑色的衣服，連頭部也是給黑布幪着的，只是眼部有兩個洞開着。他們是從那面爬上墻頭的，現在，又從墻頭上跳下來。

那個保鏢慌張地連忙轉了過去。

但是，另一邊墻頭也跳下來了兩個人。這

也是兩個同樣打扮的人。

兩個保鏢又連忙再轉過來。但是無論他們轉向那一個方向都沒有用。四個黑衣人從兩個方向向他們逼近過來。

他們只好分開了，每人各朝一個方向，背對着背，準備抵抗。

那兩個人到達了，於是搏鬥開始。二個泰國保鏢，自然都是精通泰國拳的，而那是一種狠辣的拳術。不過，對方所用的却是中國拳術，正好以柔制剛，而且，他們又是以寡敵衆，在數目上已經是先吃了虧了。

二個泰國人打下來，就處處落到制肘，不能够發揮作用。他們都是够狠的打手，一見情形不對，就索性分開來，成爲兩組，以一敵二了。

呼！一隻脚踢向一個黑衣人，這個黑衣人側身避過，同時一手沉下去，抓向這隻脚踝。泰國打手連忙把脚收回，另一個黑衣人連忙一掌推出，擊中了他的背部。

蓬，這一掌擊個正着，這人便打着轉仆了出去。

他狼狽地按着地面，穩住了身形，再爬起身，滿臉驚詫之色，咀巴一張，就「咯」的吐出了一口血來。因爲他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感覺到不是給一隻手掌擊中，而是給一塊石頭擊中了似的。

他眼睜睜地看着這個掌擊他的黑衣人再向他撲過來，想閃身避開，但是身子已不够靈活了。他想閃而閃避不及，那人的右手就像一隻鷹爪般抓了下來，抓中了他的右肩。擦的一聲響，手指竟然插進了皮肉裏。

哇！這個泰國保鏢悲慘地哀鳴起來。這人跟着飛起一脚，膝蓋「蓬」的一聲撞中了他的胸膛，他的身子要飛開那隻抓着他的手却不放開。他已經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全身都軟了下來了，而他就只是軟軟地掛在那隻手上。

接着那個人把手一抽，「擦」的一聲又抽了出來。

連接一下，那人的手就與手套分離了，手套還留在那泰國保鏢的體內，只是那隻手抽了出來。這時才看見，原來那是一隻金屬的手，黑漆漆，硬直直的。

眼下，那一個泰國保鏢，就驚得呆在那裏了。

另外那三個黑衣人似乎也認爲，秘密既然已經洩露了，就不需要再守秘密似的，也把右手上的手套都脫了下來。原來他們每人都是有一隻鋼的手！

餘下的那個保鏢僵在那裏了，一時連動也不會動。兩個有鋼手的人！而且他是剛剛已經知道了這鐵手的厲害了的，他連忙在逼自己再動起來，要轉身逃走，但是四個鋼手人已經把他圍在核心了。

「救命！」他尖叫了起來。

屋內是還有幾個僕人的，但他們並不是打手，也救不了他的。而且這些僕人們也驚得呆了，一時就只是呆在那裏，甚麼都不會做。

那四個鋼手人圍近了。這個泰國拳師，已經是魂飛胆落，再也沒有勇氣抵抗了。他只是長嘯一聲，便一躍而起，一個跟斗，翻出包圍圈外。

這個包圍圈却是活動的。他一個跟斗翻出去，這個包圍圈也跟着他所走的方面移動，因此他落地的時候，他已是落在這個圈中了。

當他還沒有站穩的時候，四隻鋼掌已分四個方向一齊插了進去。

鋼掌插進了肉裏的時候，那聲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那人張開咀巴，却已無法叫得出聲了。他却沒有倒下去，由於有四隻鋼掌在前後支持着他。

那四個鋼掌人都咯咯大笑了起來，接着就「擦擦」地把掌抽了出去。這時，保鏢便頹然倒了下來，不動了，血流得很多。

那幾隻鋼掌，的確是很厲害的武器。

那個保鏢倒了下去，死去了，而那四個鋼掌人一揮手，便一齊向屋子的方面衝去。

屋內有二個男僕人在着，他們現時正慌忙作一團，看見二個保鏢倒下了之後，他們才醒起是應該打電話求救的，其中一人正拿起了電話，撥了一個九字，但這時已經太遲了，還沒有撥到第二個九字，那四個鐵手人已經如狼似虎地衝了進來。

「放下電話。」其中一人大叫着，其中一人就舉起一隻鋼手，擊了下去，擊在那隻電話機上。「嘩啦」一聲響，那隻電話便像是用薄玻璃造成般，碎成了一十百片。

那個僕人慌忙地退後，另一人也轉身要逃走，却是無路可逃。四個鋼掌人已經把他們圍住了。

「媽的，站着別動，你們也想像那兩個人一樣死去嗎？」一個鋼掌人吼道。

兩個僕人僵在那裏了，一動也不敢動。

「孩子在那裏？」另外一個嚴厲地問。

「孩子……孩子在樓上……」打電話那個僕人戰慄着招供。

「那一間房間？」

「轉左邊，第一間就是！」僕人說。

「拉他們上去！」

兩個鋼掌人把二個僕人拉上了樓上，到了左面第一間房間的門口。推推門，那門是被局着的，已經鎖上了。

「鎖匙在……在保鏢那裏，孩子在裏面也打不開的，得到保鏢那裏去取回……」

「不用麻煩了！」爲首的一個鋼掌人又把鋼掌舉了起來，向門上擊下去，擊在那門鎖的地方。一下，兩下，三下，門的那部份就裂開了，就像是給一隻斧頭劈在上面似的。

那人推開了門。一件紅色的物體忽的從上面落下，那人的鋼掌連忙伸上去，原來掉下來的是一隻紅色的塑膠桶子，那鋼掌一插上去，就把桶底插穿了，整個膠桶套在手上，不過，膠桶上裝着的水却淋了他一身。

「這是甚麼玩意？」那人憤怒地咆哮道，「跟我老子開玩笑！」

「不，不！」僕人連忙大聲伸寃，「一定是孩子弄的！他的機關！孩子頑皮死了，我們也給他弄過幾次！他說這是教訓我們要先敲門，不能隨便推門進去。」

「孩子呢？」那人看着那個沒有一人的房間。

「他就在這房間裏呀！」僕人說。

「你也看見他不在這房間裏的！」那人說着一掌撞向僕人的胸部，「蓬」的一聲，這個僕人便飛到遠遠，跌到了床上去。幸而打他的不是那隻鋼掌，而是另一隻手掌，而這另一隻手掌並不是鋼的。

不過僕人還是倒在床上，呻吟着，幾乎爬不起身了。

「他是眞的給關進了這房間裏的！」另一個僕人也力證。他把孩子如何與那些保鏢發生爭執的經過說了出來，又說：「你也看見這門是鎖上了的，如果不是把孩子關着，爲甚麼要鎖上呢？」

幾個鋼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二個衝到窗前，就看到了窗外的水渠上夾着一小片衣服，是孩子爬下去的時候撕破了的，這就是明顯的證據了。

「走了！」其中一人憤怒地叫道，「走了，他走了！狡猾的傢伙！」

「看，那個渠口，」另一個又伸手一指，

「他就是從那裏鑽出去的！」

那個渠口的鐵格是揭了起來的，孩子出去之後並沒有把它再掩上。這是更加明顯的證據了。

「他是說要到城裏去玩的，」另一個說，「他自己逃出去。」

其中一個僕人又給執住了衣服，扯了過來，搖得頭也快要掉下來似的。「他在城裏有甚麼地方好去？吓？他們在城裏，有甚麼親戚朋友？」

「我看沒有了，」那個僕人搖着頭，「而且就是有孩子也不認得路呀！他還是剛剛到家裏來的！」

「我們去找他，」一個鋼手人說，「他不過是走路吧了，他不會走得很遠的！」

三個鋼手人匆匆地出了房外，只有第四個人仍然留在房中。這三個人下到樓下的時候，就聽見樓上「蓬蓬」二响，跟着就是二個僕人的慘叫。

幾秒鐘之後，那最後一個鋼手人也下來了。他正拿着一件孩子的衣服，抹着手上的血。那二個僕人究竟遭遇了甚麼命運，看他手上的血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走吧，那小傢伙不會走得很遠的。」這最後一個鋼手人說。

幾個人一起，匆匆的跑出了屋外，落樓而逃，跑進了樹林中，到達了藏在那裏的一部汽車。

命運的安排，有時眞是妙到了極點。他們來的時候，不過是孩子走的時候，不會走得很遠，如果孩子是向這邊走的話，就會正好碰上他們，而難逃大難了。但偏偏孩子却是朝另一邊逃掉了的，這就使他剛剛可以脫身了。

四個鋼手人到達了車子，就把頭上的絲襪脫了下來。四個都是相貌兇狠的人。如果出現在電影裏，那他們是標準的歹徒面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而且，他們也把右手上的鋼手脫了下來。原來那些鋼手也是手套，是套到了手上的。每人一隻鋼手。

其中一人把車子開動了，開出了林中，快速地在附近兜來兜去，找尋着孩子的下落。他們發現了一個孩子在路上走，便在他的身邊停下來，但是隨即發覺那不過是一個當地的農家孩子，而不是他們要找尋的人。

那個孩子也下意識地知道他碰到的不是好人，便匆匆地逃掉了，而他們也沒有追過去。

他們繼續在附近兜圈，搜索的範圍愈來愈大，後來，就斷定孩子是不在那附近了。照時間計算，孩子步行着，是不可能走得那麼遠的了。

他們停了下來，叫住了一個在田邊操作的農夫，向那個農夫問訊。

這一次運氣是好一點了。他們馬上有了綫索。農夫告訴他們，看見這樣一個孩子，坐着一雙西方人夫婦的車子經過。由於一雙西方人夫婦載着一個中國孩子，所以印象是較為深刻了。

而且，那二個歐洲人曾經在這附近把車子停了下來，觀賞這附近的風景。

「他們是遊客，」那農夫說，「他們帶了孩子到這裏來玩的！」

他說那個孩子也顯得很開心，跑跑跳跳着和這二個歐洲人一起在玩着。這個自然了，孩子就是爲了玩而逃出來的。他實在並不是急於回到城裏去的。

那二個歐洲人，是終於會把他帶到城裏去的。

那農夫對這三個人的印象是那麼深，他連那部汽車的模樣也說了出來。

「那是一部出租的大新房車，日本貨！」其中一個鋼手人，憑着農夫的形容而加以判斷的。

一問出了細節，他們便又蜂湧地回到了車子上，開動了車子，沿路向城裏駛回去，孩子雖然先走了一段時間，但假如他們在路上是停停頓頓的，那就不難遇上了。

他們把車子開得非常之快。

後來，他們又碰到了一個農夫，便停了下來問訊。那是一個老農夫，正坐在路邊吸着水烟。

這個老農夫却說，他並沒有看到有這樣一部汽車經過。有沒有看錯？老農夫强調說他並沒有看錯，他是有空的，他一直都坐在這裏，看着那些經過的車子，消磨時間。他記得很清楚，並沒有這樣一部車子經過。

四個鐵手人又聚在一起，商量起來。

「媽的！」其中一人咒罵着，「他們會逃到那裏去了呢？這是必經之路呀！」

「我想到了，」另外一人恍然地說，「他們一定是到了巴拉塔那裏去！」

這樣一說，餘下那幾個人也認爲是大有道理了。巴拉塔是這一區內一個相當出名的名勝，很多遊客都到那裏去的。如果他不是沿着這條路直向城裏的方面走，而是轉進了一條支路，那就可以到達巴拉塔了。

那三個人並不是逃走，而是在遊覽。如果他們轉進了那條路的話，就是到了巴拉塔那邊去了。

「我們走吧！」

四個鋼手人又回到了車上，把車子開動了，向來路開回去……

× ×

這一次，他們的估計是沒有錯的，那雙遊客夫婦，果然是把孩子帶到巴拉塔去了。在路上，他們對這個天眞伶俐而頑皮的孩子已有了很大的好感。

由於時間尚早，孩子也說他並不急於回到城裏，只要有把握回去就行，於是他們就把孩子帶着到巴拉塔去遊覽了。

巴拉塔是一個古跡。比較少人知道，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古塔，並不出名，但却實在是一個值得一遊的地方。這座塔是在很久之前就建成了，而流傳到現在的。年久失修，破落的地方很多，有些地方是很危險的，脚步不小心，就可能從塔上直跌下來了。

由於不是太出名的名勝，遊客是不如別的地方那麼多了。不過也不是沒有的。

孩子和那雙歐籍夫婦，上了塔上，他們開始感到頭痛了，由於孩子實在太頑皮，老是找最危險的地方跳來跳去。他們只顧着照顧孩子，自然忽畧了那四個鋼手人了。

他們並沒有注意到鋼手人的車子已到達了，四個人下車。現在，四個人都已經再戴上了黑色的手套。

事實上，那雙歐籍夫婦就是看見了他們，並不會感到害怕的。他們並不知道孩子已成爲了謀害的目標。

四個鋼手人分散了，進入塔內。

「我們再爬高一點吧，」孩子說，「到塔頂去！」

「不行，那很危險的！」

孩子却不由分說，逕自向上跑，這雙歐籍夫婦也無法不跟着他爬上去了。

差一層到塔頂時，有另外兩個遊客已經在那裏。那是兩個美麗的中國少女，正居高臨下地看着風景。頭髮長長的，穿着深藍色的衣袂，兩個都是一樣的衣服。

其中一個身裁比較高大的女郎瞥了孩子一眼，叫道：「喂，孩子，小心點呀！」

「我不怕的，」孩子翻翻跳跳着，繼續向塔頂上竄上去了。

「眞頑皮！」這個女郎搖搖頭。

「孩子就是孩子，」她的同伴微笑着，「我們小時候不也是一樣嗎？」

在她們下面的一層，那一雙歐籍夫婦已經坐了下來了，喘着氣，再也跑不動。

「上來呀，」孩子在上面叫道，「這上面風景眞好！」

「我們不來了！」那雙歐籍夫婦嘆着氣說道。

這時候，那四個鋼手人也上來了，脚步完全無聲，就像四個幽靈似的忽然出現。他們的兇惡的面目，使到那雙歐籍夫婦也直覺地感到是有點不對了。他們發愕地看着這幾個兇客。

四個鋼手人看了他們一會，然後交換了一個眼色，忽然一齊開步上前。

「你們——幹甚麼？」那雙歐籍夫婦在問道。

四個人的回答都是四隻鋼掌一齊揮出，擊在他們的後腦上。還算幸運，這並非致命的打擊，只是輕輕地揮過去，力度只是足以令他們暈過去而已。而他們也就是這樣暈了過去。

他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就失去了知覺。

「上去，」其中一個鋼掌人下令，於是四個人便急急地再繼續向上面跑上去。

他們自然是經過那二個深藍衣服的女郎身邊的。他們的來勢洶洶，也吸引了二個女郎的注意。

「看他們！」比較粗壯的一個對她的同伴說，「情形有點不對了！」

她的同伴也皺着眉頭。她說：「也許這是他的僕人，要帶他回到下面去吧！」

也沒有時間考慮其他了，這時，那四個鋼手人，已經到達了塔的頂層，把那孩子包圍住了。

孩子恐懼地看着他們，他本能地知道，這四個人並不是來和他開玩笑的。

「讓我來結果他！」其中一個鋼手人低聲說着，便推步上前，鋼掌向他的胸部一推出去。這却是準備致命的一掌，用足了全力的。

別的孩子，可能這一下就要給結果了的，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這一掌推過來，他忽然跳了起來，一個跟斗就從這人的頭上翻了過去，就像一隻跳虱似的。一落在地上，他就馬上向着樓梯跑去，一面大聲叫着：「救命呀！」

另一個鋼手人一竄上前，腿子一伸，向他的脚上掃過去。孩子的脚踝給掃中了，人就失去了平衡，打着轉向墻壁撞過去。

本來，他是會撞到墻壁上的，然而那一部份的墻，是已經因爲歲月久遠，而坍倒了的，沒有牆壁擋着他，因此他就是向塔外直衝出去了。

孩子尖叫着，連忙在地上踏緊，可是那一部份的地面却是長了苔蘚的，滑得很，這一踏並不能收住去勢，他的人好像滑雪似的，直向那空缺處滑出去。

他的雙手不斷地揮着，要保持平衡，還是辦不到，他還是直衝，整個人就飛出了那個缺口之外，一面尖叫着一面向下跌。

那四個鋼手人以爲，孩子這一次是死定了，孩子也以爲，自己是已經死定了。但是，他却是跌了一層。跌到下一層的時候，他看見了那個穿深藍色衣服的女郎，她是其中身裁比較纖瘦的一個。這個深藍衣服的女郎一手伸出來，就執住了孩子的一隻脚。

孩子下跌之勢馬上停止了，就這樣倒掛在這個女郎的手中。他下跌的衝力一扯，幾乎把這個女郎也扯了下去，但她的兩膝用力在牆壁上一抵，總算支持住了。而且另外一個女郎也竄了過來，拉住了她的另一隻手。這樣，孩子是保險不會跌下去了。

一陣天旋地轉過去了之後，孩子又定了一定神，把身子一挺，就翻了上來，抱住了這個女郎的頸子。這個女郎便把他抱了進來。

「謝——謝你！」孩子倒也懂得道謝。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個比較粗壯的女郎大聲問道。

「他們——推我下來，他們要殺我！」孩子向上面指一指。

兩個女郎都伸出頭去看看，那四個鋼手人原來也在上面伸出頭來看她們，大家打了個照面，四個鋼手人的頭也馬上縮了回去。

「我們上去！」那個比較粗壯的女郎大聲叫着，而她的同伴，也响應她的呼號，和她一起向樓梯口衝去。

「不，不要，我們還是快逃吧！」孩子說。雖然她們是救了他，他却覺得，還是不要讓她們兩個人和那幾個惡漢交手的好。

「別怕，」比較粗壯的那個女郎說，「我們會替你把他們一個一個擲下去的！」

「你們——能？」

二個女郎已經衝到了門口，而在這個時候，四個鋼手人，也出現了。他們也要趕着下來的。

「站住！」那個較粗壯的喝道。

「臭丫頭，別多事，站開一點！」其中一個鋼手人喝着，四個人就要向孩子衝過去，但是二個女郎却攔住了他們的去路，而且，那個比較粗壯的女郎，也顯得是躁急得多的，她已不由分說，先動起手來了。

一聲嬌叱，她就一掌向爲首的一個鋼手人推出去。

這人一掌向她的手掌搭下來，她的手掌却一翻，就把這人的手掌扣住了，向旁邊一拖。那人踉蹌地跌開了，差點倒了下來。

顯然地，這二個女郎的本領是並不尋常的，起碼要比剛才他們對付過的那二個泰國保鏢高出了不少。

而且，這個女郎一觸過了對方的手之後，馬上就察覺到有點不對了，她忙叫道：「小心點，胡雯姊，他們的是鐵手！」

接着她一跳而前，逼近了那個被她摔開了的鋼手人，一脚飛起，蹴向他的面門。這人退後，她馬上又飛起了另一脚，那人再退，她身子一轉，第三脚又飛了過去，雖然沒有踢中，却也是霍霍的响着，响得教人心寒。

那人簡直毫無招架之力，一連閃過了幾脚，最後終於中了一脚。「蓬」的一聲大响，這人的胸部中擊，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飛到樓梯口，沿着樓梯滾了下去。

另一個鋼手人已經到了她的背後，一隻鋼手直揷過去。她的背後雖然沒有眼睛，她却一樣懂得閃避。她的身子一移，便避過了，那隻鋼掌只是從她的腋下穿了過去，而在同一時間，她已把手臂遞了起來，曲着，就用手肘撞向那人的臉部。

那人連忙把臉向後一仰，也是僅可避過了。而她的身子順着這一擊之勢一轉轉了過來，另一隻拳頭就向那人當胸擊了過去。

那人狼狽地跳後，再跳後，就到達了孩子的身邊。這時他却改變了目標，不再針對這位藍衣的女俠，而是舉起了鋼掌，向孩子迎頭擊了下去。

她要制止已經來不及了。已經離得太遠。但那個金菊的同伴是比較接近的，可惜，金菊却正與剩下來的那二個鐵掌人糾纏着，分不出身來。

「金菊！」這個較為粗壯的女郎喝了一聲，便飛身一躍而起，雙腳踢向另一個鋼手人的背部，這個鋼手人就是正纏着金菊的人的其中一個。

這人是正揮掌向金菊擊去的，本來金菊需要應付這一掌。但金菊看見她的同伴正在攻來，就不再管了，拳頭一橫，向威脅孩子的那一個鋼手人擊過去。

兩個鋼手人差不多同時中擊，那「蓬蓬」二聲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响起來的。

那個襲擊小孩的人背上中了二脚，而襲擊孩子的人則背部中了金菊一拳。

中脚的人打着轉向外邊跌了開去，中了一拳那人則失去了平衡，向孩子的身上直仆。

孩子的動作，也是敏捷非常的。當這人仆向他的時候，他已經向地面一坐，而且躺了下來，雙脚向上面一撐，撐住了那人的腹部，就借着那人仆前之勢，把那人向後面一撐。

那人好像一支火箭一樣升空而起，向孩子的身後飛去。可是，這個地方並不十分寬濶，不够讓一支火箭飛行的，因此那人就飛出了一個窗口。

他尖叫着，忙伸手去抓住窗口的邊緣。抓是抓住了，就可惜那裏也是充滿了苔蘚的，滑得很，無法抓牢，一抓又滑脫了，身子繼續飛向前面，飛出了窗外，向下直跌。

他一直尖叫着跌下去，最後「隆」的一聲，尖叫也忽然停止了。

「我殺了他！」孩子興奮地叫道。

剩下來那二個鋼手人呆了一呆。

「別放過他們！」那個身軀粗壯的女郎叫道。

二個女郎又一齊向二個鋼手人發動進攻。現在以一對一，他們是更覺得輕鬆了。

那二個鐵手人一方面功力不逮，一方面心裏焦急，所以更顯得縛手縛腳了。他們無法支持得久，首先是那個叫金菊的女郎建功。她一隻揪拳從下面上，揪中了那人的下頷，那人的頭一仰，她的另一隻拳頭，又已到達，非常快速而且十分沉重地一連在那人的腹部，擊了二拳。

蓬蓬二聲，就像一隻巨大的沙袋給擊中了似的。

那人飛身跌後，在墻壁一撞，斜斜地撲到了樓梯口，就這樣仆了下去。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最後一個鋼手人也被那個較為粗壯的女郎擊中了一拳。這一拳擊中了他的肩，使他整個人就像一隻陀螺似的轉動起來。差不多停止時，她又來了拳，又中了他的肩，這人又繼續轉動。

他轉到了樓梯口，連忙扶住墻壁穩住了身形。

那個女郎還是向他招手，叫着：「來呀，快點過來上課，唔唔！」

這個鋼手人則是已經受够了教訓了，他並沒有過來上課，他祗是一轉身，就跑下了樓梯，匆匆逃掉了。

那個叫金菊的舒了一口氣，轉向那孩子說：「你沒事吧？」

「我沒事，」小孩子搖搖頭，「兩位姐姐，很多謝你們救了我的命！」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金菊問，「為甚麼這幾個人要這樣對你呢？你幹了甚麼，把他們惹怒了？」

「沒有呀！」孩子莫明其妙地搖着頭，說：「我不認識他們的，也根本見都沒有見過他們！」

「這真奇怪了，」另一個女郎說道：「普通大人，是不會對一個孩子這樣深仇大恨的呀，就是生氣，摑一掌，打兩記屁股，也就了事了。」

「孩子，你叫甚麼名字？」

「雷志聰，」孩子說，「你們呢？」

「我叫金菊，」那個比較斯文的女郎自我介紹，然後指指她的同伴：「這位是胡雯，她是我的老搭檔，我們是好朋友！」

「你們的功夫真了不起，」雷志聰說，「比我的祖父也差不了多少呢！」

「哦，你的祖父叫甚麼名字？」金菊問。

「他就是雷虎！」雷志聰說：「你們也許聽過他的名字吧？他是武功蓋世的！」

二個女郎一聽這個名字，就臉色大變了。金菊說：「雷虎——鋼的手掌？」

「就是那個給在家裏打死了的雷虎？」胡雯問。

「甚麼死了？」雷志聰說，「祖父並沒有死呀，你說打死？怎可能？沒有人能打死祖父的，你別跟我們開玩笑吧！」

金菊馬上跑到窗口直向下望，看見那三個鋼手人現在都已經逃到樓下了。他們正在匆匆忙忙地把那個墮樓的同伴搬上他們開來的那部汽車。

他們開動汽車，匆匆地離開了。

「太遲了！」胡雯恨恨地咬牙切齒地說着，「我們該把他們捉下來的！他們是兇手，雷虎就是給這種鋼手殺掉的！」

「祖父並沒有死呀！」雷志聰反駁着，「他並沒——」他忽然沒有說下去。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一想就想出了情形是有點不對了。他記起了他的旅行計劃的改變，他堅持要回去見他最敬愛的祖父，可是母親却把她帶到了這裏來。

他要打長途電話和祖父談話，母親又祗是搖頭，不肯讓他打這個電話。而且，他到了這裏之後，又是給關了起來，不准外出的。臨着，就是來了這幾個可怕的鋼手人。這一切都是不對的，大大不對！

「兩位姐姐，」他又說道，「為甚麼你們要這樣說呢？為甚麼你說我的祖父，是已經死了？」

胡雯是比較魯莽的一個，她馬上開口要說甚麼，可是心思細巧的金菊，則連忙一拉她的手臂，把她止住了。金菊安慰地對雷志聰說：「我看，現在我們還是把你送回家去吧，你現在住在哪裏？」

雷志聰現在，也再沒有心情進城裏去了。他告訴了她們他是住在甚麼地方。

她們領帶雷志聰下塔。這時已經有不少附近的遊人趕來了。他們下了一層，看見那二個歐籍夫婦暈在那裏，正在由二個遊客救醒。雷志聰指出，那雙歐籍夫婦就正是把他帶來這裏的人了，而且有點慚愧地承認，他是私逃出來的。

「你用不着管他們了，」金菊說，「你先跟我們回去吧，以你現在的情形，你是不適宜在外面亂跑的！」

於是他們放棄了那雙歐籍夫婦，就讓他們由那些遊客照顧，而把孩子帶走。她們開了她們的車子，把他送回那座別墅去。

到達的時候，別墅裏那一片凄慘的場面，使他們都快要嘔出來了。

「我的天！我的天！……」三個人都這樣說。

「你知道你是多麼幸運嗎，志聰，」胡雯說，「他們來過這裏！如果不是你逃出來了的話，他們已經把你殺掉了！」

雷志聰祗是呆在那裏，不會說話。他也完全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的天，他們真殘忍，趕盡殺絕，連孩子也不肯放過，」胡雯咬牙切齒地說，「雷虎

和他們有舊仇，他們殺了雷虎，還是說得過去，但是孩子——」

「爺爺！」雷志聰驚訝地看着她，「爺爺已經——」

胡雯後悔地看着金菊，知道自己說話又說漏了咀，不過現在，後悔也太遲了，她們是再也騙不倒孩子的了。

金菊嘆了一口氣：「志聰，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是告訴你吧！」

她把雷虎被殺的事告訴了雷志聰。雷志聰哭了。這是一件能够令他哭的事。他最愛戴的爺爺已經死了，死在鋼手之下。

「我得替爺爺復仇！」雷志聰最後把拳頭擧了起來，搖動着，「我要把他們都殺掉！」

「你還是不要衝動，讓別人來管這件事吧！」金菊安慰着。

「你們幫我！」孩子說，「你們可以幫我殺死他們的！你們幫我！」

金菊皺着眉頭，在那廳中踱來踱去，尋思着。「你知道嗎？」她說，「這件事不大有道理，雷虎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武功我們都已聽過的。剛才那幾個傢伙不會是他的敵手，他們怎可能把他殺掉了呢？」

「對呀，」雷志聰說，「我可以肯定，再多四個來也不是爺爺的對手！」

「那麼，」胡雯說，「他們人數一定是很多的了！殺雷虎的不是這個！」

「這裏——還有誰住着？」金菊問道。

「媽媽，」雷志聰說，「我和媽媽住在這裏，是王伯伯把這間別墅借給我們住的！媽媽到城裏去了。」

「我看我們還是先報警察，一面等着你媽媽回來吧，」胡雯說。

可是，那隻電話已經給打碎了，他們不能打電話報警。金菊顯得很焦急。她們固然可以把雷志聰帶到市區去，但是，她又担心那隻鋼手人會再來，如果他們來的時候他們走了，而雷志聰的媽媽又剛好回來，那麼她就麻煩了。所以，金菊最後還是決定到在那裏等下去了。

義護遺孤　千里追兇

他們在屋裏等着，一面不免心驚胆戰的。

雷志聰找來了一隻收音機，扭開了。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收音機裏又傳來了一個使人胆戰心驚的消息。

新聞報告說，在城裏，一個婦人在一家公司購物之後出來，在停車中忽然受到了二個神秘人物的襲擊。那是二個全身黑衣的幪面人，出手狠辣，每人的手掌在背上戳了一下，這個婦人就被洞穿背部而慘死了。

警方憑婦人手袋中的證件已經辨認出了這個婦人乃是一位雷夫人，也就是最近在另一座城市裏給同樣地殺掉了的雷虎的媳婦。

雷志聰目定口呆，手中那隻收音機也跌在地上了。跟着，他就掩面哭了起來。很明顯地，他的母親已經死掉了，也是給那些鋼手人殺死的。胡雯和金菊也面面相覷。胡雯咬牙切齒着：「媽的，他們真惡毒，他們要把孩子全家都殺掉呢！」

金、胡在那裏來回步行着，眉頭緊皺着，沉思起來。

換了別人，尤其是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可能馬上就要逃走，而且逃得愈快愈遠就愈好了。金菊和胡雯這二個女郎却不是如此。

這是兩個很特別的女郎，她們的頭腦和身手，都比大多數的男人要高强得多，而她們也並沒有白費這頭腦和身手。她們的「職業」，就是專門鋤强扶弱，好打不平，專門管閒事。現在就碰到了一件正對胃口的事情，豈肯置之不理？

不錯，雷志聰的運氣的確是很好的，碰到了這二位行俠仗義的女郎。她們是可以保護他的。

終於，金菊轉了過來，撫着他的頭髮，和祥地說：「志聰，你得先明白一件事，你現在已經剩下一個人了，你已經沒有親人！」

雷志聰孤獨而可憐地哭了起來。他的確是很可憐的，這樣小的一個孩子，現在已經剩下孑然一身了。

胡雯說：「那我們現在怎麼呢？那幫可惡的傢伙，他們是要趕盡殺絕的，也許，我們應該把他交給警方！」

「不，」雷志聰咬牙忍住了哭，堅決地搖着頭，「我要跟着你們，我要報仇！」

「把他交給警方也不是不好，」金菊說，「但警方又能够怎樣處置呢？他們可不能永遠保護他的，就是保護，也祗是把他關起來，這不過是和坐牢一樣吧了！」

「是的！」胡雯說，「那幫人是可以等的，警方保護他一個時期之後，沒有甚麼發生，就會把他交給他的遠親之類，那時，他們就可以下手了。」

「我們帶他走吧。」金菊說。

「我不走！」雷志聰說，「我要報仇！」

「用不着去找他們的！」金菊說，「他們自然會找我們。他們知道是我們兩個人救了你，當你失蹤了之後，他們自然就知道是我們把你帶走了！他們會來找我們的！」

「讓他們找來最好了！」胡雯磨拳擦掌起來。

「當他們再來時，」金菊說，「我們會把他捉下來，查清楚他們究竟是哪一路人馬，把他們一網打盡，這是一個解決的辦法，比拖下去要好得多了！」

「那麼，」胡雯說，「我們快走吧！」

金菊凝視着雷志聰：「你願意跟我們走的吧？」

實在，雷志聰是沒有選擇的，他總不能够自己一個人留下來，亦不能一個人到處跑。不過，她總是要徵求他的意見。

雷志聰點着頭：「我跟你們走吧！」

「但是，」金菊認眞地說，「你得答應我們一件事，那就是，你要聽我們的話，不能自作主張亂來！」

雷志聰點點頭：「我聽你們的話好了！」

他們離開了屋子，放棄了那幾個死人，讓警方來料理那些後事了。他們上了二個女俠開來的車子。

雷志聰的確是個幸運兒，如果不是剛好碰着她們到此地來渡假遊玩，他的命運也不知道會如何了。

車子駛離了屋子，到了路上。雷志聰問：「現在，我們到哪裏去呢？」

「先找一個地方住下來，」金菊說，「然後，我再和警方聯絡一下！」

「但是你說——」

「我祗是說不能就這樣把你交給警方，」金菊說，「我並沒有說不能讓警方知道。我認識警局裏一些重要的人物，我得和他們聯絡一下，讓他們也贊成我們這個辦法，和我們合作。如果警方不知道，我們也會隨時給抓起來的，那不是更糟了嗎？」

「原來你也認識警方的人！」雷志聰道。

「唔唔，」胡雯說，「她的男朋友還是當警探的呢！」

金菊的臉有點紅了。「別聽她胡說，」她忙申辯道，「那祗是一位普通朋友！」

「是呀！」金菊諷刺地，「是她的普通朋友，不是我的普通朋友！」

雷志聰却沒有笑。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實在笑不出來。

她們的車子向城裏駛去，大約行駛了半個小時，還是在荒野之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地方，而那間發生慘案的屋子，距離城中，是很遠的。

經過一個小路口時，他們看見有一部黑色的汽車在路口停着。當他們經過了之後，黑汽車就從那路口轉了出來。

就跟在他們的後面。

胡雯和金菊都注意到了，而即使雷志聰，也一樣注意到了。三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

「試一試他們吧！」胡雯說。

開車的金菊，立即故把車速意加快，把車子的速度開到非常之高。但那部黑色汽車仍然緊跟在後面，兩車之間的距離並沒有增加。如此看來，那部黑色汽車，果然是正在跟蹤他們的了。

金菊忽然又把車子慢了下來，那部黑色汽車也同樣地在後面慢了下來，還是保持着同樣的距離。

現在是可以肯定了。金菊說：「我們是受到了跟蹤，但是並不是受到追趕，他們祇是在跟着我們，而不是想追上我們！」

「他們不追上我們，我們轉過去追上他們好了！」胡雯氣憤憤地。

「不用追！」金菊微笑搖頭，「等他們自己過來就行了！」

她把車子一轉，轉進了一座樹林之中。那却是一座椰林，中間有很多空位，可以讓車子通過的。

「下車吧！」金菊說。

他們下了車，金菊又解釋着她的計劃：「我們轉進了這裏來，他們一定也會跟進來，如果他們跟進來時看見我們已經失蹤了，他們就一定會走到車子的旁邊來的！」

「我們失蹤了？」胡雯奇異地問，「我們怎會失蹤了的？」

「我們躲了起來，不就是失蹤了嗎？」金菊微笑着，「來，來！」她招着手，他們大家一起鑽進了樹林的深處，在一叢小樹林的裏面躲了起來。他們從小樹林裏面望出來，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林中的各處，但從外面望進去，却是不容易看見他們了。

他們就在那裏等着。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聽見汽車聲來了。跟着，那部車子就出現在他們的視綫之中。

胡雯不禁詫異地低聲叫了起來：「怎麼不是那部車子呀！」

因爲，剛才跟蹤他們的明明是那部黑色的車子，現在來的却是一部棗紅色的車子了。不過，從車上下來的，則顯然正是他們要等的人了。

四個兇神惡煞的大漢，都是戴着黑色的手套的。

他們看見了二個女郎的車子停下來，就在旁邊停了下來，四個人蜂湧地跳下車，衝到旁邊去，却發覺車子是空着的。

「他們逃走了！」其中一人咒罵着，一面撫着右手。顯然右手就是一隻鋼手。

「沒有車子，他們逃不遠的，」另一人說，「我們找！分散！」

於是四個人迅速分散，向四個方向找尋。

有一個人就是直向胡雯金菊及志聰走過來。胡雯咬牙切齒地說：「讓我替他拆下一條手臂來吧！」

金菊也贊成這一步行動，不過，她對雷志聰說道：「你躲在這裏，千萬不要出來，知道嗎？」

雷志聰點點頭，不過却是顯得有點不願意了。他是一個好動的人，他實在不想失去這個活動的機會。

二個女郎忽然一躍，就向左右兩邊跑了出去。

那正在過來的人不禁一驚，他躊躇起來，一時不能決定該向左邊去追胡雯好，抑或是向右邊去追金菊好。

接着他決定了還是去追胡雯好些，於是他就向右邊追了去，同時還叫喊着，向他其他的同伴們招呼。

那三個人也馬上折了回來，向金菊兜截。

二個女郎十分敏捷地在林中逃走着，使他們追起來就像追一隻兔子那麼困難。

她們兩個人當然不是因爲恐懼而逃，祇是爲了要把那幾個鋼手人引開吧，使他們遠離雷志聰吧了。

她們的調虎離山之計也是成功的。在那幾個人而言，他們也是知道，必須先解決這二個身手不凡的女郎，才能够對付雷志聰。

胡雯和金菊把他們引到了林中的另一部份之後，就停了下來，和他們交手。

這四個人果然也是各有一隻鋼手的。但他們不是剛才那幾個，其中亦沒有打死了雷虎那一個。打死雷虎的那一個，自己是早已聲明他那隻鋼手是一隻假手，而這四個人的假手，則祇不過是套在手上的鋼手套而已。

而且，這四個人的武功，也未到可以把雷虎打死的程度。雖然，他們却又比前幾個高了一點。

二個女俠以一敵二，打了下來，一時却也是高下難分的。那四個鋼手人除了在人數上佔了便宜之外，手上的鋼套，也是一樣佔了便宜的。那隻鋼手套，就等於是在手上加上了一件武器。以二對一，而且，又是有武器對沒有武器。

拍拉！一棵粗如兒臂的小樹給一隻鋼手臂打斷了，小樹倒下來，壓向胡雯的身上，胡雯連忙托住了。

她的二個對手乘機進攻。

但是這棵斷了下來的小樹，却給了胡雯作爲武器。她把這棵小樹緊緊地執住了，猛的一下橫掃，掃回她的二個對手。

第一人閃過了，第二個人却被枝葉掃中了面部，大叫着掩着眼睛，連忙退後。胡雯得意笑着向他衝過去。

另一人再縱前制止，胡雯把小樹向他一拋，那人不由自主地接住了，胡雯已到達了第一人的前面。

那人拿着小樹，也要學着胡雯的方法，要用小樹向胡雯掃過去，可是眼光却不够準確，還沒有掃到胡雯就已經掃中了其中一棵小樹的樹身。

「托」的一聲，小樹彈了回頭，使這拿樹的人也差點跌倒了。

那邊胡雯已經跳到了另一人的面前去，趁那人還不曾恢復過來之前，一陣凌厲的拳脚猛擊過去。一陣砰砰蓬蓬的聲音，那人就像一隻皮球似的給打得撞來撞去，後來又飛了起來，跌在地上。

另外一個，這時才能丟下了那棵小樹，又衝了過來，鋼手向胡雯的背上一戳過去。胡雯身子一側，腿子一記橫掃，把那人的手撞開了，另一條腿子又連環地飛了起來，踢向那人的面部。那人被迫得退了兩步，在地上的一個正要爬起身，胡雯的一隻後脚，倏的又撐過去，撐中這人的下頷，這人便又坐了下來。

第一人再度向胡雯進攻，把她纏着，以便這個同伴能够爬起身，可是胡雯却不讓他。每當他爬起來了一半，胡雯便又踢出一脚，使他坐了下來。

在金菊那邊，她也是開始佔了優勢的。那二個鋼手人的武功在她的一流身手的前面，到底是遜色得多了，雖然兩個夾攻一人，他們還是中了幾拳和好幾脚。這使他們的動作也遲滯了起來，更感到不容易招架了。

看來，她們是已經控制了大局，快要可以把對方擒住了。

「哈哈，」胡雯冷冷地笑着，「你們還是快點跪下來投降，以免少吃點苦頭吧！」她對她的其中一個對手這樣說着，却飛快地轉過身來，撲向另一個對手。就是那個一直爬不起身的。這一剛剛爬得起來，鼻子上便又中了一脚，尖叫着滾開，已經鼻血迸流了。

另外一個咬牙切齒地向胡雯的背上揷過來一拳，胡雯的手臂就像一條蛇一樣，非常油滑地一搭搭在這人的手臂上，發力一勾，那人便打了一個轉，跌了開去。而剛才同一時間，金菊的一個對手的胸部也中了金菊一拳，踉蹌地退後，兩個人剛好背對着背碰在一起，一時震得牙齒也軟了，幾乎站也站不穩。

「解決他們！」胡雯喝道。

就在這個時候，她們聽到遠遠傳來一聲尖叫，而這一聲尖叫在半途定住了，就像叫的人叫了一半，就給人掩住咀也似的。二個女俠頸背上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

「孩子！」金菊說。她們都聽出了，那正是雷志聰的叫聲。

她們馬上轉身，要向孩子躲藏的地方跑回去，那三個剩下來的鋼手人却不肯放她們，還要繼續纏鬥，二個女俠一急起來，就痛下殺手了。

蓬蓬蓬！三個人的身上都各中了一拳，有一個肋骨也斷掉了兩根，另一個的肩部則差不多脫了較，第三個則是腹部中拳，體內的空氣都給迫了出去，一時就祇能彎下了腰，在那裏喘息。

胡雯和金菊一縱就縱了開去，發足衝向孩子的叫聲來自的方向。那四個鋼手人已經沒有力氣爬起身來追趕她們了。

她們雖然跑得很快，却還是遲了一點。趕到孩子所在的樹叢的時候，孩子已經不在那裏了，遠遠傳來掙扎的聲音，接着孩子又叫了半聲。

「那邊！」胡雯伸手一指，又向孩子的叫聲來自的方向追過去。

她們好像兩支火箭似的衝過密林，樹枝樹葉鞭在臉上也顧不得了。到達樹林邊緣時，她們就聽見一部汽車的馬達發動的聲音。衝出樹林，她們就看見了那部黑色的汽車正在開動。雷志聰已給一個大漢捉住，在車子的後座。

「你快去拿車子！」胡雯急叫道，「我去追！」

她好像一隻小鹿一樣，一躍一躍着追過去，而金菊則連忙回轉頭去拿她們的車子。

那部黑色的車子雖然開動了，但在最初的幾秒鐘內是發揮不出最高速度的，而胡雯簡直跑得比世運女選手更快，一幌眼間竟然追上了，就伸手去拉車門的柄。

「姐姐！姐姐！」雷志聰在車中叫着。

捉住雷志聰那人大爲恐怖，連忙把車窻旁那隻鎖掣按了下去，把車門鎖住了。胡雯雖然拉住了門柄，却無法把車門拉開。跟着，開車的人又一踏油門，使車子加速。

胡雯落後一點。但她仍然不肯放棄，一躍躍前去，站上了車尾的擋條上，就伏到了車尾上。

隔着車子的後窻玻璃，她可以看到雷志聰在車中，以及車中有兩個人，一個負責開車，另一個是負責把孩子提着。她不知道這是不是鋼手人的調虎離山之計，但這兩個人的手上，是並沒有套着鋼套的。

「停車！」胡雯恫嚇地喝着，「不然……不然……」她却說不出不然的話她就會怎樣。而開車的人，自然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聽命的。而且，他還開始把車子左右擺動起來，希望把胡雯甩脫。

站在車尾上，胡雯是完全沒有可以持扶的地方，所以是相當狼狽的。她祇好緊緊貼在那裏。

車後那個人回頭望着她，兩個人的臉相隔不到兩呎。

胡雯碰不到他，他也碰不到胡雯。

他們就是這樣僵持着，而一幌眼間，他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了。

接着，那人看見金菊的車子也出現在後面了，他的眼睛不由得恐懼地一睜。他對前頭開車的那人叫道：「快點，開快點！」

那部車子不再擺脫胡雯了，祇是加速繼續前進。金菊的車子却緊緊跟着，不能被擺脫。因爲金菊有着高超的駕駛術，而且她所駕駛的那一部車並不是一部劣等的車子。

她愈追愈近了，近到差不多可以和胡雯交談了。但是似乎沒有甚麼辦法能够把對方的車子截停。而且，如果截停對方的車子，這是會危及胡雯的安全的。

當那個鋼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車子後面的金菊的車子時，雷志聰也乘時發難，忽然在捉住他那人的手臂上咬了一口，那人「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大爲狼狽，雷志聰就連忙迅速地推開車門，要逃出去，那人抓住了他的雙脚。雷志聰上身已經出去了，下身却給那人抓住，他不得不緊抓着車門，而車門已經蕩開了。他就這樣像一條橋似的掛在後座與車門之間。

車子後面的胡雯不禁嚇得冒了一額冷汗。她大聲叫了起來：「不要，志聰，不要這樣，快回到裏面去！會跌死的！」

那個捉住雷志聰的人也不耐煩地罵道：「媽的，孩子，你就是要找死，也不應該這樣死法的！」

雷志聰似乎也決定接受他們的忠告了，於是他一手交一手地扶着車門，慢慢把上身爬回車中。那人大力把車門關上了，恨恨地咬着牙瞪着他。

「媽的，孩子，」他罵道，「你再這樣做，我是眞要把你殺掉了！」

而另一方面，金菊也正在担心着胡雯的安全。她把車子開到很接近胡雯的地方，叫道：「胡雯，過來吧！」

胡雯固執地搖着頭。

「你在那裏也沒有用，」金菊叫道，「你不能碰着他們，我又怕傷着你，不敢兜截，你回來，我更可以放心採取行動了，反正他們也是逃不脫的，他們的車子不够我的車子快！」

金菊這一番話，倒是說得合情合理，胡雯一想也有道理，祇好點頭答應。二個女俠是合作已慣的，現在也合作得很好。金菊把車子再駛前一點，直至車頭差不多觸到了對方的車尾了，胡雯回轉身來，輕輕地一躍，便躍到了金菊的車頭上。

她連忙移側一點，以免遮住金菊的視綫，因此金菊便用不着把速度減低了。很迅速地，胡雯從車頭爬上車頂，金菊則用一隻手把獻，另一隻手伸了出來，把另一邊的車門打開了，胡雯已可以從這另一邊車門爬進了車中。

在金菊身邊的座位上再坐了下來，胡雯舒了一口氣。「現在，快追上他們！」她咬牙切齒地說，「我要把他們碎屍萬段！」

當然，用不着她提議，金菊也會這樣做了。她把油門踏盡，車子更快地衝前，要從對方的車子的側面過去。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對方的車子，速度雖然的確不及他們，可是對方却不讓她過頭。當她的車子企圖從右邊過頭，對方就也把車子一擺，向右邊擺過去，堵住她們的去路。

胡雯又咒罵起來。這個性急的女郎，恨不得馬上就把對方捉到手，把他們剝皮拆骨了。

「快點！」她在旁邊呼叫着打氣，「快點！你辦不到，讓我來好了！」

金菊沒好氣瞅她一眼：「你的駕駛術也不見得會比我好吧？起碼我開車的經驗多過你好幾年！」

兩部車子就這樣在公路上互相追逐着，金菊雖然有着高超的駕駛術，但是由於環境所限，也一直無法過頭。後來，迎面有另一部車來了。

這也是金菊所等待着的機會。

前頭那部車閃向路的左邊，金菊則快速地靠到了右邊去。

前頭那部車子的駕車人簡直嚇得魂飛魄散，也不知道該轉向哪一邊好。不過，這祗是瞬息之間的事情，他還沒有機會決定什麼，那兩部車子已經一閃就從他的兩邊經過了。他這才把軚盤一扭向左，車子在路面上打了一個轉，差點衝出了路邊。他連忙煞停了，恨恨地咒罵着。不過對方的車子早已走得很遠，沒有人留下來聽他罵了。

這一遭遇，就使金菊得到了她所要找尋的機會。由於有一部車子在中間一隔，對方的車子就不能夠再堵在她的前頭，於是她也可以越過了。對方已經來不及攔到她的前頭。兩部車子已經在公路上比肩而行，而且，她的車頭還超出了一點。在競賽速度的時候，就是她佔了優勢了。

對方眼看不能阻在她的前頭，就把心一橫，一扭軚盤，車身向她擺過去。轟！兩部車子都擺了一擺，看來快要衝出路邊了。雙方都連忙把軚盤抓緊，穩定着車身。

這一撞，佔便宜的還是金菊。由於她的車子性能較佳，也較容易恢復。她一踏油門，車子就好像箭一般，向前直射，越過了對方的車子。

「哈哈，好極了！」胡雯拍起掌來。

這一次，就是輪到金菊攔截對方的車子了。這與對方剛才攔截的情形有點不同了。對方祗是不讓她過頭，而她現在却是要使對方停下來。這是容易得多了。向左邊攔了一次，再向右邊攔了一次，對方的車子便給逼出了路邊。

這樣，對方就不能不煞車了，不然，在那崎嶇的路面上，車子是可能會翻轉過來的。金菊把車子在它的前面一橫，於是大局已定，大家都停下來了。

金菊和胡雯推開車門跳了下來，對方那兩個人也推開車門跳了下來。胡雯磨拳擦掌，吐出了一連串骯髒的咒罵。這使那兩個男人也聽得有點尷尬了。

胡雯從鄉下出城市來並不太久，而她的鄉下是以粗話著名的，在鄉下的習慣一時還改不掉，一生氣，粗話就罵出來了。

那兩個人當然也懶得和胡雯相罵了。他們祗是用行動回答。以一對一，四個人打將起來了。

這一個人的身手不算壞，不過，和二個女郎比較起來還是差了一大段。差不多一交手之下，就分出了高下了。而且，她們還有雷志聽幫助。

雷志聽並不坐視他們打鬥。當他們交着手時，雷志聽就悄悄地爬了下車。他們四個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大人身上，都不去注意孩子，所以雷志聽擲過來一塊石頭時，他們也不及防備了。卜！這塊石頭擊中了那個捉住他的人的後腦。那人給石頭擊得眼前發青，動作也慢了下來。蓬！金菊一脚踢中了他的肩，他打着轉跌了出去，抱住了一棵樹，才能勉強穩住身形。

雷志聽拍掌哈哈大笑。這一次，輪到那人罵起粗話來了。「媽的，孩子，你想死嗎？難道你不想我們救你？」

剛剛跳到他面前來的胡雯聽了這話，不禁窒了一窒。她問：「你在說什麼？」

那人却不打算回答她，祗是一揮拳，又向金菊臉上擊了過來。金菊畧一低頭，讓這隻拳頭從她肩上擦過了，同時挺直了手掌，向這人的腋下揷了一記。那人痛得一縮，這隻拳頭也不由自主垂了下來，胡雯就馬上把他這隻拳頭捉住了。

而且，金菊是用兩隻手把這隻拳頭捉住的。金菊發力一扭，便把這隻拳頭扭到了後面去，一提起，那人的手便給扭到了背後去，鎖住了。

金菊還再發力一提，那人的肩部關節快要斷掉了似的，痛苦地叫了起來，整個人身子發軟。金菊趁他身子發軟之際，就把他的另一條手臂也捉了過來，一併扭到背後，鎖住了。那人這一來就動彈不得了。

他的那個同伴聽到他的叫聲，不由得窒了一窒，胡雯就覷了一個空，一脚踢上去，中了那人的胯下。

那人痛得全身縮成一球。胡雯又一躍而前，也把他的雙手扭到了背後去，於是兩個人都被制服了。

「好！好！」孩子在旁邊拍掌喝采起來。

「現在，我有滋味給你嚐了，」胡雯叫着，在他的腰背上踢了一脚。這一次是痛在背後了，照原理而言，這是使他要把身子向後面抝了，但是前面餘痛猶在，又不能夠向後抝，這就令到他進退兩難了。他哀鳴起來。

「不要，」金菊叫道，「不要動手！」

胡雯詫異地看着她：「怎麼了？這種人不打怎麼行？」

金菊把她捉住的那一個也推了過來，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然後她對她捉住的那一個說：「你剛才說什麼，再說一次吧！」

「我……我說什麼？」那人問。

「你剛才說你是來救孩子的，」金菊說，「這話怎麼說？」

「我們是來救他的，」那人嘆了一口氣，「不過現在救不成，也沒有辦法了！」

「你們可以把我們殺掉，」另一個說，「但是你們也逃不了的，我警告你們。如果你們碰這個孩子，你們就難逃一死了！」

「我們……我們碰孩子？」胡雯憤怒地說，「你以然我們是和你一樣嗎？」

「先放了他，」金菊說，「我們坐下來，詳細地談談吧！」

「你在開玩笑，」胡雯說，「這樣辛苦才把他們捉住了，又要再捉一次嗎？」

「你們不會再抵抗嗎？」金菊問。

那兩個人不禁詫異地看着她：「怎麼了？你們究竟還想怎樣？」

金菊放了手，那人果然沒有再動手抵抗，也許是自知抵抗不來了。而胡雯看見這樣，也把她手上的那個俘虜放掉了。

「現在，」金菊又誠懇地說，「告訴我們，為什麼你們要把孩子捉起來？要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是把孩子帶到安全的地方去！」那人說。

「別放屁了！」胡雯吼道，「剛剛在林中你們還想把孩子殺掉，現在又說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也許你們所說的這個安全的地方就是天堂吧？」

「我們沒有——」那人惶惑地說，「要殺孩子的是那鋼手帮，不是我們呀！」

「你們不是一路的？」金菊問。

「當然不是，」那人說，「你們要殺孩子，我們是要救孩子！」

「你們為什麼要救孩子？」金菊問。

「我們是龍萬三的手下，」那人說，「你們大概也聽過龍大哥的名字吧？」

「什麼龍大哥龍小弟？」胡雯不屑地說，「誰聽過他？」

「這樣响的名字也沒有聽過？」那人說。

「我的屁也放得很响，」胡雯說，「你有沒有聽過呢？」

那人怒得滿面通紅地跳了起身，胡雯求之不得地連忙擺好姿勢準備迎敵。金菊連忙喝止：「不要動手！不要，胡雯，別魯莽！」

那人恨恨地瞪着胡雯：「你們可以侮辱我們，但是，可不能侮辱龍大哥的名字！」

金菊瞪了胡雯一眼：「你從鄉下出來不久，你知道的事情不多，龍萬三的名字，的確是很响的。」

「是嗎？」胡雯冷聲說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金菊却暫時不去回答她的問題，而轉問那人道：「你說你是龍萬三的手下，你可以證明嗎？」

那人點點頭，立即把胸前的衣服拉開。他的同伴也同樣做了。原來他們的頸間都掛了一條鍊子，鍊子上垂着一隻紫檀木雕成的牌子，大約有人的手掌般大，牌上刻上了龍頭形的花紋。

「唔。」金菊點頭。

「龍萬三究竟是什麼人？」胡雯不耐煩地問。

「龍萬三是一個……」金菊聳聳肩，「……一個江湖上的老前輩，龍家是很出名的武術界，以前，在還沒有槍械的時代，龍家鏢局已經是威震江湖的……」

「你在讀武俠小說嗎？」胡雯說。

「那的確是武俠小說的時代，」金菊說，「不過，龍萬三一向是忠義的人，他不會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的，雖然，他那一個組織，也並不是合法的組織！」

「這兩個傢伙，」胡雯還是不服氣地，「你怎知道他們不是冒充的，這祗是兩個木牌，我們去弄十個也不困難！」

那人笑了起來，說道：「小姐，冒充什麼，也不要冒充龍萬三的手下，這是自殺的最好方法！」

「我就不相信——」

金菊揮揮手又制止胡雯說下去：「這是眞的，胡雯，沒有人笨到冒充龍萬三的人，而且，我相信他們也不會是那些鋼手人同一路。那些鋼手人一下手就要把孩子殺掉，但是他們並沒有下毒手，他們祗是要把孩子捉回去。」

「這個——」胡雯搔着後腦，覺得金菊的話倒是很有道理的。

「龍萬三嗎？」雷志聽在旁邊也忽然揷咀，「公公對我提起過他的，龍萬三和公公是朋友！」

「唔，」金菊點點頭，「現在，你們再告訴我，你們為什麼要把孩子捉回去？」

「這是龍大哥的主意。」那人說。

「我問你為什麼？」金菊說。

「龍大哥和雷師傅有很深的交情，」那人說，「我們就是來保護孩子的。他覺得他對雷師傅的後人應該有這個義務。我們查出孩子是到了這裏，但是又查不出他是在哪裏，當我們終於查出的時候，我們發覺你們正在把孩子帶走，我們就一直暗暗跟踪着，覷一個機會把孩子搶過來！」

「你們把孩子捉回去幹什麼？」胡雯問。

「他們要斬草除根，而孩子已經變成孤兒了，」那人說，「龍大哥的看法就是，如果他收留了孩子，那麼看他的面上，就沒有人敢再碰孩子了！」

胡雯和金菊面面相覷。

「你們現在已經看到了龍頭牌，」那人說，「希望你們也給龍大哥一點面子。不論什麼人給你們多少錢來捉孩子，龍大哥一樣可以照數給你們的！」

「誰說我們是來捉孩子的？」胡雯又擺起拳頭來，「我們是來救他的，你看不見嗎？」

「你們不是捉住他的嗎？」

胡雯又吐出了一連串使那人聽得不好意思的咒罵，然後說：「豈有此理，我們本來可以捉住那幾個鋼手的傢伙的，現在都給你們破壞了！」

「你們也是來救孩子的？」那人懷疑地看着她們。

「是的，」雷志聽指證，「在那塔上的時候，如果不是這兩位姐姐救了我，我已經死掉了！」

那兩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又看看那二個女郎，一直發言那人聳聳肩：「那眞對不起了，我們想不出有什麼人會有理由帮助孩子。」

「帮助人一定有理由嗎？」胡雯叫道，「應該帮的就要帮！」

「現在，我們既然已經解釋了誤會，」那人說，「你就讓我們把孩子帶走吧，看龍頭牌的份上。我現在相信你是善意的了。」

「不行！」胡雯暴跳如雷地，「誰要你們相信？我們還沒有相信你們呢！」

金菊皺着眉頭，考慮着。

後來，她終於開口道：「這樣吧，我和你們一起回去見你們的龍大哥，讓我們跟他談談吧。」

「這個——」那人面有難色了，「這個我也不能夠作主的，龍大哥沒有吩咐過我們這樣做。」

「誰要你們作主，」胡雯怒道，「你現在是我們的俘虜，我們要你們幹什麼，你們就得幹什麼！」

「別胡說吧，胡雯，」金菊叱責她，跟着又轉向那人，「怎麼樣？」

那人聳聳肩：「既然你一定要，我也沒有辦法了。不過，龍大哥不在這裏，他是正在來這裏，不過不知道還有沒有來到。」

「現在是誰在做主呢？」金菊問。

「龍公子，就是龍大哥的兒子。他已經來了，他就是為了這件事而來的，他現在正在乃農的別墅。」

「誰是乃農？」胡雯問。

「乃農，是泰國人，」那人回答道，「這裏是他的地盤，我們在這裏辦事，總要通過他的。」

「那麼我們到乃農的別墅去好了！」

於是他們乘原車出發，那兩個人的車子在前頭領路，金菊和胡雯的車子跟在後面，這一回不是在追逐了，他們從容不逼地開着車，而這一次，孩子則是已經坐到二個女郎的車子上來了。

車子一面行走，胡雯一面頻頻地回頭望後面，而且喃喃着說：「我希望那幾個鋼手的傢伙再追來，如果他們再來，這一次，我們是必然可以把他們擒下來了！」

可惜事情並不如她所願，那帮鋼手人並沒有再出現了，她們一路平安無事地到達了乃農別墅。

原來，龍萬三本人也已經來到了。

乃農的別墅是在山上的，守衛得很嚴密，路口已經有幾個打手在截守着了。那兩個人的車子要通過是沒有麻煩的，但金菊和胡雯則比較麻煩一點了。他們要用他們車子上的無綫電話問過山上。胡雯差點又要下車來和他們相打了，還好金菊又把她拉住了。

好在龍萬三本人已經來了。龍萬三聽到了他們的解釋之後，他就很大方地同意了。

「請他們上來！」他說，「我很歡迎。」

他們於是一起上去，進入了別墅。龍萬三和乃農已經那座豪華而寬大的廳子裏等着他們了。

很意外，乃農原來是一個身裁矮小而黧黑的小個子，如果未聞他的名而祇看他的人，眞難以相信，他在此地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這裏的黑社會，也要畏他七分的。

由於這並不是直接與他有關的事，所以乃農經過介紹之後，畧爲寒喧了一番之後，便很有風度地進去了，把他們留下來，讓他們自己來談這件事。

龍萬三是一個很老的人，現在已經七十歲以上了，滿頭的頭髮以及把長鬚已經全部成爲銀白色，但是臉色仍然很紅潤，精神健鑠，身上穿着長袍，顯得神采飄逸的。他對二個女郎微笑。「兩位小姑娘，我是久已聽到兩位的名字了的，我很高興這個世界上有像你們二位如此俠義心腸的人！」

金菊顯得有點難爲情，胡雯却很高興。胡雯這個人一向是受捧的。

金菊謙遜地說：「過獎了，龍老前輩在你面前，我們是微不足道的。」

「我很多謝你們救了這個孩子，」龍萬三說，「如果不是你們，恐怕我們要救，是已經來不及了。」

金菊聳聳肩：「這可以說，天佑好人，剛剛在他們下毒手的時候，我們就在那裏！」

「現在！」龍萬三說，「你們也可以放心了吧？把孩子交給我，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你——你會把那幫可惡的鋼手人解決嗎？」胡雯問。

「我不會去管他們的，」龍萬三說，「總之，孩子在我的手裏，他們就不敢來碰！」

「算什麼英雄好漢？」胡雯叫道，「你怕他們嗎？」

龍萬三嚴肅地瞪了她一眼。金菊也連忙一扯她的衣袖，一面說：「對不起，龍大哥，我這位姐妹就是這樣口不擇言的，不過她實在也祇是一番善意！這幫惡人，的確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我也覺得，就這樣放過他們，是太便宜他們了！」

龍萬三慈祥地微笑着：「我很明白你們的心情，小姑娘，當我和你們一樣年紀的時候，我也是和你們一樣想法的。但是現在，我的處境不同了。我是一幫之主，我們本着河水不犯井水的宗旨，才能夠相安無事，我不能夠平空起風浪的。我把孩子救回來，這很有道理，沒有人能怪我，我和他的公公雷虎曾經同生死，共患難，我有責任提携他的後人。孩子是無辜的，不論有什麼怨仇，也不應該向孩子身上來報。但向雷虎身上報，我就管不了了，一人做事一人當，他自己結下的怨仇，他自己去担，他担不起，那也沒有辦法。他並沒有邀過我去幫他，所以也不幫他了。我更不能幫他復仇。冤冤相報，不知何時才了。這樣說，好像心腸很硬，但這是我們的規矩，沒有辦法的。」

「你是說，你就打算這樣作了？」胡雯不服氣地道，「就這樣讓雷虎冤沉海底？」

「如果你是我，」龍萬三毫不動氣地說，「你會怎樣做呢？」

「我要去把他們抓下來！」胡雯道，「你們的做法是不對的，不對的，我們就要管！」

龍萬三微笑點着頭：「對得很，這個世界是需要這種正義感的年輕人的，我們都已經太老了，也在江湖上混得太久了，已經沒有了這一份忠肝義胆！」他自嘲地嘆了一口氣。

胡雯瞪着他：「應該幹的事就要幹，沒有年紀的分別的！」

「但是，再讓我講講我的立場吧，」龍萬三說，「鐵手幫這樣對雷虎尋仇，他們一定有一個很重大的理由，他們之間究竟誰是誰非，我們是局外人，不能夠判斷，所以，我們也無從管起了。也許實在是雷虎不對呢？」

「公公從來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的！」雷志聽憤怒地叫道。

「孩子，你年紀還輕，不懂得這許多的，」龍萬三慈祥地說，「這完全是觀點問題，如果這個殺死你公公的人也有像你這樣一個孫兒，這個孫兒也一樣會說，他的公公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他是一個好人。那麼，究竟是誰對呢？」

「你是在說，雷虎做過什麼對不起人家的事情了？」胡雯也和孩子一樣憤怒地道。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龍萬三道，「我祇是能夠肯定，鐵手幫這樣對付一個孩子是不對的，所以我就出頭。」

「我很明你的意思，」金菊說，「你果然是一位賢明的領袖，你的話是很符合人情世故的。不過，我們的觀點却是這樣，我們認爲，現在這個世界，是一個文明的世界，不論什麼糾紛，都不能夠單憑殺人去解決的。有人這樣做，我們就要去制止。」

「這是你們的觀點，」龍萬三一攤兩手，「我也覺得這是很合理的觀點，而我也並不打算勸止你們。你們要幹，你們就去幹好了！」

「我的意思是，」金菊說，「也許你可以幫一幫我們。以你在江湖上的地位，以你和雷虎的交情，在這件事情上，你一定知道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鐵手幫究竟是什麼人，會這樣出手毒辣呢？」

龍萬三嚴肅而愼重地皺着眉頭，考慮了一會，終於搖搖頭：「對不起，金姑娘，我不能幫你這個忙，我不想干涉這件事！」

「你是個懦夫，我說你是害怕，」胡雯跳起來指着他叫道，「你已經太老了，你自己知道打不過什麼人，所以你也不敢管閒事了！」

金菊焦急地想要制止她，也制止不住了。

龍萬三的臉沉了下來，不過他的聲音還是和祥的。他說：「胡姑娘，你的性格上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你太躁急了。這往往會惹起不必要的麻煩，而且會替自己引起很大的危險！」

「我代替我的妹妹道歉，」金菊忙說。

「我不會收回我的話的！」胡雯却還是十分強硬地叫着，堅持她的指責。

「我雖然是一個老人，」龍萬三雙目如炬地看着胡雯，「但是，我也不高興人家批評我的勇氣的。這樣吧，胡姑娘，你過來吧。我讓你打我三拳好了！」

「什麼？」胡雯驚愕地。

「打我三拳，」龍萬三說，「隨你打什麼地方都好，總之我答應，我不會還手的！」

這使胡雯愕在那裏了。

「來吧，胡姑娘，」龍萬三和祥地說，「剛才你在諷刺我的勇氣，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證明你的勇氣了，怎麼你又不敢動手？莫不是，你也是虛有其表的？」

胡雯就是最受不得激將法，龍萬三這樣一說她，又使她生氣起來了。她嬌叱一聲，一跳而前，就向龍萬三的腹部一拳擊過去。

金菊震了一震，深怕胡雯會惹出事來，也在心裏埋怨，胡雯這一拳是擊得太重了。然而，胡雯這一拳擊在龍萬三的肚子上，却似乎並沒有造成很大的禍害。甚至連聲音也不響。這樣重的一拳擊下去，是理應發出一聲「蓬」的聲響的。然而却並沒有，祇是發出了輕而無力的「噗」聲，就像胡雯的拳頭是擊中了一隻裝滿了鵝毛的軟枕上。而胡雯的感覺也是一樣的，她也是感覺她擊中了一隻軟枕，沒有反應她這一擊之力。

胡雯退後一步，惶惑地，看着龍萬三。龍萬三格格地笑了起來。「胡雯，」他說，「你太手下留情了，不要緊，打得重一點好了，我的年紀雖然老，但我相信我是受得起的！」

胡雯深吸了一口氣，臉上微微發紅。她移動了一下脚步，又向龍萬三發出一拳，這一次是用盡生平之力了，而且拳頭是向龍萬三的肩部擊去。

這一次，聲音可是很響了，而且响得出乎意料之外。「蓬彭」一聲。胡雯果然擊得重重的了。但是吃虧的却並不是龍萬三，反而是胡雯。龍萬三還是穩穩地坐在那裏，就像祇是有一根羽毛擊中了他，若無其事的，胡雯反而給震得連退了幾步。

胡雯又羞又怒，喝一聲，再度一縱而前，再一拳擊出去，擊中了龍萬三的腹部。效果，是一樣的，就像擊了一團棉絮，沒有發出什麼聲音，而龍萬三亦未曾受到什麼影響。

胡雯發出一聲惡毒的咒罵，又再揮動拳頭要向龍萬三擊過去，但這一次，金菊迅速地把她拉住了。金菊喝道：「好了，胡雯，還動什麼手？你那三拳已經打完了！」

胡雯深吸了一口氣，祇好停手。

龍萬三對她微笑：「怎麼樣，小姑娘，現在，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儒夫了吧！」

胡雯深呼吸起來，很不服氣，不過，又無法否認這個事實。龍萬三祇答應讓她打三拳，現在三拳已經打完了，她也不好意思再動手了。而且，她也知道，再打下去也是沒有用的，龍萬三這個人雖然老，顯然却是老當益壯的，他果然不是一個懦夫。

「現在，」龍萬三站起來說，「我看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他分明是在下逐客令，而兩個女郎都是沒有辦法的，她們也祇好站起來。

「不，」雷志聽哭着叫道，「我不要留在這裏，我要跟兩位姐姐去報仇！」

「你還是留在這裏好些，」金菊嚴肅地說，「你跟着我們，也祇是一種累贅。總之我們是會替你復仇的，你放心在這裏等着好了！」

「你留在這裏吧！」龍萬三也說，「留在這裏，你是安全的！」

兩個女郎和雷志聽握手，還吻了他一下，然後黯然而別，她們又開着她那部小車子離開。這一次是走而不是來，當然不會受到阻攔，她們很順利地就下了山。

胡雯還是咬牙切齒着：「媽的，這個老狐狸，眞不是男人！」

「他是自有他的見地的，」金菊怪責地說，「你這樣魯莽，能夠安然離開，也算是你的福氣了！」

「死老頭子，病老頭子！」胡雯咕噥着。

「不要這樣罵人，」金菊警告她，「亂罵人是沒有好結果的！」

「現在我們怎辦好呢？」車子一面前進着，胡雯一面說，「老頭子不肯幫忙，我們是沒有綫索的！」

金菊聳聳肩，在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好。雖然她也是十分好管閒事，不願意放過這個管閒事的機會的，然而情形看來，却又是不由她不放棄。她們已經沒有什麼綫索可以跟尋下去，而且，雷志聽既已安全地在龍萬三的蔭庇之下，她們也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管下去了。爲雷虎復仇？她們並不認識雷虎，和雷虎也沒有什麼交情。而且，正如龍萬三所說，怎麼知道雷虎不是眞的做了一些對不起鐵手幫的事情，引致鐵手幫現在來復仇呢？如果是這樣，她們硬插手下去，似乎就更顯得不近人情了。

現在，她們兩個人是沒有什麼地方好走的，也就祇好回到她們所住的地方了。她們住的地方就是一間遊客酒店，由於她們是以遊客身份來這裏的。

一進入大堂，馬上就有一個高大英俊而斯文的男人站起來相迎。

「呀！」胡雯說，「看，你那多情的男朋友，千里迢迢到來了！」

金菊的臉上不禁一陣紅，那個男人走上前來，說：「金菊，胡雯，我已經等了你們許久了！」

「丁朗，你怎麼會在這裏的？」金菊奇異地問。

這個名叫丁朗的男人，身份是一個特種的警探，二個女俠是在一次驚險的遭遇中和他結識的。他們一起合作擊破了一個犯罪組織，因此也建立起了友誼。由於丁朗很明顯地是對金菊感興趣得多，所以胡雯就老是說他是金菊的男朋友了。

「孩子呢？」丁朗說，「你們把孩子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二個女郎交換了一個眼色，金菊說：「孩子？什麼孩子？」

「就是雷志聽，」丁朗不耐煩地說，「你們把他帶走了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金菊說。

丁朗嘆了一口氣。「別對我說謊好不好，金菊！有人看見你們在那座什麼塔救了孩子，把他帶走了。我一聽他們的形容就知道是你們，而且我又知道你們是來了這裏遊覽的！」

金菊聳聳肩，沒有做聲，胡雯也不做聲。她是不願意供給丁朗什麼情報的，她對丁朗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也許是由於丁朗對她的興趣較低之故吧。

「現在告訴我，孩子在那裏？」丁朗又說一次。

金菊看着他，道：「爲什麼你要找到那孩子呢？」

「這件案子的案情是愈來愈嚴重了，」丁朗說，「現在整件案子已經交到了我的手上，由我來辦，我要找到這幫兇手！」

「爲什麼會交到你的手上呢？」金菊問。

「你們記得江斯嗎？」丁朗問，「我那個好朋友。」

「江斯？哦，那個老老的好好先生？」金菊問，「常常跟你辦案的那個探員？」

「對了，」丁朗說：「就是他，五個鐘頭之前他已經死了！」

「死了！」金菊和胡雯一時都愕住了，一個印象很深，大家都相熟的人，忽然聽到死掉了，最後一面也沒有機會見，這是一種打擊性的意外。

「一樣死法，」丁朗說，「和雷虎一樣，背上給一種鈍的金屬武器插穿的！」

「那鈍器就是一隻鋼手！」胡雯說，「他們在手上套上一隻鋼的手套做武器！」這樣說着，胡雯忽有所悟地把金菊拉到一邊，附耳對她說：「我現在想起來了，龍萬三那個老頭子，他一定知道得很多！我們也是剛剛才知道那件武器是鋼手，他手下的人和他却已經滿口『鋼手幫鋼手幫』的，這表示他們早已知道殺人的是一個鋼手人！」

「是的！」金菊也點點頭，低聲說：「就可惜他卻不肯告訴我們，如果他肯開口，我們是應該可以多得很多情報的！」

丁朗不耐煩地在旁等着，後來金菊又轉問他：「為什麼呢？為什麼江斯會被殺？」

「我們還沒有查出來，」丁朗說，「他是死在郊外的，這天是他的假期，他一個人划了小艇，到河上去釣魚，有人發現他這樣死在河邊。」

「那你找孩子幹什麼？」金菊問。

「孩子也正是那幫人追殺的目標，」丁朗說，「我得保護他。」

「但剛才你說你的任務是找到兇手，而不是保護孩子呀。」金菊說。

丁朗忽然有點尷尬了。

「唔，」胡雯說，「我現在明白了，你是想把孩子拿在手中，把那隻鋼手人引出來。好一個光明正大，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這——這總算是一個辦法呀！」丁朗吶吶着。

「孩子不在我們的手裏，」金菊說，「現在孩子已經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了，你用不着替他担心！」

「在那裏？」丁朗說，「在我的手裏才算得是安全的呀。」

「比較在你的手上更安全！」金菊說，「他是在龍萬三的手裏！」

「龍萬三？你們怎會和他搭上關係的？」

金菊聳聳肩，把丁朗拉到客堂的沙發去坐下來，然後把這件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丁朗。

丁朗煩惱地搔着後腦，「把孩子交在龍萬三的手，這是不安全的呀！你可知道龍萬三是什麼人？他是——他可以算是黑社會，有幾個地方正在通緝他！」

金菊微笑：「丁朗，在你的立場來說，你當然不肯承認龍萬三是好人，不過我還是認為，孩子交給他是安全的，起碼，他為了自己的聲名起見，也要盡他的能力保護着孩子的！」

「你們眞是胡鬧，」丁朗苦惱地說，「怎麼能夠這樣亂作主張？」

「看你，」胡雯輕蔑地冷笑着，「就是會怪責人！如果等你們來了才作主張，人都已經死了。你們就是這樣的，需要你們的時候不見你們來，等到事情過去了，你們才趕到來麻煩人家了。」

丁朗的臉有點紅。「不過我們也不是永遠遲到的呀！」他說，「這是少數的情形，多數時間我們都是及時趕到，破案立功的！」

「現在談這個也是多餘的，」金菊說，「總之孩子已經在龍萬三的手裏，你要，你去問龍萬三要回吧。附帶告訴你一件事——龍萬三對這件事情的內幕也知道得不少的，你找到他的時候，不妨順便問問他！」

「你在開玩笑，」丁朗苦笑說，「我到什麼地方找龍萬三？再說，他這種人，也不會願意和我這種人見面的！」

「你盡你的能力吧，」金菊說，「現在，我和胡雯要回到房裏去休息了，我們今天已經夠累了！」

「你們……你們就這樣算了？」丁朗吶吶着說，「你們不管這件了。」

「哈，你這人可眞怪了，」金菊說，「你又不喜歡我們亂作主張，現在我們不管了，你卻又認為不滿意了！」

這使丁朗答不出話來了，他祇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們進了升降機，登樓而去。

當然，這二個好管閒事的女郎，也並不是眞的就此放手不管這件事，她們祇是要管也管不來吧了。事實上，胡雯還是比他更心急的，胡雯不停地在房間裏來回踱着步。她說：「我們就這樣不管嗎？」

「我們不是不管，」金菊說道，「祇是，暫時沒有可管的，就祇好暫時不管，袖手等待了。」

「等？」胡雯說，「我最不耐煩的就是等，等到什麼時候？」

「你別担心好了，」金菊說，「他們很快就會來找我們的！」

「誰？」胡雯問。

「鋼手幫。」金菊說。

「鋼手幫會來找我們？」胡雯不禁眉飛色舞起來了，「你肯定？」

「簡直可以肯定，」金菊說，「你也不是不知道，這一幫人，根本就是有仇必報的人，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也不會在殺死了雷虎之外，還要把無辜的孩子也殺掉了，是不是？」

「哈，對了，」胡雯點着頭，「我們兩番和他們交手，把他們殺了個七零八落，還弄死了他們一個，他們一定不會忘記我們的！」

「正是這樣，」金菊說，「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很簡單的，祇要等着就行！」

「他們會到這酒店來找我們？」胡雯說，「不如我們到外面去走走，讓他們找得更容易一點吧。」

「你別心急好不好？」金菊嘆了一口氣，「我們機會多着呢，現在我們需要休息，我們就休息一下吧，等到精神飽滿的時候再對付他們也不遲。」

胡雯祇好依她之言，休息下來了。

不過，金菊的猜測卻是對了一半，而錯了一半。不錯，她們用不着等太久，不過，來找她們的，卻不是那鋼手幫。大約兩個小時之後，電話就響了起來了，胡雯一跳起來，搶先去接聽電話。

電話裏傳來一把男人的聲音說：「金菊小姐嗎？」

「你找她有什麼事？」胡雯問着，覺得那把聲音好熟。

「我是找金小姐，」那人說，「你請她來聽吧！」

胡雯祇好把聽筒交給金菊，一面低聲：「這聲音好熟，好像是那個死老頭子。」

金菊接過聽筒一聽，果然是龍萬三的聲音。龍萬三說：「金小姐，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能夠到我這裏來一趟嗎？」

「你要和我商量什麼呢？」金菊問。

「唔——我看還是見了面再談好一點，」龍萬三說，「我不喜歡在電話裏談事情的，你可以來嗎？」

「現在？」金菊問。

「是的，」龍萬三說，「最好是現在馬上就來！」

「好吧，」金菊說，「我們現在就來。」

她放下了電話，告訴了胡雯是什麼事，胡雯大為興奮，叫道：「哼，老頭子終於要求我們了！」

她們又穿好了衣服，下樓而去，丁朗已不在那裏了。無疑地，他正在忙於找尋線索及做調查工作，沒有理由老是獃在一個地方的。

胡雯和金菊又上了她們的車子，再向乃農那座別墅駛去。這一次，她們是可以順利上山了，並沒有再受到那些人的阻攔。

龍萬三又是在廳中等着她們，還是祇有他一個人。

「哼，」胡雯說，「趕了我們走又叫回來，當我們是僕人嗎？」

到了這時，似乎龍萬三也已經習慣了胡雯的魯莽了，所以他也不以為忤。他說：「我是想告訴你們一件事情，那就是，剛才雷志聰逃

了出去！」

「逃了多久了？」金菊吃了一驚。

「不過他並沒有逃得遠，我們已經把他捉回來了，」龍萬三說，「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容易讓人偷偷地潛進來的，同樣地，也沒有那麼容易讓人偷偷地潛出去。」

「我們早已經說過了的，」胡雯說道，「他渴望復仇，他逃出去，也是為了要出去復仇的。」

「你說得對了，胡姑娘，」龍萬三說，「這個孩子的心裏充滿了恨，他一定要去復仇，我也勸他不來，而我也不能永遠提防着的。他這一次逃不掉，下一次就可能逃掉了。所以，我答應了他。我就讓你們兩位為他報仇，不過我也和他說好了的，他不能去。」

「哦？」胡雯說，「現在你又不顧什麼江湖規矩，要插手這件事？」

「我還是沒有插手這件事，」龍萬三說，「我祇是讓你們去幹，我供給你們一點情報，讓你們有點辦事的方針好了。」

「似乎你是不需要徵求我們的同意的，」胡雯又諷刺地說，「你叫我們幹我們就幹，你叫我們不要幹，我們就不幹！」

「我不是叫你們幹，」龍萬三說，「現在，我也仍然祇是在徵求你們的同意吧了。如果你們認為值得幹，你們就幹，如果你們不肯，我就另想辦法。我並沒有什麼代價付給你們，而你們也不需要什麼好處，我祇是認為，既然孩子是信任你們的，我就應該先和你們商量商量。」

「我們——我們幹的，」胡雯急不及待地說着，又瞥了一眼金菊問：「我們幹的，是不是？」

金菊聳肩：「我們本來就是打算辦這件事的呀！」

「志聰，你出來吧。」龍萬三叫道。

雷志聰從裏面跑出來了。「兩位姐姐，」他說，「你們一定得替我報仇，你們一定得替我出這口氣！」

「你放心好了，」胡雯慈愛地撫着他的頭髮，「我們一定會盡力的！」

「我不能跟着你們一起走嗎？」雷志聰問，哀求地。

「不行，」金菊嚴肅地說，「你沒有聽龍公公說過嗎？你如果眞的信任我們，就讓我們去幹，沒有你在身邊，我們用不着分神照顧你，做起事來就方便得多了，我們一定會替你把這件事情弄清楚的！」

雷志聰祇好點頭：「好吧，既然是這樣，我也沒話好說了。」

「你要記着，」金菊誠懇地對他說，「不要再逃走了，無論發生了什麼，你都不要再逃走。逃離了龍公公的身邊，你是很危險的，你得現在就答應我！」

雷志聰無可奈何，祇好點點頭，說：「好吧，我答應。」

「現在你到外面去玩吧，」龍萬三說，「讓我跟兩位小姐談清楚！」

雷志聰老不願意地出去了，祇留下了他們三個人在那裏。

胡雯又急不及待地問道：「龍老前輩，你有什麼情報可以供給我們的呢？」

「這個鋼手的人，」龍萬三說，「我猜就是一個叫呂剛的人了。」

「呂剛？呂剛是什麼人呢？」金菊問。

「許久以前，呂剛和雷虎過不去，給雷虎把他的手打斷了，」龍萬三說，「這件事，不能說是雷虎不對，也不能說是呂剛不對，他們是為了爭地盤而打起來的，所以我剛才就說，不能因為雷虎給打死了，就說是呂剛不對。」

「在法律上，謀殺就是死罪。」胡雯說。

「我是講江湖規矩的，」龍萬三說，「呂剛和雷虎相打，他自己也一樣可能給雷虎打死呀！」

不錯，照他的江湖規矩來說，打架就是打架，總有一個人死的。一個人死了，事情就解決了。

「好吧，」胡雯說，「你認為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呂剛呢？」

「我也不知道，」龍萬三說道，「我甚至也不能絕對肯定這個人就是呂剛，我祇是這樣猜吧了。呂剛是一個小人，那種有仇必報，而且報起仇來手段就十分毒辣的那種人。所以我相信，會這樣來向雷虎報復的人，應該就是呂剛了。不過，呂剛的所在，就連我也不知道。在他被雷虎廢了一隻手之後，他就失了踪，江湖上的人再沒有聽聞這個人的消息了。一直，人們都以為他是已經改邪歸正，起碼斷了一隻手，他是再也沒有能力在這個圈子裏混了。但是現在卻出現了這樣一個有一隻鋼手的人，看來是呂剛回來了。當敗在雷虎的手下之時，呂剛也曾發過誓。他說他一定要用他這隻廢了的手，把雷虎的心抓出來。現在他的行為，正符合他當時的誓言。」

「既然你不能絕對肯定這是呂剛，」金菊說，「那你又怎知道這是一隻鋼手呢？我們也是在到了那座塔上的時候才醒起雷虎是死於鋼手的。」

「雷虎並不是第一個死在鋼手之下的人，」龍萬三說，「在雷虎之前已經有兩個。那兩個人的死，並沒有驚動警方。江湖上仍然有許多人是不願警方對他們干涉的，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來解決。其中有一個，在死去之前有機會說出，殺死他的是一隻鋼手。」

「唔，」金菊點點頭，「原來如此，不過，這又有什麼用呢？雖然知道是呂剛，我們還是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他呀。」

「雷虎不是第一個死於鋼手之下的人，」龍萬三說，「也不是最後一個，在他之後仍然會有的。」

「而你知道下一個是誰？」金菊聰明地說道。

「是的，」龍萬三說，「以往死於鋼手之下的，全是呂剛的仇人，我相信下一個輪到我心目中的這個人了，這個人叫賴明增。」

「是你的朋友？」金菊問。

「不算是我的朋友，」龍萬三說，「但是，和我也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他做的是走私生意。」

「我們去找他？」金菊問。

「這個你們自己決定吧，他是在銅城混的，一會兒我給你他的地址好了。他可能也猜到呂剛會來找他，而正在嚴密戒備，那麼你們要接近他就不容易了，由於他會對每一個接近他的人，都會抱有懷疑的。但，如果他不知道呂剛會再去找他，你也同樣不容易見到他，因為做這一門生意，他也不願意和什麼陌生人接觸的。」

「這等於要見到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樣。」胡雯說。

龍萬三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又說：「總之，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賴明增是一個武功平庸的人，硬碰起來，他決不會是呂剛的敵手，硬碰起來，他差不多可以說是死定的，所以，他應該很歡迎你們的幫忙，問題是你們如何取得他的信心。」

「我們想辦法好了，」金菊說。

龍萬三取出一張紙來，從桌上取了毛筆，蘸了墨，筆走龍蛇地在紙上寫了幾行字。他把

紙遞給金菊，說：「這上面，第一個就是賴明增的地址了。」

「其餘幾個呢？」金菊問道。

「其餘的幾個是我們的地址，」龍萬三說，「你需要我們的幫忙時，可以到這幾個地址去，連電話號碼也有。」

「你手下的人知道我們嗎？」金菊問。

龍萬三再伸手進他那長袍的袋裏，這一次是掏出了兩個龍頭牌。他說：「佩上這兩個吧，這東西他們是會認得的。」

金菊不由得愕了一愕：「龍老前輩，你這樣信任我們？」

「是的，我絕對信任你們，」龍萬三說，「我的年紀已經這麼老了，在江湖上闖盪了這許多年，我是決不會看錯的。你們是好人，心也好，本領也了不起，如果你們肯加入我這一幫，那是一種光榮呢！不過我知道，你們當然是不會的！」

金菊微笑：「不錯，我們是不會加入什麼集團的，我們喜歡自己做自己的事！」

「那你們去做這件事吧！」龍萬三說，「拿着我的龍頭牌，許多人都會讓你們四分，這樣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了。如果還有什麼大的困難，你們也可以叫他們通知我，我會替你們想辦法的。」

「謝謝你，龍老前輩，」金菊說，「不過我們也會盡可能不麻煩你的！」

她們向龍萬三告辭，龍萬三送她們出去，雷志聰在花園中無聊地踢着一隻皮球。看見她們要離開，他也不禁一陣黯然。金菊撫撫他的頭髮：「記着姐姐的話，志聰，不要頑皮，更不要亂跑，我們很快就會辦好這件事的。」

「我答應過不亂跑，我自然不會亂跑的。」雷志聰堅決地說。

「龍公公自然也會把我們的近況告訴你，」胡雯說，「他一定消息很靈通的。」

她們離開了龍萬三那裏，回到酒店去，丁朗又在客堂中等着她們了。

「怎麼，丁朗先生，」胡雯諷刺地微笑着，「世界眞小，又遇上你了？」

丁朗四面望望，見沒有人注意他們，才低聲而焦急地說：「你們剛剛去見過龍萬三？」

「你怎麼知道？」金菊問。

「我已經查出了他是在乃農那裏，祗是他不肯見我，我也沒有辦法。」丁朗道，「那老頭子告訴了你們什麼？」

「這是我們的事情了，」胡雯說，「你管不着。」

不過金菊倒沒有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她說：「他告訴了我們，殺死雷虎的，可能是一個叫呂剛的人，以前和雷虎爭地盤，給雷虎廢了一隻手的。照我看，他現在一定是裝上了一隻鋼的假手，就用這隻假手作殺人的武器。其他的人祗是戴上了鋼的手套，但呂剛的却是一隻眞的鋼手。」

「呂剛在那裏？」丁朗問。

金菊嘆了一口氣：「我們總之不能替你們做全部工作的呀，你自己去查一查吧！」

「那老頭子還告訴了你們些什麼？」丁朗問。

金菊聳聳肩：「他另外告訴了我們的事情是不需要告訴你的，因爲這件事情祗有我們可以幹，你幹不來！」

「你們告訴我，我可以幫助你們的。」丁朗說。

胡雯冷笑：「心領了，我們已經得到了很多幫忙，我們得到的幫忙是已經够多了的。」

「唉，」丁朗嘆了一口氣，「你們兩個的最大毛病就是太過好大喜功了，這往往會把事情弄糟。」

「毛病是在你而不在我們，你常常要把功勞搶去，不讓我們有發展的機會，而且，我們也從來沒有把事情弄糟過呀，反而是你常常把事情弄糟。」

丁朗的臉微微紅了一紅，情形的確正是如此的，反而是他常常把事情弄糟了的。

「好了，」金菊說，「現在你去查查這個呂剛的資料吧！這是你優爲之的事情了，我們保持聯絡吧！」

丁朗聳聳肩，祗好走了。他相信這二個女郎的話，他知道她們是不會用謊話捉弄他的。

丁朗走了之後，金菊和胡雯也不浪費時間了。她們馬上就結賬，離開那間酒店。她們是一直到機場去，由於賴明增並不是在泰國的，她們要乘第一班飛機離開這裏了。

當她們離開的時候，酒店對面有一部的士停着，的士司機正在車中打開了一張報紙在看着，祗不過，他的注意力却不是在那張報紙上。他祗是在作看報紙狀而已，他的眼光却是斜的，望到了別處去，望着酒店的門口。

當金菊和胡雯二人登上了另一部的士之後，這人就拿出一塊布來，把計程表遮住了。由於這時正有一個人要來坐的士，他擺擺手說：「對不起！」便把車子開走了，跟着她們的車子而行。

由於這是一部的士，路上的士是很多的，而坐車的人對的士通常都不大注意，就像它們是根本不存在似的，所以雖然機靈如金菊和胡雯，也沒有察覺到有什麼不對了。雖然那車子一直跟她們到了機場去，可是，一部的士到機場去，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也許機場有人電召的士，這部的士正在應召前往，又或者這部的士是去機場兜點生意吧。總之，普通人是不注意的士的，更不會注意的士司機。雖然這個的士司機是滿臉兇相，貌非善類的，他們也沒有注意到了。

胡雯和金菊到了機場，領取了預定的飛機票，就登上了飛機。時間配合得很好，她們這一班飛機，在半小時之內就會起飛的。

等到她們上了飛機之後，那的士司機才從車上下來，走到詢問處去查問，這班飛機是飛到何處去的。自然，他很容易就得到了答案。

離開詢問處，他又到公共電話亭去，納進角子，打了一個電話。他對電話裏說：「那兩個該死的臭丫頭，她們剛剛上了飛機，到銅城去。她們一定知道我們正在找她們，害怕起來，就趕快逃走了。眞可惜，剛剛找到她們，還沒有機會算帳，就給她們逃掉了！」

「她們帶着孩子一起走了？」那邊的聲音問道。

「沒有，那個孩子看不見。」的士司機報告道。

「奇怪，孩子到那裏去了呢？她們一定把孩子放到了安全的地方才會離開這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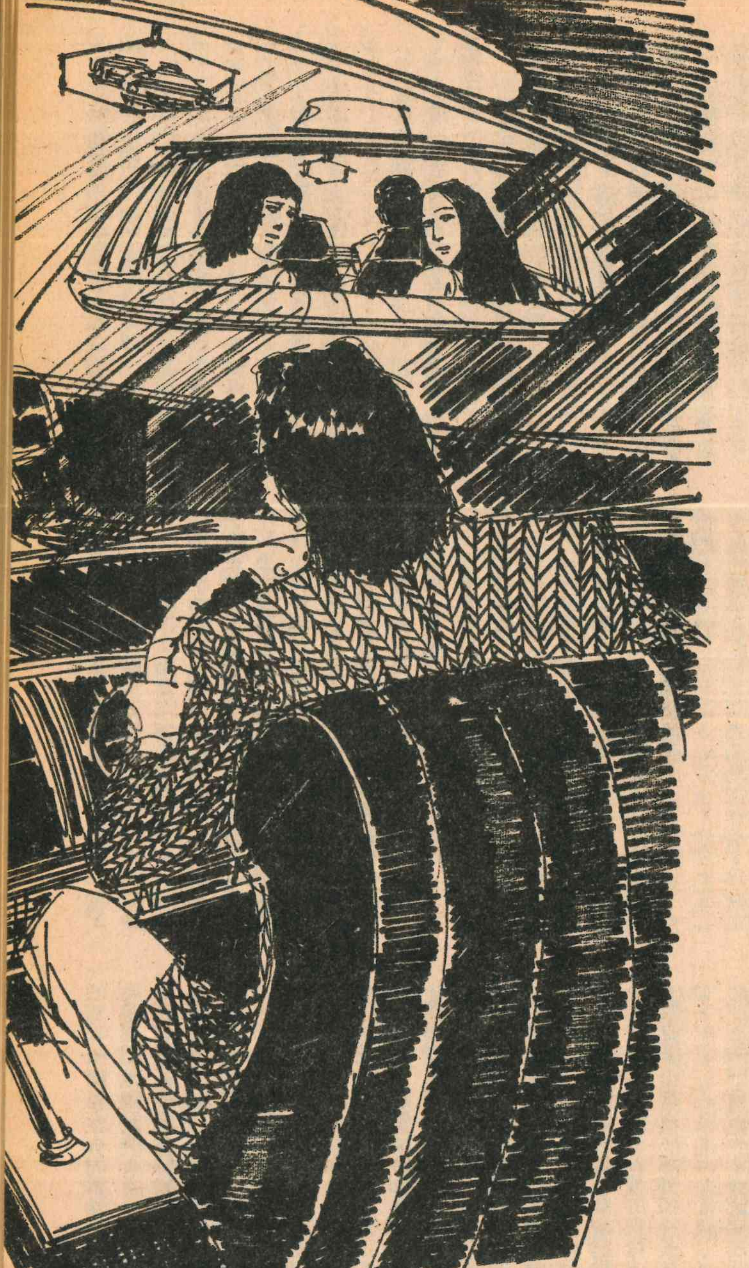
「派人追到銅城去，把她們捉住，問一問就知道了。」的士司機說。

那邊的人沉吟着：「我看，還是暫時別理會她們吧，這兩個人太難對付了，我們不能爲了她們而就誤了其他的重要事情。」

「別理她們？」那的士司機憤怒地咆哮道，「她們殺了我的弟弟！如果不是她們，我的弟弟也不會從那塔上[illegible]下來跌死！我們怎能不理她們？」

「我們的仇人多得很，」那邊的人說，「每一個都要對付的。讓我們輪着來好了，新的有新的對付，舊的有舊的對付。新的排在最後，舊的先來，還怕我們會沒有機會嗎？」

「這個……」那的士司機的臉通紅了起來，顯然十分之憤怒，却又不得不強忍着，不敢發作出來。他的臉這樣一紅的時候，臉部的一



塊疤却特別變成了蒼白。這是一塊刀子造成的傷疤，看來他以前曾經利用刀子和人打過架，而給人家用刀子把臉上一塊皮肉削去了，當他的臉紅起來的時候，這塊地方就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你回來吧，」電話那邊的人說，「這兩個女的，我們暫時記在帳上好了，目前，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辦的！」

「好吧。」那司機頹喪地回答。他放下了電話，回到了他的車子去，却沒有馬上把車開動。他只是伸手進車子的雜物架裏面，取出了一隻鋼的手套。這似乎是他們鋼手幫的必備之物，就像龍萬三那一幫人都有一個龍頭牌爲記似的。自然，他這隻鋼手的威信，是遠遠及不上龍頭牌了——起碼暫時是及不上的。

他把這隻鋼手套套到手掌上，拳頭一開一合的。這隻鋼手套的構造非常精緻，指節的部份，是由鋼絲織成的網聯繫着，這就使到手指屈伸起來，也是毫無困難的了。

他一面弄着這手套，一面覺得這是一種浪費。他千辛萬苦才查出了這二個女郎的所在的——他首先斷定了這二個女郎是過路的遊客，跟着就到每一間遊客酒店去調查，果然就發現了這兩個人。然而忌於酒店裏人太多，未及動手，却想不到，這兩個女郎，就匆匆離開此地了。

一陣飛機引擎發動的吵聲使他把頭抬起來。他看見金菊和胡雯所乘的那架飛機已開始移動，駛出了跑道的中央。飛機迅速移動，沿着跑道前進，最後就升起了，這架飛機頭也不回地向前直飛，飛到遠處，成爲了一個小小的黑點，而最後，就連這個黑點也不見了。

他的仇人，就是這樣在他的眼底下安然離去了，而他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不禁又一陣咬牙切齒，那隻戴上了鋼手套的手掌，又在那裏一開一合起來。

一個人的頭在車窗外面低下來，遮住了他的視綫。他大吃一驚，本能地連忙把手伸進了雜物架之內。

那原來是一個老頭子，看來是剛剛送完飛機之類的。這個老頭子說：「載不載客？」

「唔——呀——上來吧，上來吧！」那的士司機狼狽地說。

那老頭上車，而乘着他開門上車的那一段空間，的士司機已經把那隻鋼手套脫了下來，藏在雜物架之中了。他把車子開出了機場，暫時忘却報仇的事情，先把這宗生意做好再算。

金菊和胡雯乘的士趕往機場，鋼手黨徒駕駛另一的士啣尾跟踪

心狠手辣　魄散魂飛

另一方面，金菊的那位「男朋友」丁朗，剛正在忙得不可開交。他是正在忙於打電話。他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調查有關這個呂剛的資料。除了和本地的偵探部聯絡之外，他還打長途電話到每一個與他有聯絡的地方，找尋同樣的資料。

正如金菊所說，在這一方面的工作，丁朗是會做得較好的。如果叫她們兩個去做，她們就沒法做得那麼好了。

他的電話很快就有了回答，在黃昏時候，第一個回覆的電話就打到他的居停的酒店房間來了。「老李，」對方的人說：「有了，這裏有呂剛的資料。這裏有呂剛的案底，他是以擄刼農民被拘捕過一次的，那已經是十七年前的事了。」

「十七年前，那似乎久一點了！」丁朗皺起了眉頭。因爲那麼久以前有案底的人，雖然對方是有記錄的，但是因爲太久，所以要找尋這個人，也並不容易。十七年是一段太長的時間了。

「但是，」那邊的人說，「這一次的拘捕是和江斯有關的。」

丁朗又興奮了起來，說道：「和江斯有關的？」

江斯就是新近給鋼手黨殺死了的同事，現在一查呂剛的舊案，原來却是和江斯有關的，那麼這無論如何總算是一些綫索了。

那邊那個人說：「十七年前就是江斯經手拘捕他的，那時呂剛擄刼了一個老婦人，還打得那老婦人斷掉了一條肋骨，江斯抓起了他，

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他打得進了醫院，還要控他以一個阻差辦公之罪。」

「唔，」丁朗沉吟着，「看來，這就是呂剛尋仇的原因了。十七年前的仇，他還是忘不了。」

那邊的人說道：「就是這樣了，我們已經查過了呂剛留下來的舊地址，但是，他當然已經不在那裏了，也沒有人知道他是到了何處去了。」

「這並不出奇。」丁朗說，「這事是發生在他與雷虎結怨之前的。這之後他是竄上了。竄得很高。」

「我們就是只有這些情報了，」那邊那個人說，「你那邊又有甚麼消息呢？」

「沒有了，」丁朗說，「謝謝你。」

丁朗掛斷了電話，坐在那裏，尋思了起來。他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真怪，十七年前的一些小仇，也可以等到這樣久才報。多數人都會忘記掉的了。他一直以為只有武俠小說裏有這樣的怪人物，幾十年之前的仇也念念不忘要去報，甚至不惜浪費自己的一生，去練成一種甚麼功，以便報仇。

丁朗自己就不相信自己能這樣做。可不是嗎？人是會變的，也會忘記的，今天認為非做不可的事，到了一年之後，可能就會覺得，那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了。譬如在小時候，學校的先生告訴他，清道夫是偉大的人物，由於清道夫大清早就起床來，替人們清除街上的廢物，不辭勞苦。當時，丁朗也覺得清道夫果然是偉大的人物，他立志將來要做一個清道夫，當教師出題目「我的志願」給他作文時，他也說，他立志將來要做一個清道夫。但是結果他並沒有做清道夫。

不過，也許有些人是不同的，他們的頭腦一成不變，今天認為應該做的事，十七年之後。還是認為非做不可，呂剛顯然就是這一種人了。

丁朗嘆了一口氣，再拿起電話來，打到酒店的服務處說：「給我一份晚餐。」因為他一直是那麼忙，連晚餐也還沒有機會吃。

而即使在他吃晚餐的時候，他也還是不能空閒下來，他要接聽許多電話。那些電話就是回報他的查詢的。而他的查詢似乎沒有甚麼的效果，因為，雖然也有點零碎的資料報上來，這些卻全都是舊資料，並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呂剛現在究竟是在何處。

不過丁朗還是很有耐性的，把他接聽到的電話的內容都用錄音機錄了下來。

後來，他又把這些錄音再放出來，重聽幾遍，並且用筆把一些要點記錄下來，希望可以從這些錄音的裏面聽出一些對他有用的關連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有時，一些資料在單獨的時候似乎毫無價值，但是一串連起來，就有點端倪了。

丁朗就在那裏迷頭迷腦地工作着，好像正在做着砌圖遊戲，而每一個新來的電話也多給他一個新的小片，對他可能有用，也可能沒有用。

總之，他在盡他的能力把這些小片砌起來，希望能夠砌成一個有意義的東西，他正在用腦。

後來，他把錄音機關掉了，又拿起電話來。他逐個電話打出去，就是打給那些在記錄上和呂剛有過過不去的警務人員，提醒他們小心一點，由於呂剛可能會來向他們報復的。

最後打的電話是打到樟樹城去的。他找到了在那裏他所認識的一位警界的朋友。

「丁朗，」那人驚喜地說，「甚麼風？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聽過你的聲音了。」

「老毛，」丁朗說，「你現在不但聽到我的聲音，而且今夜還會見到我的面。現在我就要起程到你這裏來了。」

「好極了，」那姓毛的朋友說，「我們一起喝杯酒，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話，我還可以給你介紹一條門路。」

「沒有空胡鬧，」丁朗說，「你們那裏有個叫關水月的人是不是？你有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哦，關水月，當然聽過了，」姓毛的人說，「在這裏當警探的，誰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就可惜從來沒有辦法抓到他的把柄，把他抓起來。」

「那很好，你現在替我做點事，」丁朗說，「多派幾個人去，密切地監視着他。」

姓毛的朋友笑了起來：「監視着他沒有用的，他做壞事，從來不會自己出馬。」

「我並不是要抓他的把柄，」丁朗說道，「我是要保護他。我知道，很可能有人會暗殺他。」

「別開玩笑吧，」姓毛的說，「關水月自己保護自己的，他自己有保鏢。他在這裏已經變得很大了。而且，如果有人把他殺死，這也是一件好事，他死了，我們就可以減少許多頭痛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丁朗說，「那些要殺他的人，也是我想找到的！」

「哦，是這樣，」那姓毛的朋友說，「這個易辦了。但，可以等他殺死了關水月之後，再捉起來嗎？」

「別胡鬧，」丁朗沒好氣地說，「我並不是在和你開玩笑！」

「好吧，好吧，」那人說，「我等你來好了！」

丁朗收了綫，又把手邊的資料拿起來，檢視一遍。那是有關這個關水月的資料。以前關水月並不是在姓毛那個朋友的城市裏的，而且以前，關水月也並不是一個甚麼大人物。只是一個大刼賊。

以前他和呂剛是一道的。有一次，他們幹了一宗數目相當大的銀行刼案，一切綫索都指出是呂剛幹的。警方把呂剛抓了起來，但是沒有明顯的證據，不能入他以罪，最重要的是在呂剛的身上並沒有找到贓欵，而呂剛則口口聲聲說這是陷阱，是關水月設了這個陷阱來陷害他的。自然警方也找上了關水月那裏去，但關水月提出了很充份的不在現場證據，警方也不能留難他。結果兩個人都逍遙法外。但警方知道這一件黑吃黑的事件，實在關水月和呂剛兩個人都有參加行刼，由關水目把贓欵帶走了，關水月見財起盜心，吞沒贓欵之外還企圖嫁禍呂剛。

嫁禍呂剛不成功，吞沒贓欵則顯然是成功了的。呂剛後來對同道中人也是如此揚言。

自然，呂剛和關水月是拆了夥了，不過呂剛一直揚言，他是不會忘記的，他會找機會報復。當時關水月比他大，他沒有甚麼辦法奈何關水月，但是將來，他一定會和關水月算帳的了。

現在已經是許多年之後，而呂剛是正在開始算帳了。那麼，呂剛沒有理由會忘記關水月這筆帳的吧？所以，在關水月的附近等着，應該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呂剛會在關水月附近出現的。

所以，丁朗就決定及早趕到關水月的附近去了。

丁朗在再晚一點的時候到機場去，上了他已經定了票子的一班飛機，飛到樟樹城去。他的飛機在天亮之前到達，而他那位姓毛的警探朋友毛雲天已經在機場的餐廳裏等着他了。

丁朗踏進餐廳的時候，發覺毛雲天臉上的

表情是嚴肅的，與他在電話裏講話時的輕鬆態度並不配合。

「怎麼樣了？」丁朗問道，「你都辦妥了嗎？」

「辦是辦了，」毛雲天說，「但是，却又不能算是辦妥了。」

「為甚麼呢？」丁朗問着，也不由得皺起了眉頭。

「問題是在，我們找不到關水月的人，」毛雲天說，「似乎，他的人已經失踪了，而且失踪了三天。你不是叫我保護着他嗎？但是我不知道他在那裏。不錯我們是監視着他的住宅，但這是沒有用的，不見他的人，我們不能保護他。」

「你怎知道他不在家？」丁朗問。

「你要我保護他，我當然是要找尋他的人，」毛雲天說，「這方面的線路我是有的，但是，我循着我的線路一查之下，才發覺沒有人知道他是在甚麼地方。他有許多手下也找了他三天，還是無法與他聯絡到！」

丁朗仍皺着眉頭：「也許，關水月是到了外地去了？」

「這個決不會，」毛雲天搖着頭，「關水月並不是一個小人物，如果他是離開了本地，我們全知道的。這一方面我們一直都有留意着，他是漏不出我們的手指縫的。總之他是在本地。」

「也許他是躲了起來吧了。」丁朗說。

「為甚麼要躲呢？」毛雲天說，「我已經說過了，在本地，關水月是個大人物，他很能保護自己，有甚麼不對，他只要加强守衞就行了，根本不必躲起來，除非是我們要捉他，那他才是非躲不可。但是，我們並沒有捉他的藉口。」

丁朗也皺起了眉頭，脊樑上有了一陣陰冷的感覺。

毛雲天又說：「好了，丁朗，你現在可以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了吧？」

丁朗點點頭，就把那鋼手幫以及呂剛的故事對毛雲天說了出來。毛雲天不禁皺起了眉頭。這個故事，的確是深深地吸引了他的興趣，也使他感到難以置信。

「呂剛？」毛雲天說，「我沒有聽過這個人，這裏也並沒有他的記錄呀。」

「當然沒有，」丁朗說道，「他並不是在此地和關水月結怨的。而到了現在，他即使抵達了此地，他亦不會對你宣佈，他是已經來了的。」

「那怎麼辦呢？」毛雲天一攤手，「我們想保護他，然而却是愛莫能助，沒法找到他的人！」

丁朗用手搓着下頷：「我看，我們還是去找找他吧。可以登門拜訪嗎？」

「我不知道，」毛雲天搔着後腦，「關水月這個人很難攪的，像狐狸一樣狡猾。他不想見你的時候，他有一千個藉口推搪，你就是想捉也捉不到他！」

「我們是可以試試的，」丁朗說，「試一試是無傷大雅的事。」

「見到了他又如何？」毛雲天問。

「見到了他，我們可以和他商量一下，」丁朗說，「他需要我們保護，他一定願意和我們合作的！」

「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毛雲天說，「我實在沒有興趣做任何對關水月有益處的事。不過，既然是你堅持要這樣做，我也只好勉為其難了。」他嘆了一口氣。

「我贊成你還是暫時忘掉關水月了，」丁朗說，「你得清楚記着我們要對付的人是呂剛，暫時是以對付呂剛為大前題！」

「是，」毛雲天點點頭，「我們是以對付呂剛為大前題，所以現在，我們就去拍拍關水月的馬屁吧。來，我們一起去。我的車子就在外面。」

毛雲天那一部車雖然是公事汽車，不過上面是並沒有徽號的，所以看上去和普通的私家車並無分別。

可是，他們所去的地方，那裏的人則顯然是看得出分別來的。

由於，當他們到達了那座花園洋房的門口時，已經有一個人在等着了。

這個人看樣子像是個守門人或者園丁之類，但是聽他開口說話的時候就知道不是了。他的語氣是權威的。

他說：「哦，原來是毛大偵探，我老遠就認得你的車子了。甚麼風？」

「這位是黑哥，他是關水月的左右手，」毛雲天對丁朗介紹着，「這是另一位大偵探丁朗先生。」

「丁朗？」那個叫黑哥的人皺起了眉頭，「沒有聽過這名字，是新上任的？」

「看，」毛雲天對丁朗微笑，「他們的資料很齊備，他們有我們的名單，我們有些甚麼人，和沒有些甚麼人，他們都是清清楚楚的。他們有我們的資料，還多過我們有他們的資料呢！黑哥，丁大偵探並不是新上任的，他是從外地來的。他要研究一下世界上的惡人，到了這裏，我自然帶他來見此地的最大惡人了。」

「我沒有空跟你開玩笑，」黑哥不耐煩地，「你究竟來這裏幹甚麼？」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毛雲天說，「我是開你老板的玩笑。我說的最大惡人並不是你。我要見你們的老板。」

「老板沒有空見你。」黑哥說。

「問問他吧。」毛雲天說。

「不用問了，」黑哥說，「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問，我還有甚麼用處？我知道老板不會見你們的。」

「黑哥，」毛雲天沒好氣地道，「別放蠻好不好？我們是來和你的老板商量一件事的，這件事對你的老板有好處。」

「有好處的事？」黑哥奇怪地看着他，「那是甚麼事？」

「我說我是要和你的關老板談，而不是和你談，」毛雲天說，「見到了關水月，我自然會告訴他的！」

黑哥深吸了一口氣，瞪着毛雲天：「關老板不在這裏，你有話說，你對我說好了！」

「你剛才並沒有說關老板不在這裏，」毛雲天生氣地道，「你是在耍我！」

「我並不是在耍你！」黑哥叫道，「你別麻煩我好不好？我沒有空跟你胡纏！」

丁朗忽然罵了一句粗話，就一拳擊在黑哥的牙床上。黑哥跌回了園內，坐在地上。他愕愕地瞪着丁朗：「你這算是甚麼？」

「拘捕他！」丁朗大聲叫道，「他和我打架了！」

「你瘋了！」黑哥尖叫起來。

毛雲天掏出手銬，走上前去，對黑哥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對了，我看見的，你和他打架，我要把你帶到警局去問話。」

丁朗只是在旁邊吃吃笑。屋裏也有幾個打手出來了，但他們都不能採取甚麼行動。他們都知道這兩個是警探，也知道和警探打架是一件十分不智的事。

毛雲天把他鎖了起來。丁朗說：「黑哥，就是因為你在耍我們，所以我也對你要上一耍了。現在，我們是有理由進入屋中了，因為你不准我們進屋，還要動手打我！也許，你們這屋中是有着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不，你們不能進去！」黑哥的臉色蒼白着，連忙側身要擋住他們。

「這就使我更想進去看看的了！」丁朗說道。

「不行！」黑哥還要把身子挪過去攔着丁朗，但是毛雲天執住手銬，把他拉了回來。

幾個打手圍了上來。丁朗把上裝的鈕子解開，露出腰間的佩槍，冷冷地說：「你們小心點，最好不要向警探找麻煩！」

那幾個打手果然也不敢動了。丁朗說：「好了，現在去通知關水月吧，我要跟他談談，他不出來，我就自己進去找他！」

那幾個打手恐怖地面面相覷着。黑哥叫道：「攔住他！不能讓他進去。」

可是，那幾個打手，卻不敢再對丁朗攔阻了。

這時，屋子的樓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中年女人。她尖聲叫道：「讓他們進來吧！這件事也瞞不了永遠的！」

「關太太！」毛雲天叫。

而丁朗忽然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他看到，這位關水月的太太是滿面愁容的，而兩隻眼睛又紅又腫，就像她是大哭過一塲。

「你們進來吧，」關太太說，「到樓上來。阿黑，你別阻止他們了！」

在黑哥能夠反對之前，丁朗已經衝進了屋中。黑哥也只好領着毛雲天和餘下的打手們跟着進去了。丁朗率先上了樓上。那位關太太已經站在一間房間的門口等着了。

丁朗踏進了那房間，就看見那張床整張床給一條白床單蓋着，而白床單的下面有一條長條形隆起。

「你們要見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在這裏了！」關太太說。她向床上一指。

丁朗那陣毛骨悚然的感覺是更濃了。他走過去，把那張床單掀了起來。那下面就有一個男人直挺挺地躺着，臉色灰敗，兩隻眼睛大大地睜着，眼睛凝定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就像是兩顆玻璃珠似的。

他的胸前凝着一大堆已經乾了，成爲瘀黑色的血。這個人是已經死了的。

「這就是——」丁朗吶吶着問。

「這就是關水月了。」在後面，毛雲天說。他的語調有着得意的成份，只是碍於關水月的妻子還在塲，所以他並沒有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發生了甚麼？」丁朗問。

「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關水月的妻子含淚說，「問他們吧，他們應該知道的。」

「這個人死了三天了，」毛雲天吼道，「你們還放在這裏不報警，你知道這是甚麼罪名嗎？」

「這都是他們的主意，他。」關水月的妻子指控地指着黑哥。

現在黑哥是垂頭喪氣地站在那裏，沒有甚麼話好說了。

丁朗把那張床單再拉開了一點，小心地檢視着下面那具屍體，特別是屍上的傷痕。他可以看到，關水月乃是胸部受到了致命傷的，一排五個洞，看來就像一隻手掌張了開來，挺直了手指，插了進去似的。只不過，普通的手很難有這麼硬，一插就連心臟也插破了，而致人於死的。

除非那是鋼手。

「看，」丁朗對毛雲天說，「看看這傷口。我們來遲了，他們的人已經來過了。」

「鋼手？」毛雲天錯愕地問。

「是的，鋼手，」丁朗說，「而且已經是兩三天之前的事了。」他轉向關水月的太太：「究竟發生了甚麼？」

「我也不知道，」關水月的太太仍然流着淚，十分苦惱地，「我……前天早上，我起床來走進他的房間來看看，他已經是這個樣子了。事情定是在半夜發生的，但我一點聲音也聽不到。而阿黑說就這樣把屍體放在這裏……」

「爲甚麼？」毛雲天轉了過去，狠狠地瞪着黑哥。

「爲甚麼？我們要查出是誰殺他的，以及殺他的原因，這就是爲甚麼了。」

「誰給你這個權的？」毛雲天吼道，「調查謀殺案，這是我們的工作！」

「這也是我的工作，」黑哥說，「關老板死了，就由我升正，我是有義務把這件事的眞相查出來的！我不能讓他這樣含冤而死！」

「那麼，你又查出了甚麼？」丁朗問。

黑哥慚愧地搖搖頭：「我甚麼都沒有查出來！我……我也簡直不能相信，在這裏，有人敢對關老板幹這種事情！這裏是關老板的地盤，沒有人敢來捋虎鬚的！」

毛雲天看着他，露出一個冷酷的微笑，說道：「你這樣說，倒提醒了我一件事了。也許，這裏的確是沒有人敢捋虎鬚的——除了你之外了。」

「你別胡說！」黑哥吼道，「我不會這樣做的！」

「知人口面不知心，」毛雲天冷笑着，「誰能肯定你不會這樣做呢？」

「媽的，關老板是我的恩人！」黑哥憤怒地叫囂着，「我對他盡忠也唯恐不及呢！還會反叛他嗎？」

「是的，」關水月的妻子也爲他證明，「阿黑不會這樣做的，這一點我也可以保證！」

毛雲天和丁朗都不約而同地小心打量着關水月的妻子。他們的心裏也不約而同地生起了同樣的想法，那就是，也許這個女人和黑哥是會有點勾結的。不過，一看她的樣子，這個念頭就打消了。因爲，她已經太老，並不美麗，亦不是蕩婦型那一類的女人。不，姦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但是！」毛雲天說，「一間防衞得這樣周密的屋子，竟會給一個兇手闖了進來行兇，如果沒有內奸，這說得通嗎？」

黑哥毫不內怯地正視着毛雲天。「我也是這樣想的！」他說，「所以我就把屍體停在這裏，暫時不公開這件事，希望可以查出來！」他以凌厲的眼光向周圍的其他手下一掃，又說：「但是，這些都是我們的老夥計了，他們都是忠心的人！他們……」他搖搖頭，「我想不出有哪一個人是可疑的。」

「我看！」丁朗說，「我們還是把他們帶回警局去個別問話吧！」

毛雲天點點頭，也同樣地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丁朗去打電話，把警車召來了。

於是，一干人等，就給載到了警局去。自然，到了此時，黑哥是再也不能自己動手來查出這件事情的眞相來了。而且，這因爲他的隱瞞，弄到他更加麻煩了。

這件事使毛雲天很高興。他的眼中釘關水月死掉了，不必勞他去動手，而且他還順便解決了另一個眼中釘黑哥。

丁朗則是不大高興的。丁朗並不是爲了對付黑哥或者關水月而來，他祗是來對付那鋼手幫的，然而鋼手幫卻先他而來，因此，他是大失所望了。

然而，當他要離開的時候，毛雲天卻又極力挽留他。毛雲天說，留下來，對他是有好處的。

「有甚麼好處？」丁朗聳聳肩，說：「你有足夠的人手辦這件案子了，也用不着我的幫忙了！」

「我說的好處不是我的好處，而是你的好處！」毛雲天說，「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這件事有一個很大的疑點！」

「甚麼疑點？」

「就是黑哥看出來的疑點！」毛雲天說，「不錯，關水月不是一個小人物，他的死，是太容易一點了。那個呂剛就是身手多麼厲害，也很難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去把關水月殺掉了，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逃掉的。」

「除非有內奸？」丁朗說。

「對了！」毛雲天說，「除非有內奸，而且可以肯定是一定有內奸的。我們如果能夠把這個內奸找出來，那麼，這個內奸不就可以帶我們去找到呂剛了嗎？」

「有點道理！」丁朗也點着頭，同意他的說法，「有點道理。那麼我就留下來吧，我們繼續調查這個疑點，把內奸找出來。」

於是，丁朗就在那裏留下來了。反正，別的地方也沒有甚麼值得他趕去調查的綫索，在這裏留下來，成功的機會是高得多了。

而另一方面，金菊和胡雯則已經到達了銅城，進行她們那方面的調查了。

他們首先在一家酒店租了房間住了下來。她們的對象是賴明增。不過，她們與賴明增卻是並不相識的，不能就這樣沒頭沒腦地去找他的。

她們得先想一個辦法來和他聯絡才行。

胡雯又急得很了，金菊則還是慢條斯理的。她首先叫酒店的膳食部給她們送上來了一份早餐。

「怎樣了？」胡雯焦急地說，「還顧着吃東西？我們不應該快點動手嗎？」

「一面吃一面動手，也沒有甚麼不可以吧？」金菊微笑着。她是打算早餐來了之後才動手的。不過胡雯卻不耐煩等了。然而她又不能不等。她正等着金菊動腦筋，想出一個主意出來。胡雯有一個奇怪的習慣，那就是，當她和金菊在一起的時候，她就不會動腦筋，而把動腦筋的工作讓了給金菊。

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她所想出來的主意，總是受到金菊的挑剔，金菊總是能夠找出她的缺點，而且不是故意挑剔，而是眞的把缺點指出來，不由她不服氣的。這樣一次又一次，就使到胡雯有了吃力不討好之感了。於是她漸漸就懶得動腦筋了，就讓金菊自己去動。

於是現在她就祗好等着金菊出主意了。

早餐送了上來，和早餐一起的還有一份當天的早報。這間酒店對顧客的服務，倒是相當周到的。

胡雯狼吞虎咽起來，食不知味地，祗是要急於把那份早餐吃完，以便行動，而金菊卻取起了那份日報，打開來看。

忽然，她定在那裏，連進食也忘記了。

「你怎麼了？」胡雯不耐煩地催促道，「吃呀！」

金菊把報紙遞給她，說道：「你自己看看吧！」

胡雯一看那張報紙，也呆在那裏了。因爲那上面的頭條新聞所報導的乃是一件極之聳人聽聞的兇殺案，在此地固然聳人聽聞，而對於金菊和胡雯，則更是具有震撼性的。那段新聞上報導市上某處發現了一具屍體，懷疑是一件大打架案留下來的。新聞的內容大畧這樣說：

有人發現有一幫人在一個地方打架，就連忙撥電話報案。當報案的時候，明明看見有三個人倒在血泊中起不來的。而殺人者已經在開始作鳥獸散了。然而，當警方趕到現場的時候，卻只有一具屍體留下來了。

不，其餘那兩個人並不是負傷逃走，躲了起來的。因爲他們在現場留下了很多血，可是卻沒有留下來一條血路，指出他們逃走的路綫。如果他們是負傷逃走的話，決不可能逃得那麼乾淨的，所以警方相信，是有人把這二個死者搬走了的。很可能是有人開車來把死者搬走，不過搬得不夠快，還留下了一個，警方就來了，於是祗好把這一個棄下，就是這樣了。

這件兇案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普通市民不大注意，然而對於她們來說，卻是很有重要性的，那就是，死者的傷勢很奇怪，背後有四個洞，直透心臟，似乎是給四五條鈍而硬，很接近的物體硬插了進去而殺死的。警方也想不出這究竟是怎樣一種武器，因爲在他們的記錄上並沒有類似的死法。他們從來沒有發現過有一個人是這樣死的。

胡雯和金菊二個女俠，則當然明白這是一種甚麼武器了。

「鋼手！」胡雯說，「是鋼手殺的，我們已經來遲了！」

「也許我們並沒有來遲！」金菊不慌不忙地說，「因爲死者並不是賴明增。雖然還沒有查出死者的姓名，但是，如果是賴明增，就不必待查了。賴明增在這裏並不是一個無名小卒，如果他死掉了，哪裏會不馬上查出來的？」

「唔！」胡雯沉吟着，「那麼，鋼手幫又是和誰在開戰呢？」

「很可能是和賴明增的人打了起來！」金菊說，「也許賴明增並不如龍萬三心目中所以爲的那麼軟弱的。」

「那麼，我們是可以和賴明增聯成一條陣綫了，」胡雯說，「他現在正是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也正是最多疑的時候！」金菊說，「他知道正在有人謀他的性命，他一向對所有的陌生人都抱着懷疑的態度，我們兩個是他沒有見過的人，你以爲他會信任我們嗎？」

「那你認爲我們該怎麼辦呢？」胡雯搔着後腦。

「想想辦法吧！」金菊說道，「總有辦法的！」

「想吧！」胡雯焦急地催促她，「快點想吧。我們已經沒有很多時間，如果給他們先把賴明增殺掉了……」

金菊放下報紙，從床上跳起來：「好了，既然你這樣不耐煩，我們出去走走吧！」

雖然這樣做也不是很富於吸引力的，但是也總比較獃在酒店裏好的。她們出了酒店，在路上漫步，胡雯又不耐煩起來了。她又問：「究竟我們現在到哪裏去？」

金菊摸摸胸前衣服裏的那隻龍頭牌。「我看，這是我們需要幫忙的時候了！」

「你是說，找龍萬三的人幫我們的忙嗎？」胡雯問。

「是的！」金菊說，「他們在這裏有人，他們一定比我們清楚的。」

她們沿着一條寬大的街走着，後來到了一個路口，便轉了進去。轉進了一條窄隘的橫街。每一座城市都有乾淨的一面和骯髒的一面的，現在她們去的就是骯髒的一面了。

很可能這個地方的治安還是非常之壞的。有許多雙不壞好意的眼睛在看着她們。不過她們倒不害怕。她們並不是普通女人，多幾個男人來，也不容易制服她們的。

她們終於到達了一間小而骯髒的餐廳。那裏的顧客，大部份都是市井之徒，金菊和胡雯這樣兩個斯文而秀美的女郎出現在那裏，自然是更加吸引那裏的人的注意了。

她們若無其事地找一張桌子坐了下來。有一個伙計來招呼，問道：「兩位小姐要吃點甚麼？」

「龍牙湯。」金菊低聲對他說。那個伙計

愣了一愣，小心地再打量了她們一會，然後問：「別的不行嗎？」

「不，一定要龍牙湯，」金菊說，「我們營養不足，所以一定要這個。」

這種聽起來語無倫次的對白，當然是一種暗號了。

那伙計再打量了她們一會，點點頭說道：「請等一等！」便走進裏面去了。一會兒之後，他又再出來，說：「兩位小姐，請到樓上來吧。」

於是金菊和胡雯就離座而起，跟着那伙計到了店後，跟着他登上了一度狹隘的樓梯，到了店子上面的閣樓上去。那裏佈置成一間簡陋的小客廳，供坐的傢具，祇是幾張包人造皮的沙發。

金菊和胡雯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那夥計又說：「這道菜的價錢是相當貴的，不知道兩位小姐花得起不？」

如果是在別的餐廳裏，別的伙計這樣對她說話，無疑地，胡雯是一定已經跳起來喊打的了。但這是一間不同的餐廳，而且她也明知道這個伙計是在打着暗號，所以她是一點也不會生氣了。

金菊不慌不忙地把頸間掛着的那隻龍頭牌拉出來，對那夥計亮了一亮，說：「我看，就我們付不起帳，這東西也足够抵押了吧？」

那夥計祇是瞥了一眼，也沒有加以詳細檢驗。正如上次那兩個龍萬三幫的人所說，沒有人會去僞冒龍頭牌的。夥計馬上點點頭，說：「很好，請你們等一等。我去找個人來跟你們談談吧。」

那個夥計又丟下她們走掉了。

再過了幾分鐘，就有一個中年人走了進來。這個中年人的手指上掛着一根繩子，而這根繩子的末端就是懸着一隻龍頭牌。他把這隻龍頭牌幌了兩下，就收了起來。「兩位小姐！」他問，「你們想要甚麼呢？」

「我們祇是想要一些消息，」金菊說着，從袋裏掏出了那份報紙來，指着那件兇殺案的頭條新聞，「我們想知道關於這件事。」

那人皺起了眉頭：「這件事，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呀！」

「我不是問你有沒有關係，」金菊說，「而是，你們知不知道？」

「知道是知道一點的，」那人搔着頭，「祇是，別人的爭執，我們最好不要介入。」

胡雯又沉不住氣了。她吼道：「你害怕甚麼呢？我們要管，那是我們的事情！」

金菊連忙對她打了一個眼色，制止她發脾氣，然後溫婉地說下去：「是這樣的，先生，我們是龍萬三大哥保薦來的人。我們就是爲了這件事來的，而對於我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幫忙的話，最好幫一幫。」

那人嚴肅地看着她們，點點頭：「好吧，既然你們這樣說。你們想知道些甚麼呢？」

「這個死者究竟是誰？」金菊問。

「這一點警方雖然還未能查清楚，但是內行人許多都已經知道了。那個死的人是賴明增的手下。你們知道賴明增是誰嗎？」

「我們知道。」金菊說。

「那是賴明增的手下，而且不是唯一的死者。還有兩個，賴明增自己拿囘去解決了。這一個來不及搬走，所以才落在警方的手中。」

「是誰殺的人呢？」金菊問。

「這却是奇怪的地方去了，」那人說，「這一點並沒有人知道。賴明增的人，大概是知道的，但他們守口如瓶，不肯說出去。因爲這不關我們的事，所以我們也並沒有企圖去查出來。」

金菊道：「可以查一查嗎？」

「這是比較困難的，」那人說，「賴明增那一幫人，和我們的感情並不好，我們雖然不算是公開的敵人，但也不能算是朋友了，這是由於利益上有了衝突。」

「有甚麼猜想嗎？」金菊問。

那人聳聳肩：「照我的猜想，賴明增現在一定頭痛得很了。他一定來了一些很強的敵人。老實說，賴明增在這裏的勢力並不小，有人敢這樣殺死他的手下，那麼這些來者也決不會是善男信女了。」

「但你們不知道是甚麼人？」金菊問。

「我們是微有所聞的，」那人說，「看這個死者的傷口，殺他的可能是一隻鋼手，那麼賴明增的敵人可能就是鋼手幫了。不過不能肯定，而我們對於鋼手幫的所知也不多。我們祇知道他們做過一些兇案，不過除此之外，又不見他們有甚麼別的活動了。而且他們也從來沒有在此地出現過的。」

「我們就是想找到這些鋼手幫的人，」金菊說，「他們和我們過不去。你能幫助我們找到他們嗎？」

那人困惑地凝視着她們：「這樣，你們不是等於是來幫助賴明增的了？」

「也許我們的行動對他是會有幫助的，」金菊點頭承認，「不過，我們却不是爲了幫助他而幫助他。」

「我却不願意你們幫助他，」那人說，「如果賴明增給消滅了，那對我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金菊聳聳肩：「我祇能答應你，我們盡可能不幫忙賴明增好了，但我們的事是一定要做的。」

「很好，」那人嚴重地看着她，「既然你們一定要這樣做，那麼，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吧。」他賣關子地頓了一頓，而胡雯已經十分之不耐煩地伸長了耳朵在聽了。

那人說下去：「我們的地下消息告訴我們，賴明增的總部裏有了一位特別的客人。」

「甚麼客人？」金菊問。

「我猜是鋼手幫的其中一人，」那人說，「他們把其中一個捉住了，收藏在他們的總部裏。無疑地是正在用刑了。」

這對於金菊和胡雯來說，確實是一個好消息。

金菊說：「他們一定是想從這個人的身上問出鋼手幫的總部是在何處，或者鋼手幫有些甚麼秘密。」

「而鋼手幫當然也會在設法營救的。」胡雯說。

那人也點頭：「當然是這樣了。」

「那麼！」金菊說，「我們有辦法和賴明增聯絡嗎？」

「別人也許有辦法！」那人說，「但是我却沒有辦法了，因爲我們和賴明增並沒有甚麼感情，我們去找他，他也不會相信我們的！」

胡雯嘆了一口氣。「我們還以爲你們是可以幫忙我們的呢？」

「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了，」那人說，「我也再沒有甚麼能幫助你們的了。」

胡雯嘆了一口氣。

金菊皺着眉頭，尋思着。那人站了起來，說：「就是這樣了，你們還有甚麼別的事情，可以再來找我們的！」

這是暗出式的逐客令了，金菊和胡雯站起來告辭。那人把她們送到樓梯口，她們下樓而去，出了那間餐廳的門口。

她們又像來時一樣，沿着那條街漫步，向酒店方面走去，而金菊還是皺着眉頭沉思着。

「現在，我們怎辦好呢？」胡雯問。

「從賴明增的身上着手。」金菊說。

「這是當然的事了，」胡雯說，「如果不是要從他身上着手，我們也不會到這裏來的。問題是如何着手，循甚麼途徑着手？」

「讓我們到賴明增的總部附近去看看吧。」金菊說，「散步得遠一點不要緊，散步是有益身心的運動！」

於是她們就向賴明增的總部那邊走去了。

那是一座工廠。工廠的範圍裏並且還有一座住宅。那住宅如果是在別的工廠裏的話，應該就是供廠內職員住宿的宿舍了，但是在這裏，則是由賴明增應用的。賴明增有時也會住在這裏。在緊急的時候，他就是住在這裏了，由於住在這裏，守衞和保護都會容易一點的。現在既然是非常時期，既然他已經和鋼手幫開戰，他自然就是住在這裏了。

而且理所當然地，他所捉到的那個鋼手幫徒，當然也是給關在這裏了。

這座工廠的眞正作用當然不是生產甚麼。她們猜想，在最近期內，可能已經沒有人囘來開工了。能够在這裏出入的人，一定是親信人物了。

當她們走在工廠的外面時，她們所見是一片靜悄悄的。這工廠有着很高的圍牆，圍牆上面又有着高高的鐵絲網，進口處是兩度巨大的鐵絲閘門，雙重的，那是說，進入了第一度閘門之後，還要停一停，等第二度閘門打開了，才能進入工廠的範圍之內。就像某些非法賭窟進門處的設備一樣。

她們在圍牆外那僻靜的街道上散步着。胡雯看着那高高的圍牆，以及圍牆頂上那高高的鐵絲網，嘆息地說：「這裏防範得眞好，簡直是銅牆鐵壁，看來鐵手幫要把他們的人救出去，可眞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這裏的防衞，却還是有一個破綻的。」金菊說。

「甚麼破綻？」胡雯問。

「向海的一面！」金菊說，「那是最大的破綻。」

她這樣一說，胡雯就明白了。不錯，這座工廠，雖然三面都是圍牆，但是另一邊則是向海的。

這座工廠是座落在海邊，把海岸綫截去了一小段。她們現在雖然還沒有機會看到工廠的向海的一面，但可以想像到，這座工廠之所以向海，乃是爲了方便航運。有些貨物可以直接在海邊裝到貨船上去，而不必經由陸路。既然需要起落貨物之類，海邊就不可能完全設滿圍牆攔住了，也因此，朝海的那一邊，就是弱點的所在。照情形看，祇要乘船而來，自然就有可能攻上岸去了，用不着去對付其他三面那銅牆鐵壁一般的圍牆。

她們都奇怪，朝海的那一邊，防守情形又是如何的。

「我們想辦法到海邊去看看吧。」胡雯對金菊提議道。

「這是很容易的，」金菊說，「事實上，我們應該在海上監視着。我們可以租一艘遊艇，就住上面，監視着。讓我們做漁人吧！希望鷸蚌相爭，漁人可以得利！」

「就這樣住在海上？」胡雯說。

「這也不會太悶的，」金菊說道，「我們可以在遊艇上釣魚。釣魚，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這是一種悶死人的運動，」胡雯嘟噥着說。因爲，釣魚也是需要耐性的，而胡雯沒有的就是耐性。

不過，她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主意了，因此，在傍晚時份，她們兩個人便已經身在一艘租來的遊艇上，停泊在工廠對面的海邊。

那裏却是一座風光明秀的海灣，是一個適合游泳的地方，而二個女郎也並不浪費這個環境。她們都換上了泳衣，就把這一段守望和監望的時間，當作是一段避暑的假期了。

她們這艘遊艇的船艙之內已經架起了一副遠視鏡，就這樣望過去是看不到甚麼的，但是通過望遠鏡望過去，賴明增那座工廠的情形，却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

比較多用望遠鏡的人自然就是金菊。胡雯祇是在海裏游泳。而金菊則大部份時間都坐在船邊上釣魚。偶然，她也會跑進船艙內裏面去，就着望遠鏡向對岸望一望。

正如她所說，那座工廠的弱點果然就是在海邊的。那裏並沒有築起圍牆，而祇是有好些荷槍的守衞人員在那裏巡邏着。不過這當然還是不够一度高高的圍牆那麼好的。

胡雯從水裏冒出來，爬上甲板，掠着頭上的水。

她問道：「有甚麼收穫？」

「收穫大了，」金菊說，「你看！」她指指旁邊那隻塑膠的桶子。那隻桶子裏有兩條相當大的魚。這就是金菊釣魚的收穫了。她的釣魚技術倒是不差的。

胡雯氣結地一頓脚：「不是說這個！我是說那邊的情形。」

「當然沒有發現，」金菊說，「如果有，我當然會叫你上來的了。」

「讓我來看看吧！」胡雯說。她也把眼睛湊到那望遠鏡上，向那間工廠望過去。當然，換一個人來看，也沒有用的。不會因爲換了她來看的時候，就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她也看不出有甚麼異樣。

於是她又放棄了望遠鏡，在甲板上坐了下來，用一條毛巾抹着頭髮和身子。她說：「現在怎麼辦呢？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可不能永遠不睡覺的。」

「我們當然睡覺。」金菊說。

「但是，如果，如果在我們睡着了的時候出了事，那怎麼辦呢？」胡雯問。

「這就是爲甚麼我們必須輪班睡覺了。」金菊說。

「輪班睡覺？」胡雯說着皺起了眉頭。

「這有甚麼不好？」金菊說，「我們又不是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三天三夜不睡覺的經驗我們也有過了。」

「好吧。」胡雯沒奈何地聳聳肩。金菊出的主意，她總是反對不來的，每一次都是祇有接受。

「現在我們這樣分配吧，」胡雯說，「由我來做晚餐，你輪第一班，由九點鐘開始，守四個鐘頭，你到一點鐘叫醒我！」

胡雯還是只有同意。好在，這也並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起碼，她們的晚餐，就有金菊所釣的鮮魚，可以佐膳。那是相當美味的菜式。

而且飯後，在輪值的時候，胡雯也還可以釣魚的。雖然對於她來說，釣魚這一囘事，也並沒有多少解悶的功能。

晚飯之後，金菊果然就到下面的底艙睡覺去了，留下胡雯在那上面守夜，而在輪班的時候，她是不能够跳下水中去游泳，所以就祇好釣魚了。很奇怪，也許是魚羣來了，她的釣魚，居然大有所獲。根本用不着有釣魚技術的，魚絲一動，魚兒就自然上釣，一條一條地給她拉了上來，如果不是怕把金菊吵醒的話，她眞會把她叫上來欣賞一下的。

那隻桶子簡直給裝滿了。

忽然之間，胡雯對釣魚這玩意兒也大感興了。

她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了釣魚這囘事上

了。到了後來，雖然水底下的活動又靜了下來，再沒有魚兒吃餌，她還是興味盎然地拿着魚絲。

快活不知時日過，她所輪的那一班的時間就很快過去了，一個一個鐘頭地過去了。直到後來，金菊忽從甲板下面衝了上來，叫道：「喂，你究竟在幹甚麼?」

「噢，你醒過來了，」胡雯對她微笑，「我嘛，我是正在這裏釣魚！」

「釣魚！你居然還有閒心釣魚！」金菊吼道，「你也不看看！」

她伸手一指，向對面那座工廠指去。胡雯這才如夢初醒地望過去。她也是這時才記起她的工作的。

不過她並沒有看到有甚麼不對，海仍是海，海面上有些船在行走着，而當她把眼睛湊到望遠鏡上去看看時，她也祇是看到那些守衛們如常地在工廠的岸邊逡巡着。

「沒有發生甚麼呀。」胡雯說。

「你看看那艘船吧！」金菊說，「那船，太接近了！」

胡雯的望遠鏡跟隨着她所指的望過去。她看見金菊所指的是一艘非常陳舊的貨船，是那種運汽油的油船，已經很舊，看上去使人懷疑，這是一艘已經在等待拆卸的油船。

「是呀，太近了！」胡雯說。

「而且也開得太快了！」金菊說。

因爲，這艘運油的舊貨船，現在是正以相當高的速度向岸邊直駛過去。看情形，它是無論如何不能及時停住的。它很可能會撞到岸邊上了。

岸上那些守衛們顯然發覺有點不對了，而羣集在一起，舉起了槍，呆看着這艘貨船，然而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是沒有能力制止這艘船撞過來的。一艘船不比一部汽車，一部汽車，你可以開槍把司機擊斃而使車子不能前進，但一艘船呢，你却連開船的人在何處也看不到的。

他們祇是愕愕地那裏看着，後來又連忙退後，因爲看來貨船撞岸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那艘巨大的運油船就撞到了工廠的岸邊上，「轟隆」一聲，就發生了爆炸。

而且這是十分強烈的爆炸，由於這並不是一艘普通的輪船，而是一艘運汽油的船。一爆炸起來，船上的汽油就着了火。而且那火勢是一發不可以收拾的，汽油的火是不容易救熄的，尤其是那麼多量的汽油。很顯然地，那艘油船上是放着相當數量的汽油。那船很快就變成了火船。

「奇怪，這是怎麼回事?」胡雯緊皺着眉頭。

金菊還未及回答她的問題，那艘船又發生更強烈的爆炸了。大團的着火汽油噴了出去，噴到貨倉的建築物上。

那些建築物也着火起來。那工廠旁邊的人都手忙脚亂起來了。

他們在那裏跑來跑去，看不見敵人，亦沒有辦法救火。那些建築物上一着了火，情形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現在你明白了吧?」金菊說，「這當然是鋼手幫的把戲了。他們要用火把賴明增的人逼出來。如果你躲着的地方起火，難道你不逃出來嗎?」

「好狠毒的手段！」胡雯咬牙切齒地。她雖然對賴明增並無好感，也和賴明增沒有什麼交情，她的同情心却還是偏向賴明增這一邊的。「但是，」她又說，「誰肯做這敢死隊呢?他們又不是日本人，這個時代，難道還會有神風自殺隊嗎?」

「我看船上是已經沒有人了的，」金菊說，「他們一定是不知從什麼地方偷了或者騎刼了這一條船，開到這裏來，在未曾相撞之前就下船逃掉。」

「那……那他們一定還在這附近的，」胡雯說，「我們得找找他們！」她慌忙地四面張望着。

「那邊，」金菊說着伸手一指，「看見那艘快艇嗎?」

「你怎知道是那一艘?」胡雯問，因爲，海面上是還有其他的船隻的。

「因爲我是看着它從船旁邊載了人離開的，」金菊說，「好在我睡不着，你忙着釣魚時我就在用我的望遠鏡！」

顯然金菊做事是比胡雯要胆大心細得多了。她並沒有放鬆應該注意的事，應該加緊注意的時候，她也同樣地並沒有放鬆注意。

這個時候，有些駛往附近的船隻，也向那間工廠靠攏過去了。他們當然是好意的，他們祇是基於互助精神，靠過去看看工廠的人是否需要救助吧了。如果工廠裏有些人從陸路逃走有困難，便可以從小路逃走。他們的確是一番好意的，祇是，他們的好意却一定不會受到歡迎，因爲這使賴明增那一帮人大爲徬徨了，不知道哪一艘船上的是好人，而哪一艘船上的是敵人。

「我看呂剛一定會趁這個機會攻進去搶人了！」胡雯一面說着，一面負責起錨。

「也很可能祇是在那裏等着，」金菊說，「火勢看來是已經不可收拾了，賴明增是非逃出來不可的，而且，他也非把那個俘虜運走不可。當他狼狽逃走的時候，呂剛的人祇要湧上去一捉就行了！」

「好在有我們在着，」胡雯得意地微笑着，「我們這就是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嘛！」

金菊則既不悲觀亦不樂觀，祇是小心地等着，觀察着情形。而看來，她的推測也是沒有錯誤的。由於有汽油助長火勢，所以那火已成燎原之勢，工廠裏的賴明增已經知道是沒有希望了，而他又看不見有人進攻，於是他就下令撤退。

「我們走吧！」他對他身邊的二個親信保鏢吩咐道，「我的車子，快準備好。那個……那條狗也一起帶走！」

他所指的狗，就是那個正在受他的拷問的鋼手帮了。顯然他還不能問出什麼來，所以不打算放棄他。而且，他又說道：「我們總不能把他留在這裏的，給警方發現了的話，那還了得?」

那二個保鏢分開兩路，一個保鏢去備車，一個保鏢則去拿人。

賴明增在他的總裁辦公室裏匆匆忙忙地收拾着，打開文件柜，取出了一批他認爲是有重要性的文件，帶在身邊一隻公事包裏，然後挾着那隻公事包，出了那座建築物的門外的天階中。

他那個保鏢已經把他的車子開出來了。那是一部黑色的大汽車，由司機駕駛的，而司機就是由他那個保鏢兼任的。賴明增坐進車子裏，等着。

另外一個保鏢則再過了幾分鐘才出來。他和另外一個人一起出來的，兩個人抬着一個看來已經不省人事的人。這人滿身鮮血，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爛不堪的。

他們把這個滿身鮮血的人拖上了車子的後座，放了下來。那人這個時候才開始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呻吟。

「我們走吧！」賴明增看了看他身邊這個血人，皺起了眉頭。

他那兩個保鏢在開動車子之前還首先把他們的槍取出來，檢驗了一下。他們都知道這一

出去，一定不會那麼順利的，可能要用得着槍了。另外有兩部車子也已經在旁邊準備着了。這兩部車子則是担任護駕的工作。

賴明增的車子開動了，其中一部護駕的車子已經開在前頭，領先駛向閘口。那二度大閘升了起來，領先的車子出去了，賴明增的車子跟着出去，然後另一部護駕的車子也跟着出來了，把賴明增的車子夾在中間。

三部車子駛進了黑夜的街上。

賴明增不安地四面張望着。他知道一定會有事發生的，這場大火起得蹊蹺，後面一定有某種陰謀存在着。

三部車子排成單行駛在街上，救火車以及警車都還未曾趕到，那條街是很靜的——太靜了。

他們的車子駛過了街口，事情就發生了。一部陳舊的藍色大汽車怒吼着從一條橫街轉了出來，攔住去路。

這部車子是來勢洶洶的，他們很明顯地知道它的來意了。賴明增的司機馬上剎車，前頭那部護駕的車子，則奮不顧身地向這部車子衝了過去，「轟隆」一聲，兩車撞在一起了。

賴明增那部座駕車隨即又開動，在空隙處竄過了去，繼續向前飛馳，再也不理會這裏的情形了。而尾隨在後面的那部護駕車，也是一樣。

賴明增的車子迅速地遠去了。這兩部車子則好像互相擁抱似的在那裏擠作一團。這一撞，使兩部車中的人都受了劇烈的震動，一時都呆在那裏了，不過，還是那部大黑車子上的人受的影響較小，因爲他們的車子大得多，所受的震動，也沒有那麼厲害了。因此他們是首先復原的。

賴明增那些手下剛剛提得起槍來，那部黑色的大車子又開動了，急急地繞了一個圈子，又向這部護駕車撞了過來，攔腰撞個正着：「轟！」又一陣劇烈的震動，那兩個賴明增的手下震得在車上滾來滾去，就像是處於太空船中無重量狀態裏的太空人似的。

他們連手中的槍也無法拿得穩了。

當他們的神智稍爲恢復，可以再看清楚眼前的形像時，他們發覺對方已經來到了車子的旁邊了。

車門給拉了開來。他們要找回失落的槍，已經遲了，司機位上的那個打手給對方的一個人一手執住胸前的衣服，把他一揪揪了出去。這人打着轉仆了出去，仆向另一個對手，這另一個對手已經對他伸出了一隻手掌，這隻手掌是黑色的，亮閃閃的，一隻鋼的手掌。

這隻手掌一揷揷進了他的胸部，鮮血濺了出來。「哇！」那人叫了一聲，就定在那裏了，給這隻手掌支持着。跟着，這隻手掌再抽回出去，他便頹然倒了下來，一動也不動了。

車子裏面那另一個賴明增的手下，他的遭遇也不見得好多少。他看着一個敵人向他伸手過來，連忙側身閃避，可是車中的空位太少了，他也閃得不够靈活，胸前的衣服還是給抓住了。他也給扯了過去。他連忙揮動拳頭向這人擊過去，這個人的另一隻手却揮過來一格，就把他的拳頭架開了，而且使他痛澈心脾，因爲這是一隻戴了鋼手套的鋼手。

接着，這隻鋼手一閃，又向他的喉嚨抓過來。他尖叫起來，隨即他的叫聲就給這隻鋼手封住了他的喉嚨，當然亦封住了他的叫聲。

他的眼睛凸了出來，就像要跳出眼眶似的，跟着，他就什麼知覺都失去了。

他就這樣死在車中了。

那個鋼手人把血淋淋的手抽了回去，又迅速地跑回了他自己的車子。兩個人都回到車上。他說：「我們走吧！」

那部又殘又破的車子開動，離開了那個地方。

在他們離開了之後大約三分鐘，警方就來了。警車的聲音嗚嗚地响着，跟着，警車和救火車及救傷車轉了街口出現了。他們倒眞是姍姍來遲的。

他們本來是聞報趕到工廠那邊去的，但是現在，在半路上碰到了這一宗可怕的事件，他們倒也不能不停下來看看了。

他們發現他們已不能帮什麼忙，因爲死的人是已經死掉了，而殺人者又已經不在場了。一樣的死法。和先前發生過這件神秘的死亡案一樣。

而那邊，賴明增的車子，又已經去得相當遠了。祇有一部護駕車在保護着他。賴明增是更形緊張了。他自己的手中也拿着一把手槍，準備應變。他知道事情沒有那麼輕易完結的，一定還有進一步的變故出現。

果然，就在他們駛到了郊區，駛在一條靠山坡的路上時，就有另外一部車子從山坡上直衝下來。

這却是一部空車子。它的目的，顯然是爲了作兩敗俱傷的一撞的。而且，把這部車推下來的人，倒是把地形把握得十分之準確的。那部空車向前頭的路面上直衝下來，如果賴明增的車子也保持着原來的速度繼續前進，就會撞個正着了。

於是賴明增的司機連忙剎車。

那部車子到了路上了。它與路面接觸的地點，也剛好是一個彎角所在之處。

它一到了路面上，便又乘着它剩餘下來的衝力，沿着那路直衝，也即是向賴明增這部車子直撞過來了。

賴明增的司機祇有時間扭軚避開。這部空車僅可在他的車子旁邊掠過，於是隨後那部護駕車就閃避不及了。這部護駕車與空車撞了個正着，發出「轟隆」一聲。

賴明增的司機連忙要把車子刹停，但是賴明增揮手喝叫着：「不要！不要停！」

「但是車子着火了！」司機說。

不錯，在相撞了之後，那兩部車子就着起火來了，因此車中的他的夥計是會有生命危險的。

「這是他們的工作，」賴明增說，「險是他們應該冒的！」

那個司機是賴明增的手下，他是必須聽命於賴明增的，賴明增既然這樣說，他也祇好照賴明增的意思去做了。他又把車子開動了，直向前面馳去，不再理會那正在着火的護駕車。

賴明增是又脫一次險了，不過這却並沒有使他太高興，因爲，他知道他現在是已經沒有車子護駕了，而前頭却還有好長一段路，如果再有人來截擊，那麼——

「小心一點！」他對他那個任司機的保鏢說，「我們必須十分小心！」

那司機點了點頭。

在後面，從那着火的車子裏面，兩個給震得呆了的賴明增的手下，好不容易才推開車門爬了出來。他們祇能爬，連站起身來走路也不能了。他們不但給撞車震傷，而且也給火燒傷了的。

他們拚命地爬，用着剩下來的最後幾分力氣遠離車子。終於，那兩部在着火的車子「轟隆」地爆炸了起來。好在他們已經離開了相當遠，所以，這爆炸對於他們並無傷害。他們舒了一口氣，以爲他們是已經脫離了死神的魔掌了。

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他們抬起頭來，才發覺他們現在是正在向死神的魔掌爬過去。

他們是爬向路邊的一座樹林的，現在，這

座樹林的裏面却走出來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面貌他們是不認識的，然而這兩個人的手他們却認識。這兩個人正在手上套上黑色的，閃閃發亮的手套，鋼的手套。人是不認識的，那鋼手套却認識。

「不……不要……」其中一人，呻吟着哀求。

可是已沒有求情的餘地了。那二個鋼手人不會饒他們的，正如情形倒過來的話，他也不會饒恕他們一樣。

兩個鋼手人跳了過來，手掌揷下。

直搗黃龍　罪魁遭報

另一方面，賴明增的車子則已經去得很遠了。一路上，再沒有什麼人麻煩他。賴明增舒了一口氣。也許，他是已經逃出了他們的包圍圈了？他小心地從倒後鏡中向後面觀察着，也看不到有人正在跟踪他。是的，他一定是脫險了。

「到了黃山別墅就不怕了，」賴明增說，「那裏我們還有些夥計，而且那個地方很少人知道！」

是的，黃山別墅是賴明增的另一個藏身的基地，不過他極少到那裏去，所以他猜到對方應該也不會知道他是在那裏的了。

他的車子駛到了一座小山的山脚，就沿着一條蜿蜒曲折的山路駛上去。這裏就是黃山了，而他在山頂上是有一座別墅的。

那不是一座很大的別墅。有時，賴明增也會帶一個女人到那裏去荒唐一夜。其他的時間，這座別墅則是用來存放私貨的。

賴明增的車子在花園圍牆那座大閘的前面停了下來，司機按了兩下响號，那座大閘便打開了。賴明增的車子是很容易辨認的，在這座城市裏面，同樣款式的巳經是寥寥可數，同樣款式而顏色相同的，則可以說是根本沒有了。所以，應該用不着什麼暗號，屋裏的手下們也懂得把門打開的了。

賴明增的車子進入了花園的大閘門，駛了一段十幾呎長的私家路，就到了車房的門口前面。那度車房的門也是用電控制的，現在也自動升了起來，好像張開了一隻大大的咀巴。

當這門升了一半的時候，賴明增才發覺有點不對了。因爲，這車房的裏面竟然也有一部車子。而且，當他一看見的時候，這部車子的車頭燈便大亮了起來，向他的車子直照。

「走，快走！」賴明增對他的司機大叫。

這個時候走，當然是已經太遲了。車子是正在向前行駛的，忽然間要退後，就必須先行轉彎，而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在車子未能開始退後之前，車房的那部車子已經開動了，向他們的車頭直撞過來。賴明增舉起了槍，却不敢扳機發射，由於在扳動槍機之前的一刹那間，他記起了他自己的車子是裝着避彈玻璃的，他的槍彈決不能射穿擋風玻璃而射中對方的駕車人，而且祗有使子彈反彈，傷及他自己而已。

暑一猶疑之間，兩車已經相撞了。「轟隆」一聲，賴明增感到了一陣劇烈的震動，眼花繚亂起來，差點連手中的槍也丟掉了。前面那部車子的馬達怒吼着，退後，跟着又再衝上前來。又撞了一撞。賴明增又給大大地一震，這一次連手中的槍也掉落下來了。他的司機的遭遇則比他更慘。司機防備不及，撞車的衝力使他向前仆了過去，胸膛在駕駛盤上一撞，前額也在擋風玻璃上一撞。那避彈玻璃當然不會給他的頭撞破，於是他的頭就破了，鮮血涔涔而下。

而且車子也給撞得歪了車尾抵住了一棵大樹，這樣，那部車子是既不能前進，亦不能後退了。

「快逃！」賴明增叫着，就推開車門，跳了下車。

那個一臉是血的司機保鏢也跟着他下車。他們兩個人狼狽地向花園的大門口奔出去。可是這時才發覺，那度大閘門原來是已經關上了。而賴明增知道，這門是在屋內用電按鈕控制的，他們在門前決無法把它打開來。於是，他們祗好又轉身向旁邊的樹林逃囘去了。逃進屋中是絕對不行了，這間屋子一定已經落入了敵人的手中，很明顯地，屋中是必然會有人等着他們的。

逃進林中，總算也可以有一個暫時的藏身之所。雖然前途也是不大樂觀的，由於逃進了林中，亦是逃不出圍牆之外的了。

他們衝進了林中，原來林中也已經有人等着他們了，而且人並不少。他們一進了林中，就有三個人從兩邊衝了出來。那個在車中已經給撞得昏頭昏腦的司機根本就一點抵抗能力都沒有，他連神智也不大清楚了。根本看不到有人，就給一隻鋼手揷進了胸部。賴明增毛骨悚然地連忙把槍一提，但是又有另一隻手從旁邊伸過來，一擊他的手腕，那把槍還沒有機會開响，就脫手飛去了。

賴明增大爲恐怖地連忙轉過身來，發覺他巳被兩個鋼手人包圍住了。

這兩個人的鋼手向他疾伸過來，賴明增尖叫：「不要！」但鋼手是無情可講的。不過它們也不是眞刺入賴明增的身子。它們祗是各執住了賴明增的一隻手腕。

賴明增還要掙扎，第三人則一縱縱到了他的身前，鋼手一伸，指住他的胸部，接着警告道：「好了，賴明增，不要再動了！難道你也想破腹穿腸而死嗎？」

賴明增愕在那裏了。

「好了，進來！」那兩個打手拖着他，「到屋裏去！」

賴明增愕愕地給他們拖着走，心裏也稍爲放鬆一點了，由於他們並沒有當場殺死他。不過這一點却也使他疑惑。這是怎麼囘事呢？爲什麼他們把他的手下都殺死了，却又偏偏不殺他呢？

那兩個打手把他拖到了屋子的門口，把他推了進去。這是賴明增自己的屋子，屋子裏的情形他當然是熟悉的，但是現在他所見的却是面目全非的。傢俬雜物都給打破了，亂七八糟的，而且地上還有好幾個血淋淋的屍體。這些就是賴明增留在這裏守衞屋子的手下了。他們都是死於鋼手之下的。這些鋼手人都是手不留情的，不過，他們對賴明增却是手下留情。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賴明增吶吶着問，一面用眼睛在這幾個人的臉上搜索着，想找出一個他所認識的面孔來，但是又找不到。這些面孔都是他所不認識的。都是他以前從沒有見過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一個哈哈笑起來：「難道我們想怎樣，你也不知道嗎？」

「我……」賴明增還是吶吶着，「我還以爲你們是呂剛的人。」

「唔，」那人掩着咀巴微笑，「你的消息倒也是挺靈通的。我們還以爲你不知道，原來你是早有防備了！」

事實上，賴明增就是因爲早已經有防備，所以才會弄到今日這個地步的。他早有防備，所以當呂剛的人向他進行突襲，想把他捉起來時，他就有備而戰，發生了一場慘烈的打鬥。結果是賴明增這邊死了好幾個人，而來不及把屍體抬走，留下了一具，使警方知道了這件事，而且把金菊和胡雯也引來。

不過現在，賴明增就是有備而戰也沒有用處了。他巳經落入了對方的手中。

「呂剛呢？」賴明增深吸了一口氣，「呂剛在哪裏？讓我跟他談談！」

「哼，他不能和你談，」那人說，「因爲他不在這裏！老實說，如果不是呂大哥不在這裏，你也不可能多活這一兩天的。他就是要我們等他囘來了，才親自動手，把你宰掉！呂大哥的事總是自己做，他有仇也總是自己報！」

「他不在，那……那我們來談談更好了，」賴明增說，「讓我們來談談條件吧！錢的方面，我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錢？」那人獰笑，「你出得多少錢，賴明增？」

「你想要多少錢呢？」賴明增看到了一綫希望，不禁大爲喜悅，「我是沒有關係的，你也知道，在這裏，我的收入——」他聳聳肩，「不但錢，就是給你們一份工作，一個地盤，我也辦得到。對我的好人，就是絕對不會虧待他們的！」

「這樣？」那個人又伸手搔着後腦，「不如這樣吧，賴明增，你把你的位子讓給我，你來做我的汽車司機，這樣好不好？」

賴明增深吸了一口氣。現在他知道這個人並不是眞有合作誠意的了，這個人不過是在要要他，於是他也閉上了咀巴，不說下去了。

「怎麼樣了，賴明增？」那人說，「我們剛剛談得好好的，爲什麼又不做聲了？」

「別跟我開玩笑了，」賴明增說，「我既然是已經敗在你的手中，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好了！」

「媽的，賴明增，」那人吼道，「讓我告訴你吧！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給錢使得動的，有些人是講義氣，爲朋友的。我們就是這樣，我們就是講義氣，爲朋友做事，而不是爲了錢！」

「呂剛也不見得是講義氣的人吧？」賴明增冷笑着，「到你和他有了利害衝突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你在亂說話！」那人吼道，「打！」

他的鋼手一揮過來，就摑在賴明增的臉頰上。賴明增感到頰上一陣火辣辣的痛。如果不是他的兩臂給兩個人緊緊執住，他可能就這樣跌了開去了。但就因爲他跌不開去，所以他的頭倒差點飛離了頸子。

他呻吟了一聲。

「放了他！」那人喝叫道。捉住賴明增的人放了手，賴明增正要頹然倒下時，又有一隻脚飛過來，踢中了他的心窩，賴明增打了一個轉，仆在地上。那人跳到了他身上，用脚猛踏，就像是在他的身上跳舞似的。

「我的天，不要！」賴明增呻吟着哀求，「不要……放過我吧……」

接着他就暈了過去。

那幾個鋼手人格格地大笑了起來。那個在他的身上跳舞的人又跳了下來。他揮揮手說：「好了，把他縛起來，我們走吧！」

他們把賴明增縛了起來，帶走，而且把他們自己的死者及傷者也帶走。祗是留下了賴明增的手下。

另一方面，金菊和胡雯則巳經在開始跟踪那艘快艇。因爲那艘快艇看見巳經功德圓滿，就開動了，於是她們也開動了她們的遊艇，在遠遠的後面跟踪着。用船來跟踪船，這似乎是比較用車跟踪車輕鬆得多了，海面是寬大的，並沒有固定的路，開船的人，大概也不會那麼容易懷疑有人在後面跟踪。而且，金菊和胡雯還有望遠鏡帮助，所以可以在很遠的後面跟踪，在肉眼的視綫之外。

那艘快艇也果然沒有絲毫的懷疑。事實上，快艇上的人也做夢都想不到，還會有人在後面跟踪着他們的。賴明增不可能會另外派了人在海面上監視着。而且，他們也做夢都想不到，除了賴明增之外，還會有另外一路人馬的。

那艘快艇以直綫前進，向遠遠的一處海灣駛去。

那裏原來是一個專門停泊遊艇的海灣。這使金菊和胡雯更加放心了。她們的遊艇，也一樣可以駛進那裏面去停泊的。

事實上，這座海灣，就等於是汽車的公共停車場，誰的汽車不可以進去停下呢？

當看到了快艇是向這座海灣駛去時，她們就不再隨後了，而是加速向前駛，和那艘快艇同時停了下來，而她們也是差不多同時和快艇上那三個人一起登岸的。

她們小心地跟踪在這三個人的後面。

她們並沒有看見這三個人是戴着鋼手套或類似的東西，而且，他們的樣子，也是像三個水手。他們也並沒有去得很遠，他們祗是到了附近一個大牌檔去宵夜。

她們兩個人也祗好到了同一個地方去吃東西了。好在她們的肚子也是巳經餓了，所以也不用假裝着吃東西，她們可以眞正地吃。

那幾個人看來十分之豪氣，而且興高采烈的。也喝了很多酒。他們似乎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的。如果有事做，他們大概就不會喝那麼多酒了。

金菊和胡雯小心地監視着他們，一面裝作若無其事的。

後來，他們就付賬了，而且付賬的時候還掏出一大叠鈔票來。

「我看，」金菊低聲說，「這是他們的酬勞，所以他們會這樣豪氣地拿出這許多錢來，這就是他們做這件事的酬勞！」

「如果他們做這件事有酬勞的——」胡雯緊緊地皺起了眉頭。

「那他們也許就不正式是鐵手帮的人了，」金菊說道，「祗是鐵手帮僱請他們做這件事的。」

「那麼——那麼，」胡雯焦急地，「我們豈非跟錯了對象嗎？」

「這也不一定，」金菊說，「他們雖然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但是不會每一個人給他們錢都肯做的，一定有一個他們所認識的，一個他們認爲值得信任的人叫他們，他們才肯接受的呀。好了，我們也走吧，跟着他們，不要讓他們溜掉了！」

金菊和胡雯也離座而起，跟踪着他們走。

這三個人醉醺醺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截了一部的士，金菊和胡雯也急忙截了部的士，跟在他們的後面。

那部的士把三個人載到了這座城市的一個比較陰暗的區域。

金菊吩咐的士司機在後面跟踪着的，所以她們也到達了這個區域了。的士司機忽然吃吃笑，說：「這是你們的男朋友？丈夫？」

胡雯拳頭一握，在後座裏坐直了，但金菊連忙把她按住，金菊說道：「爲什麼你這樣說呢？」

的士司機聳聳肩，道：「這是男人才來的地方。」

這時前面那部的士巳經停下了，她們的車子也停下。三個男人從的士上下來，進入了其中一間屋子。

「可以找到女人的地方，這就是男人才會來的地方。」的士司機聳聳肩。現在她們明白了，這裏就是紅燈區。

「這個地方——」金菊吶吶着，也有點難爲情的，「就是——他們就是進去——」

「是的，」那的士司機說，「難道他們還

會是來這裏觀光的嗎？」

金菊和胡雯面面相覷，胡雯說：「哼，男人就是這樣的，袋裏有了錢，就是酒和食，然後是色！」

「男人就是這樣的，」那的士司機同情地勸道，「女人實在應該詐痴扮呆算了，親眼看到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干你屁事！」胡雯大聲罵着，然後一連串的粗話，就好像機關槍一般射了出來，這令到那的士司機比她更加難爲情了。

那的士司機吶吶着：「那麼，現在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唔——去那邊吧，」金菊說，「那邊街口，不是有一間夜總會嗎？請你載我們到那裏去！」

那裏是一間國際性的夜總會，有很多新潮女郎出入，因此，她們這兩個漂亮的女郎進去，反而不大引人注目了。當然，她們和那些女人是有很大不同的，那些女人是靠色相謀生活的，她們則並不是。

「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胡雯一面問着，一面四面張望。對她投以飢餓的眼光的男人，她就還以兇狠的眼光。如果有人過來搭訕，她可能就要動手打架了。

「我們是來這裏找個坐坐的地方，」金菊說，「以及找個電話打打。」

「打給誰？」

「在這種情形之下，」金菊說，「我們是要利用一下龍萬三一帮人的力量了。這個龍頭牌，倒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她們在那夜總會中找了一張桌子，坐了下來，叫了一些飲品，然後，金菊就去打那個電話。

幾分鐘之後，她又回到座位來了。

「怎麼樣？」胡雯問。

「辦好了，」金菊說，「不過也費了好一番唇舌。他們是不願意插手這件事的，不過，好在他們已經請示過了龍萬三，龍萬三叫他們盡量出力的。」

「現在他們又怎樣出力呢？」胡雯問。

× ×

他們所做的事，是金菊授計的，而金菊叫他們去進行的，是一個很巧妙的計策。

那三個從海上歸來的人，正在那個地方沉醉於溫柔鄉之際，忽然有十幾個人衝了進去。那地方的主持人慌了手脚，一時不知道怎麼辦好。他們做這種生意，是早已向有關方面花了應花的錢，絕對不會有警探臨頭找麻煩，然而這幾個不速之客却出示證件，自稱他們是警探，來這裏進行突擊檢查。不過，他們都安慰那主持人說，他們不是風化組，他們是爲了一件刼案而來的，他們想找三個銀行刼賊，有沒有如此這般的三人來過？

他們所形容的三個人，也就是那三個從海上歸來的人。主持人指出了他們是在那一個房間，於是這批警探就衝了進去，把他們從床上揪了起來。

他們也不敢反抗，由於這些是警探。

他們雖然認爲這是很掃興的事情，也祗好乖乖地回答問題了。那幾個警探也向他們連珠般地提出問題，例如他們到這裏之前曾經去過什麼地方，以及有什麼證明。

他們的回答也當然是支吾其辭了。他們雖然的確沒有去打刼過銀行，但他們所做的事是比打刼銀行更加嚴重的，所以他們自然也不敢說出來了。

後來，這幾個警探又在他們的衣袋中搜一搜，搜出了那大叠鈔票。

「這些又是那裏來的？」

「這些是錢，難道我們身上有錢也是犯法的嗎？」

「從銀行搶來的錢？」

「是從銀行裏提出來的，不是搶來的！」

「從銀行裏提出來的，我看不是吧，你看看這一張是什麼？」

「這……這是一張五百元大鈔！」

「不錯，但顏色和紙質有點不對，還有這張也是。眞妙，你們的身上，居然有這許多僞鈔！」

「這是不可能的！這不可能是僞鈔！」

「你們說是從銀行提出來的，那你們告訴我是那一間銀行吧！」

這個問題又回答不出來，因爲，這些鈔票根本就不是從銀行裏提出來，總之不是他們親自提出來的。

也不能回答，因爲回答了，就也得說出是爲什麼會收到這些鈔票了，而他們是不能說出來的。

「媽的，我們是冤枉的，這不關我們的事！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也不會冤枉你的，走吧，跟我們到警局去一趟，就可以辯明是非了。」

於是，這幾個人就給上了手銬，帶離了這個風流的地方，給帶上了一部汽車。

那個妓院裏的主持人，在他們走了之後，也感到十分不服氣，因爲他們是花了錢的，每天付給有關方面的保護費，數目是不少的，雖然這幾個警探也不是有意與他們爲難，但是，從他們那裏把顧客抓去，這也是一種很壞的習慣，對生意是會有很大的影響的，所以這個主持人就馬上打電話向他的有關方面質詢了。

但是他所得到的答案，却是使他大大感到困擾的。因爲那邊回答說，他們已經調查過了，調查的結果說是並沒有這件事。警方根本沒有派過人到那裏來，而且，亦沒有發生過什麼銀行刼案。

「這就怪了！」那人叫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明明有幾個警探到這裏來把人抓去了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三個被抓去了的人，現在也是正在這樣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因爲，現在押送他們的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了，却不是停在警局，而是停在一片荒地。

那幾個押解他們的警探冷笑：「祗是想問你們一些問題，你們是識相的，就乖乖地回答，否則——」

這時，車子才剛剛停下，就有兩個人在黑暗中出現，朝車子走過來了。兩個女郎，步伐矯捷，身上穿着深色的衣服，深藍色，近乎黑色的。

這兩個女郎就是金菊和胡雯了。

「你們——你們不是警探！」那三人中之一個恐怖地叫起來，「你們說謊！」他們從沒見過如此年輕貌美的女警探。如果這些人不是警探，那就很糟糕了。

「你們也不見得就是對我們說實話，」那「警探」吃吃笑着，「你們那些錢並不是從銀行提出來的！」

「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我們是想問你們一些問題，」金菊來到了車子的旁邊說，「這就是實話，你們也最好對我們說些實話！」

胡雯則沒有那麼婉轉，她並不打話，祗是一手執住了最接近車門那個人的頭髮，一扯，使那人的頭撞在前座的椅背上。這一下，可把那人撞得頭昏眼花，差點暈了過去，然後胡雯才開口：「別賴了，你們開了那艘油輪撞到海邊去，引起了那場大火！」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那人說，「沒有

證據的話，你不能亂講的——」

胡雯在他還沒有說完之前又在他的眼睛上擊了一拳，那人的眼睛黑了一隻。「這裏不是法庭，」胡雯說，「我們不需要證明的！我們知道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說出來，是誰派你們去幹這件事！」

「你們不能胡亂冤枉人家呀！」

抗議沒有好處，祗是使胡雯把他的另一隻眼睛也打黑了。於是這幾個人知道，他還是不要呱呱叫的好。

「聽清楚！」金菊說，「我們又不是要把你們送上警局，我們祗是想知道呂剛在何處吧了！說出來，呂剛在那裏？」

「什麼呂剛？」

這又使胡雯生氣了，她把他們一個一個拖了出來，把他們當作三隻皮球似的，砰砰蓬蓬亂踢了一頓，把他們踢得叫苦連天，雙手給用手銬鎖住了，要閃避也不容易的。

金菊也沒有制止胡雯這樣做，她知道有些人是必須用這種手段對付的，這可以使他們招供得快一點。

終於，那個黑了兩隻眼睛的人受不住了，他叫道：「我們眞的不認識什麼呂剛，這件事是端木青叫我們幹的，他給我們一萬元。」

金菊轉對其中一個「警探」：「誰是端木青？」

這幾個「警探」，當然實在就是龍萬三帮的人了，他們對當地的「名人」是一定熟悉的，如果這個端木青是一個名人的話。

「我認識這個端木青，」那人果然說，不過他跟着又皺一皺眉頭，「但他不是外來的人，他在本地已經混了很久的，鋼手帮並不是本地的人呀！」

「端木青又是什麼人呢？」金菊問。

那人告訴金菊，端木青是一個黑道中人，倒不是屬於什麼帮會的，他的專長就是扯線，作介紹人，拉攏聯絡之類，有時也做做兩頭蛇，出賣一下情報。他又說：「很可能端木青是一個介紹人，他介紹這幾個人替鋼手帮做這件事的。」

金菊點點頭道：「讓我再去問他們！」

他們再去繼續審問那幾個人。

果然，情形看來正是如此的，這幾個人是失業的海員，對於輪船上的知識及經驗都是相當豐富的，叫他們去開動一艘輪船，那是絕無困難的事。但是他們却找不到工作，這是因爲，他們是因爲行爲不檢而被撤職的，他們走私，而且與黑社會中人有聯絡。以他們這種記錄，要再找到一份船上的工作，那是並不容易的事了。

端木青就找到了他們，給了他們這份工作。他們登上那艘油輪的時候，油輪上已經一個人都沒有，那些人到底到了何處去，以及怎樣給解決掉，則非他們所知了。

總之他們的工作就是開了這艘油輪，撞到賴明增那座工廠的岸邊，而他們就做成功了這件事。

金菊又把那個「警探」拉到了一旁，她說：「這幾個人，我暫時用不着他們了，你們能把他們暫時扣留起來，等這件事過去了之後才放出來嗎？我不想他們洩漏我的秘密。」

「這個是不成問題的。」那人說。

「還有，」金菊說，「你們查得端木青是在何處嗎？我想找他談談！」

「這個也很容易。」那人回答。

「那麼，就這樣辦好了，」金菊說：「我們此行，總算有點成績！」

× ×

另一方面，事情又有了新的發展了。

這是在雷志聽的方面的。

雷志聽仍然留在乃農的家裏，那裏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在泰國，敢碰乃農的人已經不多，而敢到乃農的家去殺一個孩子的人就更少了。而且，乃農這個地方，又守衛得很周密，等閒人也不容易闖進去的。

所以，雷志聽在那裏，一點也沒有危險的感覺，而且反而覺得他是住得太悶了。

他却不知道，危險就正在逼近他。

這天黃昏，他在乃農的花園裏玩了一陣球，就吃晚飯，然後上床就寢了，他這一場球賽倒是玩得興緻勃勃的，因爲他有玩的對手，和他玩的是一位年輕的人，這個人的年紀雖然也比他大了許多，但到底他是一個年輕人。而且，這個年輕人還是專任來保護他的，這個人就是龍飛，龍萬三的兒子。

龍萬三的確是很重視雷志聽的，否則的話，他就不會把兒子也留在雷志聽的身邊了。

這天晚上，當雷志聽和龍飛都睡着了之後，有一個人正在山的側面，向山上爬上來。

山的這一邊，却是沒有人守衛的，沒有人守衛的理由就是，這裏是長着十分濃密的樹林的，密到普通人簡直無法通過，這就像是一度天然的圍牆，也不需要在這裏作什麼防守了。

但是，這人就是通過這座樹林，向山上爬上來，他是一個特別的人，他有一件特別的工具，這就是一隻鋼的手掌。他這隻手掌一揮，擋路的樹就給劈斷了，給他讓出一條路來，這個人就是殺死雷虎的人。

他那隻鋼掌是有力的，簡直像是刀子一樣，而且事實上比刀子更爲好用，擋路的小樹，即使粗如兒臂，也給他一掌劈斷了。

他就是把這些小樹一棵一棵地劈斷，開出一條路來，讓他自己通過。用不着開一條很寬的路，祗要能容他側着身子通過就行了。

他的身上是穿着黑色緊身衣服的，而且頭部也是給一個黑色的罩子套住了。這個人和普通那些鋼手帮是不同的，身手不同，他就是上次殺死了雷虎的人。雖然他連臉也矇住了，但很明顯地，他就是呂剛。

呂剛並沒有忘記雷志聽，這個仇他還是要報的，他還是要把雷志聽殺掉，現在他就是要來進行這件事。

他把那些小樹一棵一棵劈斷了，通過那濃密的樹林，向雷志聽所在的那座住宅進發。走這條路，就是連乃農的手下，也想不到會來防備他了。

終於，他已經可以看到屋子在前面了。前面還有幾棵小樹擋着路。他到了此時，似乎已經萬分不耐煩了，手掌一陣亂揮，就把那幾棵小樹劈斷了，於是他的路就通行了。

他可以走進花園的草地，然後通過草地到達屋子的。

不過到了這裏，他却又停了一停，因爲他把最後那幾棵小樹劈斷時，發出來的聲音是相當響的，他要先肯定這些聲音有沒有吸引人的注意。

但是沒有，那間屋子是靜悄悄的，而且暗沉沉。

「哼！」他發出了一聲冷笑，終於踏出了樹林之外，就向那座屋子走過去。迅速地，他奔過了月光之下的草地，到達了屋子的陰影裏，伏在牆壁上，再等了一等。

還是沒有什麼動靜。

這時，他就肯定他是沒有被發現了，如果有人發現了他，那早就會發起喊來，不會再等下去的。

於是他又立即轉身，沿着身邊那條水渠向上面爬着，爬到了最接近他的一處露台，就爬了進去。

這間屋子的本身，倒沒有什麼森嚴的守衛

，那大概是由於防守是集中在屋子的外圍了，反而忽略了屋子本身的安全了，他可以順利地進入屋裏。

在走廊中，他毫不遲疑地走到了孩子所住的那間房間的門，門並沒有上鎖。他一推就開了，於是他可以看見孩子，孩子正在床上睡得很甜的。

呂剛在門口靜靜站了一陣，就像他是正在品嘗着成功的甜味。跟着他就開步走到床邊去，舉起那隻劈樹的手掌，手指張開來好像鈎子一樣，對準着孩子的胸部。

就在這個時候，好像有了預感似的，孩子的眼睛張開了，他尖叫了一聲。

呂剛的手一抓抓了下去！

但是孩子已經靈活地一滾滾開去，呂剛的手抓到了床褥上，孩子滾下了床邊，向門口逃去。

呂剛低低地吼叫了聲，旋風也似地轉了過來，也撲向門口。他却是堪可比孩子快了一點，首先到達了門口，一掌揮過去，孩子連忙退後，呂剛把房門關上了，下了鎖。

「救命！」孩子大聲叫喊着，「救命！救命！」

呂剛又向他一撲過去，孩子却閃到了桌子的後面，繞桌而走，呂剛一時無法追得上他，孩子跑起來總是比大人靈活的，而且身裁又纖細，目標亦比較細小一些。

呂剛咬牙切齒地追着，孩子一面機警地高聲呼救。呂剛十分焦急，知道他沒有多少時間了，當屋裏的人聞聲來援的時候，就沒有機會了。

他猛的大喝一聲，手掌一拍下去，那張桌子碎掉了，孩子吃驚地退後，又倒到了床上。呂剛像一隻大鷹般撲過去，一掌當胸抓下。孩子又拚命地一滾身，但已經太遲了，那鋼的指爪已經刺了進去，鮮血飛濺。

就在這個時候，門上响起了撞擊的聲音，龍飛的聲音在門外响着：「開門，開門，志聰，發生了什麼？」

而且樓下也傳來了鼎沸的人聲，那度門差不多要給撞開了，呂剛已經沒有時間，再向孩子的身上抓一下，他一縱身，就跳到了房門的前面。

龍飛正在外面撞門，「砰」的撞了一下，隨即把身子拉後，又準備再撞過去。

呂剛的喉嚨間發出一聲吼叫，手一伸，就向那度門揷過去。他這隻堅鋼的手掌，再加上手上的勁力沉雄，眞是所向披靡，那度堅實的木門，竟然也給揷穿了一個洞！

而且，就在他的指爪穿出了門外的時候，龍飛的身體也剛剛撞上來。這一下，無論身手多麼靈活，武功多麼高强，也閃避不來了。呂剛的手掌就這樣揷進了龍飛的體內，龍飛發出一聲尖叫，叫了一半就停住了。

呂剛的手掌張開又合上，然後拔了回來，手上已經是血淋淋的了。

隆隆的脚步聲從樓下傳上來，呂剛知道他是不能從門口出去了，那些人可能有槍的，於是他轉身跑回窗前去，飛身一躍，就穿窗而出，直向下面的草地上落下去。

竟然沒有人制止他，那些守衞的人剛剛全部衝進了屋內，正向雷志聰的房間衝上去。呂剛開步向那樹林的邊緣飛奔而去，當他差不多到達的時候，才有人向他放槍。

乒！一顆子彈在他的鋼掌上彈開，跟着，呂剛已經閃進了他自己劈開的那個缺口裏面去了。

「追他！別讓他逃掉！追他！」

有人從樓上跳下來，有人從門口追出來，都向呂剛隱沒的地方追去。當他們到達時，呂剛是已經深入林中了。而且，呂剛一面逃走，一面還揮動手掌，把旁邊的樹劈斷，讓那些樹倒下來，阻塞住去路。

要追上他是並不容易的，事實上，結果那些人也沒有追上他。

他們無法迅速地沿着呂剛所逃的路追去，而且那些路又有呂剛弄斷的樹擋着，到他們把樹搬開，就花了太多的時間。

後來，他們祇好放棄追踪，回到屋子。

那時醫生已經被召來了，雷志聰並沒有死，祇是斷了兩根肋骨。由於呂剛的手揷下去的時候他及時閃開了，所以並沒有被那隻鋼手抓中要害。然而龍飛却是已經死掉了，呂剛的手抓個正着。

命運之神就是喜歡這樣作弄人的，呂剛要殺的人，偏偏沒有死去，反而他無意殺害的那個人，却是死掉了，龍飛死掉了。

× ×

端木青是一個生活習慣古老的人，那種喜歡玩古玩，提着鳥籠上茶樓喝茶，喜歡古老式中國衣服的人。雖然他的年紀並不太老，也不過是四十來歲，還沒有到五十歲。

他的上唇蓄着兩綹長長的鬚，差不多垂到肩部。一個老式的人，那樣子就像古裝電影裏的訟棍，那種專門絞腦汁，損人利己的人。而事實上他也正是那種人。

他的生活就是靠絞腦汁，搬弄智計及損人利己而維持的，而且他過的也是相當富裕的生活。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的家裏也不可能這樣堆滿了名貴的古玩，全部都是所值不菲的。

他也很以他所收藏的古玩爲榮，他沒有妻子，祇有這些古玩，而他對這些古玩則是愛逾妻子的。保護得很小心，每天都親自打抹一次，而且臨睡之前也要摩挲一次。

保護和照料得很小心，因此這天晚上，他在床上忽然聽到「噹啷」一聲，一件陶器或者瓷器打破了的聲音時，他就連忙跳起來，衝出睡房的門口。

一隻脚在黑暗中伸了出來，把他一絆。

他翻了一個跟斗，仆在地上，差點把頸子也摔斷了。他連忙狼狽地要爬起身，已經有一隻手執住他的衣服的領後，把他提了起來。他發覺那是一個美麗的年輕女郎，穿着一身緊身的黑色衣服，很美麗，但也充滿了殺氣。

這個女郎就是胡雯。

「你——」端木青發急地叫着，一拳向這個女郎揮過去。

這一拳並不生效，胡雯的手輕輕一伸，就把他的手腕接住了，隨即另一隻手一揮，就在端木青的臉上一連摑了兩掌。

跟着她再放手，端木青就打滾着跌進了廳子的中央，那裏已經站着另一個女郎了，同樣的裝束，同樣地美麗，不過斯文和溫柔得多，這另一個女郎就是金菊。

不過暫時，端木青的注意力却不放在金菊和胡雯的身上，而是注意着地上的一堆破碎瓷片。

「我的天……你們打破了……我這個漢朝的花瓶……」顯然，他剛才聽見的打碎東西的聲音，就是打碎了這個花瓶而發出來的。

「是的，」胡雯跟到了他的身後來，「而且這祇是我們打碎的第一件東西，我們還打算把這裏的東西全部打碎！」

端木青這時才比較認眞地打量一下這二個女郎。

雖然他兩三下給胡雯打得滾倒在地上，但是現在他看到，她們身上並沒有武器，而且，這又祇是兩個女郎，所以他並不如他應有的那麼害怕。他一跳跳了起來，就向胡雯撲過去，一面揮着拳頭。

胡雯鎭靜地等着他回來，當他的拳頭擊到的時候，胡雯就迅速執住了她的手腕，向橫一拖，再一推，端木青就踉蹌着仆開了，撞向一隻擺滿了古玩的架子。

端木青想停下來，却是身不由主。

他撞到了那隻架子上，「嘩啦」一聲，架子倒下來了。

那架子上擺放着的古玩也一件一件飛跌下來，端木青恐怖地叫了一聲，手忙脚亂地去接，可惜他祇有兩隻手，兩隻手祇接到了一件，其他的就跌在地上，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打碎了一半，沒有打碎的一半是因爲本身是金屬製成的。而端木青接到的那一件，也是金屬製成的，是他很後悔不去接一件可以打碎的。他接住的這一件，就是跌在地上也不會壞呀！

端木青看着那一大堆碎片，差點要哭出來了。

「來呀！」胡雯說，「你想打，我們就來打個痛快吧，反正損失又不是我們的！」

她擺開了架式。

端木青不再打算動手和她打了，他知道打不過她的，而且一打之下，又不知道要打破多少值錢的東西。他苦着臉坐在那裏，抗議着：「你們這算什麼？擅自闖入我的屋中，又在搗亂？我可以報警抓你們的！」

「報警吧，」金菊伸手一指，「電話就在那裏！」

端木青看看電話，電話距離他相當遠，如果要到達電話，可能要經過一番掙扎，打破許多東西，而且未必能够打得成電話的。

他嘆了一口氣：「這算是什麼？你們究竟想怎樣？」

「唔，現在你理智一點了！」金菊說着，隨即從另一隻架子上取下一件古玩，向空中一拋。

端木青慘叫一聲，就像足球守門員似的連忙撲過去，僅可及時接住了。

「不要！」他滿頭大汗，臉色慘白地哀求着，「你們不要這樣！有甚麼事，你們說出來好了！」

「很好，」金菊說，「現在告訴我，呂剛在哪裏？」

「誰是呂剛？」

金菊又拿起了一件古玩一拋，端木青又慌忙撲過去接，不過這一次却是金菊自己接住了。他鬆了一口氣。

「下一次我向地上丟了！」金菊警告。

「我……我不是不想回答你們的問題，」端木青吶吶着，「你們得問得清楚一點才行呀！這個呂剛，究竟是誰？我的確沒有聽過這名字！」

「那麼，」金菊說，「讓我們換一個方式來問吧，最近此地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昨晚上，有一艘油輪撞到了一家工廠的岸邊。別告訴我你不知道這件事，你不可能不知道的，每一張報紙都有刋登這段新聞！」

「呃——我也有看報紙，」端木青吶吶着。他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這兩個人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那就很麻煩了。

「你不是看報紙才知道的吧？」胡雯說，「你是在事情發生之前已經知道的。」

「你——你究竟在說甚麼？」端木青滿頭大汗地問。

乒乓！金菊把那件古玩丟到了地上。

「不要這樣做！」端木青心痛地叫道，「這對你們有甚麼益處？」

「你說一句謊，我就打破一件！」金菊又把一件古玩找到了手，「不再預告了！」

「我們昨夜捉到了那三個開油輪的人，」胡雯說，「他們沒有你這麼笨，他們對我們說了實話，他們說是你出錢叫他們做的！」

「你——你們究竟是誰？」端木青問。

「你別管，」胡雯說，「總之，你不對我們說實話，我們就把這裏的東西都打破，然後把你埋在下面，現在聽清楚，爲了發生這件事，賴明增已經被人捉去了！」

「是賴明增派你們來的？」端木青說。

「不是！」金菊搖搖頭，「我們甚至不是賴明增的朋友。但是，我們和賴明增有着共同的敵人。所以，捉去了賴明增的人，也正是我們要找的人。你只要告訴我們，這個人是在何處！」

端木青嘆着氣，說：「這件事……這件是大事，你們……最好不要管！老實說，我也後悔我管了這件事。現在弄得一團糟，死了這許多人……」

「我們就是要管大事，」胡雯說，「小事我們是不愛管的！現在快說，是誰叫你做這件事的！」

「我們就是要管大事，」胡雯說，「小事我們是不愛管的！現在快說，是誰叫你做這件事的！」

端木青苦着臉，汗出得多到在臉上橫流着。但看情形，他知道是不由他不說的。於是他嘆了一口氣，說：「那是羅桂武，是他叫我這樣做的。」

「羅桂武是誰？」金菊問。

「一位老朋友，」端木青說道，「他——他已經離開了這裏很久，已經幾年沒有在此地混過了，但是，最近忽然又出現，他叫我做這件事。」

「一個幾年沒有見過的人，你也敢爲他做事？你對他這樣有信心？我就不相信你沒查清楚就肯替他做！」

「但他出得起錢，」端木青唉聲嘆氣着，「七萬元，現錢！這個價錢，我還查甚麼？」

「羅桂武給你七萬元，你却祇給那三個人……」胡雯不平地叫着，「你的生意倒眞好賺！怪不得你買得起那麼多古董了！好，我們來替你打破一些！」

她伸手向古董架上抓。

「不要！不要呀！」端木青恐怖地哀求。

「除非你告訴我們，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到羅桂武！」胡雯說。

「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乒乓！一件古董又打碎了。

「我是眞的不知道——」

乒乓！又一件。

端木青再否認一次！就有一件他的心愛寶貝碎掉，直到後來他也沉不住氣了，兇狠地大聲喝道：「停一停！你們先停一停，聽我說行不行？」

胡雯停了手，看着他微笑：「很好，你說吧！」

「我是眞不知道，不過你們一定要的話，我可以替你們打聽一下的。祇是，我不能馬上就打聽得出來。這需要時間。」

「我們不能給你時間！」胡雯說，「現在，你現在就要說出來！」

「你……你們不能不講道理的！」端木青痛苦地說，「如果是我做得到的，我當然會做，但是——你怎樣迫我也沒有用。你要就把我，我當然會做，但是——你怎樣迫我也沒有用。你要就把我的東西都打碎好了！」

胡雯看看金菊。她沒有再動手去摔碎東西，因爲她也感覺到，端木青所說的可能正是眞話。

金菊說道：「很好，讓我打電話去問問清楚！」

胡雯監視着端木青，金菊就過去打電話。

這個電話當然就是打給此地龍萬三帮的領導人了。他們帮助她，捉來了那三個駕駛油輪的人的。

現在，金菊就問，他認不認識一個叫羅桂武的人。

看來端木青的話果然並不假。那人說：「羅桂武？有這個人，不過已經好幾年沒有露過臉了，我猜他是已經不在此地混了。」

「他會不會已經回來了呢？」金菊問。

「沒有注意這個人的消息，不過，如果他是回來了，應該查得出來的。」

「查一查吧，」金菊說，「還有，我想你告訴我，羅桂武這個人，可不可能是和呂剛勾上了之後，回來這裏替呂剛辦這件事呢？我的意思是，他有沒有這個本領？」

「有這個可能，如果呂剛是和他一起的，那呂剛也沒有選錯人。羅桂武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武功十分高強！」

「那查查他的下落吧！」金菊說，「還有，我還想你把這個端木青也帶走，留他一段時間，免得他洩漏秘密，希望你認爲這不是一件太麻煩的事。」

那人嘆了一口氣：「現在，沒有甚麼事情是太麻煩的了，因爲現在，龍飛已經死了！」

「甚麼？」金菊拿着聽筒在那裏發愕。

「龍飛已經死了！」那人說，「我們也是剛剛接到消息的。鋼手帮殺死了他！所以，現在，這件事也是我們的事情了！」

他再詳細地把事情告訴了金菊一遍。他也告訴了金菊，孩子雖然是受了傷，不過還沒有死。

金菊感到非常難過。雖然孩子沒有死，雖然她也不認識龍飛。但龍飛是一個不該死的人。一個不該死的人死掉了，她就不免感到難過了。

「那麼！」金菊最後說，「你們派人來這裏，把端木青帶回去吧！」

金菊放下了電話，走回胡雯和端木青那裏。兩個人都沒有聽到她在電話裏講了些甚麼的，但端木青看見金菊神色凝重，就覺得情形不妙了。

「怎麼樣？」他說，「你去問了誰？我不知道你那邊那個人怎麼說，但我的確是沒有說謊的！我沒有說謊，我的確沒有說謊。」

「我知道你沒有說謊，」金菊說道，「但是——」

「但是甚麼？」

金菊沒有告訴他，她祇是一跳而前，一拳向端木青的額上擊過去。這一拳擊得快而準，端木青根本沒有閃避的機會，根本連準備閃避的機會也沒有。這隻拳頭擊中了他前額，他眼前的世界在一陣青黑色之中爆炸，人也失去了知覺……

× × ×

那是一個很古怪的地方。一座古堡。一座西洋式的古堡。許多年之前，西班牙人曾經來過這裏，建下了這座古堡。後來他們走了，這些古堡就變成了廢墟。沒有人居住。

間中也有些旅行者到這裏來野餐，不過也很少了。交通實在太不方便，交通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旅行的人也不願意來的。

賴明增就是給囚禁在這裏。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裏，所以也沒有人來救他了。他是孤立無援的。

而且，他自己也沒有辦法救自己。他已經打得太傷了，他本身已經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他是十分需要休息的，如果能讓他躺下來，他會舒服一點。如果能讓他躺在醫院裏，那是更好的。可是，別說醫院了，他就是躺下來的機會也沒有。他是給吊了起來的。兩隻手給用鎖鍊鎖住了，鎖鍊的另一頭通到屋頂上去，把他吊了起來，雙腳離地二呎。

他就是這樣痛苦地給吊在那裏，暈過去了又醒過來，醒過了又再暈過去。醒來的時候也看不見人。沒有人在他的身邊，然而他亦沒有希望從鎖鍊上掙脫出來。他懷疑他們也許是就這樣把他棄在這裏，讓他自己慢慢死去了。

後來有一次，他醒來時就看見有人了，那時已經是夜間。他可以看到外面月光很亮。

有兩個人站在他的面前。其中一個人他是認得的，就是把他捉來的人的其中之一個。另外一個則是全身黑衣的。而且連頭部也是給一隻黑罩罩着的。當賴明增的眼睛張開的時候，這個全身黑色的人就哈哈大笑了起來。

「你……是誰？」賴明增吶吶着問。

「你認識我的！」那黑色的人說着，忽然伸手到頭上一摸，就把頭上的罩拉了下來。

在月光的映照之下，可以看到他的臉。然而這張臉却是比較罩着的時候更加可怕。整張臉上全是斑駁的疤痕，連輪廓也不辨了。兩隻眼睛在紊亂的疤痕的中間晶光閃閃着。

「你……是誰？」賴明增有氣無力地問。

「你不認識我？」那人吼叫道，「那你見了自己的老子也不會認識了！」

「呂剛？你是呂剛？」

那人沒有否認，祇是在笑，因此他是承認了。

「呂剛！」賴明增說道，「你的臉，怎麼了？」

「一場大火！」呂剛說，「有一個混蛋想把我燒死，但我死不了。我這個人雖然多災多難，但是就有這洪福，總是死不去的！我已經把那個混蛋解決了，我是有仇必報的！」

「我和你……」賴明增苦笑着，「也不算得是甚麼深仇大恨，你何必這樣苦苦尋仇？」

「我是有仇必報的！」呂剛說，「如果不報仇，我還有甚麼好幹的？而且，報仇也有好處。」

「這有甚麼好處？」賴明增問。

「我這隻鋼手！」呂剛把手舉了起來，這隻手是閃閃發光的，「殺一個就進一步揚名很快，人們就都怕我了。我要哪一個地盤，就可以得到哪一個地盤，我要你的地盤，我也會得到的。有人要和我作對，就得考慮是否挨得起我這一掌！」

「你是說，你現在回來，是回來到處霸佔地盤嗎？」賴明增問。

「也不一定是要霸佔別人的地盤，」呂剛說，「我現在是正在揚名，揚名之後，我就自己建立地盤也容易了。」

賴明增搖頭：「呂剛，你錯了，今日的世界和以前的世界已不一樣。今日的世界，是不能單靠打打殺殺的，還需要一些像做生意一樣的技巧和手腕！」

「我就有這隻手腕！」呂剛吼道，「我有這隻鋼的手腕！」

他又把他那隻閃着光的手舉了起來，人一跳，手一抓，就抓住了其中一條吊住賴明增的鎖鍊，就在空中發力。人落下來時，那條鎖鍊也斷掉了，於是賴明增的一隻手垂了下來，祇有一隻手仍然給吊着。這樣，他雖然是有一隻手恢復了自由，痛苦也並未因而稍減，而且反倒因爲失去平衡而更加痛苦了。

「現在！」呂剛吼道，「我要殺死你了！你以爲佔了我的便宜就可以算數，那你是錯了！我現在就要和你算帳！我要殺死你！」

「好吧，你殺死我吧！」賴明增說，「現在我就是求你殺死我！」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死亡現在對於他簡直是一種解脫了。

呂剛怔了一怔。他預算賴明增會十分恐懼

，懇縮求饒的，但是沒有，賴明增反而是表示求之不得的，這就連他的復仇的樂趣也剝奪了。但是，他太恨那些欺負過他的人了，他總不能因爲賴明增之怕死，就放過賴明增的。

自然，就讓賴明增這樣吊着，慢慢死掉，那是更加痛苦的。但，他這隻鋼手是爲他復仇的。這隻鋼手乃是他的復仇的象徵物，他不能不用這隻鋼手殺他的仇人。於是他的鋼手一揮，就疾插向賴明增的胸部。

賴明增叫了半聲。

呂剛的手掌插進了他的胸部，把他的下半截叫聲截斷了。他馬上就死掉了。

和呂剛在一起的那個人就是羅桂武。他在旁邊也看得津津有味，就像祇恨不能够由他動手來揮出這一掌似的。

賴明增死掉了，呂剛滿意地把血淋淋的手掌收了回來。樓下忽然傳來了一聲尖而長的哨聲。那顯然是一聲暗號了。

羅桂武和呂剛都皺了一皺眉頭，兩個人連忙離開了賴明增的屍體旁邊，到了露台上，向下面望。這座堡壘的一邊臨着大海，另一邊則是陸地，固然可以遠望海上，亦可以遠望陸上。在古時，這上面裝着的大炮，是可以轟倒海陸兩方的敵人的。現在雖然仍有這些大炮存在，不過是已經又銹又破，沒有用處了。但是，視綫方面，則仍然是相當清晰的。在月光之下，呂剛和羅桂武可以看到兩個人正在向他們的堡壘走來。兩個穿着黑衣，身裁苗條的女郎。

「就是她們！」羅桂武興奮地說，「那兩個和你搗蛋的臭丫頭！她們找來了！她們是怎會來的？」

「別管她們是怎麼來！」呂剛冷冷地說，「她們來了就不能活着離開！我呂剛要把她們解決！當她們解決了之後，我更可以揚名了！這二個丫頭的名氣並不小！」

那二個「丫頭」，當然就是指金菊和胡雯了。

她們在月光之下向這座堡壘急急地趕過來。周圍全是空地，她們是沒有辦法可以偷偷摸摸地接近的。

呂剛回到裏面去，對下面叫道：「等她們進來，把她們捉住！活捉，不要殺死！留給我來！」

二個女郎很快就到達了古堡，衝進了樓下的大堂之內。

已經有八個打手在那裏等着了。他們的手足都是套了鋼手套的。

堡壘本身雖然沒有燈，但是高高的窗子以及牆縫的外面有月光透進來，所以一點也不黑暗，她們也看得見他們的。

他們手上的鋼手套，使二個女郎省却了很多問題了，她們祇需要問：「呂剛！呂剛是不是在這裏？」

呂剛的叫聲在高高的上面透下來：「我在這裏，但是你們要經過考試，考試及格了才能上來見我！」

無疑地，這八個手上套了鋼套的爪牙，就是主持考試的人了，二個女郎要通得他們這一關，才能上去和呂剛算帳的。

金菊低聲對胡雯說：「我們別浪費時間，速戰速決，盡快解決他們！」

那幾個鋼手人已經圍過來了。他們並不顧慮以一敵一的英雄原則，祇是一湧而上，以人多欺人少。現代的人都是這樣的，並不講英雄，祇講效果。

但是這個對金菊和胡雯兩個却不收效。如果他們都是手持長武器，也許會難倒她們。但他們的武器不過是手上的鋼套而已。如果沾不着敵人的身體，這鋼套是發揮不出威力來的。

而金菊與胡雯二個人用的則是以快打慢的手法，身形飄忽，專攻要害。這八個人不是胯下就是咽喉或者眼部中擊，祇中一記，就要完蛋了。

八個人，她們每人祇要擊中四招，擊倒四個就行。而她們也正是如此做了。她們的飄忽招法大爲收效。有時，胡雯不去攻打面前的人，却踢起陰鷙的一脚，踢向纏住金菊的人。金菊也是如此。一幌眼之間，已經有四個人倒了下去。祇剩四個，那是更容易辦了。在更短的時間之內，這四個人也中招而倒了下來。

「我們上去！」金菊對胡雯一揮手叫道。

二個女郎就沿着那破破落落的石階，向堡壘的頂層衝了上去。

沒有再遭遇到攔阻了，她們一直衝到了堡壘的頂層，就與那二個最高層的鋼手帮相遇。呂剛和羅桂武。

這時，她們也已看到，賴明增是已經死掉了。

「你們要償命！」胡雯憤怒地叫道，雖然她們和賴明增並非好朋友，但賴明增這樣的死法，還是使她大大感到不平的。

「你們還是担心你們自己的生命吧！」呂剛咆哮着道，「你們有命上來，決不會有命下去的！」

呂剛跳進了月光下面來，金菊和胡雯看清楚他，也不禁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呂剛的模樣，實在不大好看。不過，呂剛的面目難看，對於她們的戰鬥力倒也沒有很大影響。她們的神經並不像普通的女孩子那麼脆弱。

他們交手起來了，四個人，自然就是分成了兩對，金菊對呂剛，胡雯則是對羅桂武。

這兩個鋼手帮的高層人物，倒不如下面那八個那麼容易對付了，雖然他們是祇有兩個人。金菊和胡雯奮力和他們對陣，一時也祇是戰了個平手，佔不着甚麼便宜。

沒有錯，呂剛的武功，果然是不比從前了。從前，他常常受欺侮，現在，經過多年來的苦練，而且無疑地是懷恨的苦練，他已經有了十分頑强的戰鬥力。

羅桂武也是一個好手。胡雯和他打起來，也是相當吃力的。羅桂武套上了一隻鋼的手套，也使他更難對付。他們四個人兩對，在月光之下，就像幾隻受驚的小鳥，撲來撲去，滾來滾去，每一下都是致命的招數，大家都不肯浪費時間和動作，因爲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是不能和平解決的，必須死亡或者重傷，才可以解決得來。

不過，胡雯是很有信心的。她在戰鬥中對金菊叫道：「別担心，金菊，這一個我是應付得來的。你呢？」

「我也沒有困難！」金菊說，「我們勝利祇是時間問題而已。」

呂剛和羅桂武也並沒有指斥她們這樣說是大言不慚。他們也可以感覺到的，這二個是十分強勁的對手。

他們拿出了生平的本事來抵抗，再加上兩隻鋼掌的特殊威力。

呼！呼！羅桂武那隻鋼掌一連兩下抛向胡雯，來勢兇險而勁猛，胡雯祇好不斷後退。呼！第三掌向她迎頭拍下，胡雯已經退到了露台的盡頭，後面就是那破落的矮矮的圍牆，不能再退了，於是她祇好向旁邊一跳跳開。

羅桂武那隻鋼掌拍到了圍牆上。

拍啦，那圍牆裂了一大塊，大塊小塊的碎石跌在地上。

羅桂武狡猾地用脚一掃，就有幾塊碎石飛向胡雯，其中一塊擊中了胡雯的大腿，雖然擊得不重，可是，另外有兩塊石頭却滾到了她的脚下，胡雯一脚踏在上面，立足不牢，坐倒在地上了。

「哈！」羅桂武得意地大叫一聲，就飛身一撲，好像一支火箭一樣，直透進胡雯的身體了。

而胡雯也的確不够時間閃開。於是，胡雯祇能做她唯一的能做事，就是接住了這隻鋼手的手腕，猛的把它向上一托，同時膝蓋也向上一頂。

一托之下，羅桂武這隻人肉火箭的方向便改變了，變得畧爲向上，而胡雯的膝蓋也及時撞中了他的胸部，使他的飛行高度升高了一呎。於是，羅桂武便完全錯過了目標，而越過了胡雯的身子的上空。胡雯的後面，就是那度矮矮的圍牆了。

而圍牆後面就是空間，下臨二百多呎，古堡前面的空地。羅桂武恐怖地尖叫起來，但是無法收住去勢，亦無法找得到甚麼可以讓他扳援的東西。

他就這樣飛了出去，一直向下跌，一面下跌就一面尖叫着，直至跌到了地面。「隆」一聲，他的尖叫停止了，生命也結束了。

這邊，呂剛震了一震。金菊的拳頭就因爲他這一震而擦過了他的肩。雖然是這樣一擦，也使他的身子失去了平衡，而向後飄了出去。他就直撞向賴明增吊在那裏的屍體，於是他便抱住了賴明增的雙腳，穩住了身形，同時把這屍體一推，讓它向金菊盪過去。這使金菊不能繼續進迫了。她讓過了屍體，呂剛已經跳了起來。

「讓我來收拾他！」胡雯叫着，從另一邊衝過來。

呂剛却也不笨。呂剛並不等她趕到。兩個對兩個，尚且佔不到便宜，一個對兩個，當然是更加難有取勝希望了。呂剛是已經習慣了待機報仇的，一向認爲，君子報仇，二十年未晚，而這一次亦並沒有例外。

他倒退了幾步，向後一躍，就躍上了那矮矮的圍牆頂上，站在那裏。

胡雯繼續向他衝過去，一面舉起了拳頭。

呂剛回頭望了一眼，就忽然再度躍起，向後面一縱縱了出去，直向下墜。

胡雯愕在那裏了。

「這瘋子！」金菊也衝到了圍牆邊，向下望。

呂剛仍然在下墜之中，而下面就是海，而在月光之下，那平靜的海面就像是一池墨水。呂剛以相當美妙的姿勢插進了水面，白色的水花四濺。

「這瘋子！」胡雯說，「沒有人可以在這樣高的地方跳水！他一定會跌死的！」

在這個方面，胡雯的評論，倒算是權威的評論，因爲她本身就是一個精通水性的人，可以說游泳得像一條魚一樣好。

「連我也不敢從這裏跳下去！」胡雯說。

那即是說，假如呂剛是從這裏跳了下去而仍然活着，胡雯也不能跳下去追了。二個女郎就這樣在那裏憑欄下望，監視着。

「如果沒有把握，他也不會跳下去呀！」金菊說。

這一次，又是她猜對了。在月光之下，她們清楚地看見，呂剛終於又從水面冒出來了。而且冒出來的並不是呂剛的屍體。呂剛正撥着水，向海中心游出去。

「我們快下去！」金菊一指，「那邊有一艘小艇，我們還可划艇追他的！」

這也是一個辦法，但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她們從堡上趕到地下去，這是又要花一點時間的。

她們匆匆地下去了，離開了古堡，到了水邊。那裏是有一座小碼頭，她們從小碼頭上跳下了繫在旁邊的那艘小艇，就把小艇向海中心划出去。

她們仍然可以看到呂剛正在遠遠的前頭游泳着。不過呂剛却是游得不比她們的小艇慢，而呂剛是領先了好一大段路的，要追上這一大段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剛在漸游近對岸。胡雯又焦急地咒罵了起來。如果讓呂剛逃到了岸上，那情形是更不好了。他一上了岸，就可以跑得很快，到她們划得到岸邊時，呂剛可能已經逃得不知所蹤了。不過，實情是如此，她們也毫無辦法的。祇有盡她們的能力，盡可能地把這艘小艇划得快了。

呂剛雖然知道這二個女郎正在追他，心裏却還是很得意，因爲他知道他會搶先上岸的，一上了岸，他就可以逃得很遠了。而且她們是沒有辦法制止他的。

岸邊是愈來愈近了，呂剛終於游到了淺水處，就站了起來，踏着水跑到了岸上，向再遠一點的那座樹林衝去。一進入了樹林之中，她們要找到他是更難了。

濕濕的衣服使他的動作遲滯，也沾了不少沙灘上的沙，不過，他還是盡情地跑，盡情地跑。

直到後來，樹林已經接近了。忽然，一個白色的影子從林中飄了出來。白色，和呂剛的混身黑色剛好相反。

這是一個白鬚白髮的老人，一身白色的長袍，衣袂迎風飄展着，幾乎像是一個老神仙出現了。但是，他臉上那表情，却不是神仙會有的。那是冷酷而充滿了痛恨的表情。

呂剛愕愕地看着他。

這個老人說：「呂剛，你還逃？你逃得到甚麼地方去？」

「你——你是誰？」呂剛强悍地問。

「龍萬三，」老人說，「我就是龍萬三。呂剛，你殺死了我的兒子！」

呂剛大大地一震，知道這一次是更麻煩了。他忙扭頭向後面望去，胡雯和金菊仍然在水中，但龍萬三却不知道會阻他多少時間。

「讓開，龍萬三！」呂剛喝道：「別阻着我！」

「我現在就要把你送進鬼門關，呂剛！」龍萬三說，「你這個傢伙，活得太久，也作惡太多了！」

「你——你還是別跟我找麻煩的好，」呂剛說，「你已經這麼老了，你——你打不過我的！」

「是嗎？」龍萬三冷笑，「那你爲什麼不來試一試？」

呂剛實在也沒有必勝把握，他祇是希望把龍萬三嚇退，以免浪費他的時間而已。但現在看來，龍萬三嚇不退的了，於是他冷哼一聲，欺身躍前，一隻鐵掌向龍萬三當胸抓了過去。

龍萬三看樣子像沒有怎樣動過，祇是身形微微幌了一幌，就像他是仍然站在原處似的。可是呂剛的手抓到的時候，他却已不在那裏了。呂剛那隻鋼手抓了一個空。

龍萬三冷酷地微笑。

呂剛暴怒地一咬牙。他覺得這樣對他來講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這隻鋼手揮出去自以爲是又疾又勁的，怎麼却如此輕易地就給對方閃過了呢？他怒吼一聲，又把手掌再一揮，向龍萬三抓過去。

其實他這一番努力，可以說是白費的。以胡雯的身手，在龍萬三的面前也像是小孩和大人玩耍，更何况是他？龍萬三的身形又一幌。這一次，呂剛不但一掌抓了一個空，而且龍萬三簡直整個人都不見了。

呂剛大吃一驚，知道龍萬三已經繞到他的後面去了。他正要轉過身來，已經太遲了。屁

股上已經中了龍萬三一脚。「蓬」！他全身一震，整個飛了起來，向前頭一棵樹撞過去，好在他連忙張開兩臂，把那棵樹抱住了，才不致於撞個頭青臉腫。

他抱着那棵樹，轉過來，看見龍萬三一幌又到了。他雖然是一個老人，身形却快得驚人，祇是白影一閃，就已經來到了面前了。

呂剛連忙再揮動鋼掌向他攻擊。可是，他的掌却是完全沒有希望沾得到老人的身子。他的手掌既沾不到，那就肉掌和鋼掌都沒有分別了。

龍萬三似乎祇是打算先和他遊戲一番的，祇是繞着他團團而轉，並沒有認眞地進招擊打他。

而呂剛已經給他弄得很忙亂了，祇是在那裏團團地亂轉着，完全沒有機會切切實實地發出一招。

接着，龍萬三發出一聲叱喝，脚又提了起來，呂剛又是在屁股上給踢中了一脚，整個人飛了起來，這一次，他却是連一棵樹也抱不牢了，一邊肩頭直撞到樹身上，使得他再爬起來時，身子也側了，一邊肩膊痛得就像脫了較似的。

龍萬三嬉皮笑臉地看着他：「現在怎樣了，呂剛？我優待你一下吧，我讓你先擇一種死法。人的身上是有許多要害的，你喜歡我打哪一處我就打哪一處。」

呂剛喘着氣瞪着他，眼珠則一面閃動着，向四面張望，看看有哪一條，是適合他逃走的路。

「如果你猶豫不決，那你是自討苦吃了，」龍萬三說，「我會直把你踢到死掉爲止的，雖然，我一脚就可以踢死你，但是我會分開十脚！」

這對呂剛雖然是相當具有侮辱性的話，但呂剛這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現在，却決定還是暫時委屈一下好些了。於是，他一轉身就逃。

「你逃不了的！」龍萬三叫道。

呂剛還是拚命地逃走，可是他聽見「呼」的一聲響，一團白影飛過了他的頭頂。這個白影就是龍萬三。龍萬三就在他的前頭六呎着地，一着地就向呂剛一脚踢過來。

呂剛狼狽地把身子向後一仰，那隻鋼掌向龍萬三這隻脚抓過來，龍萬三這隻脚却相當迅捷地一縮縮了回去，另一隻脚又低低地踢了過來。這一次，他的脚踢中了呂剛的一條大腿。

「蓬！」呂剛又像一隻斷綫風箏似的飛了起來，向海邊跌回去，在沙上滾了幾滾，沾了一頭沙粒。他還沒有爬得起身，又聽見一陣風響。

他雖然已經不大能够靈活地轉動，他還是拚命一滾，再滾開。「蓬！」龍萬三那兩隻脚踏在沙上。

沙粒向兩邊揚起，好像霧似的。

呂剛又跳了起來。這個時候，他是眞正恐懼得魂飛魄散了，完全沒有抵抗的心情，祇是一心一意想着要逃走。

他狼狽地轉身開步，他是却發覺前路已不通行，原來胡雯和金菊已經到達了。她們已經跳了上岸。胡雯得意地叫道：「打死他！打死他！」

呂剛轉得身來，龍萬三又已經到達了。龍萬三的脚一閃，呂剛根本連看也看不清楚，就中了一脚。

他又整個飛了起來，好像一隻皮球似的，打着轉，跌到了金菊和胡雯的面前。

「好呀，」胡雯歡聲叫着，「讓我也來一脚！」

她也一脚踢了出去，呂剛又飛了起來，這一次他却是離開了岸邊，墮進了淺水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好機會，如果他游泳够力氣的話，他是可以游泳逃走的，但是他却沒有游泳的力氣。他沉了下去，又再浮了起來。他吐着水，狼狽地爬回了岸上。這一次，龍萬三又來到了他的面前。

龍萬三吃吃笑：「怎麼樣？你已經決定了沒有？你要我打哪裏？」

呂剛祇是伏在那裏喘着氣，眼珠閃動着，仍然在找尋着一條逃走的路。

龍萬三咆哮一聲，又提起脚，向他踏了下來。

呂剛却原來並不是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的。他祇是在假裝而已。現在，當龍萬三一脚踏下來的時候，他又很快地動了。他的鋼手掌一揮，就向龍萬三這隻脚抓過去。

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龍萬三的脚給他抓住了。呂剛心裏一陣驚喜，手上連忙用力，大力抓下去。

但是，他却好像抓着一塊橡皮，而橡皮的中心又是鋼的。

他抓下去，如果是平常人的脚，就會給他的鋼指穿透了，但是龍萬三的脚却沒有穿透。抓下去是充滿了彈性的，就是抓不進去，硬中帶軟，軟中帶硬。

他再用力，還是一樣。接着龍萬三哈哈一笑，把脚提了起來，一甩，呂剛便整個飛了起來。那隻脚也抓不牢了。他又打着轉飛出了水面，墜進了水中。

那個地方的水是比較深的，呂剛一沉就沉了下去，沉到了十呎深的水底。他狼狽地划着水，連忙再浮回水面上去。胡雯却已經涉着水向他追來了。

呂剛並沒有逃走，祇能够慌亂地舞手動足，向岸邊游回去。爲了躲避胡雯，他就採用橫的路綫游，因此胡雯並沒有截到他，他又回到了岸上了。

這使胡雯很不滿意，她又呱呱叫着咒罵了起來。

但是呂剛是逃不了的。呂剛剛剛在岸上站得起來，龍萬三又已到達了他的身邊了。

「呂剛！」龍萬三獰笑着叫道，「你逃不了的！」

他的脚一提，快如閃電。蓬！呂剛又整個飛了起來，連自己在什麼地方中擊也不知道，總之是像一隻大皮球一樣飛了起來，又落在地上。

他吐出了一大口鮮血。不是因爲跌在地上而吐血，是因爲連串地中了踢，內臟受了傷害，所以吐出血來。

龍萬三仰天長笑起來。「哈哈哈哈，呂剛，這一次你是死定了！」

呂剛張開咀巴，露出一個苦笑。也許他想求龍萬三饒命，但是吐不出聲音來，祇是吐出鮮血。

龍萬三再度一跳而前，脚又踢出了。「蓬！」這一次，呂剛是胸部給踢中，而且聲音特別響，顯然是龍萬三用上了更大的勁力。呂剛又整個人飛了起來，向下跌，這一次飛得特別高。而龍萬三快得像一隻鳥，他的身形一掠，又追到了，而且在呂剛跌到地之前他就已經追到。他又飛起一脚踢上去。

這一次的聲音有點特別，就像一隻皮球給踢破而洩了氣。呂剛又再度飛了起來，轉了兩轉，跌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血好像開了水喉似的從咀巴湧出。

龍萬三也用不着過去看清楚，他祇是說：「他已經死了！」

從這麼遠的地方，他已經可以判斷。他對他自己的招數，就是這麼有信心的。胡雯跑過

我們去看看，果然看到他是已經死掉了。

胡斐佩服地看着龍萬三，稱讚道：「行，果然有幾下！」

龍萬三的腳踢得那麼快，又是那麼勁，這是要使她自嘆不如的。

龍萬三聳聳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我也不知道多少年沒有殺過人了，胡姑娘，不錯，你說得對，有些事情，是不由你袖手不管的！如果我早些出手，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件事情了！」

金菊却皺着眉頭，顯得不大滿意。因為，呂剛是禍首，呂剛死掉了，他這個鋼手幫就不能作惡了。

可是，還有那些餘黨，呂剛死掉了，他們就一定作鳥獸散，就這樣放過他們是可惜的，然而沒有呂剛作供，就很難找到他們每一個，把他們一網打盡。

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也沒有什麼辦法的。

呂剛殺死了龍萬三的兒子，她總不能制止龍萬三殺死呂剛的。

「兩位姑娘，」龍萬三說，「很多謝你們幫忙我這件事，現在事情已經解決了，我們後會有期吧！」

金菊對龍萬三倒有點依依不捨之感。她說：「你……你不能再留一會嗎？」

龍萬三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方便留在這裏，我不喜歡和警方碰頭的，而警方已經來到了！」

「警方來了？」胡斐瞪起了眼睛，「在哪裏？」

「他猜他們已經到達了堡壘，」龍萬三說，「如果那邊還有活着的餘黨，他們就會供出其餘的人的所在了！」

「奇怪，」胡斐說，「他們怎會摸來的？你眞知又沒有通他們！」

「等一等，」金菊說，「龍老伯，那個孩子雷志聰，他——」

「這個你放心好了，」龍萬三說，「孩子我會負責的，我會把他帶大，我會把他當作我自己的兒子一樣。再見！」他一揮手，便飄然離去了。

二個女郎看着他遠去。

後來，胡斐回頭向堡壘那邊望過去，果然看到有不少人在走着，而且有汽車的車頭燈光在一閃一閃的。

「他們似乎是眞的來了。」胡斐說。

「也許吧，」金菊說，「讓我們回去看看吧！」

她們就再登上那艘小艇，向堡壘的方面划回去，呂剛的屍體，則就這樣棄在地上。屍體是不會逃走的，所以她們是沒有必要帶在身邊了。

「我們要不要告訴他們，呂剛是龍萬三所殺的呢？」胡斐問。

「我看用不着了，」金菊說，「我們大可以說些謊話的。我們可以說，我們趕到時，呂剛已經死了，看不清楚殺他的人是誰。」

「他們也會猜到是龍萬三的，」胡斐說。

「讓他們猜好了，」金菊說，「猜是一件事，有人指證是另一件事，猜中也沒有用的，要有人指證才行！」

她們的小艇划近堡壘的時候，果然就看到，那些人正是警方人員。有好幾部警車正停在堡壘前面的空地上。

有一個人匆匆從堡壘裏面跑出來迎接她們。這個人就是丁朗，金菊的「男朋友」。

當她們靠岸的時候，丁朗就急急地問：「呂剛呢？呂剛在哪裏？」

金菊微笑，回身一指：「在那邊，你去啡他收好了屍！」

「你——」丁朗驚愕地說，「你殺了他會嗎？」

「不是，」金菊說，「如果我們做主，我們當然暫時讓他活下去，可惜他的仇人太多了，有人比我們還快。」

「誰？誰殺死了他？」丁朗惶急地問。他是不贊成私人的殘殺的，他認爲一切都應該用法律解決。

金菊和胡斐是早已準備好了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而現在，她們也就把她們早已準備好了的答案搬出來了。她們說，她們看不清楚那個是什麼人，她們在水上時，就看見那兩個人在打架了，而且她們看着呂剛給打死，到她們到達岸上的時候，那個兇手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爲什麼你們不追？」丁朗氣結地道。

「你這話講得眞好笑了，」胡斐反唇相譏道，「我們去追？這又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追什麼？」

「而且，」胡斐也嬉皮笑臉的，「呂剛是一個壞蛋，殺死呂剛的，必然是好人了，我們爲什麼要和一個好人過不去呢？」

「你們——你們眞是混帳！」丁朗急得在頓着腳，不過他也沒有辦法，祗好跑回去，吩咐他帶來的手下們去追了。

金菊和胡斐却一點也不爲龍萬三担心。龍萬三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們又豈有這麼容易追得上的？

丁朗又轉了過來，瞪着她們，胡斐說：「現在，也要輪到我們來問你幾句話了，丁朗，你又是怎樣會摸到這裏來的？」

這一次，是輪到丁朗得意起來了。他趾高氣揚地笑着說道：「我嘛，我當然是我有我走本領。」

「什麼本領？」胡斐不服氣地問，「你們有什麼本領？」

丁朗告訴了她們，他就是從另一個死於呂剛手上的仇人關水月那裏得到綫索的。丁朗和毛雲天認定了關水月留下來的寡婦有古怪，而他們也並沒有猜錯，他們小心地監視着這個寡婦的行動，果然得到了綫索。原來這個婦人對關水月並不忠實，她是有一個情夫的，是她童年時代的愛人，後來又和她搭上了。她這個情夫，就是與呂剛勾結的，事實上也正是呂剛的手下之一：他有一隻那種鋼手套的。呂剛就是利用他說服了寡婦，在半夜裏把呂剛放了進來殺死了關水月。

她看見他們相打而不呼救。自然，關水月死掉，對她是有好處的。她可以恢復自由，改嫁她童年的心上人了。

在關水月死了之後，她無所顧忌，行藏自然是沒有那麼秘密了。她去與她這情夫私會，而丁朗等派人去把這個情夫拘了起來問話。一問之下，在這個情夫的家中搜出了一隻鋼手套，於是秘密就無法保守下去了。這個人供出了他的首領是呂剛，供出呂剛是到了此地來，而叫也供出了呂剛是以這座古堡作爲他的臨時總部。丁朗一問出了這些綫索，就連忙帶大隊趕來了。

「可惜，」金菊諷刺地說，「你這麼本事，却還是來得遲了一點！」

「而且，」胡斐也嬉皮笑臉的，「似乎每一次，你都是來得那麼遲的！」

「都是你們這兩個搗亂鬼！」丁朗恨恨地說，「如果不是你們兩個在亂攪一通，我不是早已經把呂剛捉住了嗎？」

「我們走吧，」金菊說，「還是別阻着大偵探辦理後事了！」

她的身就轉倆。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相思夫人（上）

劍破鴛鴦夢 血染鶼鶼心

你懂不懂什麼叫做相思？

你知不知相思有多深？有多遠？

你能不能告訴我相思又是什麼滋味？

× × ×

只要你還有情，還會愛，即使現在你還未懂得，遲早總有一天你會懂得什麼叫做相思。

× × ×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相思怨·李季蘭。

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玉樓春·晏殊。

天地有窮，相思無盡。

海水雖深，未及相思一半。

海水有涯，相思無畔。

你說相思有多深，有多遠？

× × ×

如果你已懂相思，已在相思，相思什麼滋味相信你總可以告訴我。

如果你還未懂相思，未在相思，這裏我找來了劉效祖雙叠翠曲的四季相思，你不妨細讀一下——

春相思，春相思，游蜂牽惹斷腸絲，忽看見柳絮飛，按不下心間事，悶繞花枝，反恨花枝，鞦韆想着隔牆時，倒不如不遇春，還不到傷心處。

夏相思，夏相思，閒庭不耐午陰遲，熱心兒我自知，冷意兒他偏膩，强自支持，懶自支持，蘭湯誰惜瘦腰肢，就是捱過這日長天，又愁着秋來至。

秋相思，秋相思，西風凉月感無知，緊自我怕凄凉，偏照着凄凉處，別是秋時，又到秋時，砧聲語意如絲，爲什的鴻雁來，不見個平安字。

冬相思，冬相思，梅花紙帳似冰池，直詩要坐着捱，忽的又盡一日，醒是自知，夢是自知，我便如此你何如，我的愁我自担，又担着你那裏也愁如是。

× × ×

夢縈，魂牽。

消瘦了腰肢，憔悴了容顏。

相思的滋味原來是苦的。

雖然苦，只要你再想一想，仔細想一想，你並不孤單，你還有一個可以相思相念的人，你就會覺得，這苦雖然苦，還是好的。

× × ×

只道相思苦，相思令人老，幾番幾思量，還是相思好——

西園公子名無忌
南國佳人號莫愁

月，燈。

白月，紅燈。

白月無聲秋漏永，紅燈有影夜樓深。

月色蒼白，燈光通紅。

小樓四下的珠簾也給燈光映的通紅。

這紅，紅的來醉人，紅的來迷人。

兩條人影就落在西面的珠簾上。

此時此刻，這樣的燈光，這樣的環境，這兩條人影如果一女一男，你說有多旖旎就有多旖旎。

這兩條人影却是男的。

左面的一個坐着，右面的一個站着，垂手站着。

有一聲歎息。

坐着的那個人在歎息。

歎息中無限傷感。

「她走了？」語聲中却夾雜着無限憤怒。

「嗯！」站着的那個人連頭也垂了下來。

「跟着沈勝衣走的？」

「嗯！」

砰的放在旁邊的一張几子立時在坐着的那個人拳下粉碎！

站着的那個人猛嚇一跳，噤若寒蟬。

「我早就知道會這樣！」又一聲歎息。「知道又怎樣？一天她不死心，這種事情遲早難免發生！」

「嗯！」

「要他死心只有一個辦法！」

「殺死沈勝衣？」

坐着的那個人一頷首。

「也不是一件難事！」

「說得好聽！」坐着的那個人冷笑。

「我並沒有忘記他的武功。」

「哦？」

「有兩句說話，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還有强中手，儘管他武功怎樣高强，未必就沒有人可以殺他！」

「不成你心目中已有這樣的人選？」

坐着的那個人欠身欲起。

「今午應天府來了一個人。」

「一個什麼人？」

「殺人爲生的人！」

「職業殺手？」

「殺手中的殺手！」站着的那個人放緩了聲調。「無論胆色，心智，武功，這個殺手在其他殺手之上！」

「哦？」

「雪漫天這個人怎樣？」

「人强，位高，勢大，財雄！」

「這個殺手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衆目睽睽之內，重重保護之內，一劍將他刺殺！」

「你這莫非是說西園公子——」坐着的那個人長身而起，連語聲也變得激動起來。「費無忌？」

「正是費無忌！」

× × ×

「費無忌？」

「正是費無忌！」

回答的聲音冷酷，無情。

費無忌這個人本來就無情，冷酷！

「這裏本來有燈，現在無燈。」

「有燈又如何？無燈又如何？」

「有燈你便知我在何處，有燈你便知我是何人。」

「無燈我也知你在何處。」

「無燈難道也知我是何人？」

「有燈我也未必知你是何人。」費無忌冷笑一聲。「你是何人也沒有關係，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只有兩種人，活人，死人！」

「我是活人！」

「死人不會說話。」

「那在你的心目中，就只知道我是活人……」

「這已足够！」

「其他你一概不管，一概不問？」

「今日主賓，明日路人，我管你什麼，問你什麼？你以爲我所有的時間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少？」

「好，我這就放心了。」

「任何情形之下，你都可以放心，我認識的不是人，只是錢，我相信的只是錢，不是人！」

「我雖然放心，但我還是喜歡黑暗之中。」

「在你。」

「可知我什麼事找你到來？」

「我是一個職業殺手！」

「知。」

「這你找我到來，除了要我替你殺人還有什麼事？」

「沒有了。」

「你要我替你殺什麼人？」

一陣子沉默。

「還沒有考慮清楚？」

「不。」

「那最好快說。」

「只怕我一說出來，你就會推却。」

「你果眞經已肯定我是什麼人？」

「費無忌！」

「費無忌是你所說的那種人？」

「傳言不是。」

「本來就不是！」

「但這一次不同！」

「有何不同？」

「我要你去殺的這個人，並非尋常可比！」

「費無忌又豈比尋常？」

「這個人十八歲就已名動江湖。」

「費無忌十五歲就已仗劍爲生，第一個殺的也就是名動江湖的入雲龍！」

「又是龍？」

「這個人的開始，難道又是殺了一條龍？」

「沒有這回事，這個人根本就沒有殺過什麼龍，只是戰平手了一個殺龍手——一怒殺龍手！」

「祖鷩虹？」

「正是祖鷩虹！」黑暗中一聲微喟，「之後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十三殺手都在這個人劍下飲恨，就連轟動一時的劇盜白蜘蛛，也倒斃在這個人面前！」

「我知道你所說的這個人是誰了。」

「誰？」

「沈勝衣！」

「就是沈勝衣！」

「這個人的確並非尋常可比。」

「你也承認了。」

「事實是事實。」

「嗯。」

「我未入應天府城，已經感覺到這個人的威風，一入應天府城，耳邊更就全都是這個人的名字。」

「這還是昨天的事，他還是前天才來

，一來事情就完全解決，在人們心目中，簡直已不將他當做人，當做神！」

「在我的心目中，他却只是人，不是神！」費無忌冷笑。「本來他就不是神，只是人！」

「在你的心目中只有兩種人，活人死人。」

「他不過是個活人！」

「所有活人都一樣？」

「都一樣！」

「你不怕？」

「我有何可怕？他有何可怕？」

「你自信他不是你的對手？」

「我沒有這樣說過。」

「你沒有這種自信？」

「沒有，完全沒有！」

黑暗中又是一陣沉默。

只有費無忌的聲音。

「我十五歲刺殺入雲龍的時候，入雲龍的劍術最少勝我一籌，輕功最少好我兩倍，經驗更是多我十五年，連一分自信都沒有，都不可能有，結果他却是……」

「死在你劍下！」

「武功是一件事，殺人是一件事，武功高强的人殺人未必出色，殺人出色的人武功未必高强。」

「哦？」

「我並非以武功取譽，我只是以殺人揚聲！」

「嗯。」

「殺人是另外一門學問，另外一種技能！」

「你專攻這一門學問，你擅長這一種技能。」

「你現在需要的只是懂得這門學問，擅長這種技能的人！」

「嗯！」

「我就是你所需要的人。」

「所以我找你到來。」

「這你還問我什麼？」

「一件事！」

「我在聽。」

「要多少酬勞？」

「我殺雪漫天索價黃金一千両，沈勝衣最少比雪漫天難應付一倍，要你二千両金也不過份。」

「並不過份！」

「爽快！」

「近門有一張几子。」

「哦？」

「几上有一個盒子。」

「找到了。」

「盒內有兩張銀票，每張黃金一千両，正好二千両！」

「銀票已在手。」

「我本來就打算給你這個數目。」

「好巧。」

「先銀後貨，這是你殺人的原則，我知道。」

「你應該知道。」

「銀現已付出，貨？」

「半個月後我另有要事，如果還要我追尋沈勝衣的行踪，半個月內如無消息，這事情就得押後，最好你能够供給我消息，告訴我他的行踪，那有半個月時間，事情應該可以解決了。」

「昨日拂曉他離開應天府，在城外徘徊了大半天，傍晚才見他取道北上，時間相差並不多，他人又與衆不同……」

「我對他沒有印象。」

「這可以給你一說。」

「年歲？」

「二十五六。」

「身裁？」

「七尺短長。」

「特徵？」

「散髮披肩，白衣及履，用劍，左手劍！」

「你還知道什麼？」

「這還不够？」

「够了！」費無忌一字一頓的。「十五日之內，他不死，我死，我不死，他一定死！」

「好！」

「你走運，半個月後的那件事我只是應聘，並未受聘，要是我已收了人家的錢財，你就是給我二萬両黃金，我也不會接受，我也要等到那件事了結之後才會替你賣力，賣命！」

「我走運！」

「至於是沈勝衣倒霉還是我倒霉，要看這十五日了！」

「嗯。」

「沒有什麼，我得走了。」

「不送！」

黑暗中大笑聲突起，脚步聲突起。

費無忌的大笑聲，費無忌的脚步聲。

笑聲漸遠，步聲漸遠。

又回復寂靜。

並不寂靜。

那個人的聲音又响了起來。

「你找他這件事有沒有人知道？」

費無忌已去遠，這句話的對象當然不是費無忌。

「沒有，絕對沒有，我已小心，極盡小心！」一個人連隨應聲。

這個人似乎一直侍候在旁。

「可曾洩漏風聲？」

「不曾，完全不曾。」

「好，知道這件事的，就只有一個人了。」

「費無忌？」

「費無忌只知賺錢，只知殺人，他認識的只是你，不是我，你當然不會跟他提到我的？」

「當然不會！」

「那他又怎會知道？那個人又怎會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誰？」

「你！」

黑暗中突然閃起一點寒芒！

一聲悶哼突然响起！

這一聲悶哼說不出的痛苦，這一聲本來並不是悶哼，但才到咽喉，咽喉就給截斷，這一聲也就變了。

寒芒接又一閃，一閃而回！

滴滴搭搭的好像有血濺在地上！

蓬的人亦倒在地上！

「這爲了什麼？」人還會說話。

「你知道得太多了！」

「我是你的心腹……」語聲更痛苦。「唉—我又怎能够留下你這個心腹之患？」

黑暗中卽時响起了好幾笑聲。

笑得是那麼的悲哀，那麼苦澀，那麼的微弱。

是笑他自己還是笑別人？

只有這幾聲笑聲。

又一陣寂靜，死寂，死靜。

「費無忌，沈勝衣！」又是那個人的聲音，也只有那個人的聲音了。「這兩個人無論那一個都不止值二千両黃金，我祇用二千両黃金就操縱了這兩個人的生命，自由，這二千両黃金化得總算不寃，總算不寃！」

大笑聲暴起！

笑得是這樣的快樂，這樣的清爽，這樣的响亮。

他又笑誰？

沈勝衣還是費無忌？

× × ×

「果然好酒，果然好菜！」

費無忌大笑，放聲大笑。

放在他面前的正是應天府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只是好酒？只是好菜？

倚在他懷中的女人禁不住要問一聲。

「人呢？」

「佳人！」

活色生香，的確是佳人！

佳人來自南國，佳人名叫莫愁。

莫愁善解人意，莫愁體貼入微。

莫愁實在可以要人莫愁。

人有錢本來就沒有多少憂愁，人有錢再來到這樣的温柔鄉，再對着莫愁這樣的女人，又再還有什麼憂愁，還會記得什麼憂愁？

天香樓本來就只是有錢人才能停留的地方，莫愁本來就只是有錢人才能請得動的女人。

這地方正是天香樓這女人正是莫愁。

這客人却並不是眞正的有錢人。

這客人只是一個職業殺手！

這客人的感受又怎會相同？

費無忌面上雖然在笑，眼中却連一絲笑意也沒有。

別人來這種地方是爲了解悶，是爲了消愁。

他來這種地方却就只是爲了享受。

他十五歲開始殺人，他十五歲就已開始懂得享受。

一個仗劍爲生的人遲早總有一天死在劍下。

他知道。

還能活多久？

這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不必虧待自己的時候他就絕不虧待自己。

能够享受的時候他就一定享受，徹底的去享受，眞正的在享受。

他還未到三十，還算年輕。

他的神情雖然冷漠，相貌並不難看。

他的出手絕不吝惜，絕對豪爽。

年少多金，年少英俊。

這樣的客人又怎會不受歡迎？

只要受歡迎，享受就一定可以如願以償。

醇酒，佳肴，美人。

他所謂享受，不外這三樣，最後的一樣也就是他最歡喜的一樣。

很多時三杯還未了，美人已在床上。

這一次例外。

三杯又三杯，美人還在他懷中。

他還沒有想到那回事。

他想着另一件事，沈勝衣的事。

對於沈勝衣他實在是完全陌生，他沒有見過沈勝衣的人，也沒有見過沈勝衣的出手。

他只是聽過沈勝衣的名字，沈勝衣的威風。

他知道的實在太少。

他可以思想的實在不多。

這他竟能够想到現在。

他似乎並未覺察，但突然察覺。

在享受的時候，他一向只想到享受。

這一次偏偏例外。

這還算得在享受？

他笑，苦笑。

一向他只是用錢來買別人的歡笑，別人的感情，別人的尊嚴。

歡笑也許是假的，感情也許是假的，尊嚴却可能是眞的。

一個人可以强顏歡笑，一個人可以故作多情，一個人的尊嚴却不是由得自己。

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才沒有個人尊嚴。

這種人已是人中的渣滓。

在他享受的時候，他需要別人的歡笑，他需要別人的感情，他却將別人的尊嚴踩在脚下。

到他離開的時候，留下的除了金錢，還有苦痛的回憶。

還有尊嚴的人一定恨他。

還有感情的人更就心也粉碎，腸也寸斷。他並不以爲這是一種錯，他要的只是短暫的歡娛。

卽使有人對他付出了眞情，他也不感激。是假的他更不在乎。

他只是付錢，並沒有付情。

他根本無情。

一個職業殺手又怎能有情？

他笑着又喝了一杯。

這一杯他喝得很漫很慢，就好像這已是他最後的一杯。

這當然不是他最後的一杯。

一杯酒又有多少？喝得再慢也有喝完的時候。

他替自己再添一杯，又添一杯給懷中的佳人。

他望着懷中的佳人，突然有一種這樣感覺。

彷彿這一次已是最後的一次。

他付出的不止是金錢，還有自己的生命。

他用最動聽的說話。

他用最温柔的態度。

他突然有一種這樣的希望，這一次買來的是眞正的歡笑，是眞正的感情。

他笑，對着懷中的佳人笑。

他懷中的佳人也笑，對着他笑。

他面上的笑意於是更濃，就連眼中也有了笑意。

他懷中的佳人却只是笑在面上，眼中連一絲的笑意也沒有。

他心中一陣刺痛。

樓外適時傳來了一陣歌聲。

這種地方，這個時候，當然不會有人銅琶鐵板，狂歌大江東去。

歌聲說不出的旖旎。

費無忌心中一蕩，低語懷中的佳人：

「你可懂唱歌？」

「懂！」莫愁當然懂。

「給我唱一曲好不？」

莫愁一笑，偎在費無忌懷中，漫聲輕唱——

小紅樓上月兒斜，
嫩綠叢中花影遮，
一刻千金斷不賒，
背燈些，
一半兒明來一半兒滅……

莫愁的歌喉原來也很動聽。

歌聲旖旎，歌詞同樣旖旎。

費無忌的面容却一陣落寞。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我千里而來，與你相會於今宵，緣雖淺，總算是有緣，錯過了今夜，難道你就不再想我念我？」他微喟。「我還以爲你會給我唱一曲相思。」

莫愁不由得一怔。

她還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窗外已有人替她答話。

「今夜還未過，你人還未走，相思在別後，這難道你也不知？」

這一次到費無忌怔住了。

「誰？」他問道，一隻右手，已在劍上！

他的劍無論何時何地都在身旁。

他的生命繫在劍上！

兩扇窗戶應聲分開，一個聳骨高顴，臉容乾癟，又高又瘦的金衣中年人出現在窗前。

「你要聽相思曲，何不隨我去見一個人？」金衣中年人一笑。

「什麼人？」費無忌又是一怔。

「相思夫人！」

「相思夫人又是什麼人？」

「相思夫人就是相思夫人！」

「人在何處？」

「人在相思深處。」

「我如何才可以見她？」

「門外已給你準備好了馬車，你跟我來就可以見她。」

「車馬要多少時候？」

「三天已足够。」

「三天？」

「馬車上也有醇酒，也有佳餚，也有美人，莫說三天，卽使三十天你也不愁寂寞。」

「我不怕寂寞。」

「你是應承了？」

「我沒有應承。」

「你連寂寞也不怕，難道，還會怕相思？」

「我正想有一個相思相念的人，我又怎會怕相思？」

「這何不隨我一見相思夫人。」

「相思夫人並非我相思之人。」

「你只要一見相思夫人，你就難忘相思夫人，相思夫人，豈非就是你相思之人了？」

費無忌忽的一聲輕歎。

「你歎息什麼？」

「只聽那一句，我已經動心。」

「車馬就在門外。」

費無忌又一聲輕歎。

「你這還歎息什麼？」

「要是三個時辰，就算沒有車馬，就算折了雙腿，爬我也會爬去，只可惜是三天。」

「你沒有時間？」

「沒有，明天一早，我就要離開應天府。」

「何去何從？」

「去處去，從處從。」

金衣人一聲歎息。

「你也歎息？」

「思想夫人要我準備香車寶馬，醇酒美人，一心請你前往一聚，你却沒有時間，我既無以回覆夫人，我又怎能不無歎息呢？」

「這的確是堪歎的一回事。」

金衣中年人又歎息一聲。

「你這又爲了什麼歎息？」

「我還打算跟你交個朋友，携手登程，但現在看來，你我這個朋友是交不成的了，這豈非又值得一歎？」

「這我反而並不覺得可惜，只是覺得可笑，」費無忌果然笑了出來，笑得很奇怪，很冷酷。「十五年前我爲了三千両銀子反手一劍將惟一的一個朋友的一顆心刺穿了之後，我就沒有想到要再交朋友，也再沒有人願意交我這個朋友！」

「好在你給我說清楚，好在我還沒有交上你這個朋友！」金衣中年人苦笑着搖頭。

「我沒有朋友，也根本不打算交什麼朋友！」費無忌望了一眼窗外。「春宵苦短，秋夜也不見得爲何悠長，你打開了我這裏的兩扇窗，吹冷了我這裏的一席酒菜，我都由得你，你要說什麼，我也由得你，你這總該心滿意足，總該給我將窗戶關上的了。」

金衣中年人亦自回頭一望。

夜茫茫，月茫茫。

月已在屋簷上。

「果然不早了。」

「本來就已經不早的了。」費無忌手一掠懷中佳人的一頭秀髮，「這時候最適合就是做那種事。」

「我知道是什麼事。」

「我雖然胆大包天，有人在旁望着，那種事我還是幹不出來的。」

「你是要我走？」

「要說的你都已說完，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夫人吩咐無論如何我也得將你請回去！」

「哦？」

金衣中年人道：「你要我走，你就得跟我一起便走。」

「我若是不走？」

「夫人吩咐抬也要將你抬回去！」

「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明白最好！」金衣中年人突然雙手一拍！

小樓另外三面的窗戶應聲一齊打了開來，每一面窗戶之外都站着一個人。

一式一樣的三個黑衣中年人！

這三個黑衣中年人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面貌相同，身裁相當，就連神情也好像完全相似。

費無忌目光一轉，一怔，一怔馬上就回復自然，目光一轉又回到第一個金衣中年人面上。「我一直沒有問你姓名，現在你就算不說，我也知道了。」

「哦？」

「梅山三兄弟誰都知道是金獅的死士，你不是金獅又是誰？」

「嗯，原來你也只是因爲他們三兄弟才知道我是誰。」金衣中年人淡笑，「我本來有些開心，但現在聽你這麼說，我又反而覺得有些傷心了。」

「他們三兄弟實在比你來得好認，我看你現在瘦得連一條狗都不像，那叫我怎能想到你是一隻獅？」

金獅垂眼望着自己消瘦的雙手，無限感觸。

「相思惱人，相思瘦人，金獅呀金獅，你這相思何日方休？何時方了？」他喃喃自語，旁若無人，甚至連自己也竟似忘掉了。

費無忌看在眼裏，忍不住放聲大笑。「一雙金獅爪橫掃兩河的金獅居然也會爲相思苦惱，爲相思消瘦，若不是親眼看見，親耳聽到，打死我也不相信。」

金獅也笑，苦笑。

費無忌大笑不絕。「我正想相思，正恨相思，但看到你這樣子悽慘，我又反而替自己慶幸了。」

金獅淡淡一笑，忽然問：「你懂不懂什麼叫做相思？」

費無忌想點頭，但再一想還是搖頭。

「你知不知相思有多深？有多遠？」

費無忌又是搖頭。

「你能不能告訴我，相思又是什麼滋味？」

「我不懂，我不知，我又怎能告訴你相思什麼滋味？」

「那我告訴你，是苦的！」

「既然苦，又何苦相思？」

「雖然苦，但只是想一想，仔細想一想，無論在何時，在何地，我的人縱然寂寞，我的心絕不寂寞，就算再苦，也是好的。」

「哦？」

「最低限度，我還有一個可以相思相念的人，你呢？」

費無忌怔在那裏，眼瞳中一片落寞。

金獅眼瞳中却是一片凄迷，突然啞聲低唱了起來——

只道相思苦，
相思令人老，
幾番幾思量，
還是相思好——

他的嗓子並不好，他的歌聲嘶啞而蒼涼，一點兒也不動聽。

歌聲中却有一縷柔情，無限相思。

費無忌聽着聽着，眉宇也落寞一片。

唉，還是相思好。

金獅最低限度還有一個可以相思相念的人，他呢？

他連一個可以相思相念的人也沒有。

無論在何時，在何地，他的人寂寞，他的心同樣寂寞。

金獅雖然苦惱，比起他，還是幸福得多。

「你如今可願跟我一見相思夫人了？」金獅再問。

費無忌恍如夢中驚醒。

他苦笑。「我實在沒有時間，我願意也沒有用。」

「你一意孤行，也無可奈何。」

「千金一諾，的確無可奈何。」費無忌的眼瞳又回復冰冷。「你可以取我性命，你不能強我自毀諾言！」

「這我只好得罪了！」金獅的面上倏的抹上一屑兇光殺氣！

費無忌又笑，大笑！

「你在笑什麼？」金獅也覺得奇怪。

「對於你——」費無忌笑聲一歛。「我知道你是當年有情山莊多情劍客常護花的結拜兄弟，我知道你在當年一雙金獅爪橫掃兩河，對於我，你又知道多少？」

「你是費無忌！」

「你並沒有找錯人。」

「你是一個職業殺手！」

「我並沒有否認。」

「這還不够？」

「不够！」

「我還要知道什麼？」

「你我今日是第一次見面。」

「是第一次見面。」

「你以前沒有見過我。」

「沒有。」

「也沒有見過我出手殺人。」

「當然也沒有。」

「這你就敢來惹我？」費無忌又放聲大笑。

笑聲未絕，他的人已飛起！

劍光與人齊飛！

他的人一飛起，莫愁的一個身子就從他懷中滑落，倒仆地上。

莫愁的一個身子還未着地，他的人已經梅山三兄弟面前掠過！

劍光一閃，再閃，三閃！

梅山三兄弟同時一聲怒叱！

梅老大的一隻右手已抓住了刀柄。

梅老二的刀已出鞘。

梅老三刀已準備劈出！

手還在刀柄！

刀只是出鞘！

刀並未劈出！

梅山三兄弟各自一聲悶哼，三個人，三隻右手，先後抹向眉心。

一手的鮮血！

三個人的眉心齊中一道血口裂開，鮮血蜿蜒而下！

相同的長度，相同的位置！

幾乎完全相同的三道血口！

好驚人的判斷！好驚人的出手！

梅山三兄弟一齊怔在當場！

金獅也怔住！

他的目光剛才在費無忌身上，如今也是在費無忌身上。

他的目光一直就沒有離開，他的心神一直沒有分散。

他終於看到了費無忌的出手，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這正是第一次。

一次已經足够。

到他的眼神一清，費無忌人已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劍已回到了鞘內，就連莫愁也已回到了他的懷抱，他的目光亦已回到了金獅面上。

他的面上還有笑意。

金獅面上却在變色。

「他們兄弟三個現在又多一樣相同的特徵了。」費無忌面上的笑意又化開。

他雖然沒有放聲，這一面的笑意比大笑更驕人！

金獅沒有應，沒有動，目光却在閃爍，似乎要作出什麼決定。

費無忌看在眼內，笑。「沒有錢我就不想殺人，這樣的虧本生意，我實在不感興趣，但迫不得已，無可奈何，就不感興趣，明知虧本，我還是一樣做的！」

金獅的面色更難看，目光更閃爍。

小樓外遠遠的傳來了更鼓。

「二更了！」費無忌一聲嘟喃。

金獅一咬牙，身形一長，雙手暴張！

費無忌視若無睹。

金獅也只不過伸手關上窗戶！

窗戶關上，金獅的人當然就跟着消失不見了。

梅山三兄弟也跟着不見了人。

其他三面的窗戶也相繼關上。

費無忌嗤笑，大笑，狂笑！

腳步聲笑聲中樓外遠去！

費無忌這才收住笑聲，他這才想起了懷中的佳人，他低頭。

莫愁已驚嚇的縮成了一團。

「莫愁愁未？」費無忌低頭笑問。

莫愁再也忍不住，偎在費無忌懷中哭了起來。

莫愁連眼淚都已流下，你說——

莫愁愁未？

× ×

莫愁？

又有誰願意愁？

又有誰不知道憂愁就像一張搖椅，坐上去，是足以使人動盪不休，但永遠不能令人進前一步？

又有誰不知道憂愁比歲月更冷酷，比歲月更無情，添上的白髮比歲月還多，刻下的皺紋比歲月還深？

只是知道也無從阻止，也無法避免。

憂愁不來找你，你也不去自找憂愁就好了。

就連這一點也幾沒有人可以做到。

無情的人到底還少。

但，爲月憂雲，爲花愁風雨，爲佳人才子傷薄命，看到了夕陽無限好，便慨歎只是近黃昏，可就未免太多情了。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

× ×

才深愁深，情深憂深。

王維送落第詩友還鄉，兩句「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寫出了失意的人懶洋洋地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去的凄涼情景。韋應物薄暮到盱眙縣，低吟「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夕」便引起「人歸山郭暗，雁下盧洲白」的一派客意凄清。高適燕歌行「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鬥兵稀」訴盡絕域的蒼茫和征夫思婦的愁苦。李白送友人的名句「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把浮雲落日作爲飄搖低徊的象徵，而一往情深，不勝遠遊長別之感。劉長卿秋日登吳公台上寺遠望，感到台荒寺冷，惆悵南朝，詩成「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南朝的影子便歷歷如在目前。李商隱詠落花「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參差和迢遞都是形容一個落字，描出「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的殘春景色與孤旅情懷。崔顥的黃樓絕唱「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從歷歷的晴川與萋萋的荒草漸漸望到斜陽影裏烟波江上的鄉關，情思婉轉而凄涼，連太白也低頭。

他如溫庭筠利州南渡「澹然空水對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渡頭晚景，寫得澹雅細緻。劉方平的春怨「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懷才不遇借閨房隱恨以解愁，劉禹錫詠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以夕陽象徵南朝的沒落。張祜詠集靈台「日光斜照集靈台，紅樹花迎曉露開」則一反一般詩人的情調，把夕陽看得非常可愛，氣象何等開朗？

同樣描寫落日，只因心情不同，環境不同，筆法不同，便有如落日斜暉，千變萬化。

有情無才，固難得這許多佳句，無情有才，又何來這許多感觸？

情也好，才也好，這其實都是自傷腦筋，自尋煩惱的一回事，但這種自傷腦筋，自尋煩惱，還是有它的價值，千古之後依然足以令人回味無窮。

而無論情才如何，黃昏時份的日落景色，誰也不能否認實在如詩似畫。

天女祠外的日落黃昏也是一樣。

祠內却一片莊嚴。

與其說是莊嚴，毋寧說是陰森。

所有的廟宇其實都帶着一種所謂莊嚴的陰森。

不管供奉着的是美麗的天神抑或是醜惡的妖魔。

人多的時候倒還不覺，人少的時候可就難說了。

天女祠內這下就只得沈勝衣一個人。

日落在窗外，日落在門外。

殘霞的光影，落日的餘暉，洒下一地的金黃，就連天女也給抹上了一層異樣的金光。

天女前一座鼎爐。

鼎爐中餘燼未熄，一縷一縷的輕烟鼎爐中嬝嬝升起，映着殘霞的光影，落日的餘暉，份外觸目。

天女就凄迷在烟中。

烟飄忽不定，天女亦隨着隱約幻變。

烟一濃，不單止天女，整個天女祠也彷彿在搖動，在飄浮。

好詭異的環境，好詭異的氣氛。

天女一面的笑容也變得詭異起來。

祂身上閃光，面上閃光，就進一雙眼也在閃着光芒。

這雙眼簡直就像是眞的一樣。

祂面向大門，目光應該在門外。

祂的目光却竟會落在沈勝衣的身上！

好詭異的目光！

沈勝衣並未覺察。

他挨着一條柱子，抱膝而坐，頭埋在臂彎之中動也不動，看樣子竟似睡着了。

蕭玲進門的時候，他彷彿完全不知。

蕭玲來到了他的身旁，他的身子才見微微一動，還是沒有抬頭。

蕭玲怔怔的望着他。

夕陽下，她的一身紅衣更是血也似，她的一張俏臉這下也在發紅。

好一會，沈勝衣還是那樣子。

蕭玲忍不住叫他一聲。

「沈大哥！」叫得很大聲。

沈勝衣這才緩緩將頭抬起。

斜陽給他的臉龐添上了一抹金輝。

他的眼睛却彷彿籠着一層烟霧，一片迷濛。

他還半瞇着眼，好像連看都還未看得清楚。

這也不知是因爲陽光還是由於他的睡意並未全消。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人睡夢中給人喚醒的樣子？

沈勝衣就是那個樣子。

蕭玲的一張俏臉更紅，好像在生氣。

她的一張俏臉不成是氣紅的？

「你在幹什麼？」她問。

「等你。」沈勝衣就連語聲也是懶洋洋的。

「等我？你這個人——等我你也可以睡着的？」

「我等來等去也不見你到來，還以爲今日不會見着你的了，所以……」

「所以你就不耐煩，索性去睡覺？」

「不是不耐煩。」沈勝衣的眼睛更迷濛。「只不過希望有一個夢，在夢中見到你。」

蕭玲一怔，一張俏嬌更紅。

這是另一種的紅。

你若是女孩子，你所喜歡的人對你這樣解釋，你又有什麼感覺？

——只不過希望有一個夢，在夢中見到你。

這其中多少柔情？多少蜜意？

情深比酒濃。

蕭玲一時間心神俱醉。

「人說人生如夢，夢如人生，」沈勝衣懶洋洋的站起身子。「在現實的這個夢我就算見不着你，在還有的那個夢我總可以找到你吧？」

蕭玲再也禁不住，嚶嚀一聲，撲入沈勝衣的懷抱。

也就在這刹那，天女的泥像突然四分五裂，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泥像中飛出！

一個人同時泥像中爆出！

哇的一聲，費無忌連人帶劍飛射沈勝衣！

這一劍無所謂招式，這一劍並不求好看。

這一劍根本就不是給人看的。

這一劍的目的只在殺人！

殺沈勝衣！

沈勝衣面對天女的神像，費無忌這個人當然在他眼中，費無忌這一劍當然在他眼中！

天女的泥像突然四分五裂，這却是在他意料之外！

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難免一怔。

沈勝衣也不免。

相距只不過丈許。

這一怔，劍已到了沈勝衣的胸膛！

也正在這刹那，蕭玲撲入了沈勝衣的懷抱！

費無忌的一劍立時射在蕭玲身上。這一劍的力道實在不小。

嗤的劍鋒一下子沒入大半！

費無忌却又哇的一聲怪叫，連人帶劍凌空一個觔斗倒翻而回！

他這一劍對像是沈勝衣，不是蕭玲！

他這一個倒翻，落在鼎爐上，第二劍蓄勢待發！

他的第二劍並沒有出手。

蕭玲倒下的同時，沈勝衣亦已跟着倒了下去！

沈勝衣倒坐在地上，蕭玲倒伏在沈勝衣的身上。

他的第二劍似已無須出手。

鮮血箭一樣從蕭玲後心怒射，沈勝衣的前胸也是一片血紅，滿是鮮血！

他的第一劍似已刺穿了蕭玲的心，刺入了沈勝衣的心！

「沈勝衣也不外如是！」他大笑。

沈勝衣却完全沒有理會，心目中彷彿根本就沒有費無忌這個人的存在。

他的眼中只有蕭玲，他的心中也只有蕭玲。

他的眼中充滿了悲傷，他的心中也充滿了悲傷。

他到底也是用劍的高手，他又豈會不知道費無忌那一劍是致命的一劍？

蕭玲好像就不知道了。

劍穿透了她的胸膛，他竟似完全不覺得痛楚。

她雖然吃力的從沈勝衣懷中將頭抬起，眼裏有的只是笑。

她的面上也在笑。

笑得是這樣的滿足，這樣的安慰。

「沈大哥，我還在你的懷中？」

她的語聲却是這樣的微弱。

沈勝衣凄然一笑。

「不要離開我，就讓我死在你的懷中吧。」

沈勝衣眼中一熱，心裏一酸。

「你放心，我不會離開你的。」沈勝衣語聲同樣微弱，語聲中無限痛苦。

費無忌聽的眞切。

利劍穿心，當然痛苦！

他也當然明白，他笑的更大聲。

沈勝衣仍不理會。

蕭玲同樣也似沒有費無忌這個人的存在。

她望着沈勝衣胸前的鮮血，帶笑的眼瞳亦自添上了一抹哀傷。

「沈大哥，你也受傷了？」她關切的問。

沈勝衣的咽喉好像在發哽，咀唇儘管在發抖，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的眼角在抽搐，他面上的肌肉在痙攣，這一切一切揉合起來，便成爲一種極度的表示。

精神上痛苦，還是肉體上痛苦？

肉體上固然痛苦，精神上同樣痛苦！

費無忌更得意了。

別人越痛苦，他就越開心。

這個人的心腸簡直就鐵石一樣堅硬，鐵石一樣冷酷，鐵石一樣無情。

「沈大哥，我好冷！」蕭玲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顫抖得很厲害。

血流得這麼多，又怎能不覺得冷？

沈勝衣連忙緊緊的摟着蕭玲。

他胸前的血與蕭玲胸前的血也就緊緊的黏在一起。

蕭玲似也感覺到了。

她又笑，笑得那麼的滿足，又是那麼的凄凉。

她笑着，忽然這樣問：「沈大哥，這兒流傳着一首小曲，你有沒有聽過？」

「有！」沈勝衣好不容易才從咀唇之中吐出這一個有字。

蕭玲連什麼小曲也沒有提及，他竟然就說有。

他眞的有？

傻俊角，我的哥，
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
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
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
將泥人兒摔碎，着水兒重和過，
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他來應天府還不過幾天，他眞的已聽過這首小曲？

他眞的已知道蕭玲所說的就是這首小曲？

蕭玲完全沒有懷疑，完全相信。

「我的血中也有你的血，你的血中也有我的血，沈大哥，我就算先走一步，你也會找得到我的。」

「我一定會找到你的！」沈勝衣整張臉龐的肌肉痛苦的一下子突然收縮起來。

「沈大哥……」蕭玲還要說什麼，猛一陣咳嗽，就給截斷了。

「怎了你？」

蕭玲好不容易接下去。「剛才你跟我說過的可是眞的？」

「當然眞的！」

「你收到了我那張字條？」

費無忌一旁突然插口。「你那張字條經過我的手上才送到他的手上，你用錢着人將字條送出去，我同樣用錢着那人將那張字條給我暫時留下來，給我看上一眼，一眼已經足够有餘！」

沈勝衣由得費無忌怎樣說，還是不去理會他，只顧回答着蕭玲的說話。「收到了。」

「我本來打算直接見你，可是我哥哥的兩個人，還有另外兩個陌生人，老是跟在你身後……」

「你哥哥的兩個人我也曾見過一面，至於另外兩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我還以爲也是你哥哥的人。」

「我記得一時大意，忘掉了留下名字，這你怎麼知道那張字是我給你的？」

「怎麼不知道，你在字條上怎樣稱呼我？」

「沈大哥。」

「這樣稱呼我的只有你！」

「沈大哥！」蕭玲眼中一陣難言的喜悅。

她的眼神已糢糊。

這一份喜悅也已糢糊。

「沈大哥，我出城的時候，你已北上，如果不是你又轉回來，眞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找到你，見到你。」

「我不能不轉回來。」

「爲什麼？」

「步烟飛在這裏失蹤，我要追尋她的下落，當然也得從這裏着手。」

「你回來原來只不過是爲了找尋步烟飛。」蕭玲眼中一陣失望。

「她是因我而失蹤的，我總得找她回來。」

「沈大哥……」蕭玲又咳，咳出來的全都是血。

沈勝衣心中刺痛。「不要說了你。」

蕭玲搖頭。

幾乎看不出她在搖頭。

她連搖頭的氣力也似乎已沒有。

「沈大哥，」她的語聲更微弱。「我還要問你一句。」

「你問好了。」

「在你的心目中，步烟飛要緊還是我要緊？」

沈勝衣一怔。

他實在想不到蕭玲會這樣問。

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回答。

「步烟飛？」蕭玲再問。

「不！」沈勝衣猛一咬牙。

「我？」

「你！」

「我知道你在騙我，但我還是很開心，很開心！」

沈勝衣沒有說話。

「沈大哥，怎麼我不早些認識你？」

沈勝衣只有嘆息。

「沈大哥……」

「你還要問我什麼？」

「沒有了，我只不過想多叫你一聲，我知道不能再叫你多少聲的了。」

「你就算只這樣叫過我一聲，我也會永遠記在心中，永遠不會忘掉。」

「眞？」

「眞！」

蕭玲的頭一旁緩緩的倒了過去。

「大哥，我也不能再見你的了……」

這一聲大哥，更令人心酸。

這一聲大哥，當然不是在叫沈勝衣。

沈勝衣知道。

「你會見到他的，一定會見到他的，他也會見到你，一定會見到你！」

蕭玲哭了。

第一滴眼淚才流出她的眼眶，她的眼睛已闔上。

她的面上還有笑，她的咀唇也帶着一絲微笑。

一絲滿足的微笑。

永遠的微笑。

沈勝衣所說的無論是眞，是假，她都已不再在乎，也不能再在乎。

沈勝衣摟着蕭玲更緊更緊。

沒有說話，沒有動作。

沈勝衣彷彿變成了一具彫像。

沒有生命的彫像。

血，已在凝結，周圍的空氣，也似在凝結。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千里不留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書劍返抵仙霞嶺故居，獲知崑崙五劍曾來莊中查問殭尸之事，他深恐五劍挖墳驗屍，立率年長壽，年長福二僕趕往其父墓地，惜遲來一步，五劍已遭人以劍殺害，分別伏屍墳地內外，年書劍命年長壽年長福將崑崙五劍屍體全數擺放在墓堂中，年長壽仔細檢查死者屍體，發覺都是身中要害而死，他奇怪是誰有此能力，將崑崙五劍一起殺死，年書劍沒有開口，他也實在想不通，他只知道，這事情已弄得很複雜，只知道事態越來越嚴重了——

棺槨失遺體　白天見殭屍

年書劍呆呆望着那被破壞的墓椁，望着那顯露在眼前的銅棺，腦中浮現出一幕一幕的想像……

崑崙五劍客來到了父親的墳墓，他們爲了想知道父親到底是眞的變成殭尸或者僞死假扮殭尸害人，於是動手移開墓碑，破壞了墓椁，可是正要將銅棺拖出之際，突然來了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

他爲何要殺死崑崙五劍客？

父親的遺體，是否仍在那銅棺之中？

想着想着，他不禁哭了。

他已方寸大亂，不知如何來處理眼前這些事情。

年長壽安慰道：「老爺，您不要傷心，這些事情，遲早會弄明白的。」

年書劍仰天悲聲道：「老天，這叫我怎麼辦？這叫我怎麼辦？」

年長福道：「老爺，咱們快逃！」

年書劍不解的望着他，道：「逃？爲甚麼要逃？」

年長福道：「不逃怎行，等下要是有人來了，他們一定會誤認這些人是咱們殺的啊！」

年長壽道：「對，咱們快逃！」

年書劍搖搖頭。

年長福着急道：「老爺，您難道要揹這個黑鍋麼？」

年書劍泫然道：「我不能逃避，我必須查明這是怎麼一回事……」

年長壽道：「怎麼查呀？」

年書劍道：「等天亮的時候，我要仔細看一看，也許能找出些一綫索來。」

年長福抬頭看看天色，道：「天快亮了，只怕等下有人會來，那時候，咱們跳到黃河也洗不淸了！」

年長壽眨眨眼，忽然說道：「有了，咱們快將這五人埋掉！」

年長福神色一振道：「有道理，咱們快動手！」

於是，兩兄弟各檢起一把劍，便欲出去掘坑埋屍，那知就在此時——

墓前牆門口，突然出現了一羣人！

一共是十四個，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僧

一道和一位儒裝老人。

老僧年約七旬，慈眉善目，身披袈裟，手持一柄禪杖，有一代高僧之相！

老道年紀亦在七旬之譜，相貌清癯，身着八卦道袍，手執拂塵，也有仙風道骨之相。

儒裝老人的年紀約近八旬，髮鬚斑白，相貌也很端正慈祥，神態飄逸出塵。

而站在這僧道俗三人後面的十一人，其中有六個是中年人，面貌身材均極英俊魁梧，一律着黃綢鑲金英雄袍，個個都是一股大俠客的氣派。

另五人，均是五六十歲的武林人物，看氣質也均非等閒之輩。

年書劍一見之下，霍地站起，喜出望外道：「師伯，您來了！」

他嘴裏的「師伯」，是那位髮鬚皆白的儒裝老人。

這老人正是「武林三公」之一，受天下人所崇敬的片瓦老人趙公鴻！

老僧爲百忍上人。

老道爲無邊子。

武林三公竟然一齊來到了仙霞嶺！

那六個中年人，也正是「三公會」禮聘爲「衞士」的武林精英：

雲裏金剛滿天星。

神行郞君仲孫逸。

金龍槍鞏雲陽。

玉麒麟饒君平。

鐵笛客晁基。

劍迷李飛。

名震天下的「八衞士」，除已遇害的「乾坤雙絕劍龍化風」，和「鐵扇秀士平中原」兩人之外，也都隨三公來到仙霞嶺了！

年書劍眞是又驚又喜，連忙跪下地叩拜。

片瓦老人趙公鴻首先移步走入墓地，神色嚴峻地道：「書劍，你起來！」

年書劍起身垂手恭立。

片瓦老人趙公鴻看了看地上的五具屍體，沉聲問道：「這是崑崙五劍客吧？」

年書劍恭聲答道：「大概是的。」

對於眼前這位師伯，他一向是非常尊敬的，而他也知道師伯一向很疼愛他，雖然這時他發現師伯的態度語氣極爲嚴峻，但他一點也不介意，因爲他明白此刻的片瓦老人趙公鴻身份是「三公」之一，處理事情必須大公無私，絕不能有一點徇私。

這時，百忍上人，無邊子，六衞士及那五個武林人也已一起進入墓地，他們看着地上的崑崙五劍客的屍體，有的神情惻然，有的面呈憤怒。

片瓦老人趙公鴻雙目如炬的注視年書劍，又開口道：「他們破壞令尊墳墓，企圖開棺驗屍是麼？」

年書劍點頭道：「正是。」

片瓦老人趙公鴻神色更嚴厲，道：「因此你就將他們殺了？」

年書劍忙道：「不，師伯誤會了，他們不是小姪所殺的。」

片瓦老人神色微動，冷聲道：「不然是誰？」

年書劍道：「小姪不知。」

片瓦老人目光一嚴，說道：「你不知道？」

年書劍道：「是的，小姪到達此地時，他們五人已經死了。」

片瓦老人似不相信，又問道：「你到此多久了？」

年書劍道：「約一刻時。」

片瓦老人回頭道：「李衞士！」

劍迷李飛越前拱手道：「屬下在。」

片瓦老人道：「檢査一下崑崙五劍客死亡的情形！」

劍迷李飛應了一聲，便蹲身去察看五具屍體，很仔細的逐一檢視過後，站起說道：「啓稟會主，這五人確是崑崙五劍客，他們是中劍而死的，死亡時間約在兩刻時之前。」

片瓦老人微微點頭，目光移回到年書劍的臉上，面現慍怒道：「書劍，你不該殺死這五個人，他們破壞令尊墳墓固屬不對，但你不該殺死他們！」

年書劍驚急地道：「師伯，這五人眞的不是小姪殺的呀！」

片瓦老人冷笑道：「除你之外，別人沒有殺死他們的理由！」

年書劍一拱手，惶恐地道：「師伯明鑒，小姪確實沒有殺人，再說小姪手無縛雞之力，怎殺得了他們崑崙五劍客呢？」

片瓦老人望了望年長壽和年長福，問道：「這兩個是你的僕人？」

年書劍答道：「是的。」

片瓦老人問道：「你教過他們武功沒有？」

年書劍點頭道：「教了。」

片瓦老人道：「那麼，以令尊之武學，假手於此兩人，要殺死他們五人並非難事！」

年書劍着急道：「可是，他們五人確實是被旁人殺死的，師伯應知小姪——」

片瓦老人冷冷截口道：「不要叫老夫師伯，老夫現在是以三公之一的身分來辦此案的！」

年書劍惶聲道：「是的，小姪知道，您老人家要是不相信，不妨檢查小姪這兩個僕人身上的佩劍，他們兩人的劍沒有一點血漬！」

片瓦老人輕哼一聲道：「他們兩人既已練得令尊之武學，要徒手奪劍殺人並不難！」

那劍迷李飛聽到這話，又朝老人拱手道：「會主，崑崙五劍客的長劍，屬下亦已察看過，其中兩把有血漬。」

片瓦老人緩緩道：「那表示甚麼？」

劍迷李飛答道：「據屬下愚見，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崑崙五劍客中的兩個，曾刺傷了對方，因此劍有血漬，一是年書劍這兩個僕人奪下了他們的劍，用他們的劍把他們殺了。」

片瓦老人「嗯」了一聲，道：「對方如受傷，在離去時必有鮮血滴下，你等六人出去找一找看！」

六衞士齊聲應是，越牆出去了。

片瓦老人又回望年書劍，說道：「如果找到血漬，便可證明你無辜。」

年書劍黯然道：「如果找不到，就能證明是小姪這兩個僕人殺的麼？」

片瓦老人道：「嗯！」

年書劍不禁苦笑道：「當今天下，難道只有小姪兩個僕人有能力奪劍殺人？」

片瓦老人道：「當今天下，只有你因欲保護令尊墳墓而殺人！」

年長福聽到這裏，可沉不住氣了，開口道：「喂！片瓦老人，虧你還是我們老爺的師伯，怎麼沒有一點伯姪之情，一定要冤枉我們主僕三人？」

片瓦老人臉色一沉！

年書劍吃了一驚，忙喝道：「長福，不得無禮！」

年長福一臉忿忿不平地道：「老爺，不是小的無禮，是他先不講道理的，他既不講道理，咱們何必跟他客氣！」

年書劍道：「胡說，你給我閉嘴！」

年長福抗聲道：「小的沒有殺人，他却一口咬定我們兄弟殺人，這叫小的怎能沉默！」

年書劍面容一寒道：「是非黑白，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再多說一句，我就不饒你了！」

年長福果然不敢再開口了。

片瓦老人沉聲道：「書劍，關於令尊變爲殭尸害人之事，你知道多少？」

年書劍道：「小姪所知不多，自從小姪將先父安葬於此之後，小姪即遠走南方避居五指山，一直未再踏入中原一步，月前『徑俠歐陽善』俠駕忽臨五指山，告訴小姪先父變爲殭尸之事，小姪才與歐陽老前輩北來的。」

「那歐陽善何在？」

「他前往勾漏山去了。」

「去勾漏山何爲？」

「他懷疑先父之變爲殭屍，可能是『殭屍王』門下作的祟，故往勾漏山殭屍谷偵查究竟。」

「殭屍王一門雖是作惡多端，但令尊終其一生從未與殭屍王遭遇過，因此雙方可說毫無過節，其門下似無對令尊作祟之理……」

「是，小姪也是這麼想的。」

「數月前，本會聞報令尊變爲殭屍殺害善良百姓後，即派出四位衞士到此偵查，不幸龍，平二衞士竟慘死於那殭屍之手，之後又有不少百姓及武林人物遇害，老夫三人經深入研究之後，斷定那殭屍八成是令尊不錯——」

「小姪，聽說三公會認定殭屍是先父僞死假扮的，故已發下緝令懸賞緝拿我們父子歸案，是眞的麼？」

「眞的！」

「您老是先父的同門師兄，難道不知先父生前爲人？」

「老夫三人認定殭屍乃是令尊僞死假扮的，並非全無道理！」

「道理何在，願有以教我！」

「令尊雖正直耿介，然憤世嫉俗，孤芳自賞，故易走極端，此其一；龍，平二衞士功力絕世，除令尊之外，當今之世，能制他們於死命者少之又少，此其二；本地遇害者的家屬均指出殭屍與令尊『生前』的面貌完全相同，此其三！」

「只這三點，您老便斷定殭屍乃是我們父子所弄出的鬼把戲了？」

「嗯！」

「那麼，小姪要請教您老一個問題，就算先父憤世嫉俗，易走極端，然則僞死假扮殭屍害人，目的何在？」

「本會不久當可查出。」

「您老今日駕臨此地，意欲何爲？」

「作最後之確定！」

「確定甚麼？」

「本會決定開棺驗屍，如令尊屍體不在棺中或未腐爛，即可確定兩項事實：不在棺中表示僞死假扮殭屍，遺體未腐爛表示變爲殭屍是眞的。」

年書劍本來是堅決反對此事的，但現在眼見父親的墳墓已被破壞，再加上崑崙五劍已被殺害，在此情況之下，自己如反對開棺驗屍，就等於承認殺害了崑崙五劍客，此外事情已鬧得這麼大，開棺驗屍也確有必要，故他聽到片瓦老人說要開棺驗屍，已不生氣了。片瓦老人正要再開口，只見那「雲裏金剛滿星天」等六位衞士已回到墓前，雲裏金剛滿星天向老人報告道：「啓稟會主，屬下六入已仔細找過，除牆外有兩灘血顯係死者所流出之外，附近四周沒發現一滴血漬。」

沒發現別的血漬，即表示崑崙五劍客是死於年長壽和年長福之手，這又使年長福不甘沉默了，他衝口便說道：「胡說八道！」

雲裏金剛滿天星眉頭一皺，轉望他不悅地道：「你說誰胡說八道？」

年長福道：「說你！」

雲裏金剛滿天星臉色一沉道：「我怎麼胡說八道？」

年長福道：「你抬頭看看天上！」

雲裏金剛滿天星抬頭望了一眼，疑惑的問道：「天上有何不對？」

年長福道：「此刻天尙未亮，地上一片黑暗，你閣下居然敢說沒發現一點滴血，難道你有一對貓眼睛不成？」

雲裏金剛滿天星忽然不怒反笑了，道：「不錯，我有一對貓眼睛！」

年長福一噘嘴道：「放屁！」

雲裏金剛滿天星笑道：「你低頭看看地上！」

年長福依言低頭望了地上一眼，茫然道：「地上有何不對？」

雲裏金剛滿天星道：「此刻在你腳邊有三隻螞蟻，其中一隻正在往你的右腳上爬！」

年長福不相信，可是彎腰細視，果見腳邊確有兩隻螞蟻，另有一隻果已爬上了自己的右腳，這下頓使他脹紅了臉，轉對年書劍道：「老爺，您怎麼不教我們兄弟這個本領？」

年書劍淡淡一笑道：「視力之强弱，與內功之高低有關，你內功尙淺，視力自然不强，不是我藏私不教你們的呀！」

年長福這才明白，他是性直之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當即回對雲裏金剛滿天星一翹大拇指，道：「你對，我佩服你，不過我告訴你，我們兄弟確實沒有殺人，誰要冤枉我們兄弟，我就跟他拚了！」

雲裏金剛滿天星微笑不語。

他是三公會禮聘的衞士，平時只奉三公會的命令行事，沒有私人的恩怨，故對於年長福的話不願表示意見。

這時，片瓦老人開口道：「書劍，本會決定開棺驗屍，你同意否？」

年書劍點頭道：「小姪同意。」

片瓦老人轉對站在左右，一直不開口說話的百忍上人和無邊子問道：「二位有無意見？」

百忍上人和無邊子一齊搖搖頭，表示沒有意見，他們雖然一直沉默不言，但神態莊嚴肅穆，有股令人折服的泱泱氣度。

片瓦老人徵得他們的同意之後，便向「鐵笛客晁基」和「劍迷李飛」做了個手勢，示意他們動手。

二衞士一躬身，表示遵命，隨即一起走近墓階前，動手合力將墓槨中的銅棺拖出，抬到墓前放下。

那是一副很精美的銅棺，比一般棺材大約一倍。

看到父親的銅棺被抬出，年書劍心痛如絞，不覺泫然淚下！

在場衆人中，只有他一人確知父親不是僞死，現在使他信心動搖的一點是：父親的遺體可能沒有腐爛，可能眞的變成了殭尸！

——這雖然可以洗清父親僞死殺人的罪狀，但是父親變爲殭尸，仍是一件極可怕和極不光榮的事。

——當銅棺一開，要是父親的遺體已不在棺中，我該怎麼辦？

——是的，那時候，他們便將斷定父親是僞死假扮殭尸害人，而身爲其子的我，也將脫不了關係！

——唉，但願父親是眞的變成了殭尸，那樣的話，問題就單純多了。

思忖間，只見那「鐵笛客晁基」和「劍迷李飛」已在動手開棺。

他的一顆心，登時卜通卜通的狂跳起來。

武林三公會及其餘人等，面上也現出緊張之色，二十幾隻眼睛，緊緊的投注在那口銅棺之上。

俄頃，棺蓋被揭開了！

衆人的視綫隨着棺蓋的被揭開而投入棺中，刹那間人人面露驚愕！

因爲，棺中沒有「大儒俠年南瀛」的遺體！

有的，只是當初放入棺中的冥幣！

年書劍頓時面色蒼白差點暈死過去。

棺中無屍，雖是預料到的情況之一，但却是他最不願見到的情況，因爲按照一般屍變的傳說，死人變成殭屍之後，夜間出去害人，天亮之前就會回到原來的地方，而現在天已漸亮，殭屍何以還沒回來？

難道殭尸見此地人多，不敢回來？

不可能！

那麼，唯一的解釋便是：殭尸確是活人假扮的，他發現有這麼多人在開棺，當然不敢回來了。

這時，衆人因見棺中無屍，便一齊圍近銅棺觀看，一直未開口說話的百忍上人，忽以感嘆的聲調說道：「阿彌陀佛，觀此情形，年大俠當眞是僞死假扮殭尸不錯的了！」

年書劍忍不住滿腔悲痛道：「何以見得？」

百忍上人凝容道：「小施主請看，這棺中很乾淨，沒有一點屍體腐爛污垢！」

年書劍道：「先父於太湖病故後，曾停棺七日，其間小可日夜守靈，可說寸步未離，後來運柩返鄉的一路上，小可也未曾或離，若說先父僞死，那是萬無可能之事！」

那五個跟隨「武林三公」前來的武林人物中，一個灰衣老者忽然接口嘿嘿冷笑道：「你是他的兒子，這是你們父子的陰謀！」

年書劍轉頭望他，忍住憤怒問道：「老丈貴姓大名？」

灰衣老者道：「劉金堂，匪號『雙筆鎭江西』！」

年書劍道：「遇害者的師友？」

雙筆鎭江西劉金堂點頭冷冷道：「死者的師父！」

年書劍道：「劉大俠認定此事是我們父子的陰謀，請問有何證據？」

雙筆鎭江西劉金堂冷冷一笑道：「事實俱在，還要甚麼證據！」

年書劍道：「事實何在？」

雙筆鎭江西劉金堂道：「百忍上人已說明白了！」

年書劍轉望百忍上人道：「上人認爲棺中無屍體腐爛的污垢，即是先父僞死的明證麼？」

百忍上人態度很溫和，答道：「是的，小施主如不以爲然，請回答老衲一個問題。」

年書劍道：「請說。」

百忍上人道：「人死之後，尤其是走了千里遠路運棺回到此地之後，屍體會不會腐爛？」

年書劍答道：「一般都會，但也有例外。」

百忍上人道：「例外不談。」

年書劍道：「豈可不談？」

百忍上人道：「此刻天已破曉，令尊如眞變爲殭尸，現在該回到此地了。」

年書劍道：「如被邪術所控制，便不會回來。」

百忍上人忽的輕笑一聲道：「小施主這話不通，你說令尊病故之後，你始終未曾離開這口銅棺半步，既然如此，令尊若變爲殭尸，是一種稀有的自然現象，並非被人作了祟，邪術只能驅使死人起立活動，却不能使屍體不爛。」

他微微一頓，繼道：「所以，令尊絕非被人作了祟，他如眞變爲殭尸，此刻應已回到此處，躺回棺中了。」

年書劍道：「上人之意是：先父沒被祟也沒變爲殭尸，因此除非僞死，棺中應有腐屍所留之污垢？」

百忍上人頷首道：「正是如此，即使有人將令尊的屍體盜走，棺中也會留下一些污垢，而小施主請看……」

他俯身拿起棺中的幾片冥幣，道：「這些冥幣都很乾淨，沒有染到一點屍水，足證令尊根本未死！」

年書劍道：「但如有人盜走先父遺體，假扮殭尸害人，他必會將此棺冲洗乾淨，以免留下破綻啊！」

百忍上人微笑道：「是的，但冥幣何以不濕？」

年書劍也拿起幾片冥幣來看，說道：「這些冥幣只怕已非原來的冥幣了。」

百忍上人道：「當初是誰把這些冥幣放入棺中的？」

年書劍道：「小可。」

「誰買的？」

「家僕。」

「就是眼前這兩個？」

「不，是以前在太湖服侍先父的一個老僕人，他叫年貴。」

「他現居何處？」

「不知道，小可於離開家鄉之前，給了他五百兩銀子，將他遣走了。」

「這些冥幣是在太湖買的？」

「是的。」

年書劍回答了這話之後，便將冥幣收入懷中，打算有機會便往太湖查證。

百忍上人也覺得有澈查清楚之必要，當下轉對片瓦老人和無邊子說道：「派個人前往太湖查一查如何？」

無邊子開口道：「此事延後爲之，目前最重要的是尋找那殭尸。」

這位代表道教的最高人物，說起話來緩慢而冷靜，沒有一絲絲的火氣。

百忍上人道：「殭尸如是活人扮的，他絕不會躲藏在這附近。」

無邊子道：「不錯，但仍應搜一搜，如未找到，更可證明他是活人。」

百忍上人點了點頭，正要再開口的時候——

八衞士之一的「玉麒麟饒君平」突然舉臂一指右方山坡，急聲道：「看，那是甚麼？」

衆人神色一震，同時轉頭循着「玉麒麟饒君平」的手指方向望去。

天剛破曉，大地仍是一片昏黑，但是已可隱約看出二三十丈外的景物，衆人定睛一望之下，立刻發現在二十幾丈外的山坡上，站立着一個人！

雖然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和服裝，但大家都看出那是一個人不錯！

剎那間，大家身上都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雖然在場之人大都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但殭尸在人的觀念中畢竟是可怕的鬼怪。但片瓦老人趙公鴻只呆了一瞬間，隨卽騰空縱起，疾如閃電朝那山坡上撲去！

百忍上人，無邊子，六衞士及五個武林人物亦緊隨於後跳過墓牆，朝那山坡上猛撲。

年書劍向二鐵衞一揮手，叫道：「咱們也快去看看！」

說着，奔出墓門，跑上山坡。

他本來連走路都沒力氣，但現在却能跑，而且還跑得相當快！

年長壽和年長福怕他摔倒，疾忙追上各扶住他一臂，道：「老爺小心，別摔倒了。」

年書劍一脚高一脚低，又跑又跳，口中連聲道：「快！快！我一定要看到那殭尸！」

一句話剛說完，他就往前栽去，原來右脚踢中一塊石頭了。

年長壽和年長福，適時拉住了他，沒讓他倒下去，年長壽道：「老爺，您別急嘛！」

年書劍哪能不急，他顧不得脚指的劇痛，繼續向前狂奔，幾次要跌倒都被二鐵衞拉住，好不容易跑到殭尸出現的山坡上時——

片瓦老人等十四人已一個不見！

原先見到的那個可能是殭尸的人，也已不知去向了！

年書劍急得頓足，叫道：「你們看見了沒有？」

年長壽道：「甚麼？」

年書劍道：「他們呀！」

年長壽一指山嶺道：「小的看見他們追上山去了。」

年書劍急問道：「那殭尸呢？」

年長壽搖頭道：「沒看清楚，想是逃上山去了，因此——」

年書劍拔步便往山上跑，大叫道：「快追！快追！」

二鐵衞知道他絕無力氣上山，連忙追上一步拉住他道：「老爺，您跑不動的，反正有他們十四人追上去，不怕那殭尸逃掉的，咱們還是回墓上等候吧。」

年書劍斷然道：「不，我一定要追上去看個究竟——長福，你揹我！」

年長福聽他語氣堅決，就知勸不動，當下將他揹起，邁開健步飛登上去。

年長壽只好越前開道。

再往上飛登十來丈，便是一片密林，主僕三人進入林中，盲目的向前直追，但是追了好一程，不但沒追上片瓦老人等十四人，連聲音都沒聽到一點點！

他們彷彿走入了另一個世界，靜得可怕的世界！

在前開道的年長壽有些毛骨悚然，停步說：「追不上了，老爺，咱們還是回去吧。」

年書劍道：「不，再追一程看看！」

再追了一程，來到一處山嶺，舉目四望，所見盡是岩石樹木，不見一個人影！

年書劍道：「奇怪，是不是追錯了方向？」

年長壽道：「只怕是追錯了。」

年書劍生長於仙霞嶺，深知仙霞嶺廣達百里，若是追錯了方向，再要找便如大海撈針，當下只得嘆了口氣道：「放我下來吧！」

年長福將他放下來。

年書劍忽然感到右脚指痛得要命，便顚行到一旁的樹頭上坐下，抱着右脚呼痛道：「好痛！我的脚怎麼啦？哎呀……」

年長壽替他脫下了鞋子，發現他大脚指又紅又腫，便道：「剛才老爺絆一交，碰傷脚指頭了，不過不要緊，過兩天就會好的。」

年書劍恨恨地道：「我恨不得死了的好！」

年長壽一怔道：「怎麼呢？」

年書劍道：「我若是個身體健康的人，現在一定已追上了那殭尸……」

他長嘆一聲，接着道：「我雖未缺手缺足，然却比一個殘廢的人更沒用，活在這世上眞沒意思！」

年長福道：「咱們回五指山去吧？」

年書劍聽了一呆道：「回去幹麼？」

年長福道：「老爺本來適適服服的定居五指山，如今爲一個殭尸弄得焦頭爛額實在寃枉，不如丢掉不管，回家的好。」

年書劍搖頭道：「不成，此事關係我父親的令譽，我非查明眞相不可。」

年長福道：「老爺只怕沒有時間偵查此事了。」

年書劍道：「怎麼說？」

年長福道：「三公會已認定殭尸是老

爺與老太爺弄的鬼，等下他們若抓到了那殭尸，老爺或可無事，否則他們可能會將老爺你囚禁起來。」

年書劍「嗯」了一聲道：「不錯，他們極可能這樣做，今天我所見到的師伯，簡直與以前所見到的師伯判若兩人，他老人家似乎比百忍上人和無邊子更堅信殭尸是我父親僞死假扮的！」

年長福道：「他以前和老太爺相處不好麼？」

年書劍道：「正好相反，兩人親如手足，從未有過不愉快。」

年長福道：「既然如此，他爲何一點也不肯袒護老爺你呢？」

年書劍道：「想是他老人家怕落人家口實，故意表現出鐵面無私的態度……」

年長福道：「但這太不公平了呀！」

年書劍苦笑道：「沒有辦法，如果我是他，我也許會採取這種態度的。」

年長壽接口道：「老爺，依小的看，老太爺絕不會變爲殭尸害人，想是老太爺生前的仇家幹的勾當，老爺不妨回想一下，老太爺生前有那幾個仇家？」

年書劍道：「先父在世時，從不向我提起與人結仇之事，我也從來不問他，因此他到底與那些人結仇，我也不清楚。」

年長福道：「老爺，趁着他們追趕那殭尸，咱們趕快離開此地吧？」

年書劍道：「你要我逃？」

年長福道：「是啊，老爺以前教過我們兄弟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年書劍嚴肅的截口道：「不，我如果逃了，便等於畏罪逃亡，這樣跳到海裏也洗不清了。」

年長福道：「但不逃的話，他們要拿老爺你治罪呀！」

年書劍道：「我不怕，除非他們捕獲那殭尸，證實那殭尸確是我父親僞死假扮的，否則他們無法治我的罪。」

說到這裏，扶着樹身站起道：「長壽，你來揹我，咱們回墓地去吧。」

年長壽不敢違拗，當下將他揹起，改由年長福開道，主僕三人，循原路走下山嶺。

走了一程，下到一處山溝，在前開道的年長福忽似有所發現，振臂一指前面，大叫道：「看，他在那邊！」

身形一騰，向前疾飛過去。

年書劍和年長壽聽到他叫嚷，抬頭急看，却無所見，但年長壽知道弟弟必是發現了那殭尸，當卽拔步跟着飛奔上去。

前面不遠處，是一座小山頭，其上有着幾十株老松樹，年長福正向那小山頭趕去，一面飛奔一面又大叫道：「殭尸在那樹下！殭尸在那樹下！」

距離並不太遠，越過山溝，再往上飛登十來丈，便到小山頭。

年長福在林前住足，擺頭左右張望，驚詫道：「咦，怎麼一下不見啦？」

年長壽揹着年書劍隨後趕到，年書劍急問道：「你看見他站在那裏？」

年長福一指跟前的一株老松樹下道：「我明明看見他站在這裏，誰知一轉眼不見了！」

年書劍道：「快搜！」

年長福遲疑了一下，隨卽拔出腰上佩劍，仗劍舉步進入樹林。

年長壽揹着年書劍隨後進入。

這是一座寬僅二十來丈的小山頭，生長在上面的十幾株老松，每一株都有數人合抱之大，樹椏如龍糾纏，自樹上垂下的樹鬚密如垂簾，蔚成一種奇觀，蒼勁中透着一股神靈之氣。

年長福揮劍而進，領着背負年書劍的年長壽在林中搜了一遍，沒有任何發現，他不禁面浮狐疑道：「奇怪，莫非是小的眼花了？」

年書劍問道：「你看見的是什麼模樣的人？」

年長福道：「那人年約六十歲，身材比小的高些，眉目好像很端正，只是臉色白了些，頷下有一撮山羊鬍子，衣服很整齊……」

年書劍道：「什麼顏色的衣服？」

年長福道：「藍色的。」

年書劍心頭「通！」的一跳，再問道：「是不是藍底綉花的長袍？」

年長福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年書劍神情嚴肅地道：「那麼，你見到的那人，是先父不錯了！」

年長福渾身一陣毛骨悚然，吐出窒息的音調道：「他……眞的變成了殭尸？」

年書劍道：「我現在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長壽，放我下來！」

年長壽將他放下，不安的問道：「老爺，你要幹什麼？」

年書劍道：「不幹什麼，咱們再詳細的搜一搜，我想除非那眞是殭尸，否則必有蛛絲馬跡可尋。」

於是，主僕三人又開始在樹林中搜索起來。

很仔細的搜視每一株老松樹和每一寸林地之後，仍然毫無所得，年長福感到渾身不自在，又開口道：「老爺，小的有一種感覺……」

年書劍問道：「什麼？」

年長福道：「小的所見到之人，必是殭尸無疑，如果是活人，行動絕不會這樣快，一轉眼就不見了。」

年書劍道：「但現在天已大亮，那殭尸難道不怕陽光麼？」

年長福搖搖頭道：「這個小的就不懂了。」

年書劍嘆了口氣，正要再說話之際，身邊的年長壽忽然發抖起來，以手輕碰年書劍，低聲道：「老爺，看看右方。」

年書劍轉頭向右方望去，登時全身發寒，驚呆了。

就在十丈外！

就在十丈外的一株老松樹下！

那人靜靜的立在那裏，一對綠慘慘的眼睛，正在注視着年書劍主僕三人！

他的相貌與服裝，就如年長福所形容的一般！

但是沒有一個人能比年書劍看得更眞切，他一眼就認出那個人正是自己父親！

正是「大儒俠年南瀛」！

任何人只要看上他一眼，就都知道那不是一個活人，因爲除了那一對綠慘慘的眼睛之外，全身上下沒有一塊肉是有生氣的，全身上下死氣沉沉！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冬眠先生

蕭逸·文　盧令·圖

破釜沉舟志　堅忍卓絕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冬眠先生過之江擊殺了天一門掌門人雷昆後，縱火焚燒，把天一門化爲灰燼，當他站在天一門外觀看火焚情況時，奉師命逃生的弓富魁也站在天一門外，他雖滿胸悲憤，但卻緊記師訓，在這時刻絕不能意氣用事，要留有用之身以待將來復仇，重振門派，是以在過之江向他詢問時，弓富魁強壓悲哀，裝成漠不關心的與過之江應答，因化裝得像，過之江毫不起疑，並邀他結伴同往河間，途中過之江從弓富魁說話的口氣中，聽出他知道天一門這把火是他放的，遂向弓富魁責問，怎麼一直都不說出來——

「因爲這不關我的事！」弓富魁道。

過之江抬起頭來，一對小眼睛珠子在他臉上轉了一下，道：「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眼睛又轉了一下，抬起手在耳邊搔了一下。

好像他遇見了一件想不開的事似的！

神秘的笑了笑，他點着頭道：「我想我會很快的就瞭解你！」

弓富魁道：「我也希望我會很快的瞭解到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剛才的話，你還沒說完！」

「你是說那個獨眼的老人和那個年輕的女孩子？」

「是的！」

過之江道：「他們兩個人，一個是柳鶴鳴的老奴田福，一個是柳鶴鳴的侄女柳青嬋！」說到這裏，他冷冷一笑道：「那個女孩子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弓富魁一怔道：「莫非你不是他的對手？」

「這就要看是那一方面了！」過之江道：「在武功方面，她與我相差甚遠，可是，在智慧方面，似乎我一上來就輸她一籌！」

弓富魁心裏一驚——

這時候山上的火顯然已經小多了。

有些人已經下山往回裏走了。

有一些人離開不久，弓富魁發現到有一個頭戴竹笠的人正面向着這邊注視。

這個人顯然正自睜着一雙晶瑩透剔的眸子，向着這邊注視着！

由於這人站立之位置，正好和弓富魁相向，是以弓富魁很自然的看見了他！

他也很自然的看見了弓富魁！

雙方目光一接之下，弓富魁頓時心裏一驚——

他目光在這人身上一轉，頓時發覺到對方婀娜的體態，細細的腰肢——

尤其是那對眼睛，才剛剛看過，他當然不會認錯！

他就是剛才那個目光不友善的少女。

也就是現在過之江道及的柳青嬋！

柳青嬋一隻手似乎正要舉起來，由於弓富魁的目光忽然觸及，她的手立刻又放了下來！

似乎有點寒光，由她袖內閃了一下。

柳青嬋的手立刻垂下來，同時立刻垂首快步而去！

過之江這一次不再道出所見，心裏不由暗自驚懼，心想這個女孩子好大的胆，看她方才情形，分明意圖要向過之江出手行刺——

若非是自己一眼看見，她暗器必然出手，過之江豈是易與之輩，一個行刺不中，必罹殺禍。想到這裏，他內心好不爲那個女孩子柳青嬋慶幸，如果不是正巧被自己一眼看見，一切後果必將不堪設想！

爲了多耽擱些時間好使得對方那個少女走得遠一點，弓富魁故意找些話來談。

「過朋友，聽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我來自巴東！本就不是本地人！」

「過朋友請恕我好奇！有些事我實在不明白，要請教你一下！」

「你這個人很有意思——」

過之江看着他又眨了一下眼睛，習慣性的現出幾分呆痴模樣——

「如果我沒有看錯你的話，你對我最不友善——爲什麼？」

弓富魁頓時心裏一驚——

可是，他外表並不表現出來，冷冷一笑道：「那是因爲我見你放火的行爲太可怕了！」

「我不會無緣無故的放火殺人的！」

弓富魁道：「這正是我要請教你的地方！」

「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走，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去！」

弓富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也就硬下心來，點點頭道：「好！請！」

×　×

棧房裏一燈如豆！

對於弓富魁來說，他眞有點「伴虎同眠」的感覺！

與這樣的一個殺人怪魔，同居一房，可是隨時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弓富魁卻處之泰然。

也許他瞭解到那句名言：「最危險的地方，常常是最安全的地方」！

基於這項原則，他在別人躲之惟恐不及的心理之下，反倒挺身而進！

過之江緩緩的睜開眼睛——每當他眨動眼睛的時候，都會給人一種「睜開眼睛」的錯覺！

他與弓富魁隔着一張矮几，對坐！

兩個人都盤着一雙腿趺坐在錦墊上。

正中的矮几上置着一盞燈，燈蕊搖曳不定，照着兩張迥然不同的臉！

桌子上還置着一些酒菜，早已杯盤狼藉！

冬眠先生在經過一場長時的「冬眠」之後，才開始進了他第一餐飲食。

這一餐的食量，卻令弓富魁大大的吃驚——

他曾暗中算計了一下，對方這個看來瘦削的人，這一餐一共吃下了三大碗麵，十五個牛肉包子，一海碗湯，和七壺酒！

如果弓富魁估計合理的話，那麼這份食物應該是三個正常人的食量。

然而，這些東西，卻進入到對方一個人的胃裏！

他不懂得邏輯學，可是這個賬他眞有點算不清楚！

最奇的是，這麼多的食物，裝在了對方的胃裏，看上去一點也不顯眼，在他胃的部份，也並不顯得突出——

弓富魁用了很久的時候，都花費在這個看似無聊的問題上。

「這些食物到那裏去了！」

過之江顯然是吃飽了。

這一會，看上去，他的興緻高極了。

人，酒足飯飽後，興緻必然很高的！

弓富魁卻覺得十分的倦了——包括心身兩方面，他都感覺到十分的倦了。

——他更有內在的悲傷，卻無法形諸於外。

把這種悲傷，激憤，死死的埋藏在心裏，卻要裝出一副笑臉來培養仇人飲酒談笑！

旁人是萬萬做不到的！

弓富魁做到了。

「天一門」的雷昆老眼不花，在臨死之前，佈下了這一枚棋子，果然是慧眼獨具！

弓富魁每一想到這裏，就拚命的使自己振作，鼓勵着自己要完成這件復仇的大舉！

是的，他那裏胆敢掉以輕心！

「一個武林中的人，尤其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必須要有一種先見！」「冬眠先生」過之江身子斜倚着道：「不殺人就被人殺！」

「所以你就這麼胡亂的殺人？」

「誰說是胡亂殺人？」

「兩天之內，你殺了柳鶴鳴，又殺了府台衙門大小十多條人命——」喘了一口氣，他吶吶的說道：「火燒天一門，又殺了天一門內大小數條人命，這還不叫亂殺麼？」

他故意把「天一門」的三條老命，說成「大小數命」，表示他純係局外人。

這一點果然用對了心思。

過之江冷冷笑道：「天一門僅有三條老命，沒有大小多條人命！」

「就算是三條老命吧，又何勞尊駕動手？」

「那是因爲我與他們有仇！」

「天一門的雷昆與你有仇？」

「不止是他一個人！」

「你是說——？」

「我是說當今全天下，最少半數以上的武林中人，都與我有仇。」

「這話怎麼說？」

過之江冷冷的道：「當今天下一共有多少武林門派？」

「這個……」弓富魁低頭盤算了一下，說道：「較爲有名聲的，大概有二十三家！」

「這就是了！」

過之江臉上現出了兩道很深的紋路！

他眨了一下眼皮道：「那麼我告訴你，有十一家與我有仇！」

弓富魁心裏動了一下，面上色變道：「你是說武林中，是有十一家門派，與你有仇？」

「仇深如海！」

「那麼你預備怎麼來對付他們？」

「怎樣對付？」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種笑容道：「那是我的事情！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年以後，江湖上就只有十二家門派了！」

「你是說——」

「我是說其它的十一家已經不再存在了！」

「你不能這麼做！」

「爲什麼？」

「因爲一個人，絕對不可能與全天下的武林中人作對！」

「我就可以！」

說時，這個怪人臉上洋溢出一種笑容道：「這十一派的掌門人，將要死在我十一種不同的手法之下！——這十一式手法，也將是武林中未曾見過的失傳手法！」

弓富魁心中一驚，嘿嘿一笑。

「你不信？」

「我不是不信，因爲這麼一來，你的

敵人就不祇是這十一家門派，而是全天下了！」

說完，他站起身來道：「對不起，我想出去透透氣，方便一下！」

他拉開門，來到院子裏。

月明星稀的寒夜，冷得令人牙齦在打顫！

弓富魁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他知道如果不出來緩和一下激動的情緒，只怕眼前就和對方難以相處！

面對着空中的那彎寒月，他悲切的心聲，暗禱着上蒼：

「皇天有眼，請賜我無比的力量，來爲人世上消除這個惡魔吧！」

他想到了師父，洪、劉二長老，柳鶴鳴，……

一刹時，他的眼睛濕潤了。

遠遠的隔着紙窗，他看着過之江瘦削直立的身影，像是一盞弓般的彎曲着！

不知道他是在幹什麼？

這個人的一切，都難以令人捉摸。

他匆匆的來到了茅厠，小解一回，步出！

這所客棧，名叫「月琴坊」，倒是一處雅緻的地方，一共有三進院子。

院子與院子之間，隔離着一片花圃，一堵矮牆！

弓富魁所居住的地方，是最後的一層院落——

他心裏有萬般心事，不知如何排遣。

眼前落得這般田地，實在是他早先始料非及，他將如何自處？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難題！

他信步走着，緩緩進入到第二進院子裏！

就在他身子方自一踏入這進院子裏，驀的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影向自己正面襲到！

弓富魁暗吃一驚，舉掌以迎！

可是他的手掌方自舉起一半的當兒，背上一痛，却有一口冷森森的劍尖，頂在了他的背上！

弓富魁雖說一身武功，不足以與那位「多眠先生」過之江抗衡，可是却也是相當了得，不是隨便人可以近得身的！

那麼這個暗中人的身子，顯然十分了得了！

因爲他竟能借着聲東擊西之便，把一口利劍比在了弓富魁的後背上！

兵刃無眼，弓富魁一時就呆住不動。

這時他才看見正面向自己襲擊之人，竟然是今晚所見的那個獨眼老人！

那麼不用說，身後那個以劍尖頂着弓富魁背上的人，必然就是那個少女柳青嬋了！

這一點弓富魁不需要看就可以確定！

「姑娘何必如此，有話請說，弓某不是怕事之人！」

話聲出口，頂在背後的那口劍果然一鬆，緊接着面前人影一幌，一個面貌娟秀的姑娘，已亭亭玉立的站在眼前！

「你是誰？」這個姑娘一出口顯然就語氣不善！

「姑娘妳不認識在下，在下倒識得姑娘！」

少女頓時面色呆了一下！

面前那個黑衣老人却沉聲冷笑道：「小子！我家小姐有話問你，你好好的回答，如有一字不實，只怕你今夜就出不得這座院子！」

弓富魁冷笑一聲道：「說話的可是老奴田福？」

黑衣獨眼老人登時一怔，道：「你怎會認得我們主僕？你到底是誰？」

弓富魁回頭看一眼，冷笑道：「此處不是說話地方——柳姑娘，請借尊處一談如何？」

獨眼老人田福一怔道：「小姐，這小子鬼頭鬼腦，却要防他一防！」

弓富魁笑了笑，並未多說！

面前的這位柳姑娘一雙澄波雙眸在弓富魁臉上掃了一下，點點頭：「這話倒也實在，跟我來！」

說完嬌軀一閃，已掠出尋丈以外！

弓富魁忙縱身跟上。

田福緊緊殿後！

三個人遂即來到了一排客房前面，田福回頭又看了一眼，確定身後果然無人之後，他才縱身而前推開了一扇房門進入！

柳青嬋舉手道：「請！」

弓富魁當然也不疑有他，閃身跟進！

最後進來的是柳青嬋，房門隨即被關上！

弓富魁這才發覺到室內燃點着兩盞燈，房中一片光亮，只是在室外看來，却是一片黝黑，原因是兩扇窗戶上，各自懸掛着一床厚厚的棉被——

是以室內的光，絕不愁外洩！

這間房子大小也同弓富魁與過之江所住那一間差不了多少，格式也甚相彷彿！

正中有一張四方的矮桌，矮桌上攤着一張棉紙，紙上畫滿了綫條以及紅筆特意勾出來的圓圈。

像是一張路圖，又像是設計的什麼玩藝兒——

獨眼老人田福怪神秘的樣子，他身子一進來，趕忙的搶身而前，去收拾桌子上的那張紙。

柳青嬋却阻止道：「田大叔不必這樣，這個人大概不是你想的那種人！」

田福怔了一下，睜着那隻獨眼，看着弓富魁道：「小姐，你千萬注意，這小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

弓富魁輕咳了一聲道：「老人家說話最好積點德，否則只怕你老人家那隻眼睛也保不住！」

田福低吼一聲道：「臭小子！」

他身子一個倒側，已到了弓富魁身邊，左手虛幌一下，右手一拳直向着弓富魁臉上直搗了過去！

這一手拳法，屬於迷踪拳第十八手，名喚「流星貫頂」，田福浸淫有年，是以施展得十分得手！

無奈，弓富魁早已防到他會有此一出手！

只見他頭上一幌，兩隻手交叉着向當中一迎，已把田福那隻粗壯的胳膊抓在了手上！

田福一驚之下，正待用力掙開！

弓富魁一隻右手，「叭！」一聲，已經落在了他右肩頭上——

他這隻手上暗含着拿穴手，是以往下

一落，田福只覺得身上一痲，頓時動彈不得！

眼前人影一閃，那位標緻的姑娘柳青嬋，已來到了眼前，素手一翻，反向弓富魁肩上落去！

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是大有學問！

她的手勢向下一落，弓富魁立刻體會出自她那隻纖纖玉手裏，傳出一股極大的內潛力道！

這位柳姑娘顯然施展「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的手法！

她那隻其白如霜，其細若脂的纖纖玉手，分明也是施展的拿穴手！

弓富魁當然不會被她一上來就拿中穴道，可是爲此却勢難兼顧田福——

他身子一閃而出，躍出三尺以外，同時間也鬆開了拿住田福穴道的那隻手！

田福一踉倒地，顯然有些惱羞成怒，只見他身子一挺自地上翻身躍起，嘴裏罵道：「臭小子！」

他身子方要撲上去，却被柳青嬋橫手攔着！

田福怒道：「小姐，這小子——」

柳青嬋嗔道：「田福！」

田福對於這位姪小姐，還是眞有點害怕，經她這麼一叱，頓時不再作聲。

他心裏那口氣沒出來，忿忿的坐在一邊，不再吭聲。

弓富魁這才向柳青嬋抱拳道：「在下曾經聽說過柳前輩跟前有位姑娘武功如何了得，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柳青嬋冷笑道：「既然你對我們主僕摸得這麼清楚，可見你早就留下心了——」

「當然，在下要是沒有留下心，只怕姑過的早已對姑娘主僕有所不利了！」

「這話怎麼說？」

「姑娘莫非不知道方才在路上在下已經發現了姑娘的行踪，姑娘雖是喬裝爲男人，却也瞞不過在下一雙眼睛！」

柳青嬋臉上一紅！冷冷了一聲，她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請坐！」

「謝謝——」

弓富魁大刺刺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對面那位柳姑娘先怔了一會兒，却又偷偷用着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打量着他。

弓富魁這才注意到，她頭上戴着一朵素色的白花——心裏一動，才得悉那位柳老前輩果然已經死了，對方與自己，正是無獨有偶，同是傷心落淚人！

輕輕嘆息一聲，垂下頭來！

柳青嬋這時抬起頭凝視着他，吟哦着道：「你是天一門裏的弟子？」

弓富魁心裏不由一怔，禁不住暗自佩服！

「姑娘，何以看出來在下是天一門中人？」

「由你的眼神！」

「我的眼神兒？」

「由你剛才在火塲的眼神裏，看出來的！」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倒是無話可說。

柳青嬋秀眉微蹙道：「那麼，你到底是誰？」

弓富魁原無意把本來面目示人，可是一來感傷對方凄苦身世，再者彼此同仇敵愾，却也就無意再瞞着她！

「姑娘猜得不錯，在下正是天一門待罪弟子！」

「哦——」

柳青嬋輕輕哦一聲，日光裏頓時呈現出一片欣慰，同時也有一些紊亂不解的情意！

「那麼雷昆，老前輩……？」

「那是在下授業的恩師！」

「他老人家……莫非……？」

弓富魁悲聲道：「先師已在今晚戌時初，從容就義——劉，洪二老前輩也同時死於非命？」

「你是——？」

「在下弓富魁——」

「啊——你就是弓富魁！」

「姑娘何以知道在下賤名？」

柳青嬋點點頭道：「是聽大伯說的！」她眼睛向他掠了一眼道：「久仰弓兄，一身武功很是高明，我大伯在生之日，常常說起天一門內，只有弓兄你一個成器的弟子——」

才說到這裏，那坐在一邊的田福啞着嗓子大笑了一聲！

笑聲一歛，他冷冷的道：「我家主公英明一世，這一次可是看走了眼啦！他要是曉得，這個姓弓的小子，竟是這麼偷生怕死，認敵爲友的人，只怕會從棺材裏氣得跳了出來！」

弓富魁仍然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不與他辯！

柳青嬋秀外慧中，一雙眼睛，明察秋毫。

自從她第一眼看見弓富魁，就知道對方是個卓然不凡之士，她當然不會相信田福說的那番話是眞的——

那麼，這個弓富魁當眞是深藏不露、個謹愼小心，胆大而沉着的人了。

「弓兄可知道天一門的那一把火，以及令師等一干人的死，是誰下的毒手？」

「當然知道！」

「是誰？」

弓富魁一哂道：「就是與在下一路同行，此刻同室而居的那位朋友！」

一旁的田福霍地跳起道：「好小子，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要這麼做？」

柳青嬋嗔道：「田福，對於弓少主不得無禮！」

田福頓時一怔，嘆了一聲道：「是小姐——老奴是一時氣不過……唉！」

柳青嬋道：「你知道什麼，弓少主這麼做，是含有深心的，你應該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弓少主乃是大智大勇，絕非一般匹夫匹婦所可比擬的！」

弓富魁一笑道：「姑娘太也誇獎！」

田福經柳青嬋這麼一提，似乎突然明白過來，怔了一下，張惶向前幾步。

他那隻獨眼幾乎要湊在了弓富魁臉上道：「弓……少主，我家小姐說的，是眞……的？」

弓富魁凄然一笑道：「田大叔，任你去想吧！」

田福忽地雙膝跪地道：「弓少主——

老奴方才是有口無心，你多包涵！」

說完，通！通！一連叩了兩個響頭。

弓富魁吃了一驚，忙自閃開一邊，順手把他由地上扶了起來！

「田大叔，這就太不敢當了！」

田福站起來，愧疚的道：「弓少主，……既然是有心人，現在正是機會，不如乘那厮晚上睡覺時，下手殺了他，正好為我家主公與令師報仇雪恨！」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微微搖了一下頭道：「難！」

「怎麼！」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這姓過的一身武功，簡直無懈可擊！是我生平所僅見的高手！」

「他莫非不睡覺？」

「這一點還有待證實！不過——」他喟然長嘆了一聲，搖搖頭道：「即使他睡覺，也是難！」

柳青嬋秀眉一顰道：「這個人眞有這麼高的能耐？」

弓富魁道：「此人武技，姑娘必然已有所見，不必我多說，我所要提醒姑娘與田大叔的是，這個人似乎練有一種特殊的功夫！」

頓了一下，他打量着異常驚嚇的田福道：「我想二位一定也知道內功中有所謂『感應圈』這一個說詞吧！」

田福點了一下頭道：「聽說過！」

柳青嬋奇道：「聽說雷老前輩，就是身上藏有這種功夫的高人，是不是？」

弓富魁點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先師正是練有這門功夫，只是比起這個人來卻差得太遠了！」

「弓兄你怎麼知道？」

「此人非但練成護體游潛，竟進一步可以使之逼出體外，傷人於無形之間！」

「眞……的？」

「姑娘莫非方才在火場沒有看見？這種功力運施之下，可使多人在尋丈之內，不能近身，功力至此地步，端的是驚人已極！」

柳青嬋輕嘆一聲道：「這麼說起來，別人的傳說也是眞的了！」

「什麼傳說？」

「弓兄你還不知道？」

弓富魁搖頭，表示不知！

「現在外面都傳說，大名府來了一位冬眠先生！」

「冬眠先生是誰？」

柳青嬋冷冷一笑道：「就是這個姓過的！」

「為什麼要叫他是冬眠先生？」

「他們傳說這個人是由冰裏出來！」

於是她把那日偷聽得自李知府嘴裏的一番話說了一遍！

柳青嬋怔了一下道：「弓兄怎麼不說話？」

弓富魁長嘆一聲道：「如果姑娘這些話是眞的，這人必已通屍解，辟穀之術，這眞是我生平聞所未聞的怪人，……」

他一時間，顯出無限的意興闌珊，深深的垂下頭來。

柳青嬋冷笑道：「弓兄你萬萬不可氣餒，任他有通天徹地的本事，這個仇我們是也要報的！」

弓富魁悵然點頭道：「姑娘說的是——但是你我功力與他相距甚遠，此人既然身藏如此不世之技，唉——這個仇可就難得報了！」

柳青嬋咬了一下牙齒，恨恨的道：「他就是走到天邊，我也放不過他——」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事道：「弓兄你可知道他下一步意欲何為？」

「他——！」弓富魁忽然想起來道：「聽說他好像要去河間！」

「河間……？」

「六合門——」

田福忽然插口道：「河間六合門！」

弓富魁也一驚道：「這麼說，他是要找古寒月，古前輩了？」

「你是說那位有冀中王之稱的古老前輩？」

「就是他！」頓了一下，他點頭道：「姑娘明天一早趕快起程往河間去知會他一聲，叫他好有一個準備！」

柳青嬋點點頭道：「好！我知道！」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古寒月前輩一身功力聽先師說，在冀省首屈一指，這一次姓過的可能碰見了厲害的對手了，姑娘可請他暗中戒備，我們與他裏應外合，不愁這個姓過再能逃開手去！」

柳青嬋面露喜色道：「好——時間不早，弓兄也該回去了！」

弓富魁道！「正要告辭！」

說完抱拳作別，悄悄開門自去！

柳青嬋送到門前，回身時，卻見田福正自一個人看着桌上的燈在發呆！

柳青嬋道：「早點睡，明天一早，我們上路去河間！」

田福應了一聲，站起來，向外步出！

他們是開的兩個房間——

當他要步出門坎一刹，卻又回過頭來道：「姑娘——我打算問妳借樣東西！」

「什麼東西？」

「姑娘那一把削金斷玉的匕首！」

柳青嬋一怔道：「幹什麼？」

田福一笑道：「聽弓先生說，那小子這般厲害，我卻沒有一件襯手的兵刃，姑娘有了一口好劍，那把匕首借與我留着用，大概沒什麼不可以！」

柳青嬋點點頭：「好吧！」

說罷，她就轉身由行囊裏拿出了那把一向珍藏的匕首！

田福接過來嘿嘿一笑道：「有了這把東西，我就壯胆子了！」

說完告辭而出！

柳青嬋關上房門，一個人想了一會兒心事！

這兩天，腦子裏老想着大伯父的死，一顆心早就變得痲木了。

人到了傷心極點的時候，常常會有「無心可傷」的反應，腦子裏常常是一片空白，眞有「欲哭無淚」的感覺！

輕輕嘆了口氣，吹熄了燈脫衣上炕！

× ×

弓富魁返回到棧房裏！

「冬眠先生」過之江正自閉着一雙眼睛，呆坐不動。

他的坐姿很怪，既非道家的「打坐」又非佛門的「坐禪」，其實道，佛二門坐姿外表並無不同，卻是內守的宮位不同而已！

眼前這個過之江，根本在外姿上就與佛道二門進修的坐姿大相迥異！

只見他企着一隻脚尖，單足蹲地，卻把另一隻脚，直直的平伸出去！

這種姿態弓富魁雖然沒有練習過，可是照常理判斷是甚難保持着平衡不倒！然而觀諸眼前過之江卻是大異尋常！

他竟然保持着這種姿態一平如水，紋風不動！

弓富魁進來，關上門，又走近坐下。

這一切舉動，在過之江來說，都渾若未覺！

弓富魁也算是內功中頗有境界的一個行家，當他目覩着過之江這番形態之後，不禁內心生出一片寒意！

因為過之江這種情形，分明是在作一種極上乘的內功調息，相當於內功中「五氣朝元」的境界！

弓富魁站住身子沒有動！

這一刹時，他內心中忽然潛生一片殺機。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由他腦子裏閃過——

「下手殺了他！」

他陡然間氣提丹田，由丹田裏提出了一股勁力，貫注於右掌之上！

此時此刻只要一掌擊出，可望有千鈞之力！

然而就在這股力道，方自抵達他的右掌之上的一刹時，弓富魁不禁心裏突然滋生出一股寒意！

他忽然考慮到了一掌不中，或昇一掌不成之後的後果問題！

這個念頭，頓時有如兜頭淋下的一盆冷水，使弓富魁陡然打了一個寒顫！

這個念頭一經興起，那方才提吸自丹田那股力道，也就頃刻消失於無形之間！

弓富魁方待第二次再鼓勇氣的當兒——遂見蹲在地上的過之江長長吐出了一口氣，張開了眸子！

時間也就在一瞬間為之消失！

過之江的眼睛發覺到弓富魁站立在面前時，似乎吃了一驚，疾快站了起來。

「噢——你來了多久？」

「有一會了！」

說了這句話，他眞有無比的懊喪，一言不發的走近床炕邊坐下來！

他知道由於自己的一時謹慎，已經喪失了復仇的良機！

「你方才在練功夫？」

「我是在歸位！」

「歸位？」

「神歸位！」

弓富魁搖搖頭道：「不懂！」

「你當然不懂！」

過之江伸了一個懶腰，說道：「有一天，你的功力能够達到我這樣時，你就懂了！」

弓富魁一笑道：「你何以就認為我的功力不如你？」

「因為你本來就不如我！」

頓了一下，他又道：「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弓富魁說了聲：「好！」

話聲出口，一隻右掌已當胸推出。

這一掌說是與他較量也可，說是待機暗算更是恰當！

掌力一出，即透着大大的不凡！

凌然的掌風，有如一把劈空而下的鋼刀，直向着過之江面門之上劈了下來！

眼看着對方那瘦削的軀體，在他掌力之下，陡地向後一個倒仰，緊接着一陣亂顫，像是不倒翁的幌了半天，遂即挺立如初！

他臉上帶着一抹笑容，就像沒事人兒一般模樣。

弓富魁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氣！

不過，眼前即已明說了是比試着玩的，倒正可趁機給他幾招厲害的手法試試，對方如能躲過，只當是比試功力，一笑算完——

如果僥倖他不及防備，傷在了自己手下，那可是正合心意！

想到這裏，弓富魁嘿嘿一笑道：「過兄當眞是好功夫，再看這個！」

足下一上步，已把身子欺到了過之江身前，雙掌一沉用雙撞掌的功力，陡地向對方擊出兩掌！

這兩掌由於他胸有成竹，是以內力貫注得極為充沛，一待手掌觸及對方身子，力道才得以洩出！

這種掌法，在掌功上名叫「綿掌」！

弓富魁自信在這種功力上已有相當的能耐，雙掌着力之下，足有千斤之力！

實在難以想像，這般功力加諸在對方那瘦軀之上，他如何能够挺受得住！

「叭！叭！」

兩隻手全都按在了對方身上！

弓富魁心中方自一喜，正待將內力一股腦的吐出。

這當口兒，他猝然覺出由對方身上反彈出一股冰寒的力道。

這股子冰寒氣機一經貫疏入弓富魁身上，頓時使得他全身打了一個寒戰。

驀地這股力道，發出了一陣極大的吸力！使得弓富魁整個身子向前蹌了一下！就如同磁石吸鐵般的，整個身子向着對方身上吸了過去！

弓富魁總算在內功方面有極深的根底，一發覺不對，他忙自收韁，先用「大力千斤墜」的身法，把身子向下一沉，遂即向後一個倒翻，就地一滾，翻出了尋丈以外。當他身子方自站起的一刹，面前人影一閃，過之江已臨近眼前！

弓富魁心中一驚，來不及後退的當兒，對方一隻瘦手已經搭在了他肩頭之上！

弓富魁陡然覺出身上一陣子乏力，雙膝一軟，坐倒地上！

過之江手上一輕，不見他如何着力，身子已飄向室中，嘻嘻一笑道：「如何！可服氣了？」

弓富魁面上一紅，抱拳道：「佩服！佩服！」

過之江道：「冬眠裏，我已飽吸天地鍾靈之氣，以及諸般天籟，如同水火風雷，以這些天地間的自然威力，配合我本身功力，一經加之攻敵，對方不死必傷，萬萬難以敵擋！」

這番話未免太過玄虛了。

然而過之江說話的神態顯示他所說絕非虛語！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虎子揭破潛匿在止水山莊的內奸，不特沒將他們懲處，反替他們除去身上潛毒，使他們反爲己用。爲了拯救葉雅慧生母，小虎子迫得重返古家堡，當晚，菲菲到來小虎子臥房，要小虎子隨她外出，小虎子無法推辭跟隨菲菲從古家堡一條秘道，走出堡外，沿途，菲菲告訴小虎子，此行往會晤的人很重要，談得攏可能是朋友，否則便是敵人，要小虎子負責她的安全，未幾到達一土地廟後，一幪面人現身相晤，菲菲取出兩粒鮮紅珠子，那人伸手要取，菲菲一縮手，又收了回去，那人訝然問故——

金蘭成陌路　母子隔天涯

菲菲道：「你的東西，是不是也該有個交待。」

那人道：「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還要怎樣交待？」

菲菲道：「萬一你的是假貨呢？」

那人一笑，道：「老字號，金字招牌，會有假貨麼？」

菲菲道：「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何況，連你的面貌都不知道。」

那人說道：「咱們互不照面，這是規矩。」

菲菲道：「互不照面可以，但你得證明你的貨色道地。」

那人一笑道：「你叫我如何證明？」

菲菲道：「那是你的事。」

那人道：「在下沒法證明。」

菲菲道：「你這就不公平了，在下以價值二十萬兩銀子的一對寶珠，難道就換你一個『沒法證明』？」

那人道：「你如果不相信的話，咱們買賣不成仁義在，在下告辭了。」說着，雙拳一抱，就待轉身離去。

菲菲暴喝一聲道：「站住！」

那人氣往上沖，冷笑一聲，說道：「朋友，買賣不成仁義在，你這樣就太過份了。」

那人火氣一發，菲菲忽然軟了下來，語氣一緩道：「朋友，『買賣不成仁義在』，你這話沒錯，可是，我們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需待解決。」

那人道：「什麼問題？」

菲菲道：「你剛才可是見到了在下那一對寶珠？」

那人道：「不錯！在下是見到了。」

菲菲道：「這種寶珠，天下爲數極少，你見到了在下的寶珠，不難查出在下的身份，如今你我買賣不成，你可以一走了之，對在下來說，可就寢食難安了。」

那人道：「你的意思是？」

菲菲道：「買賣非成交不可！」

那人道：「但在下無法給你證明。」

菲菲道：「你想辦法，也得證明給我看。」

小虎子看着他們言來語去，雖還不知那人出賣的是什麼東西，却已完全明白了菲菲的用心，暗暗一笑，心中忖道：「二姊，原來沒安好心，是想巧取豪奪人家的東西。」

那人目光一閃，落在小虎子身上道：「你如果非要證明不可，那就只有用你這位小兄弟做試驗。」

菲菲一搖頭道：「你把他看成什麼人，怎能受你試驗！」

小虎子道：「沒關係，小弟願意。」

菲菲叱聲道：「你不知道就少開口，好不好？」

小虎子道：「那你就告訴小弟吧。」

菲菲一頓蓮足，道：「他有一種藥物，吃了可以使人發狂，我們談的就是這種生意。」

小虎子對那人原本十分同情，一聽他是賣毒的人，眉頭一皺，忖道：「原來，他也不是一個好東西，那就又當別論了。」於是，退了一步，不再插嘴。

那人道：「我們這裏只有三個人，這位小兄弟既然不能受驗，難道要在下受驗不成？」

菲菲道：「你如果想不出辦法時，恐怕只有請你朋友自己以身相試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朋友，你也不打聽打聽，本字號要沒有自保之能，還能做這種生意麼？你也未免太自不量力。」

菲菲冷然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我能說出這種話來，自有叫你俯首聽命的手段。」

那人「嗤」笑一聲，道：「你有什麼手段，你就出手罷，在下告辭了。」

話聲一落，身形倏轉，望也不望菲菲一眼，舉步自去。

菲菲嬌叱一聲，道：「你去得了麼！」身隨掌進，突然向前欺到那人背後，伸手一揮，抓向那人肩頭。

那人肩頭一斜，反手一個耳光，向着菲菲臉上摑來。

菲菲的心意，昭然若揭，那人回手一記耳光掃來，顯然沒把菲菲看在眼裏，意存輕視之念。

菲菲冷笑一聲，道：「你簡直在找死！」螓首一偏，原式不變，那隻纖手，却輕輕的落到了那人肩頭之上。

她突出奇招，巧妙的避開了那人揮來一耳光，伸手就克敵致果，這一招使得妙不可言，只看得小虎子心中一震，暗嘆了一聲，忖道：「怪不得她心比天高，敢情，眞得到了不少奇招怪着……。」

詎料，一念未了，菲菲落在那人肩上的手掌，忽然，猛然急收，口中，驚叫了一聲：「你……你……」身形一連退了四五步，接着，嬌軀一傾，踣倒地上。

原來，她纖手落在那人肩頭上，可說是一招克敵，心中大喜之下，五指一收，就待揑碎那人肩胛骨，那料指力一收之下，那人肩頭微微一抖，立有無數鋼針一彈而起，刺向她掌心手指，當時，痛澈心肺撤手急退。

她這一受傷驚叫而退之際，才又發現那人揮來的一記耳光，並不是眞的輕視她而存心打她耳光，原來，那是一着詭計，實則乃是向她打出了一把無色無臭毒粉。

她受傷驚叫之下，正好把那毒氣吸入口中。

那毒粉藥力奇快，着體生效，菲菲退不了幾步，已是雙膝一軟，支持不住自己身子了。

菲菲這一上來眞可說是反勝爲敗了。

她身手發軟，人倒地上，神智却是一點不迷糊，依然清澈明朗，瞭然於心。

尤其如此，更增加了她羞惱驚惶的情緒，張口欲叫，却又叫不出聲來了。

只見那人身形一旋而回，戟指着她說道：「照說你這種行爲，我就該殺了你，將你雙珠取走，只是，本號的規矩是『買賣不成仁義在』，你雖不仁，我可不要你不義之財，給你一個終身癱瘓教訓吧！」

那人數說完，菲菲還望了站在丈遠開外的小虎子一眼，冷笑了一聲甩首轉身。

猛然，全身一震，倏的倒退了四五步，幾乎一脚踩在菲菲身上。

本來，他轉身之下，小虎子竟不知怎樣來的，面對面的擋在他身前了。

他一驚之下，退了數步，慚慚收斂心神，叱喝道：「讓開！」

小虎子一笑道：「你也顯點本事給在下看看吧！」

那人大喝一聲，道：「你要找死，那就成全了你吧！」雙手一推而上，猛擊小虎子面胸。

小虎子冷笑一聲，道：「我就實接你一招看看！」當下氣納丹田，翻掌而出，迎了上去。

只聽，那人一聲悶哼，被震得從菲菲身上翻了過去，張口吐了一口鮮血，眞是不堪一擊。

原來，小虎子見他一招就把菲菲制住了，對他未免估計過高，出掌之際，竟然凝聚了七成內力，所以，一手就把他擊傷了。

他與菲菲的敗，可說都是敗得有點出乎意外。

小虎子一掌震退那人之後，自己也愣然了一下，這是他第一次與人硬打硬碰，想不到自己勝來竟是這般輕鬆愉快。

那人勉强站住身形，穩住胸中翻騰起伏的血氣，張口「啊……」的發出一聲嘯聲來。

小虎子心中一動，疾身而上，伸手點了他一處穴道，把他的嘯聲截了下來，喝道：「朋友，你認命了吧！」

那人嘯聲發不出來，便無法知會同黨前來援應，不由凛駭地道：「你要怎？」

小虎子道：「在下朋友是不是中了你的毒？快把解藥拏來！」

那人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他是中了在下的毒，可是在下身上未曾帶得有解藥。」

小虎子道：「我不信。」

那人道：「你不信，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小虎子道：「我要搜！」

說着，伸手向那人身上搜去，……。

忽然，小虎子一震叫道：「你原來是女的！」搜到那人胸口的手，慌不迭的縮了回來。

小虎子右手一縮之際，心念閃動之下，却把她的頭罩摘下來了。

那人頭罩摘下，小虎子也發出一聲尖

叫道：「你……你……不是大姊茵茵麼？」

可不是，她就是茵茵。

茵茵一楞道：「你……。」

小虎子伸手把自己頭罩摘下道：「我是小虎子！」

茵茵「啊！」了一聲道：「她……」

小虎子道：「她是二姊菲菲呀！」趕忙解了茵茵的穴道。

茵茵跑到菲菲身前，口裏呼叫着：「二妹！二妹！」伸手把她扶了起來，取出一粒藥丸，納入她口中。

過了片刻，菲菲張口叫了一聲：「大姊，怎麼會是你啊！」

小虎子一旁也道：「大姊，你說話的聲音，簡直不像女人。」

茵茵苦笑一聲，道：「我是用了變聲藥哩！自然不像我了。」

菲菲能够說話了，便想掙扎着站了起來，但是念起意動之下，雙手雙脚竟然不聽使喚，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急得大叫一聲，道：「大姊，我的手足還是不能動哩？」

茵茵歉疚的嘆息着道：「二妹，大姊對不起你。」

小虎子叫道：「自己姊妹，有什麼對不對得起，快給她服解藥吧！」

茵茵道：「我身上眞沒有解藥。」

菲菲道：「那你快回去取吧！」

茵茵道：「一時之間，我回去也弄不到手啦！」

菲菲大叫一聲，道：「大姊，你好狠的心！」

茵茵道：「二妹，你誤會大姊了，你那裏知道，大姊不過是聽命行事的人，解藥又不在我身上，我要解藥還得另外想辦法啦！」

菲菲道：「那你就快去想吧！」

茵茵搖頭道：「這不是容易的事，快不來的。」

菲菲叫道：「那我怎樣辦呢？」

茵茵道：「唯一的辦法是你先回去，大姊再慢慢想辦法去替你弄解藥。」

菲菲急得要哭了起來道：「這怎麼可以呢？我那能這樣回去。」

茵茵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二妹，你只有將就點罷。」

小虎子道：「二姊，其實你就這樣回去也沒什麼關係，就說突然中風，還不一樣可以搪塞過去。」

菲菲一瞪目道：「你知道什麼？我還有很多事，少不得我親自料理。」

小虎子道：「我代你辦不可以麼？」

菲菲期期以爲不可問，遠處忽然傳來一陣起伏數四的嘯聲，茵茵臉色一變道：「不好，我要走了，二妹，快把你那雙珠給我，我回去之後有以復命。」

菲菲道：「你那藥呢？」

茵茵道：「當然給你。」

兩人偬偬交換了藥物，茵茵向小虎子道：「你快送二妹回去，十天之後，同一時間，我們在此再談罷。」

說着，飛掠而去，急如星火，頃刻不見。

菲菲氣得哭笑不得，只好由小虎子背負而回。

小虎子把菲菲送回她房內，替她換好衣服，才回到自己臥室，放眼窗外，已是拂曉時分了。

一天忙忙碌碌過去，到了晚上，大家安睡之後，昨晚那代他睡在床上的小孩子，忽然一溜烟跑了進來，悄聲道：「少俠，夫人請你去啦！」

小虎子來到菲菲房內，只見菲菲已有二人在座。

小虎子認得那兩人，左邊一人，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嘴上一撮小鬍子，長得不倫不類，正是古家堡的副總管冷面劍客花信風。

右邊那人，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大娘，想不到竟是那位幫忙古劍秋計算藥雅慧不成的王大娘。

那兩人一見小虎子走了進來，臉上都顯得非常不安。

菲菲一笑道：「這是我失踪已久的一位小弟，兩位無須介意。」

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同聲一「咦！」各自站了起來，向小虎子行禮相見道：「原來少俠乃是夫人幼弟，我們多有失敬了。」

小虎子抱拳還禮道：「不敢當，兩位請坐。」

王大娘讓開自己座位給小虎子道：「少俠，這裏請坐。」

小虎子一笑道：「大娘……」

王大娘伸手拉過一張椅子，放在下首道：「少俠，你與夫人好說話，我坐在這裏一樣。」

菲菲微微一笑道：「大娘誠心敬你，你就坐下吧。」

小虎子謝了王大娘，坐了下去。

菲菲目光轉動，從冷面劍客與王大娘臉上一掠而過，道：「你們看我這位小弟如何？」

這句話問得有點攏統含混，令人有不着邊際的感覺，但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對菲菲似乎有着非常的情誼與恭順的本質，竟然異口同聲的道：「小弟聰明靈秀，稟賦過人，實乃人中龍鳳，將來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菲菲微微一笑道：「謝謝兩位的美言，只是，我與他離別已久，他究竟如何，我也不敢放心，兩位是不是可以替我試試他，看看他有無眞才實學，將來也好在我們組織裏面，量才派用。」她的話說得很客氣，一點沒有架子，她倒很懂得用人之道與謙恭下士的策略。

小虎子目光一轉，對她的用心已是瞭然在心，笑了一笑，默不作聲。

他近年來，受了恨海遊魂的薰陶後，心性改善，爲人處事，已經有了一定的準則與方針，他雖然百分之一百的不同意菲菲的看法和作法，可是，對她深深的信任自己的那份誠摯的友情，他是非常感動而困擾的。

王大娘格格一笑，道：「夫人也眞是，他是令弟，憑他的身份，組織裏誰也不能小看他呀！派他一位堂主就是，還試什麼！」

菲菲笑了一笑道：「這可不行，我們組織裏能使大家和衷共濟的團結在一起，一是量才施用，一切以組織的意見爲意見，我也不能袒護私人，致令大家失望，所

以，試是一定要試的，今天我請兩位來先給他試一試，已是心存有私，好在兩位都是我的肝胆相共好友，當不會怪責吧！」

冷面劍客花信風一笑道：「夫人太言重了，那麼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菲菲接口又道：「兩位未測驗舍弟之前，我還有個請求，希望兩位能見允。」

王大娘一笑道：「夫人，您這樣一說，叫我們那還坐得穩。」

菲菲一笑又道：「就是你們兩位測驗舍弟的時候，可不准循私放水，人情交待啊！」

冷面劍客花信風一笑道：「夫人放心，我們就是有心放水，也逃不過您明察秋毫的慧眼呀！」

王大娘望了四週一眼，道：「在這裏行麼？」

菲菲道：「將就着吧！」

菲菲這間房子在古家堡來說，算不得是大的，但把桌子椅子移一移，房子中間足足還有二丈見方一片空地，這片空地，對普通身手的人來說，也許太狹小了，施展不開身手，但對在座的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而言，却是足足有餘。

王大娘道：「夫人，我們如何一個印證法？」

菲菲凝眸沉思了一下，道：「我們把功力與手法分開來印證如何？」

冷面劍客花信風點頭道：「這樣好極了，請夫人一道其詳。」

菲菲道：「我的意思是，過手的時候，大家都不運用內功勁力，只在招術手法上，各顯奇能，在攷驗內功的時候，則不作硬拚硬鬥，以借物運功來顯修爲火候，兩位認爲這樣妥不妥當？」

王大娘點頭道：「好極了，就是失了手也彼此無傷，來！來！小弟，老姊姊，陪你先走一走。」她舉步向房中一站，向小虎子招了一招手。

小虎子一笑，走到王大娘面前道：「微末之技，請大娘指教。」

王大娘微微一笑道：「老大姊沒有別的本事，只有一套飛花指，勉强可以應世，我就用『飛花指』與小弟印證三十六招吧。」

她是存心討好，把自己的本事，先說了出來。

小虎子一抱拳，道：「請！」

王大娘道：「小弟，你先攻吧！」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有僭了！」身形一幌，拍掌而上。

就這一斜肩之式，已是看得王大娘雙眼精光陡然一亮，就憑這一出手之式，王大娘可不敢再粗心大意了。

所謂「行家眼裏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小虎子出手不俗，令人吃驚。

王大娘口裏叫了一聲：「好一招『撥雲見日』！」左手一探，施出一招「分花拂柳」，手掌翻轉之間，尋隙而入，硬拿小虎子攻來腕脈。

王大娘這一招迅快非凡，一閃而到，只看小虎子目光也是一亮，暗忖道：「看不出，原來她也不是等閒之輩！」

小虎子心中暗暗吃驚，但却絲毫不亂，右腕一旋，化掌爲指，式變「金絲纏腕」，反扣王大娘來腕。

王大娘大吃一驚，忖道：「此子藝業驚人，不要粗心大意，陰溝裏翻了船，那才丟人哩！」立時心神一歛，把她的成名之學「飛花指」盡情施展出來。

小虎子微微一笑，竟然也不再使用掌法，而以擒拿手指法與她週旋。

兩人這一搭上手，便是人影難分，各搶先機，用上了眞功夫。

頃刻之間，王大娘一套「飛花指」法已經完全使完，竟然絲毫沒有佔到便宜。

王大娘不能再打下去了，收手一退，道：「小弟弟，你這身功夫太厲害了，老姊姊，不是你的敵手，不用打了。」說得話來，已是嬌吁喘喘，臉上見了香汗。

小虎子却仍是一片神閒氣定，像沒有動過手一樣。

王大娘目光一轉，望着冷面劍客花信風道：「花兄，現在看你的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馬上就上，這不成了車輪戰法？」

王大娘一笑道：「你難道還沒看出小弟根本沒出力，還用得休息麼？」

冷面劍客花信風當然也已看出小虎子藝業不凡，自忖自己就是能够勝了他，也是勝之不武，萬一勝不了他，豈不叫菲菲看輕了。

念動之下，望了菲菲一眼，笑道：「夫人，小弟弟的一身藝業，在我們組織之中，已是無出其右，不必再試了，還是小弟陪他練練內功吧。」

菲菲點頭一笑道：「花兄既然那樣說，那就花兄看着辦吧。」

冷面劍客花信風笑向小虎子道：「小弟弟，你練的是什麼功力？」

小虎子道：「純陽功力。」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純陽功力，以練到隔物傳熱，才算登堂入室。不知小弟你……。」

小虎子含笑截口道：「那麼我就試一試『隔物傳熱』吧！」

冷面劍客花信風微微一怔道：「你要練隔物傳熱？」

小虎子道：「我想試一試，練不練得好，我就不知道了。」

王大娘笑道：「這裏又沒有外人，試試何妨，來，我替你準備東西。」

說着，跑出房外去，取進了一隻瓷盆，盛着半盤水，放在桌上，道：「小弟弟，你看用瓷盆可以麼？」

瓷盆不知比木盆要難上多少倍，她倒是說得輕鬆。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我反正是試一試，什麼盆都沒有關係。……花大哥，你說，該怎樣練？」

小虎子既然是菲菲的兄弟，自然不能客氣過份，自貶輩份，他們叫他小弟弟，他也就老起面皮和他們兄弟相稱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不管用什麼東西，搭在瓷盆上，相隔瓷盆二尺以上，凝聚內力，向瓷盆送去，把瓷盆之內的水炙熱，你就成功了。」

小虎子「啊！」了一聲，恍然而悟地道：「原來如此，小弟知道了。」

菲菲笑聲叫道：「兄弟，可是其中有一樣東西不能用以傳功。」

「什麼東西？」

菲菲道：「金屬類的兵刃。」

小虎子瞥目間，看見菲菲身後窗簾上有一條絲帶，伸手一指道：「小弟用那條絲帶可不可以？」

菲菲一怔道：「你要用絲帶？」說話的語態，不是不可以，而是奇怪他爲什麼選用這種最難傳功的物件。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反正是試一試，又有何妨。」他這一句話已經反覆說了好幾次，幾乎成了口頭禪。

王大娘勝不了小虎子，眞希望小虎子的表演，能够叫人看了怵目驚心，這樣才能自己安慰自己，表示敗得理所當然。

當下，立時接口道：「好。老大姊替你把那條絲帶取下來。」

絲帶取下來了，竟然長達一丈左右。

小虎子接過絲帶，退出一丈開外，隨手一抖，那條絲帶便如靈蛇一般，搭在瓷盆上。

微微一笑，小虎子說道：「小弟這是初學乍練，練得不好，各位包涵一二。」

菲菲笑道：「別囉唆了，快練吧！」

小虎子緩緩掃視了房中三人一眼，雙目一闔，暗運眞氣，向絲帶之上貫去。

最初，他只用了七成眞力，丈遠距離，七成眞力渡過絲帶，到達瓷盆時，已是再無餘力，透過瓷盆了。

小虎子暗暗一皺眉頭，忖道：「敢情這件事情看來容易，做來頗不簡單啦！」

接着，猛然又吸了一口氣，把功力聚到十成，緩緩攻去。

他這一將內力提聚到十成，奇效立生，只見那瓷盆之內的冷水，立時沸騰起來，接着，水霧瀰空，頃刻之間，整整的一大盆水，竟化烏有。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獻醜了！」右手輕輕一震，收回了絲帶。

他收回絲帶之後，却不見菲菲他們有任何稱贊的表示，投目望去，不禁又笑了起來。

敢情，他們這時已被小虎子這一手隔物傳功，震懾得目瞪口呆，楞在那裏了。

小虎子凝功吐氣，一笑道：「小弟功力未純，……」

王大娘一震回復神智，大叫一聲，道：「我的天呀！小弟弟，你是怎樣練？」

冷面劍客花信風面色一肅道：「兄弟，你這手功夫，放眼天下只怕也沒有幾人練到，大哥我失敬了。」抱拳行了一禮。

小虎子還禮笑道：「各位太抬舉小弟了。」

菲菲身受毒傷，成了半身不遂，今天把小虎子叫來，原來只想介紹小虎子給冷面劍客他們認識，然後要小虎子幫她維繫已有的權力，想不到小虎子竟然高明得遠超過了她的想像，只高興得眼淚都流了出來，笑道：「兄弟，眞難爲你了。」

頭一回，又笑向冷面劍客與王大娘說道：「你們看，能給個什麼位置給我這兄弟？」

王大娘笑道：「什麼位置能容得下他，憑他這身功力，簡直可以當我們大家的首領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說道：「令弟功力過人，目前在本堡之內，可說無人能比，夫人自可倚若爲泰山長城，不過依兄弟之見，像小弟這種奇絕才俊，似乎不宜以普通俗務羈絆他，以免樹大招風，被人忌嫉圖謀。」

意猶未了的頓了一頓，菲菲適時接口道：「花兄所見甚是，那麼我們怎樣安置我這位兄弟呢？」

冷面劍客花信風沉思有頃道：「最好深藏不露，待機而動，不鳴則已，一鳴沖天。」

菲菲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那麼舍弟之事，就請兩位代爲守密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道：「兄弟理會得，倒是王大姊要特別小心才是。」

王大娘一笑道：「你別不放心我，眞要講到嘴緊，我比誰都緊。」

菲菲歉然一笑，道：「今天有勞兩位了。」

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心領神會的告辭而去。

小虎子目送冷面劍客花信風與王大娘背影消失之後，劍眉一蹙道：「二姊，你故意安排這場戲，是什麼意思？」

菲菲輕輕一嘆，說道：「保護我已得的成果，……。」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嘆息一聲，道：「他們已經知道我成了半身不遂，我要不把你拉出來，他們誰會聽我的話。」

小虎子道：「他們兩個人，在你手下是什麼身份？」

菲菲道：「左右副手，不過我對他們很禮遇，通常總是兄弟姊妹相稱，……」

笑了一笑，接着又道：「你道他們是好相與的麼？」

小虎子道：「利害之交，自然是各懷鬼胎。」

菲菲道：「所以，你要好好的幫助我啊。」

她眞會接話，聽得小虎子一楞笑道：「二姊，你也不好對付啊！」

菲菲一笑道：「你幫我的忙，難道不應該麼？」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應該！應該！只是，……。」

菲菲截口道：「應該就對了，不要只是不只是了。」

小虎子道：「二姊，有一件事，我覺得要向你一提了。」

菲菲一怔道：「什麼事？」

小虎子望着菲菲的眼神道：「這次，小弟去了『止水山莊』一趟。」

菲菲吁了一口氣，道：「我還道是什麼要緊的事，這個我早已知道了。」

小虎子一笑道：「這樣說來，那『七步凌波』杜一萍是你的手下了。」

菲菲道：「不是！」

小虎子一怔，又笑道：「那他是那一方面的人？」

菲菲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也絕不是古家堡另一方面的人。」後者所指，自是說的古氏兄弟他們了。

小虎子軒動着劍眉道：「那你一定也知道我的身世了。」

菲菲點着頭，說道：「對，我已經知道了。」

小虎子氣得冷笑一聲，道：「二姊，你好深沉！」

菲菲含着笑容，說道：「我那裏深沉來着？」

小虎子道：「你既然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世，爲什麼隻字不提？」

菲菲一笑道：「我正要說的時候，你自己先說出來了，那能怪我，反過來說，如果我先提起，我能不能怪你不坦白？」

小虎子被她反駁得一笑，道：「二姊，你好銳利的詞鋒啊！」

菲菲笑了一笑，話鋒一轉道：「虎弟，我問你，你既然認了止水山莊那門親戚，還回古家堡來做什麼？」

小虎子道：「奇怪，你能知道我認了止水山莊的親戚，怎會不知道我回來的原因？」

菲菲道：「我確實不知道，如果你怕姊姊碍你的事的話，不說出來，姊姊也不會怪你。」

小虎子雖然不贊成菲菲目前的爲人，但他却堅信菲菲對他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愛之情，不會與他成仇作對，何況，小虎子還希望慢慢把她引歸正途，因此，他必需要在她心中樹立良好的信用，所以，他不能在她面前過份虛假，當下暗暗作了決定，微微一笑道：「這件事我可以不對任何人說，但絕不會瞞着二姊你。」

菲菲笑顏逐開道：「虎弟，謝謝你的信任。」

小虎子道：「不瞞二姊你說，我是爲了那位瘋老太太來的。」

菲菲目光一凝，道：「她對你很重要麼？」

小虎子道：「她極可能是我母親！」

菲菲一震道：「此話當眞？」

小虎子道：「據種種跡象顯示，有十之七八的可能性。」

菲菲「啊！」了一聲，道：「有這種事，爲什麼古老太說她是他的師母呢？」

小虎子道：「這是掩人耳目手法。」

菲菲說道：「他這又爲了什麼呢？」

小虎子一笑道：「二姊，你不是誇口古家堡的事瞭如指掌麼！爲什麼這樣關係重大的事都不知道。」

菲菲訕訕一笑道：「當然也有些事情是很難知道的。」

小虎子說道：「老實告訴你吧！因爲他們想向她身上追查『神武寶庫』的下落，所以，不惜尊她爲師母，把她供養到如今。」

菲菲沉思了一陣，點頭道：「以古家兄弟的爲人，此說非常可能，他們在她身上要不是有所企圖，對她那會如此盡心盡意，四出訪求名醫，替她醫療治病……」

話聲中頓了一頓，目光連閃，接着，又連連點頭，自言自語，道：「這樣看來，他們顯然尚無所得，否則，早把她殺以滅口了。」

小虎子暗暗點頭忖道：「二姊，這幾年來吃盡了苦。却也歷練得思路相當銳敏，唉！可惜！……」

菲菲自言自語說了一陣，接着目光一轉，落在小虎子臉上道：「你準備如何搭救他老人家？」

小虎子道：「我想了很久，我想替古家堡放一把野火，讓大家來爭取她老人家。然後，我再伺機而動，從中救人，你看這個辦法如何？」

菲菲道：「辦法是不壞，只是給你自已也惹來了無窮後患，所以，最好不要這樣做。」

小虎子道：「依你之見呢？」

菲菲道：「這件事太重大了，偶一不愼，就可能給你帶來終天之恨，不能草率行事，愚姊目前不敢亂出主意。」這倒是實話，可見菲菲對小虎子也是一片至誠。

小虎子輕輕暗嘆息了一聲，道：「這件事眞爲難死小弟了。」

菲菲安慰着小虎子道：「吉人天相，慢慢總會有機會的，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吧！」

小虎子別了菲菲，心中平添了不少感慨。

一晚過去，第二天，小虎子在百忙之中向古夫人打出了一個暗號，請求相見。

三更時分，小虎子在一間秘室裏見到了古夫人。

小虎子坦誠的把「止水山莊」之行，向夫人作了一個重點式的報告，接着，雙眉一苦，道：「照說那位瘋老太太可能就是家母，因此晚輩有心將她老人家接了出去，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靜靜的聽小虎子把話說完，在小虎子說話之中，只是仔細的聽着，沒有發話打岔，也沒有任何驚訝好奇的表示，當小虎子把話說完，她凝神注目的又仔細打量了小虎子一陣，點頭道：「不錯，她就是你的娘。」

小虎子無由的感到鼻子一酸道：「老前輩也這樣說，那是不會錯了。」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道：「說來老身與令堂原來是手帕之交，所以令堂一來，我就看出來了，因此，老身一直暗中在維護着她。」

小虎子起座一揖道：「多謝老前輩維護之德，晚輩沒齒不忘。」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這是老身份內的事，何謝之有。你好好坐下，我們再來研究令堂的事吧！」

小虎子回身坐好，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微微一笑，道：「說起老身與令堂的交情，你叫老身阿姨最是妥切。」

小虎子改口叫了聲道：「苗阿姨！」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慈和的一嘆道：「孩子，談到令堂的事，以老身之見，還是留在這裏最爲安全，你也不用接她出去了……。」

小虎子截口道：「苗姨……。」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一擺手止住小虎子的話聲道：「孩子，你聽老身說，令堂的問題，不在乎住在什麼地方，最要緊的是在怎樣把她的病治好。」

小虎子點頭道：「小侄想接她老人家出去，也就是想替她老人家把病醫好。」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你替她找好了醫病的人麼？」

小虎子道：「這倒還沒有。」

古夫人素手金花苗艷秋道：「其實要醫令堂的病並不難……。」

一語未了，小虎子興奮的截口道：「你老人家有辦法？」

（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與上官明在地道出口處，發現巨蟒阻路，雲夢襄用歐陽珊所贈蜈蚣睛珠除去巨蟒後，激惱喬大化禮聘前來助拳的巨蟒主人白頭羅刹何二娘，要與雲夢襄拚命，但在聽到雲夢襄說出百忍老尼名號及其隱居之地後，竟對雲夢襄心存好感，改爲要求雲夢襄互對三掌，並說明除第一掌提足十二成功力後按次遞減一成功力，以示好感，第一二掌，雲夢襄雖提足太淸罡氣，但仍功遜一籌，第三掌，何二娘提出以合掌數功傳力相搏，兩人趺坐抵掌，未幾，雲夢襄頭上汗珠滾落，上官明看得心頭駭然——

較技傳絕藝　飲鴆顯神功

上官明深知雲夢襄功力深淺，支撐上頓飯光陰，理應綽綽有餘，爲何才一開始有這種滿頭汗珠的不濟跡象？

尤其是雲夢襄適才曾當面囑咐，自己雖然憂急，也苦於無法助他一臂之力。

其實上官明這種憂急，完全多餘！

他若知道內情，便會不單不急，並替雲夢襄萬分高興！

原來雲夢襄適才與「白頭羅刹」何二娘雙掌一合之下，才知自己根本料錯！

對方的掌心之內，根本就毫未傳送什麼其熱如火，其重如山的內家氣勁。

手上雖未感到壓力，耳邊却聽到了聲音：「雲老弟，你知道麼？我老婆子未照所說出手，第一掌只用了十一成力，第二掌只用了十成力，但這第三掌上，却要施展那留而未發的十二成全力了！」

雲夢襄聞聲之際，目睜一綫，發現坐在自己對面的那位何二娘，雖在對自己說話，却連咀皮子也未動過一下！

這不是一般內家高手所用的「蟻語傳聲」，而是佛門高人所精擅，曠世無傳的「天龍心語」。

雲夢襄先是一驚，次是一愕？

他驚的是，這位「白頭羅刹」竟具如此高深的佛門絕學造詣？

愕的是對方既能運用這種「天龍心語」，則顯見遁跡隱世將近一甲子光陰，是在潛修佛學，倘若如此，何二娘該氣質早變，怎會……

他的這一愕念未畢，耳邊又聽得何二娘以「天龍心語」說道：「雲老弟，不要驚疑，我自被百忍大師度化以來，潛修多年，氣質早變，方才一來因那羅鋒頭目，惡行太甚，死有餘辜，二來我和他另有一重恩怨，加上愛蟒慘死，心中惱怒，才突發昔年惡性……」

雲夢襄不便答話，只有靜聽，並把頭兒略爲點了一點，表示相信何二娘的這番解釋。

何二娘道：「故而我這以十二成內力所發的第三掌，不是攻擊，而是贈與，老弟不要抗拒，且以眞氣導引我傳送的火熱氣勁，週遊於你體內奇經八脈，九宮雷府，十二重樓之間，則片刻光陰後，至少可使你比如今修爲，多增加二十年苦練功力……」

雲夢襄聽得嚇了一跳，幾乎不相信這是何二娘對自己所說的話兒？

他內心中驚喜難信，不禁又微微睜目，向何二娘看了眼。

恰好，這時何二娘也在睜目看他，兩人目光一對，雲夢襄耳邊密語又起，仍是何二娘的語音說道：「雲老弟不必驚奇，此去青城，百忍大師若是飛升，我便隨同解脫，若是仍坐枯禪，我也必終日侍奉，永遠不入紅塵。這點數十年苦修內勁，留它何用？……」

語音略略一頓，繼續又道：「一來，老弟告知百忍大師坐關之處，對我恩德太大，有應相報，二來我便有心贈力，尋常人也無從接納，無法消受，三來老弟已享盛名，是當世武林中的一流人物，我老婆子的這一點兒薄禮，若不是送與了你，還要送給誰呢？……」

何二娘微頓又道：「祗須略爲躭誤我片刻光陰，耗費我幾分氣力，大概定可把你成全爲一位『第一流中第一流』的頂尖英俠了！」

何二娘說完這句「把你成全爲一位『第一流中第一流』的頂尖英俠的了」話兒之後，掌心中果然就發出一股奇熱的氣勁，向雲夢襄的掌心傳入了。

雲夢襄對於這番飛來奇遇，正拿不定主意是拒是受之際，何二娘又以那種「天龍心語」的佛門心經對他催促道：「老弟怎麼還不接受，並以本身眞氣，加以導引，我老婆子又必須趕往青城，參謁百忍大師，能够爲你効勞的時間，業已不太多了！」

雲夢襄聽出對方果是一片至誠，只得遵照所囑，以本身的眞氣，導引着那股奇强無比的熱力，流竄於體內的各處經脈。

這麼一來，他委實感到百骸皆舒，受用非淺，但額間却因體內充滿奇熱氣勁，被燙得大汗直流，使那只作旁觀，不悉內情的上官明，平白暗担心事！

約莫頓飯光陰過後，何二娘道：「雲老弟，我要走了，你現今的功力修爲，至少已經增加兩成，但在大破『純陽谷』之後，你必須趕緊調息用功地作上十日的功夫，否則，便可能會因岔氣逆經，生上一場大病！」

密語一畢，「哈哈」大笑地，收手站起身來，目注雲夢襄道：「雲老弟，今日三掌相較，令我老婆子深覺後生可畏，眞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我們這些棺材瓢子，委實應該知情識趣地，善保天年，往後退一步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人已蹤空而起，根本不尋道路，便自翻越過那高可參天的峭壁，風馳電掣而去。

上官明這時才透過了一口長氣，向那正從地上緩緩地站起身形的雲夢襄滿懷關切地，含笑說道：「雲兄怎樣？有無受甚傷損？」

雲夢襄當然不肯當着喬大化和八幡公主等，說出「白頭羅刹」何二娘傳力贈藝之事，只是微微一笑道：「何老人家的絕藝神功，無法企及，我只是勉力應付，不求功，僅求無過，才僥倖未受傷損而已……」

說至此處，佯作向何二娘翻越峭壁之處，遙爲注目，却暗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上官明稍稍囑道：「上官兄，我尙須調息片刻，請先向『氤氳神君』喬大化前，設法拖延一些時間，或是先行由你抵擋他一陣，這一段時間，能够有半個時辰最好！」

上官明不知他已有罕世奇遇，還以爲雲夢襄臟腑出血，受了震盪，需要調息養傷的緣故，遂也暗用傳音密語道：「雲兄放心休息，叫我打上半個時辰，或許不濟？若是拖下半個時辰，是包管勝任愉快，不會露出絲毫痕跡！」

雲夢襄點頭一笑，遂悄然調息行功，使體內極爲奔騰瀰沛，但性略嫌駁雜不純的眞氣勁力，慢慢地歸諸勻靜。

上官明密語一了，立即回過頭來，向「氤氳神君」喬大化，揚聲叫道：「喬神君，你所仗恃的何老婆婆走了，第二陣是由你，或是由『純陽谷』中的其他人物出手，對我上官明指教指教？……」

這位「玉面鬼谷」，果然深明鬼谷兵法，欲退先進地，心中分明想拖，但表面上却偏偏先向「氤氳神君」喬大化叫陣。

喬大化冷笑一聲，正待答話，上官明又復叫道：「咦，你剛才不是曾說還有一些好朋友麼？怎的還不見來，莫非均是些酒囊飯袋，只會接受招待，不會爲居停主人賣命麼？」

喬大化冷笑道：「上官大俠，你那裏知道，我喬大化招待友好，除了嘉餚美酒，還有絕代佳人，此刻大概正從溫柔鄉中驚醒，就快來到的了！」

上官明道：「平白空等，多麼無聊，雲夢襄兄已與百年老魔『白髮羅刹』何二娘，對了三掌，如今，便由我上官明來向你請教請教如何？」

「氤氳神君」喬大化自視極高，他對雲夢襄雖覺頭痛，但是却未把那上官明也看在眼中，此刻，聞此言語，便冷笑答道：「上官大俠打算怎樣指教？是比較軟硬輕功？還是眞力內勁？……」

話方說至此處，上官明已經連連搖手，笑着說道：「都不是，都不是，我只是想試試你的智慧！」

「氤氳神君」喬大化莫名其妙地，詫聲問道：「試試我的智慧？上官大俠，此話究竟怎解？」

上官明笑道：「我生平最喜歡猜謎，打算出上三個謎語，給你猜猜，看看你這『氤氳神君』，除了恃仗功力，想在武林稱霸以外，肚子裏面，還有沒有些其他學問？」

喬大化本想答以「此時那有猜甚謎語的閒情逸緻」，但因上官明最後「要看看自己有沒有其他學問」一語的刺激意味太濃，遂改變了答話的內容。

「氤氳神君」喬大化因此揚眉說道：「喬某雖沒有什麼太大學問，但對於分曹射覆之道，却也並不外行，但此時此地，猜起謎語，似乎有點欠缺意興，不够趣味……」

上官明接口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加强趣味，務必使喬神君有些意興就是！」

喬大化詫道：「上官大俠，你打算怎樣加强趣味？」

上官明道：「喬神君請命你屬下，準備好六杯酒兒，其中三杯是醇香美酒，三杯是穿腸毒藥！」

喬大化點頭道：「這個容易。」

他立即命手下以金杯盛酒，玉杯盛毒之後，又復目注上官明問道：「上官大俠，你要喬某準備這三杯美酒和三杯毒藥則甚？」

上官明含笑道：「這就是爲了提高趣味之用，喬神君若是猜出一條我所出的謎語，我便飲杯毒藥自責，倘若猜不出時，我便飲杯酒自賀。」

這幾句話兒，着實把位「氤氳神君」喬大化聽得心中大驚，嚇了一跳。

連那位八幡公主也聽出事不尋常，以極流利的漢語，向上官明問道：「上官大俠，謎語一道，可以遍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以及詩詞歌賦，人名戲曲等等，其範圍委實是太廣太廣……」

上官明聽至此處，已知其意，遂截斷八幡公主話頭，向她含笑說道：「公主放心，猜謎者自然比出謎者爲難得多，故而喬神君即令猜不出時，我也只有飲杯美酒，自賀而已，決不會罰他喝下那玉杯所盛的穿腸毒藥！」

此語一出，那喬大化的寬心頓放了，揚眉叫道：「好，上官大俠請出題吧，我倒看看你有什麼樣的高明謎語？」

就在「氤氳神君」喬大化發話之際，上官明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雲夢襄的耳邊笑着說道：「雲兄放心調息行功吧，你只需半個時辰，而我這三條謎語，却至少可以和喬大化，與及八幡公主等兩個魔頭，泡上一個時辰左右的時間了。」

密語至此，喬大化話已說完，上官明遂劍眉雙揚地，朗聲說道：「我們由易而難，先請喬神君猜猜『看看有節，摸摸無節，兩頭冷，當中熱』，是件什麼用物？」

喬大化聽上官明不要自己猜什麼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却要自己猜件用物，不禁雙眉一蹙！

因爲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畢竟還有個範圍，這「用物」二字，却眞眞是千頭萬緒的，令人從何捉摸的呢？

這時，上官明又故示大方地，側顧八幡公主一眼，含着一絲笑意地說道：「公主若是有興，不妨協助神君一同猜猜。」

八幡公主微微一笑，說道：「我若是猜對了，條件方面，是否一樣呢？上官大俠是否也照樣飲下那杯令人不太容易消受得起的穿腹裂肚的毒物？」

上官明連連地頷首道：「一樣一樣……」

上官明這「一樣一樣」四字甫出口，八幡公主便嫣然笑道：「多謝上官大俠的豪情勝慨，你那謎底，是『曆書』麼？因爲曆書上的『端陽』與『中秋』等等，適合了『看看有節，摸摸無節』之語，而新春輕寒，嚴冬冰凍，以及夏日炎炎，這些，又符合了『兩頭冷，當中熱』之語了，可對……」

上官明想不到八幡公主如此敏慧，竟把自己用拖延時間的謎語，一下便即猜出。

喬大化眉飛色舞地，撫掌大笑道：「猜得對，猜得好，字字妥切熨貼不過的，那有不對之理……」

他說至此處，立刻轉過面去，對着身旁站立侍候的苗女叫道：「來，向上官大俠呈上玉杯！」

一名苗女應了一聲，便婷婷嫋嫋地，走到上官明面前，雙手呈上一隻金盤，盤中放有一隻精緻玉杯，杯內所盛的液體，當然便是那些穿腸裂肚的毒藥了。

上官明早就打好主意，要盡自己的一切所能，以拖延時間，遂在取起盤中玉杯之後，便滿面帶着無可奈何的苦笑地，向那「氤氳神君」喬大化問道：「喬神君，這玉杯中所盛的是是什麼毒藥呢？」

喬大化得意笑道：「上官大俠放心，你的謎題是由易而難，我的毒藥也是由普通而逐漸厲害的，這第一杯，只是極爲普通的砒霜，以你的內功修爲，縱然飲下，也可設法逼聚，不會散開發作，不會有甚大礙！」

上官明苦笑道：「大丈夫一諾無悔，慢說是杯砒霜，便是杯入喉斷腸的『鶴頂紅』，我上官明還不是照樣一傾而盡！」

說完，一揚玉杯，果然把那砒霜毒酒，飲下喉去。

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看得也不禁對於上官明遵重諾言的英雄氣概，相當佩服！

這時，那位正在調息行功的雲夢襄，倒不禁担起憂來了，因爲上官明雖說是業已終身不畏百毒的了，但在未經證實之前，總令人難免有些提心吊胆！

誰知，他正在懸憂的當兒，耳邊已响起上官明的傳音密語道：「雲兄放心調息，不要管我，我服下一杯砒霜毒酒後，根本眞氣照提，毫無異感，看來『黑郎君』的那粒丹丸，着實對我成全太大，可以終身百毒不侵的了！」

雲夢襄也知良友苦心，加上身入虎穴，勁敵當前，少時必有惡鬥苦戰，遂點頭一笑，暗自行功，把身外一切，都付諸無見無聞。

上官明飲完毒酒，佯作略一調息，隨即便向喬大化笑道：「喬神君，你倒看得眞準，果然這杯砒霜毒酒，對我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喬大化見他語音神態，毫無異樣，也頗暗驚對方的內功精純，遂獰笑說道：「上官大俠是鋼澆肝胆鐵鑄心腸，喬大化佩服得緊，請教第二題吧！」

上官明微笑說道：「一個，一樣，一個，一樣……」

喬大化莫明其妙地，詫聲問道：「你說什麼？」

上官明笑道：「我是說『一個，一樣，一個，一樣，』這就是第二個謎題的謎面。」

喬大化一聽這個怪異的謎題，便知不好猜，遂皺眉問他道：「是猜什麼呢？莫非，莫非仍然是猜一件用物？」

上官明搖頭道：「不是，是猜首唐詩！」

八幡公主失聲道：「『唐是詩之盛朝』，各家篇章，何止百萬，其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加上樂府長短句等等，委實種類浩繁，太多太多……」

上官明笑道：「公主的意思是……是要我給你個範圍麼？」

八幡公主道：「給個範圍，當然最好，但我却不便向上官大俠，作此要求……」

上官明接口笑道：「公主既不便提出要求，就算我自動送給你們一個範圍如何？」

說着上官明一笑，又繼續地說下去：「你們不必理會什麼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以及樂府長短句等，只在絕句之中，動腦筋吧。」

上官明相當狡獪，雖然把範圍限於絕句，却未說明是五絕抑或七絕，目的只在盡量拖延時間，好使雲夢襄從容調息，恢復原狀，不致有不適之感。

誰知「氤氳神君」喬大化不單詞章極熟，才思亦極敏捷，上官明才給了他一個範圍，不久，他便失聲道：「好……好……」

上官明訝然道：「喬神君，你……你好什麼？」

「我是讚美上官大俠的這個謎面太絕，與謎底眞所謂絲絲入扣，妙到毫巔……」

上官明暗吃一驚道：「喬神君，聽你這樣說來，莫非業已猜出了這謎語的謎底了麼？」

喬大化笑道：「我記得唐朝渭南尉趙段，有首『江樓有感』七絕，作的是『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八幡公主聞得吟聲，也自恍然讚道：「對了，對了，『獨上江樓思悄然』是『一個』，『月光如水水爲天』是『一樣』，『同來玩月人何在』是『一個』，『風景依稀似去年』是『一樣』，這個謎兒，眞是作得也妙，謎面够妙，謎底也妙！」

上官明苦笑道：「喬神君，我想不到你竟滿腹詞章，是位猜謎聖手，快命尊屬把那第二杯毒酒，拿過來吧！」

喬大化搖手笑道：「上官大俠，這第二杯毒酒，暫且先行記帳好麼？」

上官明道：「喬神君此語何意？」

「因爲上官大俠所出謎題，極具趣味，引起了我的猜興，想再聽你的最後一道謎兒，是怎樣出法？」

上官明「哦」了一聲道：「喬神君是怕我喝了第二杯毒酒後，馬上就會毒發死掉……」

喬大化正色道：「喬某正是此意，因爲第二杯毒酒中，是滲有五種毒蛇的綜合毒汁，毒力決非第一杯的砒霜藥酒可比的，故此我才打算暫時記帳，等上官大俠把第三……」

剛剛說到「第三……」兩字，上官明便連搖雙手，軒眉叫道：「不必，不必，我上官明只結來生緣，不欠今世債，大丈夫說一是一，你命他們把那杯『五毒蛇酒』送過來吧！」

喬大化見上官明居然倔強得不領這份人情，只得命苗女把毒酒送過來了。

上官明接杯在手，一面徐徐飲下，一面却在尋思。

他尋思的是：「一，自己猜謎本意，在是拖延時間，不料所出兩個謎題，竟被『氤氳神君』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立即猜着，並未能拖延了多少時間？二，如今，謎題只剩一個，自己雖因身獲奇遇，百毒不侵，不怕飲甚毒酒，但却必須想個極難謎題，否則，便無法把對方難住，以達到使雲夢襄獲得充份時間，調息復原目的……」

喬大化見上官明手持玉杯，使毒酒徐徐下喉，飲得極慢，不禁含笑道：「上官大俠，這杯『五毒蛇酒』的滋味怎樣？大概不太容易消受吧？」

上官明聽得此問，驀然靈機一動，主意已定，猛地一仰頭，飲完了玉杯中的毒酒，把玉杯交還那苗女，便軒眉一笑道：「喬神君，你剛才不是說我『銅澆肝胆，鐵鑄心腸』麼？上官明既然承你的謬讚，總還領受得了這一杯『五毒蛇酒』的！」

喬大化因這「五毒蛇酒」的毒力委實極强，比起「鶴頂紅」，不遑多讓，而上官明分明舉杯飲下，仍然毫無異樣，不禁好生驚奇，向八幡公主看了一眼。

他在這邊看那八幡公主，不料那八幡公主也在那邊看着他。

兩人眼色一對之下，喬大化也暗運「蟻語傳聲」神功，向八幡公主耳邊，悄然囑道：「上官明這廝，恐怕有天賦尅毒奇能，或是預先服下甚麼罕世靈藥？如今，我來問他第三道謎，你却在那第三杯毒酒之中，加點東西！」

八幡公主秀眉一軒，也暗運神功，向喬大化以傳音密語說道：「我知道了，在那杯『鶴頂紅』毒酒之中，再加些『孔雀胆』，和我們苗疆特產的『七步斷魂籐』，諒他便是大羅金仙，也難逃入口斷腸之厄！」

喬大化點了點頭，換副笑容，向上官明雙挑姆指地，稱讚說道：「上官大俠的謎題，着實製作佳妙，喬某雖僥倖猜着，心中仍稱佩高明，我那幾位友好業已動身，馬上就到，武林盛會在即，請教第三題吧。」

上官明從臉上浮現一種又似詭譎，又似揶揄的奇異笑容，未曾答理喬大化，只是朗聲地吟哦道：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
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喬大化聞得這吟聲不禁皺眉問道：「上官大俠，我在向你請教第三個謎題，你却朗吟杜工部的『秋興八首』之五則甚？」

上官明微微一笑，說道：「這就是第三個謎題了，喬神君，你是否覺得還算得上相當的別緻麼？」

喬大化聽得先是一愣，旋即笑着道：「以杜工部的『秋興』名詩，作爲謎題，着實相當別緻！但不知謎底要射什麼，是以詩猜物呢，抑或是以詩猜詩，或者，其他……」

上官明搖頭道：「都不對，是詩猜字。」

八幡公主一旁問道：「猜幾個字兒？總不會是以八句詩兒，只猜一個字吧？」

上官明咀角微掀，又浮現他那種顯然相當得意，並略帶詭譎的奇異笑容說道：「正是只猜一個字兒，上官明雖不敢說後無來者，但却至少是前無古人的得意之作，公主請與喬神君費費心思，猜上一猜吧，你們並且可以交換所得，大家相互研究研究的呢！」

八幡八主嫣然一笑，道：「好，讓我們想上一想，越是這樣難猜的謎兒，猜起來才越有意思！」

喬大化緊鎖着雙眉，沉思有頃，然後向着八幡公主悄然說道：「這個謎底，可難猜了，我認爲或許每句詩兒，猜一部份，然後再加拼湊，方能成字……」

八幡公主笑道：「你已有靈感麼？舉點例子看看！」

喬大化道：「『蓬萊宮闕對南山』，可能是『山』字頭，『承露金莖霄漢間』，可能有『長長一豎』，『西望瑤池降王母』，可能是『側玉』旁，『東來紫氣滿函關』，可能根據上北下南，右東左西的規矩，在右邊有個『日』字……」

八幡公主起初是連連點頭，但旋又訝然說道：「你這想法，雖甚高明，但似僅可合於前面四句，對於後面四句，就有點不適用了，譬如『雲移雉尾開宮扇』……」

一語還未說畢，突似觸動了靈機，嬌笑着說道：「不對，不對，後面四句也有意思，『雲移雉尾開宮扇』，定係像形，可能是猜『一撇』？『日繞龍鱗識聖顏』定係會意，可能是猜個『光字』，或是『金』字『片』字？『一臥滄江驚歲晚』，可能以『一』畫爲收筆，『幾回青瑣點朝班』，則此字之中，可能有一『點』，或是『數點』……」

喬大化聽得大喜，說道：「高明，高明，以你所猜，和我所猜的互相拼湊起來，定可拼成一個字，到看對方，是怎樣消受那第三杯特殊毒酒？」

上官明聽得他們這等猜法，以及如此研究，不禁心中頗是覺得好笑。

但他雖自竊笑，却也對「氤氳神君」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的敏捷心思，暗暗佩服！

約莫又過了一盞熱茶時分，喬大化額間竟微見汗漬地，向八幡公主道：「我把這些個一點，一畫，一撇，一豎，以及什麼『山』字頭，『側玉』旁，『日』字，『金』字，『片』字等等，左拼右湊的，但是空自挖空心思，拼得滿頭大汗，也拼不出一個字兒，可以包羅萬象，以及綜合衆妙的……」

八幡公主道：「我也拼得有點心煩，仍然拼湊不出，心中眞有點不大服氣！」

喬大化苦笑道：「我們是不是走錯了路，被對方引入歧徑？」

八幡公主想了一想，搖頭答道：「八句詩，才猜一個字，除了拼湊以外，還有什麼方式，故而我們路兒決未走錯，只好費些腦筋，多想一想……」

說至此處，改以傳音密語，向喬大化耳邊，悄然嬌笑說道：「不過你可放心，罰酒固然難飲，敬酒却也不大好喝！」

喬大化起初之時還對八幡公主之語，有點茫然，但眼珠略轉，便自會過意來了，於是，也以傳音密語之功力問道：「此話怎講？是不是你在那金杯敬酒之中，也作了什麼手脚？」

八幡公主得意悄然笑道：「當然，對付『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面鬼谷』上官明這等厲害人物，當然要未慮勝，先慮敗，未慮進，先慮退，故而玉杯罰酒，雖具奇毒，在金杯敬酒之中，我照樣也加了花樣的。」

喬大化眉頭一皺，悄然說道：「金杯盛酒，加毒豈不變色，那裏瞞得過有『玉面鬼谷』

之稱的上官小賊，不要被他看破了，反爲吃他奚落一頓的才好……」

八幡公主不等他再往下說，便自接口悄然說道：「你儘管放心，不會丟你的人，我在金杯敬酒之中，所加的花樣，不是普通的毒藥，是我獨門秘製，無色無臭的『紅花蠱』呢！」

喬大化聞言，寬心頓放，又復蹙眉思索，猜測上官明所出的第三個謎語的謎底，究竟是什麼字兒？

又過了一頓飯的光陰，喬大化與八幡公主空自費盡神思，仍然是無法把那些自以爲代表「龍鱗」，「雉尾」的「一片」，「一撇」等等，拼湊成爲一個適當的字兒出來。

這時，已有不少兇邪人物，從那賓館之中，紛紛地趕到來。

上官明用眼角餘光，一瞥雲夢襄，發現他除了氣色業已回復正常以外，臉上彷彿更添了一種罕見寶光，遂知大功已成，目掃羣邪，哈哈大笑說道：「諸位之中，若有精於此道的猜謎聖手不妨幫助喬神君暨八幡公主，動動腦筋，免得他們想得太苦，在下發現喬神君業已擦了幾次汗呢！」

羣邪多半是些粗人，即令有一二人稍通文墨，也不會比喬大化與及那八幡公主來得更高明的，故而，上官明雖不禁他們從旁相助，但是，對方一衆人等依然無法猜出答案來了。

喬大化猜得心亂如麻，又過了片刻，終於表示投降地苦笑叫道：「上官大俠，對這第三道謎題，喬某委實猜不出來，我才智已竭，情願認輸……」

說着，雙眉一挑，向捧杯的苗女，大喝一聲地說道：「準備金杯敬酒，請上官大俠，揭破謎底！」

苗女趨前幾步，向上官明呈上那中藏「紅花毒蠱」的金杯敬酒。

誰知上官明卻不肯接取地，搖手笑道：「不行，在這第三道謎兒之上，我雖不必飲『玉杯罰酒』，卻也是不敢飲『金杯敬酒』哩！」

喬大化大吃一驚，以爲金杯加蠱之舉已被上官明看出破綻。

喬大化不禁臉色微紅，囁嚅問道：「此話怎講？上官大俠，你……你爲何不敢飲……飲我的這一杯『金杯敬酒』呢？……」

上官明正欲答話，突然有個朗脆語音道：「這個理由，我倒知道……」

羣邪聞聲注目，見那發話之人，竟是滿面神光的「滄海巫山」雲夢襄！

雲夢襄目注上官明，劍眉微揚，含笑叫道：「上官兄，你這條『秋興』字謎，或許我可以猜出來的？」

上官明聽了，向着雲夢襄看了一眼，却搖了搖頭，笑道：「這個謎兒相當難猜，雲兄，你不必大費神思了……」

話猶未了，雲夢襄便微笑說道：「我試試看，謎底大概是『倉頡』吧？」

上官明聽得一怔，之後，就猛然地撫掌狂笑起來，道：「對，對，這謎兒竟被雲兄猜破，可見得雲兄眞是奇才天才，絕頂聰明……」

話方至此，喬大化暴怒叫道：「上官大俠，你太豈有此理……」

上官明詫道：「喬神君何以見責？……」

喬大化接口道：「上官大俠適才聲明謎底乃是一字，怎麼竟變了人名？何況『倉頡』乃是兩個字兒，不……不是一個字兒！」

雲夢襄失笑道：「喬神君錯會意了，我所說的『倉頡』二字，並非謎底……」

喬大化聽了，不禁怒道：「怎麼又不是謎底了？上官明剛才業已認爲你猜得對……」

一個「對」字，才說出口，忽傳來發自身邊站着的八幡公主發出了一聲苦笑。

接着八幡公主接口說道：「喬神君，何必這樣認眞？」

喬大化聽了八幡公主說，便道：「明明不對，怎可以說爲對，簡直是自欺欺人！」

八幡公主道：「我們根本是被人作弄，大上惡當，平白空費心思！」

喬大化意仍不解地，向八幡公主投過一瞥訊問眼色？

八幡公主道：「雲大俠所說『倉頡』之意，大概是說只有『倉頡』復生，方能特別製造出一個字來，適合上官明所信口胡吟的工部『秋興』之五！」

喬大化恍然道：「你是說他出的這第三個謎兒，根本就是沒有謎底的？」

八幡公主點頭道：「不錯，他是存心拖延時間，而拖延時間之故，多半是爲了雲夢襄與何二娘對掌之時曾受內傷，需要調息恢復！」

雲夢襄與上官明聞言，均覺這八幡公主心思敏捷，比喬大化更可怕！

喬大化聽完了八幡公主的這番分析，自然疑思盡祛，知曉她所說的甚爲不錯，遂目注着雲夢襄，獰笑地問道：「雲大俠，你如今可已完全恢復了麼？」

雲夢襄笑道：「喬神君不必管我適才與何老婆婆對掌之舉，曾否受傷，以及已否復原，總而言之，我與上官兄兩人，既已前來，無論你們打算單打獨鬥，或是羣毆，均一一奉陪就是！」

喬大化冷笑一聲：「雲大俠莫要太過瞧不起我喬大化，我只愁你們來人太過少了，車輪作戰，容易勞累，有些兒勝之不武，那裏還會恃衆凌寡，厚着臉皮地，採取羣毆的舉措！」

說至此處，側顧已自賓館之中趕來的一些友好兇邪，含笑發話：「『陰陽大會』的性質已變，故而無須準時於明日舉行，可以提前在今夜開始，如今，『滄海巫山』雲夢襄大俠，與『玉面鬼谷』上官明大俠，業已光降，那位有意求教高明的，不妨……」

話方至此，有人獰笑接道：「喬神君，我這老怪物，承你厚待，飲以美酒，居以美室，並還慰以美姬，深覺無以爲報，不如笨鳥先飛，替你打個第一陣吧！」

喬大化目光一注發話之人，雙眉閃展地連連點着頭，含笑說道：「司馬兄是我『純陽谷』內的遠來嘉賓，頭一陣便勞動你出手，不免有點……」

那複姓司馬之人，是個六旬左右的高瘦老者，鬢色由腦門中分，左白右黑，甚至連兩邊面頰的膚色也有些深淺不同，看去十分怪異！

他不待那喬大化的話說完，便搖了搖手，聲若鬼號地，怪笑道：「喬神君，我們是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了，何必再說什麼客套之語，但願我這幾乎已被江湖中忘記了的老怪物，不要過份替你丟人現眼就是！」

喬大化哈哈大笑道：「不會，不會，雲大俠見聞淵博，連遁世隱修已經達一甲子之久的『白頭羅煞』何二娘，都能一眼就認出來了，怎會忘卻了司馬兄的當年英譽，而不知道你的來歷了呢？」

這幾句話兒，明面是捧雲夢襄見聞淵博，其實暗暗較勁，要雲夢襄再猜猜這個陰陽怪臉，黑白髮的司馬老兒的來歷路數？

雲夢襄聞言之下，劍眉雙蹙！

因爲這身材高瘦老者，不單在貌相之上，生有特徵，並已從喬大化的口中，得知他複姓司馬，照說應該容易辨認思忖，但雲夢襄在剎那之間，遍搜腦海，卻偏偏想不出有個如此姓氏的兇邪人物。

他正覺得這回恐怕要被喬大化考住，有點臉上發熱之際，上官明突然笑道：「喬神君，

慢說我雲夢襄兄，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對於數十年間，江湖中的重要人物和事跡，幾乎無所不知，就連我這不學無術，眼皮子甚淺的上官明，也未必不知道你那朋友，是一個什麼東西變的？」

雲夢襄一聞此語，心內頓寬，知道上官明定然知曉那陰陽臉，黑白髮的司馬老兒來歷的了！

陰陽臉的高瘦老者，目注上官明道：「上官大俠何必如此言語刻薄，口角尖酸，你這『是個什麼東西變的』一語……」

上官明笑着說道：「閣下不必想在豆腐裏挑什麼骨頭，我此語只是寫實，決非言語刻薄，口角尖酸！」

陰陽臉，黑白髮的高瘦老者，聽得「噢」了一聲，雙眉微蹙問道：「上官大俠，你這一『寫實』之語何來？似乎是內蘊機鋒，眞是有點令人莫測高深，十分難解！」

「玉面鬼谷」上官明聽了，笑哈哈地答他道：「喬神君，你這位朋友，昔年在江湖中，揚名闖萬之時，不單不是這副形貌，並也不是複姓『司馬』，故而我說，『我知道他是個什麼東西變的』，這句話兒，豈非寫實，難道還有錯麼？」

上官明這番話兒，把「氤氳神君」喬大化，和那陰陽臉的高瘦老者，均一齊聽得面帶驚疑之色！

喬大化怔了一怔以後，揚眉笑道：「上官大俠眞是博聞廣見，照你這樣說法，你是定然知道我這位司馬兄昔年稱雄江湖之時，是何姓氏？以及是何形貌的了？」

上官明因昔日有椿奇遇，恰好聽過這段江湖秘辛，故而胸有成竹，笑嘻嘻地說：「約莫在二十多年以前，江湖中有個心黑手辣，好色如命，惡行甚多的黑道人物，名叫蕭飛，因他長得又高又瘦，又擅於驅使各種毒蛇，遂有個外號『青竹蛇神』，這大概就是被喬神君目爲『遠來嘉賓』的這一位貴友？」

喬大化也知上官明既出此言，必有所知，故而並不奇異地，繼續問道：「上官大俠怎麼只說出了一半，照你所講的來……」

上官明不等那喬大化再往下問話，便又已經含笑地說道：「這『青竹蛇神』蕭飛，有次結識了個江湖蕩婦，正在苟合，不料却被蕩婦之夫尋來，撞個正着，那蕩婦之夫，也是個極厲害的江湖兇邪，暴怒之下，一劍先斬却蕩婦，並以一記『寒冰絕戶掌』，把蕭飛一記耳光，摑得從蕩婦身上，跌下床來，然後再欲狠狠處置，凌遲處死……」

聽至此處，那陰陽臉黑白髮高瘦老者的半邊深色臉頰，到還沒有什麼，半邊淺色臉頰，却漸漸轉爲深色！

上官明笑着，繼續說下去道：「誰知『青竹蛇神』蕭飛竟惡貫未盈，命不該絕，此時適有那蕩婦之夫的另一對頭，東海『三奇島主』司馬逸夫趕到，與蕩婦之夫，發生一場惡鬥，擊斃對方，救了蕭飛，但那『寒冰絕戶掌』力，陰毒異常，蕭飛雖然保住性命，中掌左頰的臉色，却永遠要比右頰，深上一些，而左半邊的頭髮，也就永遠成爲白色，……」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目光微注那陰陽臉，黑白髮的高瘦老者，咀角微披，又復說道：「我所知者，至此而已，以後的事兒，便不曉得，但蕭飛既然改姓司馬，却可推料出他多半跟隨司馬逸夫，同去東海『三奇島』，並準是拜了那司馬逸夫作乾爹的了！」

那陰陽臉黑白髮的高瘦老者，聽到後來，反而面無愧色，只在雙目之中，閃爍着一種令人不容易覺察的狠毒兇芒！

雲夢襄明知道上官明在第一陣上，定然會搶先出手，不讓自己出手的，遂以「蟻語傳聲」功力，向上官明悄悄囑道：「上官兄，動手時小心些，對方因你揭破他昔年的丟人現眼往事，對你恨得很呢！」

上官明點頭，表示會意，並向那陰陽臉黑白髮的高瘦老者笑道：「我猜閣下是個什麼東西變的之語，猜得對麼？閣下姓氏雖改，名兒大概不變，我如今是不是應該稱你爲『司馬飛』呢？」

陰陽臉，黑白髮的高瘦老者聽了之後，便冷笑着回答道：「姓名無非是個符號而已，隨便你怎樣叫法？武林人物還是講究手底下見眞章，兩位大俠是由那位下場對我賜教？」

上官明笑着說：「司馬朋友是多此一問，我雲夢襄兄適才已與『白頭羅刹』何二娘，對過掌了，如今自然輪到我上官明，來向你這位半白頭的『青竹蛇神』，討教一些東海三奇絕藝！」

司馬飛道：「好，上官大俠是打算較量軟硬輕功？抑或兵刃暗器？是打算點到爲止？抑或性命相搏？」

上官明笑道：「隨便，常言道得好：『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我們江湖人物，一向刀頭舐血，劍底驚魂，腦袋拴在褲帶上地，把『生死』二字，看得極淡，何況到了這『純陽谷』中，無異身入虎穴龍潭，根本不必想什麼善罷干休，司馬朋友，似乎無須再裝腔作勢，我看，你早已把我恨得牙癢癢的，乾脆就大展辣手，把你的壓箱底功夫，全都掏出來吧！」

司馬飛靜靜聽完，冷冷說道：「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拘一格，各盡所能的了。」

上官明頷首笑道：「正是江湖人物作事要乾脆……」

「乾脆」二字才出，司馬飛肩頭畧幌，欺身進步，一招「五鬼抓魂」，右手五指如鈎地，已向上官明的當胸抓到了！

門戶未立，交代未完，這等猝然發難，本是極爲江湖人物不齒的下流偷襲！

但司馬飛既與上官明有「各盡所能不拘一格」的話兒在先，便又當別論。

上官明久經大敵，雖見對方猝然發招，仍不慌不忙，沉穩如山地，準備等司馬飛抓來五指，將到未到的剎那之前，再以絕招拆解，或是猝然制敵。

這「不慌不忙，沉穩如山」八個字，本是內家妙訣，乃高手應有態度。

誰知道，上官明幾乎便被八個這樣的字兒，害得够慘了。

原來司馬飛的右掌五指才至中途，左掌又從袖中伸出，猝然一翻！

這一掌，既非招，又非發出什麼劈空襲人的內家勁氣，司馬飛竟在左掌之中，扣了一把異常歹毒的「五毒砂」，向上官明漫頭蓋臉地，飛洒而去！

上官明方自靜氣凝神，不慌不忙地，沉穩待變，被他這樣一來，自然全身均被「五毒砂」所罩住！

如此情況下，再想躲避，那裏還來得及？

上官明萬般無奈，只好張口一噴，以先天眞氣，將當頭「五毒飛砂」，噴開一片，再變掌一推，連身飛縱，從這個小小飛砂孔穴之中，穿了出去。

但上官明雖採如此應變策畧，卻已自己察覺到了，仍是有破綻的！

因爲飛身穿越沙孔之際，恰好把全身暴露在司馬飛的襲擊之下！

司馬飛不肯錯過了這襲敵的機會，趁着毒沙洒出之勢，左掌一翻，以「劈空掌」力，覷準上官明的後腰擊去。

（下期續完）

二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血嫁（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六十醜翁羅天保，迎娶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徐紅玉，吉期距徐紅玉之父流雲劍客逝世不足一年，雖說徐紅玉並沒表示不願，但却激起她父親生前友好長城五友醉丐周飛、鐵傘道人玄眞子、狗肉和尚了凡、醜書生彭朋、大刀韓通和隱居多年的蜘蛛翁的不滿，强闖羅府，大鬧喜堂，羅天保被迫，將喜期延遲一日，他要與蜘蛛翁和長城五友作一了斷後，始再行禮，蜘蛛翁藉身法靈便，數使羅天保招數落空，向羅天保調侃，問他可要重新來過——

含悲承雨露　拚死刄仇人

羅天保道：「任憑老前輩。」

蜘蛛翁道：「咱們再動手，可不許在地上打滾了，誰打滾就算誰輸，你同不同意？」

羅天保仍平靜地道：「在下遵命。」

蜘蛛翁雙掌一拍，道：「那就快動手呀，還等什麼？」

他一直用話相激，似乎急於要羅天保先出手，然後覓機趁隙反擊，因為他手無寸鐵，而羅天保却有一柄伸縮自如的寶刀，形勢上已經先吃了虧，只有在巧妙手法中才能求得勝算。

然而，羅天保不知是尊老重賢？還是另有打算，偏偏不肯先出手。

只見他寶刀平胸，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語氣依然十分平和，一字字道：「在下身為地主，還是請前輩先賜招吧！」

醉丐冷眼旁觀，不覺皺起眉頭。

鐵傘道人低問道：「這老頭子是怎麼攪的？一擊不成，幹嘛儘跟姓羅的客氣起來？」

醉丐搖搖頭，道：「你們不知道，老頭子是沒有必勝的把握，才想激羅天保先出手。」

鐵傘道人詫道：「難道他自認不是姓羅的對手？」

醉丐道：「不僅他，咱們都太低估了羅天保，此人臨敵之前每嫌浮躁，只要兵刃入手，却立刻能由浮躁中冷靜下來，靜而能穩，已先立於不敗之地，面對强敵而不驚，其修為之高，遠出咱們料想外。」

鐵傘道人道：「依大哥看，他們一旦動上手，誰的勝算較大？」

醉丐沉重地道：「如果沒有意外變化，我看老頭子有四成可勝，羅天保却佔六成勝面。」

鐵傘道人吃驚道：「那咱們還等什麼，趁羅天保無法分身，何不……」

「那不行……」醉丐低聲道：「擒賊先擒王，與其各自為戰，不如助老頭子一臂之力，彭老三——」

醜書生彭明應道：「大哥有什麼吩咐？」醉丐道：「準備你的犀骨針，找個機會，給他一針。」

醜書生點點頭，一收摺扇，緩步向羅天保立身處移去。

醉丐又向其餘三人施了個眼色，突然大聲喝道：「兄弟們，時候不早了，動手救人要緊。」

三人會意同聲吆喝紛紛拔出兵器……

醜書生早已準備好了，趁機一舉扇柄，卡簧輕響，一枚犀骨針由摺扇中疾射而出。

這一聲輕響，却沒有瞞過羅天保的耳朵。幾乎就在醜書生發射犀骨針的同一刹那，羅天保忽然一個急旋身，刀光繞體而出，已將骨針砸飛。

緊接着，軟刀反掄，閃電般迎向蜘蛛翁。他揮刀砸針時，蜘蛛翁已趁機發動，袖中細絲直射羅天保的雙脚，同時揉身欺近，揚掌攻他的小腹部位。

蜘蛛翁的出手虛實互用，掌攻只在迫羅天保後退，殺着全在那根神出鬼沒的細絲上，如果羅天保一退，雙脚必然被細絲纏住，那時候，就變成落在蛛網中的飛虫了。

萬不料羅天保在前後夾擊之下，應變竟會如此快捷，出刀，旋身，一氣呵成，並且不退反進，刀光閃處鋒刃已到蜘蛛翁面門。

人頭畢竟不能跟刀鋒硬拚。

蜘蛛翁急忙仰身倒射，刷地一聲響，頭頂上忽感一陣凉，額前白髮已被斬落了一大綹。

羅天保刀出如風，欺身上步，接連又劈出三刀。

這三刀，一招比一招快，一片白茫茫的刀光，登時將蜘蛛翁捲在其中。

蜘蛛翁的細絲完全失去了作用，空手對快刀，立刻險象環生。

幸虧他身軀瘦小，閃躍靈活，在刀光中竄高縱低，連避帶躲，總算沒有當場掛彩。

即使如此已看得長城五友混身冷汗。

醉丐一擺打狗棒，喝道：「兄弟們，別顧什麼江湖規矩，大夥兒一齊上！」

大刀韓通當先揮刀出手，接着，鐵傘道人，狗肉和尚，醜書生……各舉兵刃，一擁向前，將羅天保團團圍住。

羅天保傲然不懼，軟刀飛舞，獨戰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等六名高手，兀自刀法堅穩，絲毫不亂。

不旋踵，噹啷一聲，狗肉和尚的戒刀首先被百摺如意軟刀削去了半截，狼狽退出戰圈。

韓通不服氣，仗着刀厚份量沉，猛地一記硬接，砍山刀也當場裂開兩寸多深一道缺口。

這一來，衆人的兵刃都不敢跟百摺軟刀接架，被迫避實走虛，更落在下風。

醉丐見勢不妙，心一橫，從懷中取出了「五毒轟天雷」……

忽聽一聲嬌喝：「住手！」

衆人撤招躍退，却見新娘子已經自己掀起蓋頭，從刀陣中緩步走了過來。

羅天保臉上堆滿笑容，柔聲說道：「姑娘請先去休息，這兒的事，羅某自會料理……」

徐紅玉搖搖頭，道：「不，這幾位都是先父的舊友，今天既然為了我的婚事而來，理當由我親自出面接待，我是待嫁之身，本來不應該拋頭露面，但你們這樣打下去，終難有個了局，不知堡主可願讓我當面跟這幾位父執談一談？」

羅天保道：「這——」

看樣子，他是不願意，却又不欲在新婚前夕開罪心上人，想了想，終於笑道：「姑娘準備跟他們談什麼？須知婚事是姑娘親口應允，他們跟徐家最多只是朋友，論理無權干預……」

徐紅玉道：「這些我知道，但他們雖是先父舊友，有很多內情未必盡知，我只是想親口向他們解說一下，決不會更改婚事承諾，堡主請放心好了！」

羅天保道：「姑娘的意思，莫非要在下迴避？」

徐紅玉淺淺一笑道：「這說不上是迴避，如果堡主不相信我儘可以留下來。」

或許是那淺淺一笑發生了作用，或許是這句話說到羅天保心坎上了，他連忙哈哈一笑，道：「在下縱然不相信天下人，豈能不相信姑娘。孩兒們，隨我退出廳外去，誰也不許窺探竊聽，違令者斬！」

最後那句話，自然是故意說給徐紅玉聽的，說完，揮揮手，率領着十八名藍衣鐵衞退出大廳外。

徐紅玉明知他必然不會去遠，倒並不在意，望望長城五友，不由輕嘆了一口氣，意思好像說：我已經拒絕過你們一次了，你們為什麼還不死心呢……

這些話，她沒有說出口來，只向蜘蛛翁褕衽為禮，道：「紅玉年輕，不知老前輩當年中跟先父還有一段交往，失禮之處，務求老前輩多多賜諒。」

蜘蛛翁急忙還禮，道：「姑娘，快別客氣，當年若非令尊開導，老朽那會有今日，不過，請恕老朽說句直心話，你們燕京徐家名重武林，如今你却允婚下嫁羅家堡，這件事做得太不值得了。」

徐紅玉平靜地點點頭道：「是的，晚輩也知道，此事很難得人諒解，但晚輩有晚輩不得已的苦衷，不足為外人道……」

醉丐接口道：「咱們都不能算是外人，你有什麼苦衷，儘可對咱們明說。」

徐紅玉黯然道：「事涉隱衷，請恕我不便直言，不過，我這樣做，自然有我的理由，婚事也出於自願，絕無半點勉强，諸位都是先父的朋友，就請看在先父薄面，成全了侄女這片心願吧。」

長城五友已經是第二次碰這種軟釘子，彼此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蜘蛛翁道：「姑娘，你有難言隱衷，咱們也不便追問，可是你年紀太輕，思攷行事難臻萬全，咱們是担心你受人矇騙，作下錯誤的決定，不僅影響令尊一世英名，也害了自己終身。」

徐紅玉道：「紅玉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的，而且，我這樣做，老實說，也是為了先父……」

蜘蛛翁詫道：「姑娘能否再說得明白些？」徐紅玉沉吟良久，好像下了極大決心道：「好吧，晚輩可以說出允婚的原因，但諸位前輩也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蜘蛛翁道：「什麼要求你儘管說！」

徐紅玉道：「晚輩說出允婚的理由後，希望諸位立即離開羅家堡。不再過問晚輩的婚事。」

蜘蛛翁毫不遲疑道：「好！我答應你。只要你有允婚的正當理由，咱們自然沒有從中作梗的道理。」

徐紅玉道：「晚輩只能說出概畧理由，或許不够詳盡，但求諸位不要追根究底，因爲有許多事，晚輩雖然心中嘹亮，却無法形諸言詞。」

蜘蛛翁道：「行！你儘管揀能說的說吧！」徐紅玉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有一件秘密，諸位都不知道，先父並非死於宿疾，而是被人謀害的……」

「啊——」

在場六個人都駭然一驚，六張臉上全變了顏色。

醉丐脫口道：「這話當眞？是被什麼人謀害？」

徐紅玉却搖搖頭，道：「如果知道兇手是什麼人，事情就容易了，可惜當出事的時候，我並不在先父身邊，唯一知道兇手的，只有先父自己，但他老人家竟來不及說出兇手就嚥了氣。」

這回答，自然不能令人滿意。因此醜書生急忙接口道：「姑娘請將經過情形畧述一遍，出事現場可有什麼可疑綫索？」

徐紅玉緩緩道：「出事當時是在深夜，先父住前院，晚輩則居住後樓，事前毫未聽到動靜，不過，先父有早起的習慣，每日天亮前，必至後山面對旭日練習吐納功夫，數十年未嘗間斷，府中下人也習以爲常了，那天晚上四更後，看守後園門的老傭人不見先父出去，感覺很意外，往臥室探視，才發現先父已經身負重傷，倒臥在房門口。」

蜘蛛翁道：「當時情形是怎樣呢？」

徐紅玉道：「待晚輩得訊趕去，只見到臥榻前有一灘鮮血，那是先父被人掌傷後吐的，另外，房中一張矮几翻倒地上，几面也已破裂，而先父的右掌關節已斷，掌骨盡碎，看情形，好像曾在臥室中跟兇手有過一番搏鬥。」

蜘蛛翁道：「令尊傷在何處？」

徐紅玉道：「傷在左胸要害，內腑被重手法震裂，因此吐過大灘鮮血，但晚輩趕到時，先父猶未斷氣，他老人家迸着最後一口眞氣只說了兩個字，就歸天了。」

醜書生急問道：「那兩個字？」

徐紅玉道：「鐵皮。」

× × ×

鐵皮？

這是什麼意思？

聽的人顯然都不懂，大家互望，個個如墮五里霧中。

如果說這是兇手的名字，武林中從未聽過這個人。

如果說是指一件東西或兵刃，那就太廣泛了，鐵皮包裹的狼牙棒？鐵皮製的太極牌，甚至用鐵皮製的衣服……每一種與鐵皮有關的，都有可能。

蜘蛛翁眉頭皺成一個死結，喃喃道：「既然傷在左前胸，那表示他曾經跟兇手正面動過手，據老朽所知，能在正面交手時以重手法擊殺令尊的人，當今武林還沒有這種高手，只此一點，已經够令人困惑的了。」

醉丐道：「那兇手能深夜入府，擊殺徐大哥後從容遁去，並未驚動任何人，其武功分明高過徐大哥，放眼武林，實在想不出這樣一號人物。」

蜘蛛翁道：「咱們別忽畧了一件事，他在受傷前，可能掌骨已經碎了，臨死又遺下『鐵皮』兩個字，八成是指兇手利用鐵皮做的什麼物件，先暗算他負傷，然後才趁機得逞。」

醉丐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醜書生忽然轉換話題：「姑娘提起令尊死因，不知跟下嫁羅天保有何關係？」

徐紅玉道：「他答應替先父報仇。」

「什麼？」蜘蛛翁瞪大眼，詫聲道：「他憑什麼替令尊報仇？難道他知道兇手是誰？」

徐紅玉道：「在先父遇害之前，他就囑羅家堡總管來我家提過親，當時被先父一頓臭罵，撵了出去，先父遇害不久，他又親來燕京，携媒求婚，我以父喪爲辭，不肯應允，可是，他問明先父遇害的情形以後，竟一口答應願生擒兇手，替先父報仇，條件就是要我允婚下嫁……」

沒等她把話說完，蜘蛛翁已兩手亂搖，道：「玉姑娘，你千萬別上他的當，羅天保的武功雖然不錯，絕不比令尊高强，如果兇手眞的强過令尊，姓羅的也不會是對手，他憑什麼替令尊報仇？」

醜書生道：「他有沒有說出誰是涉嫌兇手？」

徐紅玉搖頭道：「雖然沒有說明，但聽他語氣，似乎已經知道兇手是誰了。」

醉丐沉聲道：「除非兇手就是他自己，否則，他從何斷定兇手是誰？」

蜘蛛翁接口道：「這倒很可能，分明是他求親不成，暗下毒手，却以緝兇作藉口，騙你應允下嫁。」

徐紅玉冷冷一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豈會上他的當。」

蜘蛛翁道：「你現在不是已經答應嫁給他了麼？」

徐紅玉道：「不錯，我是答應了，但也有條件。」

蜘蛛翁道：「什麼條件？」

徐紅玉道：「我要他在成婚之前，先將兇手交給我，並且在洞房中設置靈堂，必須等我用兇手首級祭過先父以後，才能合巹成婚。」

蜘蛛翁道：「他答應了？」

徐紅玉道：「答應了。本來，祭奠就在今夜舉行，現在被諸位前輩一攔阻，只好延到明天了。」

醉丐道：「賢侄女，這只是空口說白話，絕對沒有誠意，姓羅的不過想騙你先行交拜大禮，等進入洞房，你就是羅家的人了，難道他交不出兇手，你還能再反悔不成？」

徐紅玉揚揚眉，道：「爲什麼不能反悔？這件事，婚約上已經事先註明，如果他無法履行承諾，婚禮無效，他還得自斷一臂，當衆謝罪。」

醉丐把頭搖得跟貨郎鼓似的，連聲道：「那是不可能的，賢侄女，你千萬休把自己的清白名聲，拿來當作兒戲。」

徐紅玉道：「我並沒有拿自己終生當兒戲，事先我已派人來羅家堡暗中查看，洞房中的確已經設了靈堂，可見他並未欺騙我。」

醉丐道：「可是，兇手在什麼地方？難道等行禮完了，兇手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

徐紅玉道：「那是他的事，他若有誠意，自會安排，如果辦不到，對他並無好處。」

蜘蛛翁大聲道：「無論怎麼說，你絕不能這樣做，替令尊緝兇報仇，是咱們的責任，他能辦到，咱們同樣也能辦到，你何苦將終身大事拚作賭注！」

徐紅玉點頭道：「是的，晚輩承認是以終身在作賭注，可是，爲了替父親報仇，晚輩縱然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父仇不共戴天，沒有父親，此身由何而來，諸位前輩能說我這是做錯了麼？」

醉丐忙道：「咱們不是說你錯了，而是以爲你這樣犧牲太大，你是爲了令尊，但令尊在九泉之下，必定不能瞑目。」

徐紅玉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我已經顧不得這許多了，諸位前輩的好意，我只能心領，該說的話也已經說完，還求諸位前輩原諒成全。」

蜘蛛翁道：「咱們負責替令尊緝兇報仇，難道你還不肯改變心意？」

徐紅玉搖頭道：「並不是晚輩固執己見，無奈心急父仇，片刻難耐，而諸位前輩又無法在今天立獲兇手，只好辜負諸位一番關注盛情了。」

話說到這裏，詞意俱盡，長城五友和蜘蛛翁雖然一百個不甘心，却無片語可作辯駁。蜘蛛翁仰面長吁，熱淚盈眶，顫聲道：「徐兄弟啊徐兄弟，當年你爲什麼不一劍殺了我，却留下我目覩這愚孝毀身的慘事？我縱然立刻便死，也太遲了！」

徐紅玉低下頭淚落如雨，默無一言。她心裏何嘗不悲傷，何嘗不難過，但却緊閉着咀唇堅決不肯改變既定的主意。

長城五友人人心如刀割，情知勸已無益，只得垂頭喪氣，帶着滿臉愧色向廳外走去。

醜書生走在最後，行到廳門又停住，似在等候蜘蛛翁，怕他傷慟過甚，做出激烈的事來。

同時，也用眼角餘光，將羅家堡的形勢迅速打量了一遍……

× × ×

婚禮終於順利完成了。

仍舊是那座大廳，仍舊是那些賀客，只是氣氛顯得比頭一天冷清了許多。

一次婚禮分兩天完成，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因此，賀客們已經意興闌珊，覺得已失去「新鮮」和喜氣。

主人也同樣不很起勁兒，巴不得早些行禮完畢，應付了這樁必須履行的「公事」，省得夜長夢多，又生枝節。

總算好，蜘蛛翁和長城五友都沒有再出現過，婚禮草草結束，便急着把新娘子送進了洞房。

外面排開喜宴，賀客們都入了席，但大家都好像已經失去喝喜酒的興趣，場面冷冷清清的，一點也不熱烈。

倒是新郎官今天喝了不少酒。

也不知道他是怕場面太冷落沒有喜氣？還是眞正心裏太高興？反正有敬酒的來，他總是來者不拒，不但不拒，還自動跟人拚酒乾杯，弄到後來，客人倒嚇得不敢去向新郎官敬酒了。

羅天保獨自開懷暢飲，等到賀客們告辭出席，已有六七分酒意，還一個勁嚷道：「喂！你們別走呀，還沒鬧過洞房呢……」宮天林怕他眞醉了，忙低聲提醒道：「堡主，春宵一刻值千金，可別讓新娘子等久了。」

羅天保哈哈大笑，道：「對！對！那我就不多挽留了，天林，你替我送送客人，多準備燈籠馬匹，不許怠慢了貴客。」

宮天林一面應諾，一面又低聲道：「長城五友和蜘蛛老怪物雖然都沒露面，不能不防着點兒，屬下已經吩咐十八鐵衞分佈在新房四週戒備，堡丁都加倍派值崗哨，只等過了今夜，便可以放心了。」

羅天保點點頭，用力拍着宮天林的肩膊，笑道：「辦得好，天林，這次婚事多虧你促成，等一會我還得重重的謝你。」

宮天林謙謝着去送客了，羅天保却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向洞房……

× × ×

「恭喜堡主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洞房裏的喜娘，丫頭們迎進了羅天保，都跪下祝賀等賞。

羅天保滿臉喜色，連道：「很好！很好！你們也辛苦了，每人賞二十両銀子，去喝酒去吧！」

「謝堡主！」

大夥兒等的就是這句話，急忙叩謝，就怕謝晚了，羅天保會把話收回去似的。

羅天保也好像巴不得這些人快些走，本來還有坐床，掀蓋頭，合巹喝交杯酒……等等節目，都被羅天保一概省免，把這些娘兒們全撵了出去。

掩上房門，羅天保才吁了一口氣，在八仙桌前坐了下來。

徐紅玉一身大紅吉服，蓋頭垂面，坐在床沿上，對適才新房中的一切經過，似乎根本沒有聽見。

但是，當羅天保掩上房門的時候，她却突然從袖子裏取出一件東西。

一柄寒光閃爍的無鞘短劍。

劍上透着藍汪汪的光芒，顯然，那是淬過毒的。

羅天保怔了怔，臉上的笑容僵住了。

徐紅玉就用那柄短劍，自動挑起臉上的蓋頭巾，面色冰冷的望着羅天保，整個臉，彷彿一張死板的圖畫毫無喜怒之色。

羅天保輕咳了一聲，訕訕說道：「娘子，你累了吧？」

「不必這樣稱呼。」徐紅玉的聲音跟臉色一樣冷：「咱們還不算是夫妻，請堡主尊重些。」

羅天保似乎微感意外，但並不生氣，又笑道：「咱們已經拜過堂，行過禮，其實就已經是夫妻了……」

他好像知道徐紅玉會反對，沒等她開口，又接着道：「當然，我答應你的事，還沒有兌現，你指的不外就是這件事，對麼？」

徐紅玉道：「你記得就好。」

羅天保口裏答得很輕鬆，暗地却在皺眉頭：「我既然答應了你，一定會替你辦

到的，只不過──」

徐紅玉道：「不過什麼？」

羅天保輕嘆了一口氣，道：「我本來早已辦妥了，只不過被蜘蛛翁和長城五友這一鬧，竟沒有辦法分身，好在我對這件事早有把握，並不急在這一兩天，你儘管放一百二十個心，絕對替你做到是了。」

徐紅玉冷冷問：「你是說，今天不能履行諾言了？」

羅天保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爲了應付長城五友和蜘蛛翁，原訂計劃難免受到了影响，時間上自然畧遲了些，偏偏他們都是你的父執輩，我又無法放開手施爲，所以，希望你也能够體諒一二。」

徐紅玉道：「那麼，我再請問一聲，今天你能否履行自己的諾言？」

「這──」羅天保陪笑道：「並非我不辦，而是時間已來不及，姑娘請想，我雖然明知兇手是誰，總不好在大喜這天去殺人是不是？」

徐紅玉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該答應我。」

羅天保道：「我那裏想得到長城五友和蜘蛛翁會來搗亂呢？爲了他們，竟就誤了大事。」

「好！」徐紅玉霍地站起身來，冷冷地說道：「我答應再給你一天的時間，希望你能够明日之內，將事情辦妥，現在，我暫且仍回別院去安歇。」說完，拂袖便走。

「姑娘別走！」羅天保身形一閃，擋住了房門，笑道：「無論如何，請給我個面子，新婚之夜，新娘子不在洞房歇息，傳出去豈非笑話？」

徐紅玉冷冷道：「這是咱們的約定，跟面子無關。」

羅天保道：「但事出意外，情有可原，姑娘何必急於一時呢？咱們已是夫妻，你的父仇，就跟我的父仇一樣，我還能不盡心去辦嗎？」

徐紅玉道：「那就請你現在去將兇手擒來，我在這兒坐等消息。」

羅天保笑道：「今天是洞房花燭，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大事，良宵一刻值千金，怎能這樣虛渡，姑娘，你就開恩寬限一天，好不好？」

他一面笑着求告，一面却將功力提聚在雙臂之上，目光烱烱，注視那柄短劍，脚下緩緩向上欺近。

徐紅玉突生警覺，短劍橫擧平胸，沉聲道：「站住，你再向前一步，別怪我要出手了。」

羅天保只是微微停頓了一下，又緩步前移，笑道：「姑娘，這又何必呢？喜氣洋洋的洞房，幹嘛，舞刀弄劍的，來，把劍給我，有話可以好好的商量，用不着這樣……」

他不僅這樣說，而且伸出手來，似乎胸有成竹，縱然徐紅玉當眞揮劍出手，也絕對傷不了他。

徐紅玉也知道自己的武功可能差他太遠，一擊不中，後果堪慮，臉上頓時流露出焦急之色。

羅天保越發得意了，吃吃笑道：「小寶貝，乖乖聽話，把兵刃交給我，洞房花燭夜，千萬別這樣……」

徐紅玉突然疾退三步，短劍一翻，竟將劍尖對準自己的胸口喝道：「站住！」

羅天保一驚，只好停步。

徐紅玉道：「我也許殺不了你，但至少我還能殺我自己，這短劍劍身淬毒，見血封喉，你要不要試試？」

羅天保急忙搖手道：「不！不！不！千萬別亂來，有話儘可好好商量。」

徐紅玉道：「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今夜你若不能履踐諾言，只有我橫劍自盡，別無他法。」

羅天保面有難色，苦笑道：「姑娘，現在已經夜深了，等天亮以後再辦，難道也不行麼？」

「不行！」徐紅玉斬釘截鐵地冷聲說道：「這不是做買賣，用不着討價還價，何時着手？如何着手？那是你的事，兇手成擒之前，你休想再踏進這間屋子，我說話算數，仍然等到明天傍晚，過時，我就動身返回燕京，若無法脫身，寧願一死了事。」

羅天保沉吟半晌，道：「我可以立刻去擒兇手，但我走之後，怎知姑娘仍會在此等候？」

徐紅玉道：「父仇不共戴天，元兇未得，我當然不會離開。」

羅天保道：「我若替姑娘報了父仇，姑娘仍不肯履行婚約，那時我又能將姑娘如何呢？」

徐紅玉冷笑道：「我已經跟你行過婚禮，至少已有夫妻名份，難道你以爲我會將自己的清白名節當作兒戲麼？」

羅天保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娘是個節烈女子，難保不做出激烈事來。」

徐紅玉道：「你既然不肯相信，那就什麼也不必多說了，我如不肯嫁你，何必允婚，既已嫁你，又何至反悔。」

羅天保道：「然則姑娘又何必在大喜之日，袖中預藏毒劍？」

徐紅玉道：「那是爲了防範你並無履約的誠意，不得不如此。」

羅天保道：「姑娘既然不相信我，我又怎能相信姑娘？」

徐紅玉沉聲道：「你非相信不可，否則，咱們現在就可以取消婚約。」

羅天保連忙換上一副笑臉，道：「其實，我也並非眞正不相信姑娘，只不過希望能得到姑娘一個口頭保證而已。」

徐紅玉道：「你要我發誓？」

羅天保笑道：「但求姑娘，對天一表心跡。」

「好！」徐紅玉肅容說道：「先父靈位在此，我就當着先父爲誓，你若能如約擒得元兇，紅玉絕對委身相侍，如違此誓，天神共殛。」

當她面靈設誓的時候，羅天保已有兩次準備出手擊落她手中的短劍，終因憚忌短劍上淬過劇毒，萬一爭奪中失手，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羅天保欲發又止，終於忍耐着沒有妄動，哈哈一笑，道：「姑娘言重了。」

返身啓開了房門高聲道：「來人！」

十八鐵衞應聲而出道：「弟子在。」

羅天保道：「小心保護主母，嚴守四週，任何人一律不准出入。」

這些話，明是吩咐十八鐵衞，其實是警告徐紅玉，不要妄想逃走。

× ×

羅天保快步向前廳走，好像那謀害流雲劍客徐謙的兇手就在前廳等待着似的。

這時候，賀客們早已散盡了，整個羅家堡却在嚴密戒備中，燈火雖大部熄滅，但屋角，園內，處處都佈置着暗樁。

前廳的燈還未熄，果然有一個人在廳中等候着。

那是羅家堡的總管，「三眼門神」宮天林。

廳內靜悄悄地，燈光映着宮天林高大的身影，正在徘徊蹀躞，顯得十分不安的樣子。

聽見脚步聲音，宮天林急忙回顧，同時迎了過來，低聲道：「堡主大喜了？」

這是祝賀，也是詢問，敢情宮天林眞是忠心耿耿，連主人洞房花燭的魚水之歡也非常關切。

羅天保沒有任何表示，默默在一張交椅上坐了下來。

坐定，才輕吁了一口氣，道：「那丫頭太難纏了。」

宮天林道：「難道她眞不肯就範？」

羅天保苦笑一聲道：「非但不肯就範，她早已在衣袖中暗藏了一柄淬了毒的短劍。」

宮天林似乎很感意外，咦了一聲，道：「以堡主的神功，豈懼她那區區一柄淬毒短劍？」

羅天保道：「我當然不怕，可是，她的劍並不想殺我，而是用來自殺的。」

「這──」宮天林也感到事情有些棘手了，畧作沉吟，才道：「堡主可曾試過奪取她的短劍？」

羅天保道：「誰敢輕試？那丫頭機警得很，看樣子，的確有必死的決心，萬一奪劍不成，香消玉殞，我這番心血豈非白費了？」

宮天林道：「那麼，堡主的意思準備怎麼辦呢？」

羅天保嘆口氣，道：「我若有主意，就不會半夜被撵出洞房來了，天林，你替我想想，咱們應該怎麼辦？」

宮天林默然良久，道：「事到如今，除了霸王硬上弓，已經別無善策。」

羅天保道：「問題是怎麼一個上法？既要上得了弓，又不能把弓弦扯斷了。」

宮天林道：「依屬下愚見，最好用迷藥先使她昏迷，奪下短劍，然後……」

羅天保把頭連搖，道：「她不會那麼傻，限期只在明天傍晚之前，一定要我交出兇手，這段時間，她可以不睡，不飲，不食，迷藥根本無從下手。」

宮天林想了想，又道：「那麼，只有趁其不備時，使用暗器將她擊傷……。」

羅天保沒等他說完，截口道：「這算什麼餿主意，若能用暗器，我早已出手奪她的劍了，難道近身出手，還不及暗器準確迅捷？」

宮天林連碰了兩個釘子，默然垂首，一時沒敢再胡亂進言。

幸虧羅天保也沒再逼他，却喃喃自語道：「我倒想到一個主意，只是畧有碍難處。」

宮天林大喜道：「堡主有何妙策？」

羅天保道：「我想來想去，軟勸不行，硬上也不行，只有找一個代罪的羔羊，冒充兇手，交給她算了。」

宮天林道：「但那代罪的人，一定得够份量，更得編造一番經過，說得合情合理，她才會相信。」

羅天保道：「不錯，必然要化一番心思，編一段故事，才能使她相信。」

宮天林道：「這樣一個人，只怕難找。」羅天保笑笑道：「我已經想到一個人，份量很够，故事也容易編造，或許騙得她相信。」

宮天林欣喜地問道：「哦？敢問那人是誰？」

羅天保抬抬手道：「你附耳過來！」

宮天林欣然伸過頭去，低聲問道：「是誰？」

「你！」

隨着話音，宮天林只覺「肩井穴」上一麻，兩腿一軟，撲跪在地上。

這突然的變化，使他混身顫抖，心胆俱裂，急叫道：「堡主，屬下對你忠心耿耿，効命多年，你……你……」

「我知道。」羅天保滿臉淒楚之色，點點頭，說道：「這些年來，你對我，的確忠心耿耿，也替我幹過無數汗馬功勞，就拿這次燕京求親來說吧，最先也是你去的，迎接花轎，又是你替我前往燕京，你對羅家堡的情份，實在令人永生難忘…」

宮天林哀求道：「堡主既然知道，爲何還要以屬下作代罪羔羊？」

羅天保道：「正因爲你對羅家堡有這些功勞，徐紅玉才相信我絕不會騙她，除了你，試問還有誰才够這種份量？才更容易編造故事呢。」

宮天林道：「堡主，她不會相信的，屬下跟徐謙無仇無怨，根本沒有謀害他的理由。」

羅天保道：「有，當然有。我可以說是因爲你第一次去說親時，徐謙侮辱了你，將你趕出徐府，你惱羞成怒，發誓要報復，被我攔阻，後來却偷偷潛去燕京，趁徐謙不備，下了毒手，我本來是想替你掩蓋過去的，現在沒有辦法庇護你了，只好將你交出來。」

宮天林越聽越怕，嘶聲道：「堡主別忘了，屬下的武功，根本不是徐謙的對手。」羅天保道：「那也不難解釋，一個有心，一個不防，這跟武功高低並無多大關係。」

宮天林道：「可是，屬下並不會鐵皮神功，那徐謙臨死前，曾遺下『鐵皮』兩個字，這一點，足可使徐紅玉起疑……」

羅天保道：「她不會起疑的，我會告訴她，因爲你自忖不是徐謙的敵手，事先在外衣中暗穿了鐵皮背心，或者我索性就說你用雁翅鐺護身，先毀了徐謙的右掌，再下手殺害他……反正，紅玉知道你是我的親信，我當然絕不會平空誣賴你是兇手。」宮天林情知難免，厲聲道：「我不會讓你稱心如意的，徐紅玉要活口，我會當面揭穿你的謊話。」

羅天保搖頭笑道：「你沒有那種機會了，我只須說你企圖反抗，被我失手擊斃，就死無對證了。」

宮天林怒叱道：「羅天保，你爲了一個女人，不惜殘殺助手，你這是自斷臂膀，總有一天會遭報應！」

羅天保大笑道：「不錯，不錯，我必定有一天會遭報應，但是，在遭報之前，我已經身爲武林第一大豪，擁着武林第一美女，擺足了威風，享足了艷福，人生尙有何憾？」

笑聲中，駢指疾出，向宮天林胸前死穴戳去。

突然，勁風拂面，燈光一閃而滅。

羅天保立生警覺，急忙變指爲爪，飛快向宮天林跪地處抓去。

同時，一聲大喝，離椅躍起。

那一抓，竟然落空，黑暗中似覺宮天林的身子被什麼東西扯住，向廳外如飛滑去。

蜘蛛翁！

這念頭在羅天保腦中一掠而過，怒火陡生，人似箭矢般疾射了出去，半途探手入懷，已撤出了「百摺如意軟刀」，刀光閃處，直透宮天林的胸腹。

一聲淒厲的慘呼，宮天林身子突然離地飛起，又重重墮落在廳前石階上。

羅天保毫未停頓，抽刀，縱身，越過石階，落在大廳門外。人剛落地，金風入耳，厚背砍山刀攔腰掃到。

就在同一刹那，戒刀，鐵傘，打狗棒，鐵骨扇也像雨點般朝羅天保身上攻來。

羅天保猛然一抖軟刀，格開了戒刀和打狗棒，左掌劈出，震開了鐵傘，右腿飛起，踢飛了鐵骨扇……

四種兵器都被震開，那厚背砍山刀却結結實實砍在他的腰際。

「蓬」然一聲，如擊敗革，羅天保竟然毫無損傷。

不知誰失聲驚呼道：「鐵皮神功！」

這聲驚呼，恍如靜夜中响起一聲巨雷，五六條人影同時破空飛起，紛紛四散投入夜幕內。

附近的暗樁伏哨聞聲趕到，一見竟是新郞倌，都吃了一驚，急道：「有刺客，快追——」

羅天保揮手道：「不必追，燃火！」

火光燃起，大家這才發現總管宮天林死在地上，胸口汩汩流着血，瞪着一對死魚眼睛，好像對自己的被殺，感到萬分憤怒和不甘。羅天保走過去，手起刀落，將宮天林的頭割了下來。

堡丁們簡直嚇呆了，大家以爲總管是死在刺客手中，却不料是被堡主殺死的。

羅天保深吸了一口氣，吩咐道：「宮總管通敵謀叛，已被處決，屍首拖下去火化，你們要小心守備再有疏忽者立斬！」

堡丁們齊聲應諾，目送羅天保提着人頭向新房去了，大家心裏都不免懷疑——宮總管謀叛八成跟新娘子有關，或許這次迎娶途中，曾有什麼非禮的舉動，被新娘子告了枕頭狀吧？

× ×

人頭放在托盤中。

托盤供在靈位前。

新郞倌和新娘子，分站在靈位左右。

這兒是洞房，也是靈堂，紅幃與白幃並列，喜字與素燭映交——這情景，倒是世間罕見。

羅天保想必已將宮天林的罪狀說明過了。

徐紅玉的臉色，却有些半信半疑。她木然在靈位前，瞬也不瞬望着托盤中那顆人頭，很久，很久，沒有說一句話。

羅天保有些耐不住了，陪笑道：「娘子，父仇已報，咱們也該休息了。」

徐紅玉木然點了點頭，道：「好吧，請你先廻避一下，我好拜祭。」

羅天保笑道：「我和娘子已是夫妻，也算半子，理當陪娘子同祭岳父……」

「不行！」徐紅玉低喝了一聲，又像忽然想到什麼，臉上綻現出一抹十分勉强的苦笑，柔聲地道：「不是我不讓你同祭，而是不願你爲我也沾染上霉氣，無論如何，今天總是你大喜的日子。」

羅天保忙道：「這沒有關係，夫妻嘛，就得要共苦樂，同悲喜。」

徐紅玉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承你仗義踐約，不顧私誼，力誅元兇，我已經非常感激，你且休息片刻，待我拜祭過後，也就該我履踐承諾了。」

羅天保聽得心裏直癢癢，但他仍然沒有失去警惕，望望徐紅玉迄今還握在手裏的那柄毒劍，笑道：「娘子，既然你只是拜祭父靈，那柄劍似乎已用不着了吧？」

徐紅玉輕哦道：「你是說這柄劍？」

羅天保陪笑道：「是的，那劍上淬過毒，我怕娘子萬一不小心失了手……。」

「不會的。」徐紅玉微笑道：「父仇已報，我才捨不得死哩，你放心吧。」

說着，果然將短劍放在供案桌上。

她願意放下毒劍，就表示對羅天保的說法已經完全接受，而且，也準備承受委身下嫁的事實，不再存拚命偕亡的心了。

羅天保高興得幾乎想放聲大笑，爲了順從心上人，忙道：「我這就去屋外等候，希望娘子節哀，別傷了身子。」

他不僅退出屋外，而且帶上了房門，好像是爲了不讓徐紅玉受到打擾，其實是爲了便於偸窺。徐紅玉似乎毫未注意這些，輕輕屈膝在靈位前跪了下來，刹時間，熱淚滾滾而落……

× ×

「奇怪，難道紅玉眞相信宮天林是兇手？」是醉丐的聲音，低啞而急促，來自新房院牆外那棵濃密的大樹上。

樹在牆外，却稍稍高出院牆數尺，隱身枝葉中，可以遠遠望見新房房門，但由牆至房門，其間仍有十餘丈距離。

現在，蜘蛛翁和長城五友都藏身樹頂，十二隻眼睛，眨也不眨凝注着新房門外的羅天保。

羅天保正全神偸窺徐紅玉的一擧一動，竟未防自己的行跡也落在別人的眼中。

這樹上本有兩名堡丁負責守望，全被蜘蛛翁用蜘蛛絲活活勒死，佔了這有利位置，可是，他們都發覺院牆內還有十八名藍衣鐵衞在嚴密防守，根本沒有機會潛近新房。

堡丁們的暗樁，他們不放在心上，對這十八名訓練有素的藍衣鐵衞，却不能等閑相視。大夥兒正愁無計下手，忽見羅天保獨自從新房中退了出來，停身門外偸窺，似乎頗有得意之色。

醉丐的話音剛落，狗肉和尙便接着道

：「可惜咱們已經白白錯過一次大好機會，若依我和尙的主意，剛才在前廳外就用轟天雷對付他，一定得手了。」

鐵傘道人道：「話雖不錯，當時誰想得到那廝竟練成了鐵皮神功。」

狗肉和尙道：「鐵皮神功也不過能抗刀劍而已，難道他還能抵抗轟天雷？」

「正是。」蜘蛛翁凝容道：「鐵皮神功比金鐘罩，鐵布衫都難練，練成之後，全身無罩門可轟，轟天雷縱能傷他，也未必能够殺死他。」

狗肉和尙道：「這麼說，姓羅的渾身竟成了銅牆鐵壁沒有一處能下手的了？」

蜘蛛翁輕輕嘆息道：「任何神功絕技，當然都絕非毫無破綻，但鐵皮神功的破綻，却不是咱們能有機會下手的。」

狗肉和尙忙問：「破綻在什麼地方？」

「蜘蛛翁道：「俗話說：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鐵皮神功是內外兼修的功夫，但最重要的，還是丹田一口眞氣，要想下手殺他，唯一機會，是在他元精外洩，丹田鬆弛的刹那間，點破他的『海底穴』。」

狗肉和尙聽了這話，倒沒有什麼，醉丐却突然機伶伶打個寒顫，一把拉住蜘蛛翁的手臂道：「前輩，這是眞的嗎？」

蜘蛛翁道：「當然是眞的。」

醉丐倒吸一口氣道：「那就糟了！」

衆人初未會過意來，仔細一沉吟，都不禁駭然失色。

醜書生道：「難怪紅玉自願委身下嫁，原來已經知道羅天保就是殺父仇人！」

醉丐激動地道：「不行，咱們決不能讓她用清白身子去報仇，咱們一定要阻止她……」話猶未畢，突見對面新房房門大開，羅天保當門而立，躊躇滿志地叫道：「來人呀！傳酒侍候。」

看這情景，不用猜，準是徐紅玉業已祭奠完畢，即將正式合巹交杯了。

醉丐探手掏出兩粒轟天雷，便想縱身撲進院牆。

蜘蛛翁反手對他扣住，低喝道：「你想幹什麼？將血仇深恨，加上紅玉和咱們的性命，全部作孤注一擲？」

醉丐顫聲道：「前輩，時機急迫，難道你願意眼看紅玉的清白身子，被那羅天保去蹧蹋？」

蜘蛛翁道：「我當然不願意，但你這樣去拚命，對事情有何裨益？」

醉丐搖頭道：「我顧不得許多了，寧可與姓羅的併骨偕亡，決不能容他沾辱紅玉。」

蜘蛛翁道：「關鍵就在只憑這兩粒東西，未必能與羅天保併骨偕亡，更未必能挽救紅玉的清白……你先冷靜下來，瞧我老人家的安排。」

醉丐惑然道：「前輩有什麼妙計？會有效嗎？」

蜘蛛翁道：「姑且試試看吧，到時候無效，你再拚命還來得及。」

安撫好了醉丐周飛，回頭對鐵傘道人和醜書生道：「你兩個各帶一具堡丁的屍體跟我來。」

醜書生和鐵傘道人依言而行，各挾一具屍體，跟隨蜘蛛翁溜下大樹，順着院牆，繞到後院月洞門前。

蜘蛛翁二人換上堡丁的衣服，匆匆交待了一番話，將二人留在門邊，獨自縱身掠起，先把附近暗樁一一除去，然後隱身藏入門側花樹叢中。

剛佈置好，前面已現出燈光。

兩名侍女，一個提着燈，一個捧着食盒，由前院冉冉行來。

將到月洞門前，醜書生和鐵傘道人橫身攔住，低喝道：「幹什麼的？」

提燈侍女應道：「堡主傳酒侍候，咱們是給新房送酒菜去的。」

鐵傘道人揮手道：「先把東西放下，咱們要檢查。」

那侍女道：「你們看清楚了，我們兩個都是後院侍候堡主的人，還要檢查什麼？」

鐵傘道人道：「今夜的情形不同，堡主有令，任何人進出後院都得檢查，以防奸細混進去。」說着，伸手接過食盒，醜書生便將燈籠也接了過去。

鐵傘道人先打開食盒看了看，又嗅嗅酒味，然後將食盒放在花樹叢旁邊的石几上，擧起燈籠，又把兩名侍女仔細照了一遍。兩名侍女都心裏有氣，冷冷道：「多看清楚些，當心別是奸細來混充的。」

鐵傘道人笑道：「奸細都是男人，當然不會假冒女子，但這是堡主的令諭，不得不依命行事。」

其中一名侍女道：「檢查好了沒有，堡主等着喝交杯酒，就擱了你承當嗎？」

鐵傘道人道：「好了，好了，咱們也是奉命，姑娘何必生氣呢！請吧！」

還了燈籠和食盒，側身讓路，兩名侍女兀自嘀咕着去了。

蜘蛛翁從花叢裏站起來，笑道：「誰說奸細全是男人？等一會，咱們就得借重這兩位姑娘。」

醜書生低聲問道：「前輩剛才可是在酒中下了迷藥？」

蜘蛛翁搖頭道：「羅天保是何許人物，豈能用迷藥對付他。」

醜書生道：「那是什麼東西呢？」

蜘蛛翁笑笑，低聲道：「是一種槽房用的特製酒母，入口時並無異樣，只是三杯就能醉死人，這玩意兒你們周老大是行家，去問他就知道了。」

沒過多久，燈光又現，兩名侍女由後院回來，食盒已空，一路都在低聲談笑，大約在談論新娘子的事。

鐵傘道人猛可從門邊跨了出來，低喝道：「站住，檢查！」

兩名侍女嚇了一大跳道：「去的時候檢查過了，回來還要檢查什麼的？」

鐵傘道人道：「當然要，這是防備奸細混出來逃走。」

侍女怒道：「豈有此理，你們簡直是存心找麻煩嘛！我要去告……」

鐵傘道人道：「告誰也沒用，這麻煩找定了。」

劈手奪過燈籠，點了那侍女的穴道。

醜書生也不落後，將另一個人帶食盒，一齊拖進花樹叢中。

兩名侍女差點嚇昏過去，張口要叫，冰冷的刀鋒已架在脖子上。

蜘蛛翁道：「現在先別叫，等一會自有呼叫的時候，我且問你們，這會兒羅天保在新房裏做什麼？」

侍女互望，都不開口。

蜘蛛翁手起掌落，先閉住那提食盒侍

女的啞穴，然後指着提燈的一個道：「你來回答。」

那侍女緊閉着嘴，默不作聲。

蜘蛛翁也將她點了啞穴，抽刀一抹，竟將那侍女的一隻耳朵削了下來。

然後，解開那提食盒侍女的啞穴，笑笑道：「你來回答吧？」

提食盒侍女目覩同伴鮮血淋淋，痛得淚水直流，却叫不出聲來，早已心胆俱裂，連忙道：「我說！我說！求老人家手下超生。」

蜘蛛翁點點頭，道：「這樣才好，須知我一個糟老頭，不懂得什麼叫做憐香惜玉。好，你說吧，羅天保這時候在新房裏做什麼？」

那侍女道：「堡主和新娘子在喝交杯酒。」

蜘蛛翁道：「新娘子高興不高興？」

侍女道：「看樣子，好像很高興。」

蜘蛛翁又問：「剛才你們送去的酒，已經喝了沒有？」

侍女道：「正在喝。」

蜘蛛翁道：「喝了多少？」

侍女道：「婢子沒有看見，堡主剛喝了第一杯，就叫婢子們退出來了。」

「你親眼看見他喝了第一杯？」

「是的。」

「那就行了。」

蜘蛛翁抬頭向醜書生露齒一笑，道：「告訴周老大他們，見咱們這邊動手卽可應援，記住，決不能讓那些藍衣鐵衞列成刀陣。」醜書生答應着飛步而去。

蜘蛛翁又囑咐了鐵傘道人幾句話，然後向那侍女道：「好！現在你可以開始叫了，叫得越大聲越好。」

那侍女怔怔道：「叫……叫什麼？」

蜘蛛翁笑道：「叫有奸細呀！救命呀！用力叫，別怕人聽見。」

那侍女瞪目凝視，見他不像是鬧玩笑的，果然扯開嗓門叫道：「救命呀！有奸細……」

蜘蛛翁道：「够了！」伸手又點閉了她的啞穴。

兩條人影如飛而至，喝道：「什麼人呼叫？」鐵傘道人迎在月洞門口，指着花樹叢道：「好像是那邊。」

兩名藍衣鐵衞未及細想，一齊縱身向花樹叢撲去。

「蓬」！

其中一個剛落地，迎面被打了一拳，登時鮮血四濺，迎面栽倒。

另一個急忙橫刀護身，冷不防花叢內飛出一根細絲，纏住足踝，立刻被拖了過去……

鐵傘道人笑問道：「怎麼樣？都打發了嗎？」

蜘蛛翁笑着應道：「生意還不錯，開張大吉。」揮掌拍開侍女的啞穴，道：「再叫呀！聲音再大些。」

「有奸細呀！救命呀——」

另兩名藍衣鐵衞又聞聲而至，問道：「那裏有奸細？」

鐵傘道人道：「嗯，好像就在那邊樹叢後面。」

這兩個却沒上當，只向花樹叢掃了一眼，又回頭喝道：「你是什麼人？」

鐵傘道人道：「我是奉命佈樁的。」

「哼！夜間佈樁都是兩人一組，還有一個到那裏去了？」

「他……他去小便去了……」

「胡說，你這傢伙八成就是奸細！」

兩個藍衣鐵衞長刀出鞘，一齊攻向鐵傘道人。

鐵傘道人見唬不過去了，急忙抽出鐵傘，一面抵擋，一面叫道：「動手了！老前輩快幇忙！」

他這一嚷嚷，兩名藍衣鐵衞立生警覺，雙刀聯手，急攻數招，突然轉身奔進後院。蜘蛛翁跌足道：「糟！這些鐵衞都習過合擊陣式，若被他們列成刀陣就難破了，快追！」

兩人隨後疾追，蜘蛛翁展動蛛絲，縛住了一個，終於被另外一個脫身逃去。

好在那邊醉丐等人已及時應援，衝向新房，跟其餘的藍衣鐵衞打了起來，沒有讓剩餘的十五名鐵衞佈成刀陣。

蜘蛛翁趕到，細絲飛舞，遠的纏，近的縛，就像在四面八方撒下了羅網。

長城五友東撲西殺，就像五隻捕食的蜘蛛。

那十五名藍衣鐵衞現無法聯手佈陣，又被蜘蛛翁的細絲糾纏，防不勝防，不片刻，已經傷亡將半。

僅餘的八名，仍然分別死戰，不肯退避。長城五友中，大刀韓通和狗肉和尚，也畧受輕傷，然而，大夥兒越戰越勇，幾乎已達奮不顧身的境界。

因爲自接戰到現在，新房內始終沉寂無聲，不見羅天保出現，這證明蜘蛛翁的酒母已經發生效力，羅天保已經醉倒洞房中。

× ×

這一戰，雖然艱苦，終於大獲全勝。

十餘名藍衣鐵衞傷死殆盡，新房內仍然全無聲息。

醉丐迫不及待的撞開房門，當先衝了進去，大夥兒爭先恐後，一擁而入。

突然，六個人都驚呼失聲，駭然停步……洞房裏的確有人醉倒，但醉倒的只是徐紅玉，却不是羅天保。

羅天保悠然坐在八仙桌前，一隻手攬着徐紅玉的香肩，另一隻手中握着那柄「百摺如意軟刀」，滿臉帶笑，根本沒有絲毫酒意。

他笑嘻嘻斜睨着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緩緩說道：「我就知道你們還會來鬧洞房，只沒想到你們會加送這麼好的酒，瞧吧，新娘子已經喝醉了還有甚麼好鬧的？」

醉丐圓睜着雙眼，一顆心却在不停的下沉……

完了，一番心血，盡付流水，他再也想不到羅天保會如此深沉殘忍，竟寧讓自已的心腹鐵衞血戰而死，也不肯露一絲聲色。這洞房，也就是的他墳墓，救不了徐紅玉，他還有甚麼臉活着出去？

醉丐周飛咬牙作聲，突然雙臂怒張，瘋虎般撲了過去……

「大哥，使不得——」

驚呼聲中，醉丐已踉蹌倒退了回來，「哇」！張口吐出一大口鮮血！

羅天保仍然安閒的坐在桌邊，百摺如意軟刀也沒有動，只搖頭笑道：「都說窮

人的火氣大，看來這話倒頗有道理，其實，人各有命，勉强不來，何苦這麼大的肝火。」

鐵傘道人和醜書生分別攙住醉丐，空自怒目切齒，却騰不出手來。

大刀韓通、狗肉和尚不約而同直衝上前，雙刀並擧，向羅天保猛劈了下去。

羅天保依舊未用兵刃，却揮起右臂，架迎雙刀。

乒乓兩聲，戒刀和砍山刀一齊砍在他的肉臂上，竟然只砍破他一隻衣袖。

羅天保一翻手，扣住了厚背砍山刀，猛向左側一帶，同時飛起右腿，喝道：「去吧！」

只聽狗肉和尚一聲悶哼，捧着肚子接連退出七八步，大刀韓通却被一脚踢得倒飛而起，直摔出房門外去。

鐵傘道人眼見三位好友都受了重傷，兩眼幾乎噴出火來，厲吼道：「老三，咱們還活着幹甚麼？跟他拚了！」

他剛想放開醉丐，撲前拚命，忽然被一隻手從後面拉住，蜘蛛翁的聲音低喝道：「姓羅的鐵皮神功刀劍難傷，徒送性命有何益處，快護着周老大先退，老朽替你們斷後。」

話剛完，羅天保却大笑離座而起，接口道：「既然來了，就不必再走了，羅家堡無可待客，替諸位準備一席埋骨之地總還是辦得到的。」

蜘蛛翁閃身越過鐵傘道人和醜書生，沉聲道：「快走！」一揚手，蛛絲飛射，纏向八仙桌的脚座。

他明知羅天保混身刀劍難傷，無處下手，只好捨人而攻桌子，因爲徐紅玉正醉伏在八仙桌上，如果扯翻桌子，徐紅玉必然摔倒，羅天保若分身護美，自己幾人就可趁機脫身了。

這主意不能說不妙，無奈羅天保早已提防。蛛絲剛剛射出，寒光一閃，羅天保的軟刀已由下向上，反挑而起。

那蛛絲未能纏住八仙桌，却纏在羅天保的刀上。蜘蛛翁心知不妙，拚着蛛絲被毁，一個縱身，從羅天保頭頂飛掠過去，落在牀邊梳粧台上。

這一來，他在內室，羅天保却在外方，中間隔了一張八仙桌，羅天保怕他救走徐紅玉，勢必無法兼顧長城五友，實在是千載難逢的脫身好機會。

果然，羅天保顧不得追截蜘蛛翁，搶着將徐紅玉抱了起來……

誰知醜書生和鐵傘道人有此良機，非但毫無逃走的打算，反而突然放開醉丐，雙雙衝出，準備跟羅天保爭奪徐紅玉。

蜘蛛翁一見這情形，不禁心驚胆裂，迫不得已，只得大喝一聲，他奮身撲向羅天保……

他出聲呼喝，旨在混淆羅天保的注意，奮身前撲，則是希望在危急時，助二人一臂之刀。不幸這兩種願望，都落空了。

醜書生和鐵傘道人衝到八仙桌邊，徐紅玉已被羅天保攔腰抱起，兩人急怒之下，竟忘了羅天保練有鐵皮神功，挾忿揮掌出手，沒傷到羅天保，自己的掌骨反被震碎。蜘蛛翁奔到，業已遲了半步，被羅天保當胸一刀柄，擊昏在地上。

長城五友和蜘蛛翁，竟沒有一人逃出洞房。羅天保仰面大笑，道：「你們自不量力，强要出頭壞我的好事，現在落在我的手中，我却不願殺死你們，因爲今天是我羅天保洞房花燭的好日子，讓你們也跟着沾點喜氣。」

醉丐喘息着罵道：「姓羅的，你還是殺了咱們的好，咱們但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稱心如意。」

羅天保笑道：「我不殺你們，正是要留你們活着瞧我稱心如意，你們殺我十八鐵衞，今夜，我就要你們替我守衞洞房，不過，你們倒不必担心一定會死，或許咱們夫妻魚水交歡，兩情和諧，明天起牀後，可能就開恩饒你們一命也未可知。」

說罷，縱聲大笑，放下徐紅玉，然後將蜘蛛翁和長城五友一一點閉穴道，搬出房外，併排放在門前石階上。

士可殺，不可辱。羅天保却偏偏不殺他們，要他們接受這種奇耻大辱。

可憐六人恚憤塡胸，咬牙盡碎，欲求一死亦不可得。

新房的門掩上了，房內是羅天保得意的笑聲，窗上是喜燭搖曳的光影。

夜已深，更已殘，笑聲漸漸低沉。

忽然，房中傳出一聲低哼，接着又有一陣輕微的掙扎聲响和低沉的飲泣……

再過一會，一切聲音都寂靜下來。

六個人的心裏却在滴着血……

× ×

天色慢慢亮了，曙光從枝頭林梢洒下來，現出遍地死屍和六個屈辱的身影。

新房紅燭已滅，窗隙透出淡淡餘烟。

蜘蛛翁突然搖搖幌幌站立起來。

其餘五人都從絕望中驚覺，醉丐急問道：「前輩的穴道解開了麽？」

蜘蛛翁點了點頭，喘息道：「羅天保那厮大約見我傷重，只點了我下半身穴道，總算被我運氣衝開了。」一面說着，一面將五人的閉穴一一解開。

長城五友中，僅四人還能掙扎起身，大刀韓通傷得最重，穴道雖解，仍然無力行動。醉丐切齒道：「受此奇辱，還有甚麼面目苟活人世，趁那厮尚在沉睡，咱們跟他拚個玉石俱毁！」

由懷中取出木盒，打開盒蓋，將兩粒「五毒轟天雷」握在手中，當先奔上石階。衆人都已存必死之心，再無顧忌，鐵傘道人飛起一脚，踢開了房門。

醉丐高擧轟天雷，搶先衝入。

新房內寂然無聲，牀前羅帳低垂，却不聞絲毫動靜。

蜘蛛翁直奔牀前，掀開了紅羅帳……

「啊——」幾個人幾乎同時驚呼失聲，忙不迭向後倒退。

牀上横躺着羅天保，赤身露體，血流枕畔，頭顱却已不見了。

徐謙的靈案前托盆中，併排供着兩顆首級，一是宮天林，一是羅天保。

靈案下，穿着混身孝服的徐紅玉，一柄短劍直透前胸，業已氣絕多時……

醉丐的手虛垂下來，哽咽着道：「血海深仇是報了，却賠上自己清白的身子和性命，這値得嗎？」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大家只覺得這一刹那，腦海中已空了，唯一還能感受到的只是那縱橫滿臉拭不盡的熱淚。

（全文完）

不歸河

朱羽



殺手施巧計　羅剎逞刀風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覃秀姑以雲南白藥救治了彭祖康的刀傷後，踩探到唐貴臣的落腳地點，夤夜往訪，要唐貴臣說出白碧雲的下落，唐貴臣不肯說，覃秀姑以破壞他要在錢三爺船上動手腳的勾當要脅，唐貴臣不願以小失大，迫得說出白碧雲的下落，覃秀姑滿意他的答覆，臨行表示如能找到白碧雲，她當暗助唐貴臣一臂之力。那晚，江湖上的有名殺手小蔡，奉召往竹林中會晤唐貴臣手下專幹聯絡使的金浩，雙方商談好以五十兩金爲殺死覃秀姑的代價，小蔡還要先驗成色，金浩不很滿意地叫小蔡跟他往取黃貨——

蔡金洪一招手和金浩一同走了出去。來到寂靜的長街，蔡金洪輕聲道：「現在約莫是兩點，四點鐘瓏竹林子見……那個潑貨在那裏落腳？」

「秀山園客棧東邊第三間，順風。」

「別忘了把那二十兩尾數帶來。」蔡金洪抽身離去。聽他的口氣，似乎賈秀姑的腦袋已經放在他的衣袋裏了。

金浩站在原地未動，等到蔡金洪的影子消失之後，他才輕輕地咳了一聲。

珍寶號的大門呀然而開，兩個黑影飛身閃出，來到金浩身邊，悄聲問道：「二哥！這裏該怎麼處置？」

金浩目光仍然瞪視着蔡金洪身影消失處，冷冷問道：「裏面一共有多少人？」

「賈老板，他的老婆，兒子，媳婦，女兒，兩個小孫子，一個老師傅，一個學徒，一個廚子了……呃！一共九個。」

「都驚動了？」

「金二哥！若不是我們兩桿槍逼着他一家老小，姓賈的會那麼乖？」

金浩抿唇沉吟，一時沒有說話，很顯然，這九個人的死活全在他一念之間。

沉默許久，他才緩緩道：「先把那三根包金假貨拿回來，你們兩個暫時守在這裏，等那邊有了結果之後再決定如何處置這邊。好！你們進去吧！」

「是！」那兩個大漢必恭必敬地應了一聲。

× × ×

蔡金洪與金浩分手之後，並沒有逕往秀山園客棧，當他確定身後沒有人釘梢時，像一溜烟，像一陣風，飄出了雙龍灘。

離鎭之後，他捨棄大路，穿入了林中小徑，終於來到了一座破敗的山神廟。但他並沒有進去，在距離十步之處蹲伏下來，撮唇打了一聲唿哨，那聲音有點像梟鳥的鳴叫。叫聲甫歇，破敗的山神廟裏立刻出來了一個人。

那人一身黑衣，雖是黑夜，他頭頂上的一頂草帽仍是壓得低低的，看起來一團黑，若非他在移動，很難發現他是個人。

「小蔡！」他的聲音粗沙，低沉，頗像悶雷。「唐貴臣找你幹啥？」

「大哥！」蔡金洪一個箭步衝了過去，破口罵道：「唐貴臣這個狗娘養的把老子當龜孫子，他要我去幹賈秀姑。」

蔡金洪口裏的大哥並沒有火，冷冷問道：「你接受了沒有？」

「大哥！若是不接受，豈不弱了我們的名頭？因此，我漫天要價，跟他要大洋三千塊。」

「姓唐的這幾年雖然撈了不少昧心錢，可沒有積攢下來，這個數他是一定拿不出的。」

「他既然一口答應了。」

「什麼？」這位大哥第一次在語氣中露出了訝異：「是唐貴臣親口答應的？」

「不！是金浩跟我接頭的……」

「他答應只怕不能算數……」

「算數，絕對算數。一時沒有那樣多的大洋，付金子，三千塊折兌五十両，先付三十両。」

「金子呢？」

「收藏在賈老闆那兒。」

那位大哥一時沒有接腔，沉默許久，才緩緩道：「小蔡！我們作一場兄弟，總不能白作。說吧！你死之後想睡什麼料子的棺材？後事要怎麼辦？」

「大哥，朗個攪的，我今年才三十二歲，還沒有活够哩！」

「小蔡！」那位大哥的語氣是七分憂愁，三分埋怨。「你好像是愈混愈回頭了。覃秀姑那個潑貨有九條命，三個腦殼，六條臂膀，前前後後都生滿了眼睛。不管你是明去，暗去，正面挑她，背後下手；也不管你是用薄葉子，用噴子，或者用粉子（毒藥），你都放不倒她。事敗之後，想溜也溜不脫。那潑貨生了一個黃蜂的屁股，蜈蚣的爪，毒蛇的牙，蜘蛛的嘴，你說你是不是已經死定了？」

「嗯！我是死定了。不過……」蔡金洪賣弄地道：「現在情況又有了改變，如果閻王爺忘去查生死簿，我說不定可以活一萬年，比烏龜的壽命還要長。」

「怎麼？」那位大哥咆哮起來：「你想腳底板抹油？告訴你，小蔡！我頭一個就不會饒過你。」

「大哥！你莫發火。」蔡金洪接近了幾步，輕聲細語地說道：「我吊頸子小蔡，絕不會幹這種丟人現眼的事。並不是我們破壞規矩，不講信用，而是他們沒有誠意，存心耍人……大哥！那三十両黃金是假貨。」

「哦！老賈告訴你了？」

「老賈沒有明說，一來金浩那龜兒子在旁邊；二來嘛！他們一定先一步派人到珍寶號老賈家裏耍了花樣縱。」說着，蔡金洪又賣弄起來了：「大哥！我吊頸子小蔡可不是糊塗蟲啊！每回拿金子到老賈那裏去兌，若是條條，他一定要鋸開，看看裏面是不是灌了鉛，滲了銀，今晚上他只是拿挫刀刮刮皮。而且每回跟他兌大洋，他都是一百塊抽五塊，一毛也不肯少，我方才故意說一百塊他抽三塊，他竟然一口答應了，這還不够明白麼？」

「哼！」那位大哥動肝火了。「我們拿的是賣命錢，唐貴臣竟然耍出來這種下作花樣。他不仁，我不義，去，跟賈秀姑放個信，趁此機會留個人情，以後在道上只怕還有好多地方要這個潑貨關照哩！」

蔡金洪喜孜孜地道：「大哥！你的想法跟我一樣。不過，事情還不能算完。他來一刀，我們當然也得回他一槍，我還有個主意……」

說着，他附上那位大哥的耳根處低語了一陣。

「好！就這麼辦！」那位大哥連想都沒有想，就點了頭。「這些龜兒子不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還以爲我們是蘇武牧，小蔡！我在五花石等你，盡快趕來，有生意等我們去接。」

「要去那裏？」

「興隆場。」

「那麼遠！莫非是大買賣？」

「不算小……」話音未落，那位大哥人已去遠；他的腳下快得像是流星。

× × ×

燠熱的盛夏，下半夜才逐漸涼爽；也只有這個時候才宜於入睡，而覃秀姑却在此刻醒了過來。

她很快地恢復了清醒；她知道，一定是有什麼聲音吵醒她。

果然，窗櫺上有輕微的彈指聲。

她一面披起上衣碰碰睡在床裏邊的娃娃；後者很快地睜開眼睛，一看覃秀姑的眼色就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的情況，因此也沒有開口多問，只是以最快的動作披上衣服。

窗櫺的彈指之聲又响了，輕微而有節奏。

覃秀姑向娃娃呶呶嘴，後者立刻輕悄無聲地從床上一躍而下，連鞋都沒有穿，就赤着腳，就貼身在窗戶的旁邊，凝神屏息以待。

覃秀姑的神態非常從容，等衣服上最後一顆鈕子扣好，穿上鞋，坐在床緣，這才輕聲問道：「誰？」

「吊頸子小蔡。」外面的人輕聲回答

「金二哥！」小蔡跟在他身後邊道：「我蔡金洪幹事從不拖泥帶水，天亮之前見人頭。」

半個鐘頭以後，蔡金洪敲開了珍寶號金銀舖的大門，他身後跟着金浩，後者手裏拿着一個小小的皂白絹包，目光閃爍地向四週掃個不停。這時候，街上早就沒半個人影了。

開門的竟是賈老板本人，衣衫穿得很週整，似乎知道有買賣上門，在這兒候着呢！

蔡金洪一招手，和金浩併肩走進了珍寶號，輕聲道：「賈老板怎麼還沒睡？」

「天熱，睡不着。」賈老板笑着回答，只不過他的聲音好像有那麼一丁點兒不自在。「有事？」

「到裏面說吧！」

穿過天井，進入了店堂，蔡金洪目光一掃，然後朝金浩微微一擺頭。

金浩悶不作聲，將手中的皂色絹包放上了櫃枱。

「賈老板！」蔡金洪向絹包一指。「麻煩你給我驗驗成色。」

賈老板小心翼翼地手指尖解開絹包，就好像裏面包的是一條毒蛇。其實，那裏面是三根黃澄澄的金條。

他拿在手中先湊在燈下看看光頭，然後又取出一把鋒利的挫刀在金條上刮了一下。最後才將金條逐一擱上天秤。吁了一口氣，宣佈結果：「足赤三十両。」

蔡金洪問道：「怎麼兌法？」

「一両兌六十塊龍洋。」

「跟我兌開。」

「這……」賈老板面有難色地道：「……三六一千八，小號一時那來那麼多現洋？」

「沒關係！」蔡金洪不在乎地道：「金子你先收着，大洋我明天再來拿。若是我不來，會有別人來，還是憑我那件信物。老規矩，一百塊你抽三塊……」

不待他說完，賈老板就一連聲地道：「行！行！你放心，一切照辦。」

道。

覃秀姑那雙修長的眉毛不禁連連地抬動了幾下，娃娃的目光中也閃動著迷惑的光芒，兩人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才向前者問道：「深更半夜，跑來幹什麼？」

「當然是有要緊的事啊！」蔡金洪在窗外急促地說道：「覃姑娘妳快點開窗子讓我進來吧！」

覃秀姑向娃娃打了個手勢，後者立刻拔開了窗戶上的楔子。

蔡金洪閃身而進，輕巧，俐落，這副身手看在覃秀姑和娃娃眼裏，二人不約而同地在心底暗暗喝了一聲采。

蔡金洪嬉皮笑臉地道：「覃姑娘，妳可知道我是來幹啥的？」

「吊頸子小蔡！」覃秀姑雙手撐腰，霍地站了起來。「你少在我面前吊兒郎當，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覃姑娘！」蔡金洪仍是嬉笑如故。「若是往日，我那有這個胆子敢在半夜驚動妳，今天可有些不同哩！」

「莫非你今天生了兩個腦殼？」

「只有一個腦殼，」蔡金洪一根指頭戳着太陽穴，洋洋得意地道：「但是這個腦殼今天格外聰明！……覃姑娘，唐貴臣要我來放妳的血。」

這倒是覃秀姑絕對沒有想到的事，以他的實力，若是眞想跟她拚個死活，應該綽綽有餘的，爲啥要去請一黑道上的殺手呢？

先是驚疑，接着是盛怒，她沉聲道：「吊頸子小蔡！你接下了？」

「像我這種金字招牌，怎能不接買賣？而且價錢又很高，三千塊大洋。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這麼多錢哩！」

覃秀姑突然笑了，只有娃娃才看得出這種笑容是充滿了危險的。她笑了一陣，才緩緩道：「小蔡！據我猜想，幹殺手的都是些打黑槍的下流貨，這種想法眞是太侮辱你，你竟然先把我喊醒，告訴我來意之後才動手，眞是了不起。」

「覃姑娘！只怕妳弄錯了。」

「弄錯了？」

「嗯，江湖道上，那一個敢動妳一根毛……」

拍地一記輕脆耳光，娃娃的動作，可眞快，硬生生將蔡金洪的下半句話打了回去。

蔡金洪摸着熱辣辣的面頰，鷄貓子喊叫地道：「這位小妹子，幹啥子動手打人哦？」

「打爛你的狗嘴！」娃娃氣虎虎地道：「你以後說話才不敢不乾不淨的。」

「嘿，妹子！那只是打個比方，粗人粗話，別見怪。」蔡金洪冲着娃娃接連地打拱作揖。

「好啦！」覃秀姑笑容中隱藏的危機成份現在已減輕了許多。「快些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起來，我們兩個的運氣都不錯。這宗買賣談成了，不是妳死，就是我亡！說不定還會有一個同歸於盡的結局。千不該，萬不該，那唐貴臣不該小看了我，他竟然拿我當蘇武牧，三十兩黃金全是假貨。」蔡金洪簡畧地說出原委。

覃秀姑冷笑道：「原來是這個緣故，如果那三十两黃金是眞的呢？」

「嘿嘿！」蔡金洪陪着笑臉道：「那我就只有拚命試一試了。」

「這樣說來，是你的運氣太好。如果你要試，死的一定是你。」

「覃姑娘！這些都不必談啦……」

「那要談什麼？」

「唐貴臣以假冒眞，那是他不該。我破壞行規，將這件事跑來告訴妳，就是我的不對了……」

「那麼，你爲什麼要跑來告訴我？」

「嘿嘿！一來嘛！要妳小心提防，免得中了唐貴臣的暗算；二來嘛！這樁事已有個小小的尾巴拖着，得麻煩妳的快刀將它斬掉。」

「哼！」覃秀姑連連地翻着白眼。「我就知道你是有條件的。沒有關係，你能讓我了解某一個人的歹毒用心而知所提防，我還是照樣感謝的。說吧！要我幫你幹什麼？」

「咱們到外面去細說從頭如何？」

「外面！到啥子地方去？」

蔡金洪壓低了嗓門道：「妳不是要幫忙我去斬那條尾巴麼？」

覃秀姑默然點點頭，向娃娃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同時走到帳子後面去了。

蔡金洪以爲她們要換衣服，連忙背轉身子。

×　×　×

夏季，大概不到五點天就亮了，在天亮前這一刻，天空顯得特別黑，廂竹林裏更黝黯無光。

一陣簌簌聲，有人來到了竹林之中。枝葉茂密，勉强能够直身。他是蔡金洪，以一隻手撥開擋住視綫的枝葉，在四處找人。

「妥了嗎？」不遠處傳來金浩陰沉沉的聲音，却不見他的人影。顯然，他對蔡金洪有所提防。

「是金二哥嗎？……」

「我問你事情辦成了沒有？」

「金二哥！你指點的地方恐怕不確實，屋子裏是空的，我在那裏守候了一個多鐘頭……」

「甚麼？」金浩一個箭步竄了出來。怒氣洶洶地道：「你到現在連覃秀姑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是啊！她也許換過一家客棧了。」

「走！」金浩猛地一揮手，沉聲道：「我跟你去看看。」

「不用勞駕。」突然，在金浩的身後響起一個尖尖細細，陰陰冷冷的聲音。「姑奶奶在這裏。」

金浩所感受的驚震簡直是難以形容，木立不動；不知他是聽呆了，還是不敢有所行動。

而蔡金洪却飛快地探手入懷，打算拔槍。自然，這是一個遮人耳目的假動作。

娃娃却很快地來到蔡金洪的背後，冷冷的槍管抵上了他的背脊，冷冷道：「吊頸子小蔡！老實點。」

蔡金洪那隻抬起的右手，又乖乖的垂下了。

覃秀姑緩緩地從金浩背後轉了出來，一支連珠响在她纖巧的手裏耍着美妙的槍花。一個字一個字緩緩地道：「金浩！你

找我幹什麼？」

金浩看看她，又看看蔡金洪，一時沒有答話。

娃娃厲聲道：「秀姊！跟這種人還有什麼好嚕嗦的？賞他們一人一粒花生米算了。」

「不！事情一定要弄清楚。」覃秀姑手上的槍口一揚，在蔡金洪的鼻尖上幌了一下。「小蔡！金二哥被什麼東西堵住了喉嚨，說不出話來，還是你說吧，找我幹啥？」

蔡金洪如果眞遇到這種場面，不曉得他會如何應付。現在，他是非常神氣的，冷冷的說道：「覃姑娘既然會在這裏突然出現，自然是什麼都明白了，因何又明知故問？」

覃秀姑一幌身來到了金浩的面前，陰聲冷笑地道：「金二哥，輪到你說幾句話啦！」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有蔡金洪在場，金浩自然也要充硬漢。事實上他也明白，在覃秀姑這種女娃子面前，就是跪地求饒也未必有用。

「噯，你這種口氣，就好像死囚對法官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你拉我出去槍斃吧！金二哥！我沒有拿你當死囚看啊！」

金浩原以爲今晚死定了，所以不得不硬充好漢，一聽這話，日中不禁又射出了希冀的光采。

覃秀姑又補了一句：「人家都說女人氣量小，我可不是一般女人；再說，就算我吞下這口氣，也會去找唐貴臣算帳，找你這種跑腿的幹啥？」

「那你就去找唐老大吧！」

「你怎麼樣？」覃秀姑又轉向蔡金洪問。

「什麼怎麼樣？」蔡金洪故作不明地問。

「你幹的是屠夫，所不同的是宰人而不宰豬。只要人家給錢，你就要幹活，所以，我不怪你。」說到這裏，覃秀姑語氣突然一沉，道：「不過，有句話我要問問清楚：如果我現在放你一馬，以後還找不找我？」

蔡金洪斬釘截鐵地道：「當然還要殺妳，因爲我已經收了唐老大的錢。」

站在一旁的金浩不免發急，自己的回答含含糊糊，並沒有坦承唐貴臣僱用殺手前去狙殺覃秀姑的事。蔡金洪這一句話等於供出了全豹，想賴都賴不脫，但他想阻止也來不及了。

覃秀姑講這些話的目的無非是爲了替蔡金洪斬去一條視爲累贅的「尾巴」，因此她又道：「只要你將收來的錢退給唐老大不就完了嗎？」

「不能退的，」蔡金洪連連地搖着頭。「這是行規。」

「你收了多少錢？」

「黃金三十兩。」

「黃金呢？」

「放在珍寶號金銀舖賈老闆那裏。」

覃秀姑突然咯咯笑了起來，笑聲聽起來很刺耳，就像是夜梟在啼。

「妳笑什麼？」蔡金洪沉着臉問。

覃秀姑將笑聲一收，沉聲道：「聽別人說，幹殺手這一行的都非常精明，其實你笨得像一頭牛。」

「什麼意思？」蔡金洪低沉地咆哮；他對這種作戲的假台辭頗感難以啓口。

覃秀姑一甩頭，揚聲道：「賈老闆，請過來一下。」

她這一喊，賈老闆立刻就從竹林子裏冒出來了。

金浩發覺事態嚴重了，若是包金冒充的事弄穿，他就多了一個敵人，那時將更加難以應付……。

他的心機顯然被覃秀姑一眼看破，她轉過身來，沉聲道：「金二哥，少轉歪念頭，我知道你身上帶了噴子，沒有繳你的，都是因爲你身上披着一張人皮，而把你當人看。如果你自不量力想動一動的話，那我只有把你這個人變成死人了。」

金浩的心機一旦被覃秀姑道破，就像一個軍隊的防禦陣地全部被瓦解似的，連忙豎起了降旗，疾聲道：「覃姑娘！在妳面前絕不敢輕擧妄動，我看，妳最好還是將我身上的噴子繳了出去……」

「用不着，我說過了，不想撕破你的臉皮。」覃秀姑似乎完全不將這塊料子看在眼裏，說過了之後，又轉向賈老闆道：「說說那三根金條的事吧！」

「小蔡！」賈老闆唉聲嘆氣的說道：「那三根條子是包金灌鉛貨，將外面那層皮剝下來，只怕還不到二兩哩！」

蔡金洪故作驚訝地道：「假的？你這個行家怎麼也會看走眼？……」

賈老闆連忙分辯：「小蔡！你千萬莫怪我，這位姑娘可是淸楚得很。在你沒有上門之前，先來了兩個人，兩桿槍逼着我一家老小，我還有啥話說？」

蔡金洪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唉！如今的江湖眞是太不講信用了，像唐老大那塊金字招牌也會幹這一種下流事……金二哥，眞想不到啊！」

金浩勾着頸子，悶不吭聲，他還有甚麼話說呢？

覃秀姑冷笑道：「吊頸子小蔡，你還要找我嗎？」

「覃姑娘！」蔡金洪不勝羞慚地道：「何必再挖苦我，我已經够丢人啦！」

「好吧！你可以走了。」覃秀姑揮揮手，冷冷地道：「下次接買賣的時候，燈籠掛高一點。黑道上的第一號殺手被人當洋盤，你還混些啥？」

蔡金洪千謝萬謝，並非裝模作樣，而是出自內腑。覃秀姑言聽計從地爲他斬掉一條「尾巴」，避免和唐老大那幫人結怨，他怎不感謝呢？常走夜路的人，自然不願得罪「鬼」，這件事作到兩面光，他已經非常滿意了。

「金二哥！」蔡金洪拱拱手，很客氣地道：「我們後會有期了。轉告唐老大一聲，這件事我不會放在心上，說句良心話，我要你要得太高了一點，難怪你們把包金的條條也用出來了。……覃姑娘……這位妹子……我走啦！」

覃秀姑揮揮手，說道：「賈老闆也請回吧！」

「覃姑娘！我……」這位金舖大老闆顯然有後顧之憂，當着金浩的面又沒有胆子說出來。

娃娃搶着開了腔：「你儘管放心回去睡你的大頭覺，有誰敢在你們口幌一幌，我就砍他的腦殼。」

蔡金洪也幫腔道：「賈老闆！走吧！沒有事的。」

兩個人相偕離去，麻竹林子有一瞬間的寧靜，娃娃有些不耐煩地折着竹枝，卡卡的聲音聽在金浩耳朶裏怪不是味道，他竟然聯想到頸子被折斬時，是不是這種聲音。

覃秀姑終於說話了，語氣平靜得出人意外：「金老二！你說，這樁事該如何了結？」

金浩一旦放棄使用武力以圖挽轉頹勢的念頭之後，頭腦反而清醒，細密了。從各種跡象中不難看出，覃秀姑無意將這件事情擴大。不錯，這個潑貨心狠手辣，槍法奇準，歹毒主意特別多，任何道上的狠角色見到她都要避一避。但她若是不肯甘休，硬要向唐貴臣興問罪之師，她眞要仔細地想上三天三夜，細思細想的結果恐怕還是不敢輕擧妄動。金浩旣然看出了她的弱點，他那三寸不爛之舌又有施展的機會了。

「覃姑娘！」金浩盡量在辭色之間表現出他的謙恭。「見妳如此心平氣和，眞是令人舒了一口大氣。雨從天上落，樹從根爛起。這件事誰是誰非，我想跟覃姑娘細細地檢討一下。」

「好！」覃秀姑點了點頭。「我先聽聽你的。」

「古話說，狗急跳墻，人急懸樑。我們這帮兄弟連上妻兒老小總有五，六十口人，全靠唐老大一個人養活。妳在外頭混，風吹草動也瞞不過妳的耳朶。我們已經有九個多月沒有進賬，這回的買賣籌劃了三個多月，本錢掉進去上千塊大洋。突然被妳橫插一脚，眼看大事不妙，妳說唐老大急不急呢？」

娃娃在一旁插上了咀：「所以就找吊頸子小蔡來打我們秀姊的黑槍。這算甚麼名堂？有種自己來，憑姓唐的人多槍衆，爲些子要當烏龜，將頭殼縮起來？連包金條條都用出來了，這那點像是黑道上的大人物？簡直是光着屁股打老虎——旣不要命，又不要臉。」

娃娃口沒遮攔，連一些不該從女娃子口裏出來的話也都像放鞭炮似的一放就是一長串。

覃秀姑又跟着接上了咀：「金老二！這件事情只怕你還沒有弄清楚。唐貴臣那塊招牌雖不是金字，倒也夠大，憑我姓覃的一個黃毛丫頭硬要橫插一脚，擋他的財路，只怕也辦不到。我要他帮我找白碧雲，你們在作買賣的時候我也會帮上一手。有來有去，公平交易，我並沒有逼他，他根本就不用發急。」

「姑奶奶！」金浩倒發急了。「妳說得輕鬆便當，問題是——唐老大沒有辦法把白碧雲那個婆娘交出來給妳的！」

「這話就教人難以相信了，」覃秀姑的口氣漸漸變冷。「姓白的跟姓唐的雖說是露水夫妻，在一起也相處了五，六年，而且白碧雲還跟他生了一個娃兒。就算分手了，總會互通一點消息，再說，憑唐老大在道上混了那麼多年，難道連那姓白的婆娘在啥子地方落脚都查不出來嗎？」

「唉！」金浩嘆了一口氣，作了一個難以解釋的表情。然後又將話題帶到問題的重點上：「覃姑娘！這件事論起來我們這邊錯大，妳吩咐一聲，我也好向唐老大回報。」

這傢伙眞精明，已不着痕跡地將他脫身的退路安排好了。

娃娃冷冷道：「照說是你來一刀，我回一槍，大家拚一拚。可惜這不是時候，我們已經想好了主意，天一亮，就將這件事情傳揚出去，讓江湖上的朋友評個孰是孰非。只怕唐老大從今以後只有金盆洗手，退隱歸山了。」

「這樣不大好吧？」金浩發覺這個女娃子口氣很辣，不敢跟她打交道，一雙眼睛盡盯在覃秀姑臉上。

「的確是不大好，」覃秀姑接上腔，慢吞吞地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也不想撕破唐貴臣的面皮，而且彼此又是水幫魚，魚幫水的時候。只是有幾個條件希望唐貴臣能答應。」

金浩畢恭畢敬地道：「請吩咐。」

「你那兩個兄弟被我綑起來放在珍寶號金銀舖的後院裏，等一下你領回去，你們絕不可以再去找賈老闆的麻煩，這是第一件事。」

「絕對遵辦，這件事情，我都可以作主。」

「第二，唐貴臣已經當面對我說過白碧雲可能在興隆場，一定是事後懊悔，才找小蔡來打我的黑槍。我旣不逼他將白碧雲交到我的手裏，也沒有說我找那個婆娘是去要她的命，請他不必窮緊張，只要他在船到興隆場的時候費神探一探，告訴我一點正確消息就行了。」

「是！是！」金浩不置可否地說道：「這話我一定轉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船沒有過興隆場之前，不許你們妄動。告訴唐貴臣，按照他原訂的計劃，對他有利無害。要不然，他這回走不歸河就永無歸期了。」

「是！是！」

覃秀姑道：「只要唐貴臣作到我要求的事，我也一定作到我答應的事。天亮了，我會忘掉晚上那件不愉快的事。好！你可以請了。」

金浩那敢多作流連，趕緊抽身就走，他非常慶幸自己又再活了一次。

娃娃頗爲不悅地說道：「秀姊！妳對姓唐的龜兒子太寬厚了。」

「妳不懂，我需要他。」

「沒有姓唐的，我們就找不到白碧雲了？」

「找得到，說不定一年半載，說不定十年，八年，我等不了那麼久。」說到這裏，覃秀姑咬咬牙。「我必須在這個月十五之前找到白碧雲。」

「今天初七，明天開船。」娃娃喃喃自語地屈着手指計算着。「到興隆場要走幾天？」

「四天。十一擦黑可以到。」

「萬一白碧雲不在興隆場呢？」

這一問，倒將覃秀姑給問住了。楞了許久，她才緩緩說道：「娃娃！前幾天我曾經跟妳說過，我們這回走的是畏途，妳

知道『畏途』這兩個字的意義嗎？」

「就是……就是不敢走的路。」

「對！畏途就是令人不敢走的路，也是情況不明，生死不知的路，而我們正在朝這條路上走去。所以，妳問我萬一白碧雲不在興隆場又怎麼辦，我根本就無法回答。……！」覃秀姑笑了笑，摟着娃娃親暱地說道：「累死了！我們回去客棧睡覺去吧！」

從娃娃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心中還有許多疑問，而她却沒有開口，沉默地跟着覃秀姑走出了麻竹林。

麻竹林有兩條小徑，一條通往熱鬧的鎭街，另一條則通往一個土坡。覃秀姑跟娃娃剛走出竹林，就看見一個人正在晨光微曦中從土坡上走下來，彼此都互相看見了。那個人是彭祖康。

覃秀姑似乎有意閃躲對方，但她一見彭祖康疾步向她們走過來，又不自由主地站住了。

覃秀姑出於一種本能的警覺，目不稍瞬地盯着彭祖康，而娃娃也是目不轉睛地看着他，但心情却與前者完全不同了。她凝視着他那擺動的手臂，他那邁動的雙腿，以及畧顯僵硬的腰肢，她尤其注意他那雙眼睛，那裏面閃動着與晨曦同樣清新的光輝。

能够在這種時刻，這種地方再遇覃秀姑，不但使彭祖康意外，也使他興奮。他原是到這裏來活動一下他的肢體，試探一下腰部的創口是否會妨碍他的行動，現在，他好像覺得那道創口在他身上已不存在了。

「早！」彭祖康很遠就張開了咀，一旦到了面前却又只說了一個無聊的字，他的表情是非常侷促不安的。

「早！」覃秀姑微微地笑着，目光掃到彭祖康的腰際。「傷勢怎麼樣？」

「好多了，我剛才從客棧一口氣走到這裏，走得很快，全不覺得累，那要感謝妳的回春妙手。」

娃娃默默地凝視他，她覺得彭祖康的微笑如朝陽般光輝溫和。幸虧朝陽還沒有露臉，不然朝陽一定會黯然失色。

彭祖康的目光掃到娃娃的臉上，笑着問：「這是妳妹妹？」

「像嗎？」覃秀姑巧笑着反問。看神態，誰也不會相信她是江湖中一個令人聞名喪胆的羅刹。

彭祖康了解這種反問，是不願回答，於是，又換了話題：「大清早，到這裏來幹嗎？」

「採草藥，」覃秀姑回答得非常自然。「你曉得的，我是一個傷科郞中。」

彭祖康笑道：「而且還是一個不收診金，奉送藥料的郞中。」

覃秀姑淡淡地笑了，笑中有一絲冷峻之色。

雖然那一絲冷峻之色極其輕微，又是一閃即逝，仍被彭祖康捕捉到了。昨天，他已領教了她那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因此識趣地道：「看妳們還空着手，想必草藥還沒有採到，妳們忙吧！」

他轉頭走去，娃娃却又叫住了他：「喂！明天能開船嗎？」

「當然能開船，」彭祖康回轉身來打量娃娃那張蘋果臉龐。「妳也是船上的乘客？」

「嗯！」娃娃點點頭。她盡量裝出那種老成持重的樣子，其實心口卜卜跳，蘋菓臉更紅了。

這張蘋菓臉給人一種淸新可喜的感覺，由於覃秀姑那一絲冷峻之色帶給彭祖康的一份惆悵突然又消失了。

因此，他想作別的打算也跟着那份惆悵之情同時消失。回過身來，向娃娃走近了兩步，顯得很關心地問道：「妳也是要到南川去嗎？」

「嗯！」娃娃輕應着。她很想和彭祖康多說幾句話。而她又約束自己三緘其口。倒不是因爲覃秀姑在旁邊有所不便，而是不願被彭祖康窺知她內心的秘密。

不知出於一種甚麼因素，覃秀姑突然說道：「我想托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彭祖康很認眞地對覃秀姑凝視了一陣，才緩緩回答道：「我不願意空口答應又作不到，所以我想先知道妳要我爲妳作甚麼事情。」

覃秀姑似乎在斟酌措辭，一個勁地勾着頸子踢動地上的石頭。過了好一陣子，才抬起頭來說道：「其實，這件事情一半是爲你，一半是爲我，不難，你一定可以作到。不過，請你不要問我，爲甚麼要你那樣作。」

彭祖康先是一楞，接着爽朗地笑了：「嗨！妳總是那樣神秘，那樣謹愼。對妳，我已經決心不提任何問題。好了！現在說出來要我爲你作甚麼吧！」

覃秀姑不厭其煩地再加以訂正：「我方才說過了，並不完全是爲我，也可以說是爲你。」

彭祖康只是笑了笑，並沒有再說話，顯然，在他的印象中，認爲覃秀姑過份狡點了一點。

「你的船上有一個名叫唐貴臣的乘客。」覃秀姑說得很慢，一面以敏銳的目光，注視着對方的反應。「開航之後，你要把他釘緊一點，最好能讓他知道你在注意他的行動。但是，也不要過份露骨，辦得到嗎？」

「辦得到。」彭祖康毫不考慮就點頭回答。「照說，我該提出許多疑問：爲甚麼要釘緊那個姓唐的？爲甚麼還要讓他覺察？爲甚麼說這件事情也可以說是爲我？……但是我不問，因爲問了妳也不會回答。不過，要不了多久，我自己就會找到答案。」

覃秀姑的面色微微一變，語氣也變了：「你最後那句話，好像是要嚇唬那個似的。」

娃娃別轉頭走開了，她似乎料到接下去將會引發針鋒相對的場面，而她又不願意捲入這個漩渦裏。

她的判斷極端正確，只聽見彭祖康語氣極爲嚴厲地說道：「覃姑娘！現在我已經發覺，妳不是那種用三言兩語就可以嚇得到的女人，所以我絕不會作那種無聊的事。何況，我欠妳一份情，而且我們也很談得來，至少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紅過臉……」

覃秀姑冷冷截住他的話：「現在你已

經開始翻臉了，你的話很難聽。」

「是的，我在說眞心話的時候都很難聽。我看得出，妳對這個世界好像有太多的仇恨和懷疑，因此妳不會相信任何人。但是，妳一定要相信我，爲了使妳不對我懷疑，我只有把腸腸肚肚都在妳面前翻出來。」

「我爲甚麼一定要相信你呢？」覃秀姑偏着頭問，狡黠的神態不自覺地在眸子裏洩漏出來了。

「因爲妳需要我幫妳的忙。」

「嗯！好像很有道理。」覃秀姑笑了；仍然那種狡黠的笑。她似乎有意要彭祖康看透她的本性，因此絲毫未作掩飾。

彭祖康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避過了她的目光，緩緩地說道：「妳方才交代的事我會照辦，而且辦得很好。我方才不管那個姓唐的是什麼來路，更不想知道妳在旅途中有什麼企圖。我的責任是給錢三爺駕船，有誰想拔走船上一根釘子都不行，其它的事我一概不管，也懶得管。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不管你們怎麼鬥，可不能妨害了我的事。」

覃秀姑語氣平靜地道：「我一點也不吃驚，因爲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因爲混生活而上船的。也好，今天我們既然翻開了腸腸肚肚，就索性翻澈底一點。我要問一聲，如果我沒有妨害你的事，那麼，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朋友。」彭祖康很快地接了腔。「不管任何情況，我都是站在妳這一邊的。說得現實一點，妳昨天曾經爲我療傷，因而我欠妳一份情。說得洒脫一點，是因爲我喜歡幫妳的忙。並非因爲妳是一個女人；一個漂亮年輕打單身的女人，我才喜歡幫妳。而是因爲妳那一點不太使人討厭的陰險，那一種處處防人的狡黠和我的性格有些相似。我想不必我多作解釋，妳會明白的。」

娃娃站在遠處不發一聲，却清晰地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儘管彭祖康將他的心意解釋很清楚，但她仍有自己的看法：毫無疑問，彭祖康已經愛上覃秀姑了，只是示愛的方式不太明顯而已。

爲此，她的胸臆間突然有了緊迫瘀脹的感覺，似乎多了一樣什麼東西。那是嫉妒；一種出於女性本能的嫉妒，而她並不知道。

鳥在晨間啾啁，秋葉隨風簌簌作响，而彭祖康和覃秀姑兩人的談話却中止了。顯然，彭祖康的坦陳或多或少爲覃秀姑帶來了意外和驚震。

隔了許久，才聽到她那冷靜的聲音响起：「你的話很中聽，但我並不高興，因爲還有一個問題的答案會使人胆寒；如果我妨害了你的事……」

「那麼，我們就是敵人。」這種表白應該加重語氣的，彭祖康反而說得非常平靜而輕微。

其實，這種答案是覃秀姑早就想到了的，但她仍然脫口而出反問了一句：「敵人？有這樣嚴重嗎？」

「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妳發現有一條牛，攔住妳的去路，妳一定會吆喝一聲將牠趕開；如果發現路上有一塊石頭，妳也會一脚將它踢走。比如說，險灘就是我們駕船的敵人，因爲，它妨害了我們的去路……」

「不必再說了，」覃秀姑有些惱怒地打斷了他的話。「我非常明白；你是怎麼樣一個人，我昨天就將你看穿了，我相信我們會處得很好，因爲我的態度和你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是站在你這一邊的。但是如果你妨害我的時候，我也會將你看成敵人。」

彭祖康豪爽地笑道：「我方才說過了，我們的性格是很相同的。」

「也許還有許多地方不同，比如說……」她的語氣突然慢了下來。「在你走的路上遇到一棵樹，你該怎麼辦？你吆喝一聲，樹不會動；你踢它嗎？那是踢不走的。樹畢竟不是牛，也不是石頭。」

「那麼，我只有繞過去。」

「我們畢竟還有不同之處，」覃秀姑狡黠的目光中顯露了勝利的神采。「我會將那棵樹連根拔掉，因爲我不應該多繞一點彎。雖然那樣會使我多費一些氣力，但是那棵樹却被我毀掉了。」

彭祖康突然覺得背脊上有一股涼颼颼的感覺。他自信他的觀察力能够入木三分，而面前這個女人的危險性却深藏在他永遠看不透的地方。

「好啦！」她掠一掠額前的散髮，嬌柔地笑了。此刻，她又變成了一個文靜的女人了。「今天早上的巧遇，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我們好像該分手了。」

彭祖康道：「但是，就擱了妳採藥的寶貴時間。」

「你明明知道我在這裏出現不是爲了來採草藥的。」

彭祖康默然而笑；那種笑容曾使娃娃感到遍體溫暖，心靈沉醉。但是覃秀姑却討厭他那種笑；她認爲，在笑容的掩蓋下還有一顆機智、狡詐、奇謀迭出的心。

「讓我看看你的傷，」覃秀姑似乎不願繃着臉和他分手，立刻透現了關懷的神情，走到他的身前，很大方地解開他的上衣，纖柔的手指從他的腰際一直按壓到肋下。最後，以悅耳的聲音說出她的診斷：「你復原得很快，不要沾水，三天之後，你就會好得像不曾受傷一樣。」

「多謝妳這位高明大夫。」

「也許因爲我有求於你，所以才預先放下交情，你最好還是不要謝。」

「妳說的也許是實話，但是我不那樣想。」彭祖康的反擊非常有力，却是溫文的，面上笑容更濃。

覃秀姑討厭那種笑容；說穿了她也是怕那種笑容，因此匆匆招呼娃娃，聯袂離去。

一路上，兩人都沒有說話。

回到秀山園，娃娃才忍不住開了口：「秀姊！我覺得妳對他的誠意少，而他對妳的誠意多。」

「哦！」覃秀姑不禁微微一愣。「妳倒說說看。」

「馬標找他，而且動刀子行兇，必然有什麼原因，妳應該告訴他，使他有所提防……」

覃秀姑打斷她的話，問道：「娃娃！妳是不是因爲心裏喜歡他，所以才覺得我

待他不公平？」

「不！」娃娃用力地搖着頭。「絕不是這個緣故。我早就說過，我永遠不會讓他知道我喜歡他。其實，讓他知道也沒有用，他不會喜歡我，他喜歡的是妳。」

覃秀姑先是睜大了眼睛，接着，咧嘴笑了：「娃娃！妳在吃醋？」

「吃醋？不！」娃娃再度用力搖搖頭。「絕不，而且，我也不該吃妳的醋。他喜歡什麼人，與我毫不相干。眞的，毫不相干。」

「娃娃！」覃秀姑很認眞地說道：「妳方才說的問題，我曾經考慮過。馬標找姓彭的，只怕不是唐貴臣的意思，不然，這件事情可能在馬標功敗垂成之後沒有了下文。姓彭的似乎已經隱約發現有敵人在暗中窺伺他，而我敢說，那個敵人絕不會是姓唐的。若是我將馬標的身份透露，會使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唐貴臣的身上，那樣對他不好，對我們也可能不利。妳明白了吧？」

娃娃有些吃驚地道：「秀姊！妳是說，暗中有一個很厲害的……」

「別那麼爲他担心，」覃秀姑含笑撫摸着那張蘋菓臉。「我是從他和馬標的談話中推測出來的。娃娃，彭祖康會活到一百歲，說不定活得更久，這傢伙比什麼都精。當然，如果我要想殺他，他就只有作短命鬼了。」

「妳會殺他麼？」娃娃惶急地問，而且目光緊盯在覃秀姑臉上，顯然，她渴欲知道答案。

覃秀姑是很難回答的，因此她反問：

「我爲什麼要殺他呢？」

娃娃自然了解她這種口吻的眞正心意，本來，話題到此應該結束了，而她却鍥而不捨地追問下去說：「秀姊！我明白妳的意思。沒有原因，妳不會無故殺他。若是……」

「我希望永遠沒有必須要殺死他的理由。」覃秀姑立刻收住了話題。「娃娃！有許多事情妳現在還弄不懂的。好啦！我們莫要老是談他了。」

娃娃有些沮喪地說道：「我老是覺得我已經長大了，其實我在妳面前永遠是個長不大的娃娃。比如說，關於馬標傷害他的事，我的看法就不够正確。秀姊！我會永遠永遠信賴妳。眞的，我可能會背棄天下人，而不會背棄妳。眞的！眞的……」

覃秀姑將娃娃摟進懷裏，讓她那張蘋菓臉緊貼在她那起伏不定的胸膛上。在這一瞬間，她有無比的激動。她老是覺得她似乎缺少一點什麼，而又摸不透到底缺少什麼，現在，她明白了；她缺少娃娃那份純眞。

「覃秀姑！」有人在門外輕輕地叫。

「誰？」覃秀姑推開了懷裏的娃娃。多年來不曾享有過的那種甜美的寧靜沉醉就在這一瞬間消失盡淨。

「金浩。」門外人輕聲回答。「帶來了唐老大的手書，請覃姑娘過目。」

覃秀姑開了門，金浩誠惶誠恐地走進，雙手將一封信高高擧上。

覃秀姑示意娃娃關上了門，這才拆開了信。只見信上寫道：

「姑娘高抬玉手，不顧追究貴臣錯失，使貴臣汗顏無地，衷心願訂城下之盟。開罪失禮之處，容異日再按江湖規矩處斷，謹先告罪。　川東唐貴臣　拜」

覃秀姑勝利了，但她明白這種勝利並非眞正的勝利，只是對方迫不得已的手段，因此，她並未欣喜於色，冷冷問道：「這是唐老大親筆寫的？」

金浩畢恭畢敬地道：「是我代筆的，唐老大精通武藝，文墨稍差……」

「金二哥！」覃秀姑似諷似讚地道：「倒看不出棒老二這一行裏還有你這樣一個秀才。」

「見笑！見笑！自幼讀過幾天書，也只能寫寫普通信函……」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好！」覃秀姑三把兩把將那封信撕碎，將碎片塞在金浩手裏。「回告唐老大，說什麼日後按江湖規矩處斷，大可不必。這件事到此算完了。」

「覃姑娘！妳眞了不起！」金浩發出了由衷讚佩。「只怕任何人都會將這封信拿在手裏作個憑據，而妳却撕爛了。不但唐老大會感激，我們兄弟夥更是感激不盡，感激不盡。」

覃秀姑冷冷道：「我不需要什麼憑據，因爲我不怕唐老大說話不算數。如果他是前面說了後面忘，那就是怪他自己找麻煩。」

「不會，不會，絕不會。」金浩一邊鞠躬，一邊倒着往門邊退。「覃姑娘！我告辭啦！」

「請吧！」覃秀姑擺了擺手。

待金浩走了，娃娃關上房門之後，覃秀姑突然問道：「娃娃！我要問妳一個有趣的問題：彭祖康和唐貴臣誰够資格作大丈夫？」

娃娃不假思索就回答道：「當然是彭祖康。」

「錯了。唐貴臣才是大丈夫。」

「這是怎麼說？」娃娃大吃一驚，竟然嚷叫起來。

「古話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又說，無毒不丈夫。如今唐貴臣的作法不正是大丈夫的作爲嗎？」

「這樣說來，够資格作大丈夫的人都是壞人了？」

這一問，似乎使覃秀姑難以回答。楞了一下，她才說道：「娃娃！說大道理我不會。不過根據我的看法：壞心眼的人總比心眼好的人要佔便宜些。」

「那麼，妳是說彭祖康是個好人？」

「最少他的心眼不够壞，作事的方法也不够彈性，所以他只是一個愚夫，而不算大丈夫。」

娃娃的面色突然開朗了，笑道：「我倒希望他永遠是個愚夫。」

「唉！」覃秀姑嘆口氣，搖搖頭。「我看妳是無藥可救了。」

「秀姊！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嘛？」

「妳的心已經中了魔，我就是說破了嘴唇妳也不會明白。」覃秀姑仍是滿面無可奈何的神色。「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不要忘記我們這次是爲了什麼出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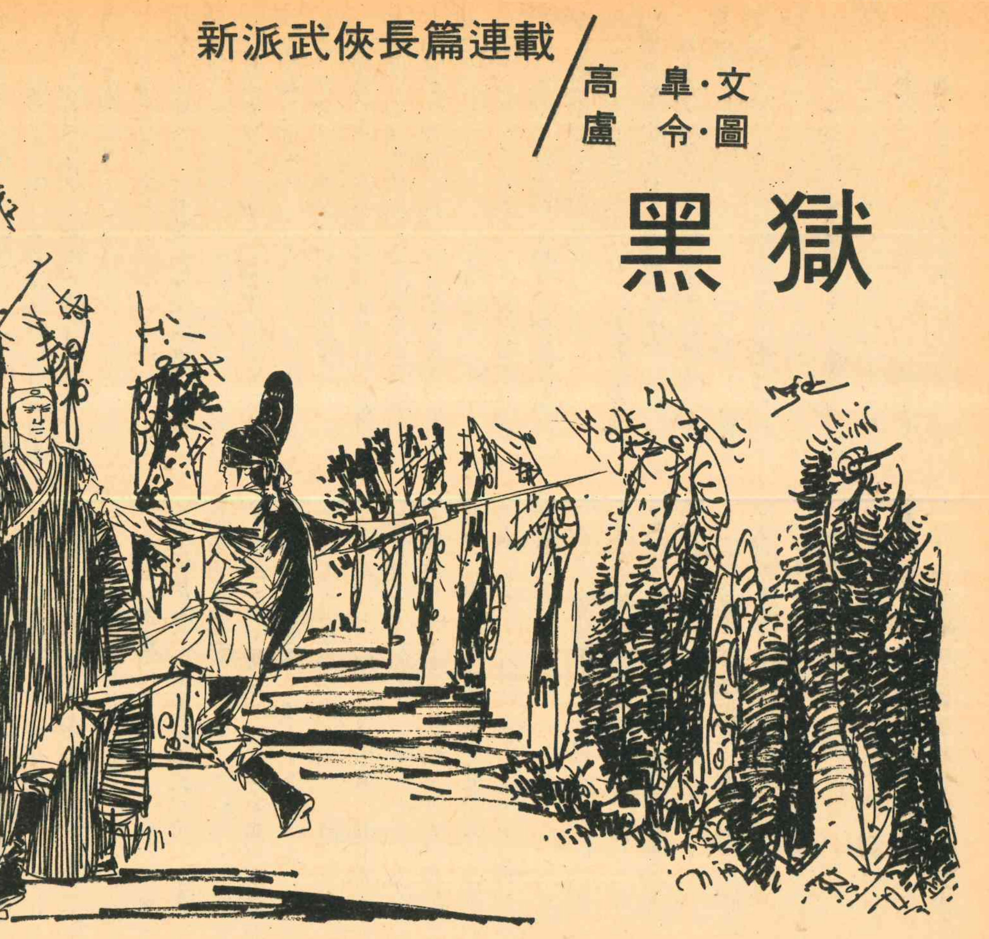
「秀姊！」娃娃斬釘截鐵地道：「我絕不會忘記。」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君佑傷癒後，因不願蕭夢喬負上叛背師門的罪行，擬悄然遠走，正當他獨自徘徊月下打算就此離去之際，佟岱山突現身攔路，章君佑恨他相迫太甚，忿然與鬥，終因內力不繼，爲佟岱山擊下絕壁懸崖。章君佑甦醒過來，發覺身旁有一紫衣麗人，詢問之下知是尹琦愛女尹旎，章君佑道出本身姓名，尹旎不特不將他視作敵人，反倒助章君佑療傷，並對他傾心，陪伴着他在那絕谷內療治內傷？章君佑傷勢太重，一年後方始復元，尹旎勸章君佑離谷往尹家堡避仇，詎方出江湖，痲煩就找上了他們——

爲情闖八斗　萬里颺殺風

原來當章君佑被佟岱山擲落絕谷的翌晨，一椿嚇人的風暴便已無可避免。

首先是于龍兄弟發覺章君佑失蹤，他們遍尋無着，只好向蕭夢喬報告實情。

蕭夢喬大吃一驚，她幾乎不待于氏雙煞說完便向章君佑的住處衝去。

她與于氏雙煞，全都目難視物，只是憑觸感去摸索章君佑的住處。

章君佑確是已然失蹤，但他的兵刃及包裹却仍在原地，顯然，他並不是不辭而別，失蹤的原因可能是遭人暗算。

誰會暗害章君佑？第一個可能自然是武林盟主孟南湖了，其次是九道十二宮，甚至連尹家堡也不無關連。

她沒有猜忖佟岱山，她認爲佟岱山還沒有這份胆量敢找到這裏來。

於是她立即作了一個決定，先找孟南湖，再找九道十二宮，縱然翻轉地皮，縱然殺盡武林中的高手，找不到章君佑她是不會甘休的。

由寧國墩出發，他們採的是經宜城由蕪湖渡江，再經巢縣直趨合肥。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雙橋。

此地距宜城十里，是一個頗爲繁榮的大鎮。

蕭夢喬與于氏雙煞進入鎮集，立即引起一陣騷動。原因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姑娘，竟然是一個瞎子。

而且她身後跟隨的兩名大漢，裝扮又是如此的怪異，分明他們也是目難視物，偏偏要在雙眼之上嵌上兩枚石塊。

再就是他們身帶兵刃，顯示他們是武林人物。

武林中有瞎子不足爲怪，但三個瞎子聯袂闖江湖就有點稀罕了。

別人感到稀罕，蕭夢喬也蹩扭已極，往常闖江湖大都有章君佑相伴，她沒有什麼不方便的感覺，現在那兒賣吃的，那兒有客棧，都得詢問路人，她還能不大冒肝火？

「龍叔叔！咱們得找個地方，塡塡肚子。」

「少主別急，我這就打聽一下。」

于龍一轉身，冲着一名路人道：「朋

友，請問那兒有賣飲食的？」

那名路人道：「賣飲食的很多，街左就有一座迎春酒樓。」

于龍道：「多謝。」

找到酒樓，問堂倌要來了飲食，這頓午餐總算獲得解決，然後繼續上道，出鎮而直奔宜城。

出鎮不足一里，身後就傳來一陣脚步之聲，由他們敏銳的聽覺判斷，人數竟有十六名之多。

而且那般人是亦步亦趨，緊緊的追隨在他們的身後，不用說，必然是他們的對頭寃家了。

蕭夢喬柳眉一挑，忽然脚下一窒，呼的一聲轉了過來。

「朋友，是衝着咱們來的麼？」

追逐在他們身後的這夥大漢，估料不到蕭夢喬在放步急馳之際，會忽然停步轉身，他們依然衝前兩步，才將身形停了下來。

爲首的一名青衫文士，蕭夢喬在杭州灣曾經與他有過一面之緣，如是在夜晚，她早已知道他的來歷了。

青文衫士哈哈一笑道：「姑娘好高明的聽覺，請問姑娘可是姓蕭？」

蕭夢喬冷聲道：「你找對了，我正是姓蕭。」

青衫文士道：「很好，在下總算不虛此行。」

蕭夢喬道：「你是武林盟主的金星特使？」

青衫文士道：「金星特使？哼，孟南湖還不配使喚咱們兄弟。」

蕭夢喬道：「那麼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青衫文士道：「九道十二宮，姑娘可曾有過耳聞？」

蕭夢喬面色一沉道：「原來是你，他在那兒？」

青衫文士一怔，說道：「姑娘認識在下？」

蕭夢喬道：「我當然認識你，我問你他在那兒？」

青衫文士道：「誰？」

蕭夢喬道：「自然是章君佑了，你們將他藏在那裏？」

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姑娘說笑話了，在下怎知章君佑在那裏。」

蕭夢喬道：「我知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待我砍下你的狗頭，看你說是不說。」

她說砍下青衫文士的狗頭，到是即說即做，只見黑影一閃，精芒如電，一聲慘嚎驟起，青衫文士的一顆斗大頭顱立即與身體分了家。

她這一劍勢如天降，玉手一揮，青衫文士便已伏屍當地。

九道十二宮的門下，無一不是身負絕藝之人，青衫文士，更是「馬道」中的頂尖人物，但在蕭夢喬長劍一揮之下，他竟然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這豈不是駭人聽聞！

一劍劈掉了青衫文士，蕭夢喬似乎殺機更甚，她對于氏雙煞叱喝一聲，說道：「殺！」

這一聲冷叱，立即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于氏兄弟雙雙搶出，向這殺人痛下殺手。

他們使用的手法，如同蕭夢喬當日殺湘江五傑一樣，身軀凌空旋轉，雙掌猛擊敵人的頭顱。

這是黑獄門的又一項絕藝「天雷印」，除了天壇劍法，天雷印也是黑獄門的不傳之秘。

于氏兄弟功力極深，這一雙雙搶攻，噗噗之聲便不絕於耳，只不過片刻之間，鬥場之上已橫陳十五具死狀極慘的屍體。

于龍抹乾了掌上的血漬，忽然啊了一聲道：「糟了。」

蕭夢喬道：「什麼事糟了？」

于龍道：「咱們沒有留下活口，怎能知道章公子的去處？」

蕭夢喬道：「不要緊，他們不交出君佑，咱們就殺盡天下的武林。」

她說話的語氣十分平靜，就像在談家常一般，但全身殺氣迸射，只要有人瞧她一眼，準會嚇得不寒而慄。

他們經宜城並未停留，日夜趲程，向八斗嶺急趕。

但，他們這場屠殺，却很快的傳遍江湖。

「淫魔突然失蹤，盲煞要殺盡天下武林。」

這項傳言不脛而走，江湖之上瀰漫着一股恐怖的氣氛。

除了武林盟主孟南湖已嚴飭屬下作週密戒備之外，江湖上風起雲湧，聚集了不少平魔衞道之士。

這般人分做三大主力，第一股以尋夢谷主司馬玉蚨爲首，包括江漢幫主傅振達，九宮山主黎長標，鐵劍門主關宏達，斷魂刀客田嵐，十八省鏢局聯營總鏢頭梅毀等，無一不是江湖知名之士。

第二股，是少林，泰山兩大門派的聯軍。

這兩派曾經由孟南湖派司馬玉蚨檄令擒殺章君佑，但司馬玉蚨被九道十二宮百般阻撓，她始終未能抵達少林及泰山，直到此時，這兩派才自行組成聯軍。

第三股，自然是九道十二宮了，他們馬道的高手全軍覆滅，這個仇，他們非報不可。

這三股力量，幾乎囊括了天下武林的精英，他們以泰山壓卵之勢，分別向蕭夢喬兜截。

但雙橋一戰之後，蕭夢喬的行蹤忽然隱蔽起來，各路人馬全部撲了一個空，好像她忽然由天地之間消失似的。

首先趕到蕪湖攔截的是司馬玉蚨這一股，他們搜遍宜城至蕪湖地區，連附近的長江兩岸也找遍，結果還是徒勞往返。

失去了追捕的對象，這般人頓時慌了手脚，最後還是司馬玉蚨出主意，將人馬分做三路繼續搜捕。

以蕪湖爲中點，長江上游的魯港，下游的大橋鎮，以及對岸的裕溪，在第二天的清晨，分別發現，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只不過這些人頭並不是蕭夢喬及于氏雙煞的。

此後人頭不斷的發現，懸掛的地點也有了差別。

它是隨司馬玉蚨等三路人馬的行動而定的，他們今晚在何處歇息，翌晨必在他們歇息之處發現人頭。

當眞的是百不爽一，靈驗無比。

而且，只要掛出一顆人頭，這三路人馬之中必然有一個無頭屍體，那麼被殺的自然就是追捕蕭夢喬的人了。

令人駭異的是，這三路追捕盲煞的人馬，倒變做別人追殺的對象了，天地之間怪事雖多，却以這樁事最爲離譜。

不管它是怎樣的怪法，每天三顆人頭還是一顆不少。

這實在是奪人心志的恐怖之事，原是浩浩蕩蕩的三路人馬，此時每一路只剩下三五個功力最高之人。

他們自然再也追不下去了，能够留下一條生命已是萬幸，那裏還有勇氣去追捕別人？

於是，他們不約而同的向回頭走，不約而同的向蕪湖集中。

他們的想法是對的，讓高手集中一起，才能阻止盲煞的屠殺。

他們將這筆血債扣到蕭夢喬的身上，除了她，誰還能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可惜他們早先沒有想到這些，此時再想集中力量，爲時似乎已然嫌遲。

因爲，他們仍不斷失去頸上的人頭，能够回到蕪湖的，只怕全是沒有腦袋的屍體。

最後，這第一股平魔衞道的大軍全軍盡墨，果然沒有人活着回到蕪湖。

惟一留得生命的是九宮山主黎長標，只是他已不再是山主了，一領僧衣，一雙芒屨，他已寄跡空門，絕口不言江湖之事了。

但恐怖的屠殺，仍在延續着，由蕪湖至合肥之間，不斷發現鮮血淋漓的人頭。

此時的江湖就像一鍋沸湯，武林中人如同沸湯裏的米飯。

當時眞是一夕數驚，人人自危。

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九道十二宮，這般行動鬼祟的神秘人物，居然消聲匿跡，再也見不到他們半隻人影。

但天下武林如此之多，自不能每一個都躲藏起來，何況逃避現實，放棄平魔衞道的責任，一般名門正派也不屑爲之。

因此，以泰山掌門抱樸老人爲首，加上莆田少林寺的僧侶，依然踏着死亡者的血漬，由蕪湖向合肥窮追不捨。

可惜他們追錯了方向，殺人者似乎已經不在這條道上。

因爲當他們追出一日之後，忽然得到一樁十分可怕的消息。

由安徽宿縣，到江蘇的徐州，這一路之上，忽然發現殺人者的蹤跡。

不多，只不過是舊事重演。

每天三顆人頭，決不會多出一個。

殺人者的速度爲什麼會如此之快，難道他會飛？難道他當眞是一個魔鬼？

不管他是什麼，泰山少林兩派，却有點進退不得。

最着急的自然是泰山派了，瞧殺人者的箭頭，分明指向泰山。

於是，泰山掌門抱樸老人，立即與少林掌門無邊大師舉行了一次緊急會商。

「老禪師！老朽有一點意見。」

「掌門請說。」

「那盲煞行動飄忽，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掌門說的是，老衲也有同感。」

抱樸老人道：「依形跡猜想，她可能是直趨泰山，敝派留守的弟子，只怕難當盲煞的攻擊。」

「那，掌門就不必遲疑了，咱們立即兼程前往泰山馳援。」

「不敢勞動老禪師，老朽及十大弟子，還不致讓盲煞討得好去。」

「咱們志在除魔，掌門何須見外。」

「老禪師誤會了，老朽之意是貴門下不妨返回少林。」

「老衲不懂。」

抱樸老人道：「盲煞不會放過咱們兩派的，她今日到泰山肆虐，誰能担保她明天不到莆田？」

「這個……」

「老禪師，咱們不妨採用一個笨辦法，守株待兔。」

「掌門之言極有見地，只是咱們如此虎頭蛇尾，豈不落得遺羞武林。」

「不，由此以往，是武林盟主的範圍，平魔衞道，孟盟主責無旁貸，何況他曾頒下命令，要天下武林不得與盲煞爲敵，不論他當時是何等用意，當盲煞在江湖肆虐之際，他却不能袖手不管。」

「掌門說的是，那麼老衲只得回師少林了。」

「事不宜遲，老禪師請。」

這兩股武林的主力分道揚鑣，各自朝着他們自己的目標匆匆奔去。

× ×

人遇到傷心之事，往往會鑽牛角尖，存見之深，也會倍於常人。

蕭夢喬就是這樣的，她認爲章君佑的失蹤，必然是孟南湖所爲，找上八斗嶺，自然是理所當然了。

她帶着幽冥二煞，向八斗嶺急馳，每晚找三個倒霉的武林人物懸頭示儆，希望能迫使孟南湖就範。

當他們接近合肥之時，凡是習武之人全都逃避一空，他們殺無可殺，只得兼程急進。

終於，在一個月色朦朧之夜，他們到達了八斗嶺。

武林盟主的總壇，是座落於皖山之中，一片黑壓壓的房屋，氣勢巍峨無比。

可是，這幢氣象萬千的盟主總壇，却一片漆黑，鬼聲啾啾，一眼瞧去，令人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蕭夢喬向那緊閉着的大門瞧了一眼，忽然仰天一陣長嘯道：「姓孟的，給你家姑娘滾出來！」

她這聲長嘯是貫注眞力所發，只見遠山四應，宿鳥驚飛，但這幢總壇之內，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砸門！」

蕭夢喬不願再等，要幽冥雙煞前去砸門。

這雙煞星喜歡的就是惹事生非，在一聲暴喏之後，雙雙向大門撲去。

轟的一聲巨響，兩扇沉重的大門飛了起來，木門砸向頭廳，傳出一陣破碎的聲浪。

砸倒武林盟主總壇的大門，這是何等重大之事，然而，孟南湖似乎不在乎這些，砸門的聲浪如此之大，依然沒有一個人現身出見。

幽冥雙煞呆了一呆道：「少主！似乎沒有人。」

蕭夢喬道：「走，咱們進去瞧瞧。」

他們闖進總壇，找遍了每一個角落，幽冥雙煞說對了，這幢總壇之內，確已杳無人跡。

這一下蕭夢喬的氣可大了，千里迢迢找到八斗嶺，孟南湖居然避而不見。

一般人常說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孟南湖居然連廟都不要了，這實在有點大反常情。

別人可以逃避，他却不能，因爲武林盟主的職責就是平魔衞道。

再說，盟主座下的金星特使，無一不是身負絕學，無論蕭夢喬的功力多高，雙拳敵不過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堂堂的盟主總壇，還能怕三個目難視物之人？

不管怎麼說，事實上這幢大厦之內，確已空無一人，蕭夢喬氣得煞溢眉宇，却一點也奈何不得。

于虎哼了一聲道：「少主！咱們燒了這個賊窩，先出一口烏氣再說。」

蕭夢喬道：「好，給我燒！」

于龍于虎這兩兄弟，對殺人放火最感興趣，他們瞧不到任何東西，身上却帶有火種。

蕭夢喬叫燒，于虎立即掏出一塊火石，他找到一堆廢紙，火星一閃，逕向廢紙點去。

但他剛剛遞出火石，忽然手中一緊，竟被人一把奪去。

幽冥雙煞一身武功何等驚人，在中原武林之中，算得是頂尖兒的人物，雖然他們目難視物，但聽覺的敏銳，十丈之內縱然是落葉飛花，也難以逃過他的聽覺。

現在居然被人欺近身前而茫然不知，還被人一把將火石奪了過去。

他雖是心頭一震，但反應之快也不容忽視。

火石剛剛被奪，他已一掌拍了出去，同時左掌五指如鈎，猛抓敵人的胸口。

這兩記攻勢不僅快如閃電，勁道之強，也如疾雷撼山，縱然是一個鐵人，只要中上一下，非落個支離破碎不可。

但，他的氣力白費了，兩記石破天驚的攻勢全部落了空，他甚至找不出敵人現在的位置。

幽冥雙煞久走江湖，碰到如此尷尬之事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據他們所知，當今之世，除了他們的門主，決無功力如此之高的奇人。

這當然不會是他的門主，那麼難道是精靈鬼怪不成！

不管他是人是鬼，幽冥雙煞決不能有半點含糊，因而于虎立即破口大罵道：「是那一個王八羔子？有種的你就別跑。」

蕭夢喬原在另一處尋找引火之物，聞聲奔過來道：「什麼事？于二叔。」

于虎道：「我正要點火，不知被那一個王八羔子將火石奪去。」

蕭夢喬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她語音甫落，前面暗影之中，忽然走出一個身材中等，滿頭華髮的老人。

這一次于虎聽到了，一聲怒吼，就待向白髮老者撲去。

她攔住于虎的進攻，重行向白髮老人打量一眼。

這位老者一身紫衣，瞧年齡，約莫六十左右。

別看他年歲不小，那端莊的面目之間，却隱藏着無比的威嚴。

蕭夢喬以爲他是孟南湖，因而冷冷道：「一代武林盟主，果然不同凡俗。」

白髮老者道：「妳錯了，姑娘，老夫並不姓孟。」

蕭夢喬一怔道：「你是誰？」

白髮老者道：「妳不必管老夫是誰，只要知道一點，老夫此來並無惡意。」

蕭夢喬哼了一聲道：「那麼你是善意了，請問這幢房屋可是你的？」

白髮老者道：「不是我的，但妳却不能燒它。」

蕭夢喬道：「爲甚麼？」

白髮老者道：「這幢房屋之下，已埋藏了萬斤炸藥，妳如若點火燒屋，豈不正中了孟南湖的計算？」

蕭夢喬道：「我不信。」

白髮老者道：「咱們素昧平生，老夫何必騙妳。」

蕭夢喬道：「這麼說你是來救咱們了，什麼理由？」

白髮老者道：「因爲，老夫與妳娘相識……」

蕭夢喬愕然道：「與我娘相識？」

白髮老者道：「不錯，故人之子，老夫焉能見死不救。」

蕭夢喬柳眉一挑，忽然仰天一陣大笑道：「好一個故人之子，接招。」

一個任督二脈已通之人，眞力動念即生，無須預作準備，此時她雖是倉卒出招，仍有天河倒瀉的驚人之力。

白髮老者連忙搖手道：「姑娘身中奇毒，不可妄動眞力，這是解藥，快服下運功一週天其毒自解。」

蕭夢喬聞言一呆，急運功一試，胸腹之間果然有一股異樣的感覺。

黑獄門下不會使毒，但却對毒藥所知頗多，蕭夢喬一試之後，已知道她確已中毒。

自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蕭夢喬既已中毒，幽冥雙煞豈能例外！

白髮老者忽然長長一嘆道：「江湖之上波譎雲詭，縱然久走江湖之人，也難免會中人計算，令堂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怎能放心妳在江湖之上亂闖！」

蕭夢喬愕然道：「前輩到底是誰？」

白髮老者道：「快運功袪毒要緊，我是誰將來問妳的娘吧。」

他遞過三粒淸香撲鼻的白色丸藥，分給蕭夢喬及幽冥雙煞道：「吃下去，運功調息，老夫爲你們暫作護法。」

江湖之上波譎雲詭，但他們却不得不信任這位素昧平生的白髮老人，因爲以他那身高不可測的功力，要殺害三個身中劇毒之人，可以說易如反掌，自然不必要另使心機了。

他們服下白髮老人的解藥，運功一週天果然霍然而愈，蕭夢喬首先一躍而起，



向白髮老者一禮道：「多謝前輩。」

白髮老者道：「姑娘勿須客套，老夫還有兩件事必須告訴妳。」

蕭夢喬道：「前輩請吩咐。」

白髮老者道：「令友章君佑，被人打下千仞絕谷，不過姑娘放心，他已爲人所救。」

蕭夢喬驚喜交集，迫不及待的道：「一定是孟南湖下的毒手，前輩可知道他現在那兒？」

白髮老者道：「下毒手的不是孟南湖，這一點老夫可以保證。」

蕭夢喬眉峯一皺道：「那是誰？」

白髮老者道：「章君佑與救他之人正趕來合肥，依脚程估計，五日之內可到燕湖，姑娘只要見到他們就可知道害他的人是誰了。」

蕭夢喬道：「多謝指示。」

白髮老者道：「目前武林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除了泰山少林兩派，多半爲邪惡勢力所惑，妳今後行走江湖之時，希望避開跟他們打鬥。」

蕭夢喬道：「晚輩記下了。」

白髮老者道：「金星特使之中，仍有不少存忠義之人，如若必須動手，也不可做的太絕。」

蕭夢喬道：「晚輩遵命。」

白髮老者道：「好，妳去吧。」

蕭夢喬向白髮老者行了一禮，轉身一躍，逕向山下急馳而去。

她帶着幽冥雙煞往回頭走，恨不得脅生雙翼飛到燕湖。

人，就是這樣的，當她日日伴着章君佑的時候倒不覺得怎樣，一旦勞雁分飛，才發覺章君佑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他，就好像生命已不完整，她幾乎變成一個失魂落魄的人了。

但無論她怎樣着急，總不能一步就跨到燕湖。

而且，正當她急如星火之際，偏偏有人找碴。

自然，此時此地，找碴的一定是孟南湖的屬下了，武林盟主所在之處，誰敢這麼不長眼睛？

不錯，確是孟南湖屬下的金星特使，人數竟有二十餘名之多。

這還不算，據蕭夢喬的觀察，潛伏暗影中的可能超過現身的幾倍。

她曾經遭到過埋伏，因此在九宮山當過幾天的山大王，當時如非章君佑相救，她只怕早已埋骨荒山了。

想到以往，想到章君佑，她那雙美目之中射出了凌厲的殺機。

她忘了白髮老者的告誡，心中只有一個殺字。

此時雙方相距還有二十餘丈，她停了下來，回頭對幽冥雙煞道：「這般人守着一個谷的谷口，必然想將咱們誘入谷中以狹谷兩旁的山勢不高，他們可能在兩壁以暗器襲擊咱們。」

于龍道：「少主先待在這裏，讓我兄弟將他們的伏兵清除了再說。」

蕭夢喬道：「不，咱們分三路同時發動，然後在谷口會合。」

于龍道：「好的，少主小心一點。」

蕭夢喬道：「我知道。」

於是，他們再度前進，當行經一塊大石之際，于氏兄弟便向兩側激射而去。

蕭夢喬待幽冥雙煞去遠，這才轉出大石，緩步前進。

距離逐漸縮短，由二十餘丈縮到兩丈左右，蕭夢喬才停了下來，按說這般金星特使，應該劍拔弩張才對，誰知他們竟是雙目圓睜，一臉錯愕的神色。

江湖之上稱她爲盲煞，盲煞自然是瞎子了，但她却目如寒星，生得又是如此的美麗，勿怪他們會神色錯愕了。

他們自然不知道她不是瞎子，更不知道除了目光，她與常人並無兩樣。

適才在盟主總壇她是蒙上黑巾的，現在她故意取下黑巾，就是要使這般金星特使發生錯覺。

她此舉是有用意的，敵衆我寡，不得不使用一點心機。

她再踏前兩步，臉兒一揚，冷冷道：「各位，你們這是做什麼？」

這般金星特使，是由官任俠領頭，他微咳一聲道：「咱們在等一位朋友，姑娘是誰？」

蕭夢喬冷聲說道：「我是誰應該告訴你麼？」

官任俠道：「希望姑娘原諒。」

蕭夢喬道：「你們是官府查夜的？」

官任俠道：「差不多，咱們是武林盟主座下的金星特使，負有使江湖安寧的責任。」

蕭夢喬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憑你們也能維護江湖安寧？」

官任俠面色一變道：「姑娘到底是誰？爲甚麼要夜闖八斗嶺？」

蕭夢喬撇撇嘴道：「八斗嶺方圓百餘里，難道是武林盟主的私產？閣下這個闖字，似乎說得過份了些。」

七星特使夏遠曾吃過蕭章二人的苦頭，他見蕭夢喬身材衣着無一不與盲煞相似，惟一令人疑惑的，只有她那對燦若寒星的美目。因而他試探着詢問道：「姑娘好面熟，咱們在那兒見過？」

蕭夢喬道：「哦，我如若能够攀上一位金星特使，倒是一件難得的光榮，只可惜……」她語音未落，左壁忽然响起一聲慘嚎，這自然是幽冥雙煞搏殺伏兵的開始，她那雙目之中，也同時湧起一股殺機。

官任俠面色一變，他身旁的九星特使竹青道：「不好，快派人到兩側馳援。」

蕭夢喬冷冷道：「想走？那可不行，你們攔住我的去路，躭誤了我不少時辰，要走可以，咱們先得說個明白。」

此時左右兩壁不斷傳來慘嗥之聲，竹青車轍不再理會蕭夢喬各自領着四人，分別向左右急馳。

但晶芒若電，劍氣裂肌，竹青所率領的八星特使盛明，七星特使江村，連人影都未瞧清，便已橫屍就地。

幾乎在同一時間，九星特使車轍的同件也倒了兩個，他們是八星特使高耀，六星特使應晚芳。

名震江湖的金星特使，竟然被人於舉手投足之間連殺四人，這不只是駭人聽聞，也有點使人難以置信。

（未完）

「神眼遊龍」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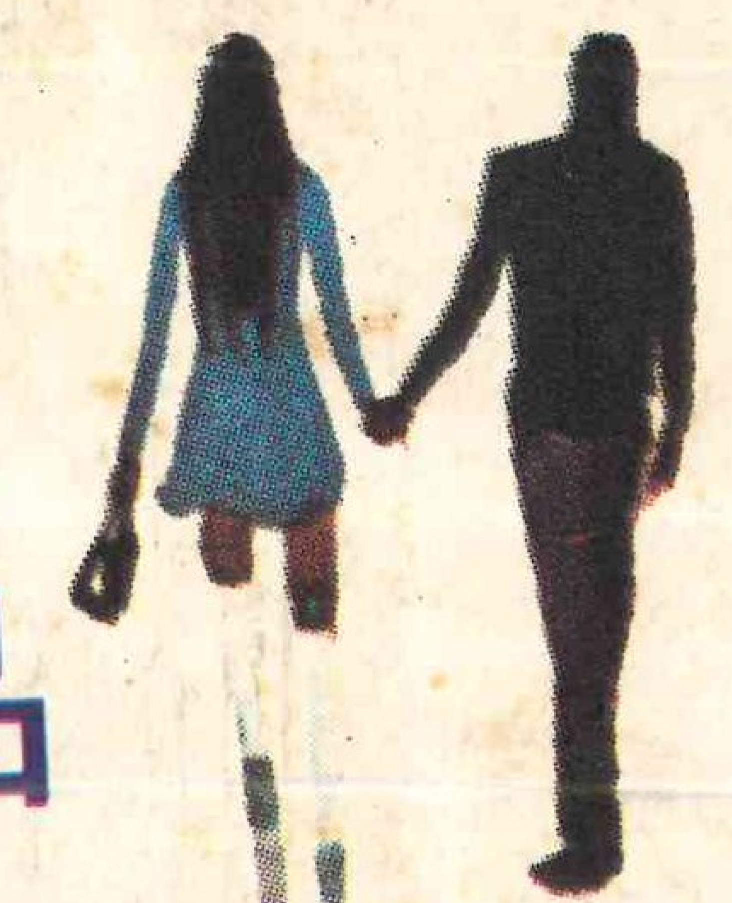
$4.50



他揭開了愛情序幕使
你永遠不能逃避忘懷。

嚴沁





果然不同凡响



$4.00

假如你讀過嚴沁的小說，你一定會明白製片家們為何爭先恐後的將她的作品搬上銀幕。

而最重要的是，遍佈東南亞的讀者們都捧：





$ 4.0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